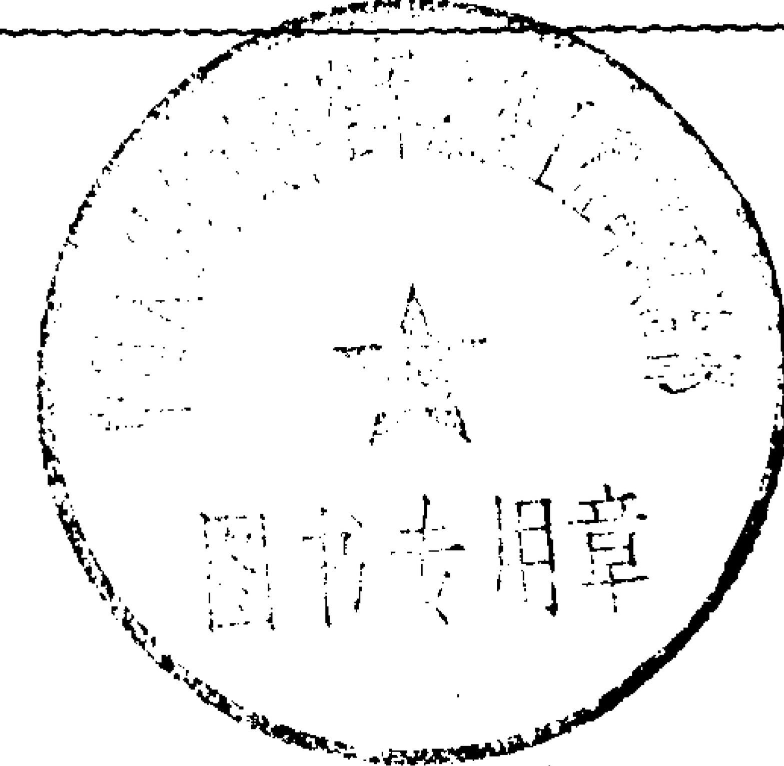
越南历代疆域

越南历史地理研究

〔越〕陶维英著
钟民岩译
岳　胜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3年·北京

Đào Duy Anh
ĐẤT NƯỚC VIỆT NAM
QUA CÁC ĐỜI
Nghiên cứu Địa lý học lịch sử Việt Nam
根据河内科学出版社 1964 年版译出

内部发行

越南历代疆域
〔越〕陶维英著
钟民岩译　岳　胜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 7/8 印张　231 千字
1973 年 12 月第 1 版　197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2017·218　定价：1.20 元

目　录

引　言

历史地理学是史学的一门辅助性学科。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这门学科的任务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例如,在经济方面,它研究在人类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各个地区的各种生产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它研究行政区划的沿革,研究经过重大历史变革之后各政治、军事地域的变更,通过这些研究以帮助人们了解诸如战争、民族迁徙、朝代更替等等历史事件的地理特点。在政治地理方面,行政区域地理是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只有弄清楚了历代行政区域的沿革,才能看清在历史进程中民族活动的地域和范围。这个问题又与史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国家疆域和民族领土分合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总称本书为《越南历史地理研究》(分为两集),但只研究这门学科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们是为越南历史研究和教学的直接要求服务而提出对几个问题进行初步研究的,以期通过这些研究对于越南通史中重大历史事件地理方面的了解有所裨益。我们研究的主题首先是行政区域地理,以考订历代国家疆域和行政区域的位置;其次是开拓疆土和

稳定边界的过程。再次，我们研究越南历史地理方面的一些专题，特别是与反抗外国侵略、保卫民族领土的斗争有关的问题。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研究从黎大行抗宋到光中战败清军的整个封建时期重要的反抗外国侵略战争的地理。

最后，研究目前还须讨论的其它一些问题，诸如白藤江问题、昇龙城问题以及历代水陆交通、黄沙群岛①、崑崙岛等这样一些特殊的问题。

通过上述几部分的研究，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大部分民族历史事件地理方面的问题。由于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在资料有限和允许我们直接考察的可能受到很多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许多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这个初步研究的结果，仍将能对目前历史研究和教学中提出的有关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要求有所满足。

*　　*　　*

在我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古时候本来不象中国那么兴盛，但是当历史学家于黎朝末年着手注释《大越史记全书》、特别是于阮朝嗣德时期② 着手注释《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之类的正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更多地注意了历史地理学。由于我国地理学资料欠缺，由于旧史书很少

① 黄沙群岛，即我国的西沙群岛。——译者

② 嗣德为阮翼宗（阮福時）的年号，共36年，即公元1848—1883年。——译者

关心历史事件的地理方面，很少记载有关疆域、行政区划和政治军事地域方位的变更，因此很难有充足而可信的资料以资解决这些问题。虽然如此，人们赖有各地方的碑文、神迹和传说，也能够考出一些历史地点的方位，例如十二使君的地域即是有赖于此而考订出来的①。《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撰修者们在注释中曾经特别注释了历史地理，并运用了较前代历史学家更为广泛的材料。除黎朝的地志和书志之外，他们还参考了中国的正史和书志。例如，在注释中他们记载了黎圣宗光顺十年② 重定天下版图之事，详尽地记述了十二承宣府县名册，并且考订了从北属时期直到阮朝嘉隆时③ 的各地方的沿革。

与《纲目》④ 同时期的《大南一统志》也是嗣德时期的作品。该书强调了历史地理学部分，并在各省《建置沿革》和各府县门目中详细地记载了各省和各府县的名称、位置的变更。

可以说自阮朝初年起，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开始

① 参阅马伯乐（H. Maspéro）：《唐代安南都护府考》，BEFEO，第十八卷。（BEFEO，为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集刊》的缩写，以下一律简称《集刊》。该文冯承钧有中译本，题为《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第54—102页。——译者）

② 光顺十年，即公元1469年。——译者

③ 嘉隆为阮世祖（阮福映）的年号，共18年，公元1802—1819年。——译者

④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本书中简称为《纲目》，下同。——译者

得到历史学家们的关注。明命时①，阮文超撰《大越舆地全编》(又名《方亭地志》)五卷。作者用第一卷《地志前编》全卷的篇幅，根据《汉书》至《唐书》的中国正史，记述了我国历代行政区域的名称；第二卷《前黎方舆正编》则用以记载黎朝行政区域的变更，并且附录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我国历史地理的章目。该书其他各卷的重要部分也是讲述历史地理学的。

嗣德时，阮通撰《越史纲鉴考略》七卷，作者在第一卷中讨论了《纲目》的一些错漏之处，不少地方关系到历史地理；阮通在该书中收录了武范启致当时国史馆苏珍和范有仪两位编修的信②，信中讨论了《舆地志》一书。很显然，这是一篇有关历史地理研究的文章。

也是在嗣德时期，邓春榜的《史学备考》除了头一卷《天文考》和最后一卷《官制考》以外，中间的两卷《地理考上、下》主要是研究历史地理学问题的，如《古今里路》、《古今都会》、《前朝地名沿革》以及“铜柱”问题和“河堤”问题。邓春榜的著作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学术界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

* * *

到了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我

① 明命为阮圣祖(阮福皎)的年号，共21年，公元1820—1840年。——译者

② 现藏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越史纲鉴考略》的版本，沒有收录武范启的信件；但作者于八月革命前在顺化图书馆所藏的版本中，则读到过这封信。

国的学术特别是旧史学和地理学不可能得到发展。在那时，法国殖民主义学者垄断了学术阵地，致使整个法属时期我国几乎只有殖民主义学者在研究历史地理学！从二十世纪初起，传教士卡迪埃(L. Cadière)撰写了两篇研究广平省历史地理的论文:《国朝实录所载广平省的历史地理》(Géographie historique du Quảng-bình d'après les annales impériales)，《集刊》，第二卷；《广平省的历史地域》(Les lieux historiques du Quảng-bình)，《集刊》，第三卷。

到了本世纪的头十年，汉学家马伯乐撰写了如下一些有关我国不同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文章:《唐代安南都护府考》(Le Protectorat général de l'Annam sous les Tang)，《集刊》，第十卷；《安南李陈胡三朝的政治地理》(La géographie politique de l'Annam sous les Lý, les Trần et les Hồ)，《集刊》，第十六卷；《象郡考》(La Commanderie de Siang)，《集刊》，第十六卷；①《文郎国考》(Le royaume de Văn-lang)，《集刊》，第十八卷；《马援的远征》(L'expédition de Ma Yuan)，《集刊》，第十八卷；《公元八至十四世纪安南与柬埔寨的边界》(La frontière de l'Annam et du Cambodge du VIIIe au XIVe siècle)，《集刊》，第十八卷。

① 以上三篇有冯承钧中译本，题为《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李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秦汉象郡考》，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译者

此后，鄂卢梭（L. Aurousseau）于1923年撰写文章重新研究象郡的位置这个问题（见《中国初次征服安南考》[La première conquête chinoise des pays annamites]①一文，载《集刊》，第二十三卷）。至1936年，马洛尔（Cl. Madrolle）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的东京》（Le Tonkin ancien，载《集刊》第三十六卷）的长文，研究汉代交阯郡所属各县的位置。

当日本帝国主义窥伺并准备侵略我国的时候，日本学者佐伯义明于八月革命前也研究了象郡的位置问题②，另一位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研究了李、陈时期商港云屯的位置③。在我国全国抗法时期，山本达郎又出版了一部庞大的著作（《安南史研究I》），研究我国反抗元朝和明朝军队的两次抗战。作者在这部书中，探讨了与这两次抗战和明朝短期统治我国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这些帝国主义学者研究的观点自然与我们迥然不同，同时他们的考订也难免有不少谬误之处，但是他们的著作在资料方面对我们的研究却不无裨益。

但是，只因赖有革命和抗战的胜利，我们的历史科学才重新赢得了它的独立地位。同时由于我们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也得到了关注。史学出版社已

① 有冯承钧译本，题为《秦代初平南越考》，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译丛》九编。——译者

② 《象郡位置考》，载《南丰》，第137期，1928年9月。

③ 《安南商港云屯》。

出版了阮廌《舆地志》的越南文译本。这是我们最早的地理学专著，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主要材料来源。现在，历史研究所又分配给我本人研究和编纂一部历史地理书籍，以便为越南通史的研究和越南历史的教学提供资料。

在历史所的同事们，特别是历史所古代史组的同事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们已完成了这一研究和编写工作，谨以《越南历史地理研究》一书奉献于读者的面前。我们殷切希望海内读者不吝赐教，使我们得以纠正在所难免的错漏。

* * *

我们无意在这里开列出一个有关我国历史地理的越南和中国的书目。我们只想列举一些现在在各图书馆，特别是在河内图书馆能够寻找到的而又为我们研究越南历史地理所必须用的越南和中国的书籍。

首先必须举出的是我国的正史。《越史略》是流传至今的我国最古的编年史。该书在国内已失传，流传于中国，收入《四库全书》，惟作者姓名不详。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概述我国的发祥地交阯历经越裳国、文郎国，达于赵朝、北属时期，而后至吴、丁、黎诸自主王朝。中卷和下卷记阮朝，即李朝（因陈朝灭李朝后，改姓李的为姓阮）。将李朝写为阮朝，此事可资证明该书为陈朝人所作①。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越史略》……中卷、下卷皆曰阮纪，则于李公蕴得国后诸王事迹记述特详，惟以李为阮与史不合。案黎崱《安南志略》称：陈氏代立，凡李氏宗族及齐民姓李者，皆令更为阮以绝民望。则此书当为陈氏之臣所作。……"——译者

据《安南志略》作者黎崱称，陈普尝作《越志》，黎休(即黎文休)尝修《越志》。可能《越志》即《越史略》，原名《大越史略》(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①)，由黎文休发展成为《大越史记》。

7

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已失传，只有一些评论还保存在黎朝末年的《大越史记全书》之中②。该书是由洪德时③吴士连根据前人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和潘孚先的《史记续编》编撰的《史记全书》(15卷)开头的④，但增添了外纪，载录我国历史起源的传说。吴士连于1479年成书。景治时⑤，范公著奉命“参考旧史有如《史记外纪本纪全

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崱志(黎崱:《安南志略》简称)又载:陈普尝作《越志》，黎休尝修《越志》，俱陈太王时人。太王者，陈日煚之谥，则此书(案指《越史略》)或即出普、休之手，未可知也”。——译者

② 《大越史记全书》仿我国司马迁《史记》体例，在叙事之后有作者的评论，如“黎文休曰:……”、“史臣吴士连曰:……”。黎文休的评论即来源于已失传的《大越史记》。——译者

③ 洪德为黎圣宗(黎思诚)的年号，共28年，公元1470—1497年。——译者

④ 查十五卷即:《外纪全书》五卷、《本纪全书》九卷、《黎太祖纪》一卷。案《大越史记全书》总目编排如下:

一、《外纪全书》五卷

二、《本纪全书》九卷

三、《本纪实录》六卷{卷一，《黎纪之一》，即《黎太祖纪》。卷二—卷六，《黎纪之二》—《黎纪之六》，起自黎太宗，止于黎恭皇。

四、《本纪续编》三卷{《黎纪之七》—《黎纪之九》，起自黎庄宗，止于黎神宗。

五、《续编追加》:《黎纪之十》:{黎玄宗 黎嘉宗。——译者

⑤ 景治为黎玄宗(黎维禑)的年号，共9年，公元1663—1671年。——译者

书》、《本纪实录》，又参究编述自……[黎]莊宗……至[黎]神宗……，命曰《本纪续编》”①。至正和年间②，黎僖又奉命“订考旧史，讹者正之，纯者录之，其世次、凡例、年表一如前所著述，又蒐猎旧迹，参诸野史类，编自[黎]玄宗……景治之初年至[黎]嘉宗……德元之二年，凡十有三载事实，亦命曰《本纪续编》”。③上引黎僖的序文题年为正和十八年二月(从1697年12月13日至1698年元月11日)④。黎僖所修之书，即为《大越史记全书》(的最后修订本)，计外纪五卷，本纪十九卷。现在还保存和流传的是黎朝国子监刊本，雕板藏于顺化的阮朝国史馆。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阮朝的史臣们根据《全书》⑤重修的，分为前编五卷，正编四十七卷，1859年成书，1871至1878年校订，1884年始行刊布。

以上是关于古代历史和历史地理研究的三个主要材料来源。

但是，历史地理学的最重要资料应该是古代的地理书籍。现存我国最古的地理撰述，首推黎崱《安南志略》

① 据黎僖:《大越史记续编追加序》叙述如下:“我朝玄宗穆皇帝……命宰臣范公著等参考旧史，有如《史记外记(纪)》、《本记(纪)全书》、《本记(纪)实录》，并依前史名例，又参究编述自国朝庄宗裕皇帝至神宗渊皇帝增入国史，命曰《本纪续编》。”——译者

② 正和为黎熙宗(黎维祫)的年号，共25年，公元1680—1704年。——译者

③ 以上两段引文均见黎僖:《大越史记续编追加序》。——译者

④ 黎序题年原为“正和十八年岁在丁丑仲冬穀日”。——译者

⑤ 《大越史记全书》在本书中一律简称为《全书》。——译者

的第一卷。它记述了我国的行政区域、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的名称。黎崱是陈朝时投降元朝军队的越奸，1833年在中国撰成此书①。尽管他是站在敌人的观点和立场来写书的，但毕竟是陈朝时期由越南人撰写的唯一撰述；该书所志简明扼要，对研究陈朝以前的历史地理极为需要和有益。现存中央科学图书馆的版本（书号 416），计二十卷，为一日本出版家于 1884 年在上海出版的。

关于地理学的专书，要算我们前述阮廌的《舆地志》了。该书为《抑斋遗集》的第六卷。阮廌的文体一仿《书经·禹贡》，所以又称《安南禹贡》。《舆地志》于 1435 年写成，黎太宗命阮天纵加《集注》，阮天锡加《谨案》，李子晋写了《通论》。我们可以从该书得到有关我国陈末黎初（即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的最早最确切的地理资料，而较古时代的资料则只是根据中国的载籍予以记述而已。

关于黎朝初年的资料，还应举出《天南餘暇集》这部包括一百卷的大型汇编②。它全面记载了当朝（黎圣宗时）的政治、文物，可惜现已失传，仅存的八卷合订为一册，藏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 A334）。合订本的第二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洪德时的行政区域地理资料。

从 1732 年至 1780 年编纂的《黎朝会典》，现仅存《胡属》、《兵属》、《礼属》三卷；其中《胡属》一卷也有一些有关

① 按黎崱成书年代当为 1333 年，原文误作 1833 年，8 是误字。——译者

② 参阅冯承钧《安南书录》，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以下简称《汇辑》），第 236 页。——译者

十八世纪行政区域地理的资料。

黎贵惇的《见闻小录》①（十二卷），其中卷六《方域》记述了许多有关山西、兴化和宣光三镇，特别是关于各河流、交通道路的细节材料。

黎朝的地理资料还有几本地图集。最重要的是《纂集天南四至路图》②（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 A73），所志路程有四：（一）从昇龙至京都占城；（二）从昇龙至钦州；（三）从昇龙至谅山；（四）从昇龙至云南。法国人迪穆蒂埃（G. Dumoutier）摘出第一条路程进行了研究，并在一本题为《十五世纪安南一种水道志的研究》（Etude sur un Portulan annamite du XVe siècle）③的小册子中加以翻印。他认为这本《图书》是在黎圣宗于 1470 年灭了占城国以后绘制出来的。但是在《图书》中可以看到阮朝建造于十七世纪的所有城堡的详细记载，而且有些地名如淳祿（今为厚祿县）、富春（书中载为浮春，今之顺化城），是到十七世纪才有的地名。马伯乐据此把《图书》的成书年限断在十七世纪末或十八世纪初（《集刊》，第十卷）④。这是比较确切的。

现存黎朝时地图计有：

① 冯承钧作《见闻录》，见《汇辑》，第 237—238 页。——译者

② 参阅冯译《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第 56—57 页。——译者

③ 载 1896 年出版的《历史地理和测绘地理学报》（Bulletin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

④ 参阅冯译《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见前引书，第 56—57 页。——译者

《驿路古图》，景兴二十六年（1765年），绘昇龙至横山驿站道路，历史所手抄本。

《纂集天南地图》（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A1174）。

《天下版图总目大全》（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A1362）。

《天南舆志路图》（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A2300）。

《天南路图》，十八世纪杨如玉撰（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A1081）。

地方地理方面，有黄平正的《兴化风土志》（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A974），嗣德时之《大南一统志》曾多处引用该书①。

关于顺广② 地区，即横山以南我国的南方，有两部重要的著作:《乌州近录》和《抚边杂录》。

莫氏时杨文安③ 的《乌州近录》（六卷），记载从广平至广南"顺广地区"的山川、城池、风俗（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A263）。

黎贵惇的《抚边杂录》（六卷），汇集了他在1775年郑氏军队侵占顺化之后任顺化地区督视期间所搜集到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资料。在该书整个六卷中，载有关于我国南方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关于阮朝时期的地理学资料，首推黎光定于嘉隆时

① 《大南一统志》引用该书，载作者为黄仲正。

② 即顺化和广南。——译者

③ 冯承钧:《安南书录》作杨文中撰，见《汇辑》第236页。——译者

1806年撰成的《一统舆地志》①。书分十卷，前四卷记载从京都（富春）至嘉定和从京都至谅山的路程，其余六卷记载各镇情形。

在黎光定的作品之后，当数郑怀德编的《嘉定通志》。该书记载嘉定所属五镇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有（一）分野②；（二）山川志；（三）疆域志；（四）风俗志；（五）产物；（六）诚池诸门目。这是嘉定地区（亦即过去的南圻）最充分的地理学资料；至于行政区域地理方面，则记载了各府、县、总、村、坊、邑的名称。

嘉隆时李陈瑨的《越舆乘{剩}志全编》，除有关我国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资料外，还有研究占城、高棉和暹罗诸国的章目。

关于北圻的专书则有《北城地舆志》十二卷，载述各镇沿革和各县、总、社③ 的名录。

明命时，有《皇越地舆志》两卷，第一版于1833年刊行，1897年和1907年再版。该书简要地列举各镇和府县名录，并附有山川和古迹方面的注释。

明命时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④ 四十九卷，起始用《舆地志》五卷著录从北到南各镇历代疆域和风土的差异。这是一个宝贵的材料来源，它概括了前代地理学的

① 冯承钧作《皇越一统舆地志》，见《汇辑》第237页。——译者

② 分野：古代按十二星次的方位相应地来划分地面的区域。——译者

③ 总和社是越南的行政区划单位，总相当于区，社相当于乡。——译者

④ 《历朝宪章类志》，历史所译本，史学出版社，1960—1961年。

知识。

前面提到的明命时阮文超的《大南舆地全编》(俗称《方亭地志》)五卷,记载了一些材料可资对我国历代行政区域地理的沿革作对比研究,并且开列了研究顺城镇(即占城国旧地)、高棉国、万象国、南掌国、水舍火舍、昆仑以及洱河(即红河)[1]、三德江的源流和高平、太原、谅山诸镇水系河流等的专门条目。

明命时张国用的《退食记闻》有《方域》一卷,也著录了一些地名的沿革,但过于简略,且大部分是抄袭前人的作品。

绍治时[2],只有撰于1841年的《大南通志》一卷,简略地著录各省政治和行政区域情形。

嗣德时,有《大南一统志》,又称《旧大南一统志》,以区别于维新[3]时的《大南一统志》。该书于1882年成书,卷帙甚多,每卷著录一省。体例全仿中国《大清一统志》,分为方位、分野、建置沿革、府县、地势、气候、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关汛、驿站、铺市、祠庙、寺观、人物、土产等门目。这是一部关于北部、中部、南部所有各省最完备的地理著作,并且有专门卷帙著录高棉、暹罗、缅甸、南掌、万象各国。

① 亦作珥河。——译者

② 绍治为阮宪祖(阮福暶)的年号,共七年,公元1841—1847年。——译者

③ 维新为维新帝(阮福晃)的年号,共九年,公元1907—1915年。——译者

嗣德时,还有潘廷逢的《越史地舆》(他在国史馆做官时编纂的),抄录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全部地理资料,并注出在《纲目》中的年号和卷数以便对照。这部小书对研究历史地理非常方便。前面已经提到嗣德时阮通的《越史纲鉴考略》七卷,第一、二卷讨论《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些就是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第三卷主要研究我国的水陆交通;后四卷研究林邑、真腊、暹罗和南诏诸国。

邓春榜的《史学备考》四卷,前面已经说过,第二和第三卷题为《地理考上、下》,载有关于我国历史地理方面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嗣德时的地图,有《大南一统志图》,不著作者姓名,根据阮廌《舆地志》绘制,但又参照了当时(嗣德时)的地理形势。

同庆时[1],有《同庆地舆志略》,1886年成书,当时我国已被法国侵占,该书著录了名义上还属顺化朝廷管辖的北圻和中圻各省;但它有较嗣德时地理著作更佳之处,即提供了各府、县、总、社的详尽名录。

同庆时还有黄有称的《大南国疆界汇编》七卷,书后附有地图,包括全国地图和连同南圻各省在内的分省地图。

在法国侵略之后的维新时期,与上述《大南一统志》

① 同庆为阮景宗(阮福昪)的年号,共三年,公元1886—1888年。——译者

(铅印本)同时，还有一些私家地理著作，但都很简略，大概只是抄袭之作，异常草率。那时的旧式著作，仅列举下列几种：

《大越古今沿革地志》一卷，阮瑞珍撰。

《南国地舆志》一小卷，看样子象是一本方便于乡试考生使用的撮要。

《新订南国地舆教科书》，梁竹昙撰。

《现今北圻地舆史记》，吳甲豆撰。

维新时的新式著作，价值不大。

阮朝有关地方地理方面，有如后一些著作最为重要：

《乂安记》，嘉隆时裴阳历撰，三卷：(一)天志；(二)地志；(三)人志。第二卷地志中有许多关于乂静地区[1]地理的独到材料。

《兴化纪略》，嗣德时范慎聿撰。

《高平纪略》，范安甫撰，亦为嗣德时人。

*　　*　　*

我们看到，我国最古的地理学载籍是陈朝和黎朝初年的著作。要研究前此各代的历史地理，则须依靠中国的书籍。最重要的著作当然就是正史，从《史记》至《宋史》、《元史》、《明史》的廿四史，特别是这些正史的《地理志》部分。地理学方面的专著，还有以下一些著作：

《水经注》，是由郦道元注释前代《水经》一书，撰于北魏延昌和正光年间(公元515—526年)，集当时地理学知

① 即乂安省和河静省地区。——译者

识之大成。此书记载中国汉、晋和南北朝各代的水道。以后宋、明各朝，人们只是重刻流传[1]，到了清初时才有学者如顾炎武、顾祖禹开始对它进行研究；而后到了清末有杨守敬的《水经注疏》问世(1904年完稿)，可以说是总结了前人研究《水经注》的成果。我们采用杨氏《水经注疏》和国学基本丛书版《水经注》两个版本，以便相互参照。这两个版本都是四十卷，第三十六卷有《温水条》，第三十七卷有《叶榆河条》，记载与汉代交阯、九真、日南各郡有关的华南诸水，因此其中有许多关于我国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与《水经注》有关的，还应举出杨守敬的《水经注图》和1847年陈灃[2]所撰的《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前者是根据《水经注》绘出的河流图，后者研究《水经注》所载中国西南诸水。

《水经注》之后，有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和元代马端临的《通考》合称为"三通"，以及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在这些书中都有篇幅专门记载我国在唐、宋两代的地理。至若明代，则有李文凤的《越峤书》和高熊徵的《安南志原》(高氏于清初成书)，也是载有不少关于当时我国地理资料的著作。《越峤书》有关地理学的第一卷已由法国汉学

① 按明代已有朱谋玮的《水经注笺》，为清代学者的研究作了先导。作者所说不完全正确。——译者

② 《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的作者为陈澧，原文误作"灃"。——译者

家嘉斯巴东(E. Gaspardonne)翻译，载于《集刊》，第二十九卷；嘉斯巴东还校订了高熊徵的书，并以《安南志原》为题，由该院重印。

明朝的大型地志《大明一统志》卷九十讲到我国的情况；清代的大型地志《大清一统志》(又叫《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五三讲到我国情况。这两部书都有材料帮助我们解决明、清两代中越交通的一些细节。

12 最后，陆伯生的《广舆记》，于1600年撰成，1686年再版，卷二十六讲我国；十七世纪中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八讲我国；1667年刊行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从卷一〇六至卷一一二讲广西省，有一附录记载了许多有关我国地理学的资料。

一、文郎国①

古代传说(载于《岭南摭怪》)认为：雄王——貉龙君 13 和妪姬的后裔——之国，就是文郎国。貉龙君是泾阳王的儿子，娶娶仙的女儿妪姬为妻，生有百男。“一日，龙君曰：我是龙种，水族之长，尔是仙种，世上之人，……虽阴阳之气合而生子，然方类不同，水火相克，难自久居，今相分别。吾将五十男归水府，分治各处；五十男从汝居土上，分国而治。百男各相受命欣然辞去。妪姬与五十男居峰州，以其雄长，尊立为主，号曰雄王，国号文郎。其国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接胡孙国(后为占城国)。分国中为十五部：曰交阯、曰朱鸢、曰宁山、曰福禄、曰越裳、曰宁海、曰阳泉、曰桂阳、曰武宁、曰怀驩、曰九真、曰日南、曰真定、曰桂林、曰象郡”。②

---

① 关于《交阯》、《泾阳王》、《越裳国》、《象郡的位置》等问题，参阅《越南古代史》中的《越南民族的起源》，第22…28…37页(见科学出版社出版刘统文、子钺中译本第13、20、28页。——译者)；《安阳王与瓯雒国问题》，第80页(中译本第79页。——译者)。

② 《岭南摭怪》，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A1920。(刘统文、子钺《越南古代史》中译本第100页译文与此略有出入，今录出以供参考：“一日，龙君曰：‘我是龙种，水族之长，尔是仙种，世上之人，本不相属，水火相克，难自久居，虽阴阳之气合而生子，然方类不同，今相分别，吾将五十男归水府，分治各处，五十男从汝居土上，分国而治，登山入水，有事相关，无得相废’。每男各相受命欣然辞去。……”——译者)

《大越史记全书》是最早把“龙子仙孙”传说当作我国历史的开端而载入史册的史书，它也称文郎为我国最古的国家。诚然，这仅是根据传说而得的名称。但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到，文郎国的疆域几乎囊括了中国的江南和岭南地区(即古代百越之地)，一直到我国的横山。

但当论及文郎国的十五部(《越史略》① 载为部落)时，我们看到这十五部又不包括上述百越地区。现在关于文郎国十五部共有三种不同的名录。按照这些名录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说，最早出现于《越史略》，其次为《岭南摭怪》，最后是阮廌的《舆地志》②。《大越史记全书》里的名录则与《舆地志》里的名录雷同。这三种名录只略有出入。《越史略》载为：交阯、越裳氏、武宁、军宁、嘉宁、宁海、陆海、汤泉、新昌、平文、文郎、九真、日南、怀驩、九德。《岭南摭怪》未载军宁、嘉宁、陆海、新昌、平文、文郎、九德，而将汤泉作阳泉，并增朱鸢、宁山、福禄、桂阳、真定、桂林、象郡诸名称。至于《舆地志》则删去《越史略》所载军宁、嘉宁、新昌、日南等名称，而代之以朱鸢、福禄、武定、新兴，并改汤泉为阳泉。除越裳和文郎两个名称之外，上引三书所载名称都是从秦朝至唐朝所沿用的郡、州、县名。越裳和文郎是传说中的两个名称，但到了吴、齐之时，越裳成了九德郡的一个县名；③ 文郎之名到了唐代则已变成新昌县文狼城的名称，或成了麋泠县古代一

① 《越史略》，越文译本，文史地出版社，1960年版。

② 《舆地志》，越文译本，史学出版社，1960年版。

③ 《南齐书》卷十四；《宋书》卷三十八。

种野蛮人即文狼夷的名称①。综观这些名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为了赋予传说中的文郎国以具体内容，他们就从唐代以前的地名中选出一部分来，一是凑足传说中十五部之数，二是如何使这十五部能够包括我们祖先在雄王时代繁衍生息的全部地域。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越史略》(卷一)所载的名称。

交阯：从汉朝经三国、南北朝至隋朝都是郡名，位于红河右岸，包括今河内及其周围地区；到了唐朝则为交阯县，方位略向西北移动，但仍在红河右岸。

越裳氏：传说中的古代国名，从孙吴时起就成了九德郡属的一个县名(见《宋书》)，相当于今河静地区。

武宁：孙吴置交阯郡所属的县名(见《宋书》)，相当于今北宁省的桂阳县和武江县。

军宁：唐代县名，属爱州，今清化省安定县。

嘉宁：县名，唐代峯州州治，约在今富寿和山西。

宁海：郡名，萧梁时以交阯郡地置，在今中国广东省钦州南部②。

陆海：即陆州，唐代州名，今天的海宁。

汤泉：唐代郡、县名，属汤州。《读史方舆纪要》③说，

① 《旧唐书》，卷四十一，《峰州下》。

② 按钦州现已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译者

③ 《读史方舆纪要·广西》。(按《读史方舆纪要》原文是：“汤州城：在(谅山)府东。唐置州，治汤泉县。兼领绿水、罗韶二县。天宝初曰汤泉郡。乾元初复曰汤州。后废。又古城州，旧志云：在府东北，唐贞观十二年置古州，治乐古县，兼领古书、乐兴二县。天宝初曰乐古郡。乾元初复故。杜佑曰：州接瀼州界，盖皆与邕州相近。……”——译者)

汤州地“与邕州相近”。

新昌：郡名，晋置(《晋书》)，包括今天的富寿、山西、永福各省；在隋朝(《隋书》)则为县名。

15 平文：不详。

文郎：雄王国名。文郎城在今富寿省山围县羲岗村雄王庙。

九真：汉代郡名，隋时为县，相当于今天的清化和乂安。

日南：汉代郡名，在横山以南；隋时为县，属九真郡。

怀驩：古咸驩县，唐代改为怀驩，在今乂安省。

九德：孙吴郡名，今河静省。

从以上十五部的名称，我们可以看到《越史略》作者的观点是，十五部的地域不可能超出现今越南北部和中国广西省南部地区的范围之外。我们还将看到，这个地区也正是以后瓯雒国的地域。

《越史略》说：“至周庄王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雄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传十八世，皆称雄王”。①《岭南摭怪》则说，雄王都峯州。《全书》也载雄王都峯州。峯州为隋、唐时的州名，汉代麊泠县

① 见《越史略》，卷一，《国初沿革》。按《越史略》中的“碓王”，本书作者一律改作“雄王”。“雄王”的名称虽然沿用已久，但在实际上应是“雒王”的传讹。马伯乐在《文郎国考》里根据中文史料首先提出了这一说法。陶维英在他的《越南古代史》里也同意马说，并又加了一些旁证。所以这一说法可以成立。但是，陶氏认为，《岭南摭怪》、《越史略》等书都已写为“雄王”，却不完全正确。《越史略》这个“碓”的字形显然还近于“雒”，所以认为“雒”字的误写或者比认为“雄”字的误写要正确些。——译者

地，现在的山西省。《通典》说：峯州有文朗水①。《太平寰宇记》说：“文狠城在新昌县。”②我国的《大南一统志》将该城置于今天的雄王庙。如此看来，峯州部和文郎部相当于今天的山西、永福和富寿一带地方。

虽然文郎和雄王都是属于传说的国名和王号，但我们仍可将这些名称视为我们祖先的国家和人民的象征。根据上面对峯州和文郎城位置的考订，我们可以认为雄王时代我们祖先活动的中心，在今富寿、永福和山西地区。徵侧的故乡麊泠城，就在这里。我们知道，徵侧是雒将或雄王的后裔。

最近，考古学工作者在距雄王庙十公里的富寿省临洮县冯原地方，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越南考古学界认为，这个遗址必然与雄王时代有关。③

* * *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一)载：时文郎{山麓}之民以渔为业，“为蛟龙所伤，白于王。王{曰：‘山蛮之种，与水族实殊，彼好同恶异，故有此病’。}乃令人以墨迹画水恠{同怪}於身，自是蛟龙见之，无咬伤之害。百粤文身之俗，盖始此”。④

(1) 《通典》，卷一八四。(《通典》原文是：“峰州古文朗国之地。注解：有文朗水。”——译者)

② 《太平寰宇记》，卷一七〇。

③ 《历史研究集刊》，1960年，第十一期。

(4) 本书中作者的有些引文，往往与所引原书有出入，大括号内为译者据原书补入或校注的文字，中括弧和小括弧是作者原有的，下同。——译者

16 由此可知，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文郎国人乃是百越人。在考证文郎国是与全体百越人抑或是与百越人的一部分有关系之前，我们尚须先考订出百越人活动的地域所在。

百越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有云：周安王时，楚悼王命白起南平百越。① 时在公元前四世纪之初。《后汉书·地理志》②载，"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宋代的《路史》③载："越常、骆越、瓯越、瓯隑、瓯人、且瓯、供人、海扬、目深、扶摧、禽人、苍吾、扬雩、蛮扬、桂国、西瓯、损子、产里、海葵、西菌、稽徐、僕句、比带(应作北带)、区吴，是谓百越"④。在百越各支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居住于扬子江下游的扬越，广西省南部的苍梧，云南省西南端的产里(即车里)；还有稽徐，北带是汉代交阯郡所属的县名。根据上述这些地域可以认为，中国古史所称的百越，是广布于西至云南，南至我越南北部的华南地区(亦即史书通称的江南——扬子江

①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卷七十三)。(按《白起王翦列传》但说"因南征百越之君"，和作者所引不符。作者所指应是吴起的故事，但文字也颇有出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于是南平百越"。——译者)

② 当为《汉书·地理志》之误。——译者

③ 《路史》，四十七卷，宋朝罗泌撰，记述始自三皇五帝，多引纤纬或道家之书，广徵博引。

④ 作者所引与原书有出入，兹将《路史·国名记丙》原文录出，以供参考："越常、骆越、瓯越、瓯隑、且瓯、西瓯、供人、目深、摧扶、禽人、苍吾、扬雩、桂国、损子、产里、九菌、海葵、稽徐、北带、僕句、区吴。"——译者

之南和岭南——五岭之南地区)的越人。在越人各支系中，中国正史(《史记》、《汉书》)有较详细记载的是：东越、闽越、南越、西瓯。我们根据《史记·东越列传》可以知道：秦汉时代的东越或东瓯定都于永宁(即永嘉)，属浙江；闽越分布于闽中地区(即福建)；南越建都于广州，即广东的地方；西瓯在漓江之南，即广西境内；还有一支雒越居住于何处呢？据《后汉书》(《马援传》、《任延传》①)，交阯和九真郡之人就是雒越人。因此，雒越是居住于越南北部的一支越人。

现在将前面所说文郎国的疆域与百越人的地域作一对照，我们就可看到：传说中所说达到洞庭湖和巴蜀的文郎国疆域，是与居住在江南和岭南的整个百越人活动的地区相当的；但考我国旧史所载十五部的范围，则又可看到这十五部的范围与雒越人活动的地域相近似，因此我们认为：古代文郎国的人民就是雒越人。考古学使我们得知，越南北部的雒越人曾经创造了铜器文化，这个文化到了公元前四和三世纪时达于全盛。铜器文化的遗迹，在清化和红河、太平江、底江流域的北部平原以及富寿(越池)等地都有很多发现。雒越铜器文化发现的最北点 17 为红河左岸安沛市北面的陶盛村；② 最南点在广平省瀘江流域的岗河(八月革命前，我们曾在日丽江收集到雒越

① 《后汉书》，卷二十四、卷七十六。

② 《历史研究集刊》，1961年，第二十二期。

的铜器)。① 铜器文化在越南北部分布的地区，大体上正相当于上面我们已确定的文郎国的疆域。

①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铜器文化和雒越铜鼓》,河内，1957年版。(参阅中译本,第169—235页。——译者)

二、瓯雒国

《水经注》所引的《交州外域记》,① 也许是最早记载安阳王(为蜀王子)在占领雒王之国(文郎国)以后做了瓯雒国王这一传说的:

"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而作]，人食其田，名为[骆王和]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后蜀王子将兵讨[骆王和]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谿县。后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即瓯骆也。"②

《越史略》(卷一)则只说:"周末，(雄王)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筑城于越裳,号安阳王,竟不与周通。"

《大越史记全书》载:"安阳王(讳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旧史以为姓蜀,有误)，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并文郎国。

"初,王屡兴兵攻雄王,雄王兵强将勇,王屡败。雄王

①② 《水经注》，卷三十六。(检《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的这段文字,在卷三十七，文字与作者所引也颇多出入。现将原文抄出，以供参考。"交阯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译者)

谓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废武备而不修,惟日事酒食为乐,蜀军逼近,犹沉醉未醒,乃吐血赴井殂,其众倒戈降蜀。王既并其国,乃改国号曰瓯貉,都封溪。”①

如果说文郎国是传说时代我国的国名,那么瓯雒国则是我国历史开端时的第一个名称。

《交州外域记》称安阳王为蜀王子,意思便是蜀国君王的儿子。我们姑且看看安阳王是否有可能是蜀王子?关于春秋时代的蜀国,最先明晰记载它的情况的,是晋代的《华阳国志》一书。该书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王子 19 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②如此看来,蜀国早在公元前316年,已被秦国所灭。《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③一书的作者陈修和认为,安阳王可能系蜀王的幼子,或其遗腹子,并且推断说:按武阳,为今四川省彭山县地,在成都之南,滨于岷江中流。

① 按原书中所引《全书》的这两段文字,与日人引田利章所校订的、埴山堂翻刻的版本有些出入,今将后者抄出,以供参考:

“安阳王 姓蜀,讳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

甲辰,元年 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貉国。初,王屡兴兵攻雄王,雄王兵强将勇,王屡败。雄王谓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废武备而不修,需酒食以为乐。蜀军逼近,犹沉醉未醒,乃吐血堕井薨,其众倒戈降蜀。”——译者

② 《华阳国志》,卷三。

③ 该书1944年于昆明出版。

逢乡及白鹿山,不识在今何处,但根据窜逃避秦的情形及地理情势来看,蜀国朝廷和太子势必循岷江而下和太子可能死于岷江下游。但当太子死后,则蜀王余党之中有蜀王幼子或其遗腹子仍然循岷江而向南逃,直至今日四川宜宾、庆符诸县地,即汉时唐蒙所开之僰道,以入南中。当时楚已占据黔滇诸地(即贵州和云南)。可能蜀王子及其遗众,已逃避于素与秦为敌之楚人势力范围之中,待机恢复。三十六年后,秦拔楚之黔中。楚将庄蹻,与其本国隔绝,遂王于滇池,自称滇王。而介于黔滇中之牂牁,土地贫瘠并有毒气,且与秦国势力接近,自然不是蜀王子隐身之地,乃向南发展,与气候温和,农产富饶之雒王斗争,最后并征服了文郎国。①

我们觉得陈修和的推断对于一些问题的解决,是比较稳妥的。虽然沒有必要假设安阳王为蜀王的遗腹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赵佗攻打安阳王时,其享寿必达百余岁了),而可能是旧蜀王宗族在贵州、云南经过一个时期的流落后还留下来的蜀王的孙子。有鉴于秦国势力日益强盛,蜀王后裔和那些以前随从者的子孙们已无光复故土的希望,于是便一直南下以避秦的威胁。他们从滇池来到开化府,然后由此沿泸江上游进入我国北部宣光地区,即当时文郎国的北界。

蜀国的后裔是通过哪条道路进入我国的?关于这个问题也象瓯雒国的建立问题一样,岱依人的一个传说可

① 参阅陈修和书第28—29页。——译者

能多少会给我们一些帮助。在今天的高平地区，岱依人中流传着一个用诗记述的关于各部落起源的传说。这个传说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南岗各部落的情况；第二部分讲述九王争位的故事；第三部分记蜀泮在王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

这个传说大致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刚刚懂得取火熟食、穿衣遮体、开荒种田、修渠引水和造屋遮日避雨的时候，就聚为村落，但每个村落独居一方。后来人们生聚多了，由许多村落合成一个区，每区有王公治理。20 各区又组成部，为首的称为王。王治理一切事务，为民造字，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王善则民有所依，王恶则民自为乱，王强则边境平安，王不得民心，则须让位于他人。

在中国南方，左江源头靠近文郎国的地方，有南岗部雄踞一方。该部由蜀制即安治王为首，奠都南平[①]，辖九区。各区三年一朝贡。这九区是：石临、河广、保乐、石安、福和、上琅、广源、太宁（即广西省太平府）、归山。自安治王登基后，百姓安居乐业，九区宾服，日益强盛。中国曾几度入侵，均被击退，遂不敢来犯，双方结好。

蜀制在位六十年，享年九十五岁。蜀制死后，其子蜀泮刚满十岁，外甥蜀谟暂握权柄。九王公闻讯，以为蜀谟篡位，便发兵包围京都。蜀谟恐惧，遂将政权重新交给蜀泮，各王公才罢兵。蜀泮年幼恐遭各王公欺凌，便说：现在全部共有十区，各王公镇守九区，只有剩下的一区归王，这样哪里有国王之尊呢！今请你们进行比试，谁若才能超群每试必胜，我愿将王位禅让给他，由他统治全部。各王公从命。蜀泮便组织了十次比赛：

1．比武；

2．比做事既好又快；

3．到中国取龙种；

4．比射箭，射榕树叶子；

5．作一千首诗；

6．拔番坡（星肃附近）的稻秧插到总竹（高平）的田里；

7．造龙船；

8．凿石为履；

9．烧石灰和砖造城；

10．将铁犁磨成针。

在每次比试中，蜀泮都用美人计进行破坏，不让任何一个王公得胜，最后泮终于被各王公拥立为王。蜀泮极力巩固南岗国的基业，使之国富民强。

南岗的邻国文郎国当时日益衰弱，人民饥寒交迫，士兵涣散，将领沉缅于饮酒吟诗。蜀泮想到先王时代国家屡遭他们的威胁，认为现在复仇的时机已经到来，遂派兵攻打文郎国。雄王软弱，败亡。这样，文郎国便被并入南岗国。蜀泮定新国号为瓯雒，奠都螺城。自此之后，四方

① 南平州是唐代的一个州。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南平州现今当在我国境内。

太平。①

根据上述传说，我们可以看到由蜀泮为王的这个南岗部，相当于今天高平从保乐直到相邻的中国广西省太平府的一部分地区。如果这样，我们便可以说，以蜀泮为其最后代表的蜀王子孙们，曾经从四川和云南沿着泸江进入传说的南岗国，然后扩散到锦江、求江和右江的上游。

南岗国人是什么民族呢？我们知道文郎国人是雒越人，同时也已知道聚居于广西（即西江和它的两个支流左、右江流域）地区的越族是西瓯人，因此分布于左江源头和右江中游的南岗国人也属西瓯人这一支系。

我们推断，蜀国国王的后裔曾逐渐从四川迁移到贵州、云南，最后进入我国北部边界地区。蜀王的后裔也是越人，中国古代的史书称之为夔越。根据越人各支系的大致分布和他们从扬子江流域向南迁徙的情形来看，很可能分布于云南、广西的各支系，特别是西江流域的西瓯人，原来彼此之间就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样，当蜀王的后裔们来到左、右江的时候，必然在那里遇到与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相去不远的西瓯人。我们知道，传说蜀制和蜀泮被推尊为王治理各区，即治理当地各部落，或者更确切地说，曾被当地各部落的酋长们推尊为拥有十个部落的一

① 这个传说，已由高平省和安县汾村的黎山先生用岱依语写成一首长诗，并由罗文保先生译成越文，载于《历史研究集刊》1963年第50期（5月）和51期（6月）。

个部落联盟的最高酋长。这个南岗部落联盟并不包括所有的西瓯部落，而只包括在左江南部、右江以及现今我国泸江、锦江和求江上游地区的西瓯诸部落。我们可以大概地说，左江南部和右江流域以及泸江、锦江和求江上游地区，是由西瓯各部落组成的、以蜀泮为最高酋长的南岗部落联盟居住的地域；而从安沛起的红河中、下游，泸江、求江下游，底江流域和太平江流域，马江中、下游和蓝江直到横山，都是相传其最高君长称为雄王的雒越部落联盟居住的地域。

现在越南人和岱依人的传说都说，蜀泮吞并了雄王的文郎国而建立了瓯雒国。

为什么蜀泮取国号曰瓯雒呢？我们推断，在战胜雄王之后，蜀泮的部众包括早已归顺的西瓯人各部落和新吞并的雒越人各部落，并建立了国家，这就是说蜀泮把一个部落联盟酋长的权力提到一个雏型国家政权的高度。瓯雒之名，必定是反映了西瓯和雒越两种成分的合一。

《天下郡国利病书》①的作者顾炎武曾说："僮则旧越人也"。《粤江流域人民史》②的作者徐松石说，古代僮人的大本营乃是今日的陇南陕南四川和滇黔北部等地，以后移居两广。③今日僮族的祖先就是春秋战国时的西瓯人。现今我国越北的岱依人也和僮族同一个祖先。因此，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248。

② 《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上海，1947年版。

③ 参阅徐松石书第50页。——译者

岱依人是古代西瓯人的后裔。我们知道，现在的越南人包括芒人是雒越人的后裔。

因此，瓯雒国便是我们开始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包括瓯和雒两种种族成分，他们生活在横山以北的越南北部直到广西省南部地带。

这样，瓯雒国的地域就包括了现今我国北部和广西省南部地带。①

后来，赵佗占领了瓯雒国，分为两郡，设官治理。但在郡的典使之下，各部落酋长(在雒越部落称雒将)管理部落如故。汉朝灭赵朝②占领了瓯雒地方以后，仍保留交阯、九真二郡，分每郡为若干县，大约每县相当于从前的一个部落。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根据汉代的县名③，称瓯雒国的各部落如后：

麊泠部落　　苟漏部落

① 上述岱依人传说的发现，使我们多少改变了曾在《越南古代史》中叙述过的有关瓯雒国成立的推断。

② 按指赵佗的南越国。——译者

③ 关于汉代交阯的县名，需作如下说明：

麊泠，颜师古说："音糜零"。

羸陵，亦作羸陵(《纲目》)，孟康说："羸音莲，陵音受，土萎。"

曲易，颜师古说："'易'，古阳字"。

苟漏，亦作勾扁，句扁，颜师古说："扁与漏同。"

比景，《汉书》注："如淳曰：'日中于头上，景在巳下，故名'。"按景同影。

都庞，应劭说："庞音龙"。

居风，亦作居封。——译者

西于部落　　曲易部落

羸陵部落　　无功部落

龙编部落　　余发部落

朱鸢部落　　胥浦部落

北带部落　　居风部落

稽徐部落　　无编部落

安定部落　　都庞部落

咸驩部落

西于部落是蜀泮的基本部落，可能以前仅是在泸江上游地区，包括锦江和斋江①上游，即今之河江和宣光北部。在蜀泮战胜雄(雒)王建立瓯雒国之后，他把自己的基本部落扩展到靠近洮江和墩河②的地方(参阅下章西于县的位置)。这样，蜀泮侵占了哪个部落的领土呢？无疑是雄(雒)王的基本部落——麊泠部落的。大概在雄王鼎盛时期，他的基本地域要比汉代麊泠县大得多(参阅下章麊泠县的位置)。在北面，我们可以以位于安沛市镇之北约二十公里的曾经出土过铜篮的陶盛村为标志，从而推断雄王的基本部落是雒越人最大的部落，它散布于整个安沛的北部地区。也许这个部落包括了现今安沛省

① 斋江，今称明江，下同。——译者

② 墩河，即天德江，印度支那地理工作部(Service Géographique de l'Indochine)发行的地图称"Canal des Rapides"(急流河)。《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二注说："天德江：一名延蕴江，又名东岸江，乃珥河之别流。经东岸、桂阳二县，入六头江，今北宁霑德江是。"——译者

的一部分、宣光省南部、富寿省、山西省和永福省。现在居住于安沛（镇安县）、富寿（清水、安立、青山、临洮诸县）、山西（不拔、从善、石室、国威诸县）诸省的芒人，是在雄王时期占据这些地区的雒越人的后裔。他们的传说中还说雄王是他们的祖先。当时麊泠部落的中心大约在富寿，这里的山围县羲岗村现今还有雄王庙。当蜀泮战胜雄王并併吞其土地之后，为了扩展他自己基本部落的地域，把雄王的基本部落下降为雒将，把它的地域缩小到汉代麊泠县的范围之內。该县的中心在麊泠城，即现今的永福省安朗县夏雷乡。

此外，龙编部落也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大部落。我们将会看到，汉代的龙编县包括现今北宁、北江、谅山诸省的各一部分和太原省、高平省，甚至还包括广西省的泗城府、思明府和田州的一部分。这些地区现在主要的居民是岱依人（在中国为僮人）和京人，他们古代的祖先是西瓯人和雒越人。这两种成分不可能同是一个部落的成员。我们猜想：现在居民为岱依人和僮人的地区，原来是一个西瓯人部落的地域；而现在居民主要为京人的北宁地区和北江省下部地区，则是另一个雒越人部落的地域。在雄王时期，这个居民为雒越的地方可能是属于雄王基本部落的，到安阳王时它们被分割了，而到汉代，它们又与分布于东北地区的西瓯人部落合并成为龙编县。

我们所推断的瓯雒国中几个较大部落的分合情况就是如此。至于其他部落，还沒有什么材料可资推测他们

的演变。大体上可以说，居住在北部平原地区和清化、乂安的诸部落，当它们在汉代改成县时，沒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变化。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依照汉代交阯郡和九眞郡的范围而考订出瓯雒国的地域。瓯雒国大致相当于现今我国的北方，但当下章研究交阯郡的地域时，我们将可看到，交阯郡延伸到广西省的一部分，到左江南岸地区，这就是说，瓯雒国的北部边界也应延伸到现今广西省的南部。瓯雒国的南界在横山。它的西界沒有这样分明。可能沱江、马江、朱江[①]、蓝江的上游——即今越老边界地带——当时由还使用新石器的属于印度尼西亚（Indonésie）种的一些部落占据着，现在则由属于泰人族系的少数民族居住。瓯雒国的西界——即麊泠、朱鸢、无功、都庞、无编、居风、咸驩诸部落的西界——可能相当于今安沛、富寿、山西、和平、清化和乂安诸省芒人居住地区与属于泰人各支族居住地区之间的分界线（我们不要把居住于清化、乂安的芒—岱依人和为了表示区别可以称作芒—越人的居住在下游地区的芒人相混淆）。

* * *

① 古称梁江。——译者

附　　录

关于螺城问题

中国和越南的载籍都曾记载，安阳王定都于封溪。封溪为汉代的县名。因此，必须理解为安阳王奠都之地，就是后来汉代设置封溪县的地方。

我们的民间传说认为，安阳王城在今永福省东英县古螺村，因为该城状似田螺形，故称螺城。《水经注》说："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安阳王］故处"（平道县可能为后人所篡改，因在《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的时候，还沒有平道的名称）。唐代（十世纪）① 的《太平寰宇记«（卷一七〇）记载得较为详细，说平道安阳王宫城"其城九重，周九里"。一直到了十五世纪，人们才在中国载籍《安南志［原］》② 一书中看到螺城的名字，并说该城"形如螺也"，俗传系安阳王所建。在越南载籍中，螺城之名最先出现于《岭南摭怪》，这一点足资证明这个名称在我们的民间传说中早已有了。成书在《岭南摭怪》之前的黎崱（十三世纪）《安南志略》，则称该城为"可缕城"。许多资料取材于《安南志略》的《安南志［原］》载：螺城"又名可缕城"。可缕之名值得深思。我们认为可缕与古螺（现在古螺乡尚有螺城遗址）系同音。但是，根据我们的见解，古螺并沒

① 当为宋代之误。——译者

② 《安南志原》，远东博古学院版，嘉斯巴东校注，1932 年。

有古代螺城的意思。为了探讨古字的含义，我们试将古螺与古奔、古定之名加以比较。古奔是清化省绍化县的一个村庄，原名俗称"Kẻ Bôn"（个奔），当写成文字时就成了古奔。古定是清化省农贡县的一个村庄，根据以前的材料，特别是黎氏（黎跋泗）族谱来看，它的原名俗称"Kẻ Nưa"（"个那"，现在还有那山，即在该村之山），写成汉字便是古那，到给该村取文字的名称时则变成了古宁，后又改成古定。拿古螺和古奔、古定的来历相对照，我们可以推断，古螺一名是由古字喃"佪螺"（Kẻ Loa）一名脫胎而出的。在越语中，习惯上常以"Kẻ"（"个"）字置于另一个字之前以称呼一个村庄的名字，这第二个字常常是指这一村庄的地理或经济的某种特点，例如个帑、个內、个粺，北部的个睦，在广平的个下，顺化的个纣。① 当人们将"Kẻ"字音译成汉字时，常常译成古字，如古奔、古宁。中国民族学家、前引《粤江流域人民史》的作者徐松石认为，"古"字是僮语的音译，人们常常把它置于其他字之前以作地名之用，例如在广东省南海县有"古杜"②，顺德县有"古楼"，新会县有"古兜{山}"，三水县有"古塘"；广西省则桂林县有"古竹"，阳朔县有"古定"，义宁县有

①在这里仅举出一些在北部地区前面置有"个"字的村名：河东省的个粺（蓴苇）、个內（內芮）、个多（捄多）、个淵（雷舍）、个睦（仁睦）；山西省的个舜（顺內）、个柴（栗柴）、个搊（山路）、个粿（奉上）、个蔗（甘蔗）；兴安省的个湫（瑞雷）；海阳省的个瑟（庄烈）。

② 当为古灶。——译者

"古落"，柳江县有"古练"，雒容县有"古丁"等等。有些地方又将"古"字译为"果"字，如邕宁县果逻村，《府志》又作古罗；又有些地方将"古"字译作"过"字、"姑"字、"歌"字。"古"字在僮语中是"个"的意思。① 徐松石认为：在越南，古代也常常用"古"字来置于一些地名的前面，并且在春秋时代，吳、越各国一带（浙江、江苏等省）有许多名字前面贯一"句"字——与"古"字音近，如在江苏省的"句曲山"、"句容县"，浙江省的"句无山"、"句餘山"，而且古时吳国还称"句吳"，越国有君王取名"句践"。② 他提出上述相似诸点，旨在说明僮族人和越南人与古代越人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赞成他的这个见解。我们看到上面古奔、古定名称中的"古"字，是由"Kẻ"字而译成汉文的，"Kẻ"（个）字有"人"、"个"的意思，与两广的"古"字含义相似。

根据以上诸点，我们推断，古螺可能是由民间的"Kẻ Loa"（个螺）音译而来的，而"个螺"意即其村中有螺城的村民。但是，螺城二字并非民间名称，而是汉字，ốc＝螺。我们认为，古螺之名最早见于我国的《岭南摭怪》一书，也可能在该书以前就出现了，宋代以后（《太平寰宇记》以后），中国人鉴于安阳王故城在传说中形同螺旋——该城有内城与外城之分（今古螺地图仍甚清晰分明）③，因此

① 参阅徐松石书，第199—201页《古字的研究》。——译者

② 参阅徐松石书第218—219页。——译者

③ R·第斯比耶（R. Despierres）：《古螺》，河内地理学会（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Hà-nội）出版，1940年。

想象中一定象螺旋一样有许多层，故置名为螺城。只因中国人为它取名螺城，民间才称此村为个螺（Kẻ Loa），此城为螺城，以后个螺被翻译成汉字作"古螺"。当黎崱在中国撰《安南志略》时，又用当时的中国话将越南的个螺译作可缕。我们知道，中国人有时将"Cổ"（古）字译成"Ca"（歌）字，在这里将 Kẻ（个）＝Cổ（古）译成"Khả"（可）字也是合理的。由此可见，民间传说此城形同螺旋，可能从宋代（十世纪至十三世纪）开始，即我国自主时期之初。

但是，目前保存下来的该城遗迹，是否就是安阳王所建故城遗迹呢？

在研究马援问题时，我们曾经注意到一个名叫䗃城的古城，该城也象螺城一样也在汉代封溪县辖地之内。䗃城是在马援将西于县析为封溪、望海二县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我国《大越史记全书》的作者们认为，该城形同蚕茧，因而才取名为䗃①城。据我们所知，最早记载该城的是十五世纪的《安南志[原]》一书。这本书说，马援在击败徵氏两姊妹之后，将西平县（应为西于县）分为封溪、望海二县，并筑䗃城和望海城以守御二县，这两城的遗址现尚存安朗县境内。嘉斯巴东对《安南志[原]》一书进行了考订，认为该书作者常常摘录黎崱的《安南志略》和为期更早的另一本著作《安南外纪》。《安南志[原]》的作者在著作中，有许多章节都引用了这两部书的材料，特别是记载䗃城的《古迹》一章尤为突出。由于䗃城之名未曾在黎崱

① 䗃为茧的异体字。——译者

书中见到，因此我们推断（我们接受嘉斯巴东的上述见解），有关䴢城的一段记载，«安南志[原]» 的作者可能是摘自«安南外纪»一书。

«大清一统志»（卷三五四）记载䴢城的段落，同«安南志[原]»一样出于一源。

«大越史记全书»是越南第一次记载䴢城的书籍，我们相信该书也是根据我国史臣们曾经大量引用过的 «安南志[原]»。但可能是打算与望海城这三个字相对称，因而«全书»的作者们便将䴢城改为䴢江城。该书也将䴢江城置于封溪县地。嗣德时«大南一统志»的作者们关于䴢江城的记载与«全书»雷同，并且又追加说，这座城池的遗址现在已不复存在了。

最使我们诧异的是，䴢城为汉代马援所建，而且又不是一座小的城池，建筑体式也异乎寻常，但是在中国晋、唐、宋各代的地理书中均不见提到，同时这些书却只记载了安阳王所建的城垣。黎崱是个越南人，对自己国家的古迹自然要比中国人了解得更加清楚，可是 «安南志略» 也只谈到古螺（可缕）城，并未提及䴢城。有鉴于这些书并未说到䴢城而只说古螺城，我们不能不自问：也许䴢城和螺城只是一个地方吧？我们姑且推断如下：可能安阳王在建立瓯雒国以后，就在今古螺村修筑了城池；汉朝征服瓯雒国之后，西于县的县治即以前西于部落的首邑，仍然设在这里。马援进攻麊泠之时，遭到西于城我军的激烈抗拒，迫使他不得不撤军至浪泊，因此马援在得胜并把

西于县划小之后，可能就对旧城——雒越起义军激烈反抗的根据地——加以扩建，取了新的名称，以保卫新设置的封溪县。也有可能，在汉朝灭亡和封溪县被废弃之后（晋代已不再有封溪县的设置，隋、唐时旧封溪县地被析入宋平、平道等县），马援和䴢城的威名，已逐渐衰落，乃至完全销声匿迹，而在越南人民的心目中，还铭记着安阳王修筑螺城的故事（可能当时金龟的传说也已经有了）。我们推测，由于这种原因，致使晋、唐、宋各代的地理书一直到«安南志略»，只记载越王城，而没有记载䴢城。到了十五世纪，«安南志[原]» 一书的作者，或者稍早一点«安南外纪»的作者之所以讲到䴢城，可能是因为他们已在很久以来谁都未曾留意到的汉代某一书籍中见到了䴢城这一地名。但是他们臆测䴢城与螺城是两座不同的城池。因为他们看到䴢城是在汉代的封溪地方，而该地已被置为安朗县，因此他们推断䴢城的遗址一定在安朗县境内①。«安南志[原]»一书的«螺城»一章乃是作者完全抄录黎崱的«安南志略»，但可能由于作者知道该城的遗址，因而才补充说，今在东岸县境內尚有遗址。东岸县是我国陈朝 [27] 从安朗县析出一部分地区而新置的。根据我们所作上述这些推断，可能现今的古螺城遗址，就是马援所建䴢城和安阳王故城相混合的遗址；到了十世纪，吴权又加改建作为京都。由古螺城遗址图来看，城形略圆，有两层。至于

① «大南一统志»告诉我们安朗县为汉代封溪之地，到南齐时，成为平道县，至丁、李时，始置安朗县。

安阳王所建城池是什么样子，尙有待于考古学的发掘才能知道。

以前安阳王的基本地域是在泸江上游的西于部落。在战胜雄王并建立瓯雒国之后，安阳王把自己的基本地域从泸江上游扩展到洮江和墩河，肯定是渗入了雄王的基本地域麓泠部落，并在靠近雄王旧都的地方奠定了国都。国都所在之地，乃是雄王作为文郎部落联盟根据地的居民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

* * *

瓯 雒 人

古代传说认为，我们的祖先是貉龙君。这一点证明，“貉”这个名称必然是与我们祖先的种族有关系。《后汉书》称汉代交阯和九真之人为雒越人。顾野王的《舆地志》① 认为雒越人与西瓯人同是一种人，同时也认为雒越人居住于交阯地方。《交州外域记》（由《水经注》引）和《广州记》（由《史记索隐》引）中，有关交阯的雒侯、雒将、雒民、雒田的记载，又给雒越人就是交阯即越南北方人的说法增加了一个佐证。我们可以说，《通典》（卷一八九）、《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七）和《百越先贤志提要》② 置雒越

① 顾野王的《舆地志》，鄂卢梭在《中国初次征服安南考》一文中曾加引用，《集刊》第二十三卷。

② 《百越先贤志》一书系明嘉靖时欧大任所撰。该书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

之地于贵州（古代的牂牁地方）是错误的。雒越人是居住在百越地区最南部的百越人中的一个支系。他们的后裔现在是越南族（京族和芒族），大部分集中于平原地区和中游地带，在公元前他们可能也是集中于交阯、九真的平原和中游地区。我们认为：麓泠、朱鸢、羸𨻶、曲易、北带、稽徐、安定、苟漏、无功、余发、胥浦、居风、无编、都庞诸部落都是雒越人。但是除雒越人以外，还住有别的部落，他们的后裔现在是岱依人，居住在泸江、求江、商江①的上游以及广西省的左、右江一带。在这些部落之中以西于和龙编两个部落最为重要（他们居住于汉代西于县和龙编县的上游地区）。我们已经断定，这些人是属于百越人中的一支西瓯人。《淮南子》② 关于秦平百越的记载 [28] 中曾说：秦军凿兴安渠而进入百越之地（即他们进入了西江流域），占领西瓯地区，并杀西瓯君长。因此可以说，西瓯是百越的一支，居住在广西西江和左、右江流域以及我国的泸江、锦江、求江、商江上游地区。现今中国广西省最重要的民族成分僮族和我国越北自治区最重要的民族成分岱依人，就是这支西瓯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天下郡国利病书》的作者顾炎武曾说，“僮则旧越人也”。徐松石也接受这个见解，并补充说，“僮族最初移入印度支

① 一译沧江，古称昌江。——译者

② 《淮南子·人间训》。（按原文为：“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呕’与‘瓯’通。‘译吁宋’是西瓯君长名。——译者）

那的，乃撣族佬族的祖宗……后来留在云南的又析为哀牢爽人等大部族”。① 还应补充说：僮人（即西瓯人）进入越北形成各部落，他们的后裔现在就是岱依人。

① 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与僮人有关，即与越族有关，因此云南的老挝人和车里人在他们的传说中，还流传着有关越裳国向周朝献白雉的传说，这决不是偶然的。

三、汉朝统治下的瓯雒国

公元前111年汉朝征服了瓯雒国，仍和赵朝一样分其地为交阯、九眞二郡。汉朝还掠取了九眞郡以南印度尼西亚种族各部落居住的地方，而设置了日南郡。于是把新设的这三郡连同华南的南海、苍梧、鬱林、合浦四郡以及海南岛的珠崖、儋耳两郡合置为交阯部。

交阯、九眞、日南三郡在今我国的北部和中部。可以作为根据来考订汉代三郡范围和各县方位的最古载籍，可能是《水经注》中的《叶榆河》条（卷三十七）和《溫水》条（卷三十六）。

（一）交阯郡

据《前汉书·地理志》载，交阯郡辖县十：羸𨻻、安定、苟漏、麊泠、曲昜、北带、稽徐、西于、龙编、朱䳒。

我们考订交阯郡及其属县的方位，主要依据《水经注·叶榆河》条的记载。《水经注》载：

“叶榆河

“[经]益州叶榆河，出其县北界，屈从县东北流。

“过不韦县。

“东南出益州界。

“入牂牁郡西随县北为西随水，又东出进桑关。

“[注]进桑县牂牁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关，故曰进桑关也。故马援言：‘从麊泠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贲古县，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至交阯，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叶榆水又东南绝温水，而东南注于交阯。

“[经]过交阯麊泠县北分为五水，络交阯郡中，至南 30 界复合为三水，东入海。

“[注]北二水。左水东北迳望海县南。……又东迳龙渊县北，又东合南水；水自麊泠县东，迳封溪县北，……又东迳浪泊，……又东迳龙渊县故城南，又东左合北水……其水又东迳曲易县，东流注于浪鬱，{经言于郡南界，复合为三水。}此其一也(交阯郡南界三水之一)。其次一水东迳封溪县南，又西南迳西於[应为西于]县南，又东迳羸陵县北，又东迳北带县南，又东迳稽徐县，泾水注之。水出龙编县高山，东南流入稽徐县，注于中水。中水又东迳羸陵县南……其水自县东迳安定县北带长江，江中有越王所铸铜船，潮水退时人有见之者。其水又东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筑也。又东南合南水。南水又东南迳九德郡北。《交州外域记》曰：交阯郡界有扶严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即是水也。江水对交阯朱鸢县，又东迳浦阳县北，又东迳无切[功]县北……其水又东迳句漏县，县带江水。江水对安定县。……县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又东与北水合，又东注

鬱，乱流而逝矣。此其三也。”

据上引《水经注》文，我们可以看到，由进桑关入交阯郡的叶榆河，可能就是现今的红河。进桑关在云南省元江县之东。《水经》经文说，该水过麊泠县北分为五水，络于郡中，至郡南部(《水经注疏》载为东界)复合为三水而入海。据红河流势，它从中国南部流入交阯后，在白鹤三岐江[①]上下分为许多支流，纵横交错于全郡之中。郦道元的注文已指明了这五水流经的路径。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杨守敬《水经注图》所绘五水情况，并和现今越南北方的地图作一对照：

杨守敬认为，流入交阯的叶榆河是泸江，经过宣光，后流至进桑关，杨氏置进桑关于宣光之南。叶榆河络于交阯郡中的五水如下：

首先是北二水：一水在左，一水在南(北二水之南水)。据杨守敬所绘，左水起自端雄之南，流经望海县南，杨氏置望海县于端雄之西北，然后溯而北流至富平府(属太原)西，经谅山西，再经海阳、南策等地。对照现今的地 31 图，则此左水近似于袈露河连接求江(月德江)下游的一段，所不同的只是袈露河源出红河而决非泸江。

第二条水即南水，杨守敬画它自端雄县西流出，经永祥与国威之南，直下河内，然后接墩河，由墩河与求江汇合，即左、南二水相汇合。这条南水源出麊泠县东，而杨氏置麊泠县于临洮之北，流迳封溪县北，杨氏置封溪于广

① 白鹤三岐江，亦作三岐，越池旧名。——译者

威之东北。二水汇合后又向东流，逕曲易县，该县在今海阳省平江与宁江地区，然后注入浪鬱，实际上是经由白藤江口而入海。

另一条水(次一水)即第三条支流，杨氏认为它从永祥之南向东南流，再转向西南，经嬴陵县之北，杨氏置嬴陵于河东省应和一带，后经北带县之南，杨氏置北带县于常信县地，再逕兴安和快州，而杨氏认为兴安和快州相当于古稽徐之地。据杨氏《水经注图》，这条水大概相当于白鹤三歧江以南流经山西、河东、兴安等地的红河主流。

第四条水｛《水经注》｝注文称为中间的一条水（中水)，杨氏认为它也是源出永祥之南，过国威① 之西，应和之南，常信之南，里仁西南，然后流经安定县之东北，杨置安定县于中水之西，大约在宁平的东面。中水与上面一条水｛即次一水｝相汇合，经大鵶口② 出海。大鵶口即望瀛海口或底江口（古时江口还在今底江口上方几十公里处)。对照现今的地图，中水有一段相当于底江。

第五条水，杨氏认为它是扶严究，也源出永祥之南，流逕朱鸢之西，杨氏置朱鸢于卷山之北，经天关(即儒关)之西，宁平西南，至苟漏县，杨氏置苟漏县于宁平之南，然后也经由大鵶口入海。对照现在的地图，该水大约相当于底江，但又象是杯江。

① 原文为国威，按杨图当为广威。——译者

② 《纲目》前编，卷四注说："大鸦海口，古号大鵶，又曰大恶，李改大安……。"——译者

将杨守敬图与现今地图作一对照，便可看出杨图有如后一些不妥之处：

第一条水相当于袈露河和求江，但杨氏认为它源出泸江，并且流至谅山附近，在下一段似乎又与商江相混淆。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杨氏当时所用的越南地图是封建时代的地图，不可能象今天的地图这样精确，以旧图为依据就很难准确地考订出各水和各地域的方位。但这是一个小的缺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而重新加以订正，则杨氏关于第一条水的考订大体上来说是正确的。

关于第二条水，杨氏认为是红河下接墩河的一段。32 但《水经注》文说该水逕封溪县北，则应置封溪县于红河和墩河之南，但杨图却置于其北。由此可见杨氏将第二条水画得偏南了。

杨氏认为第三条水大致相当于今从永祥之南流经应和（河东省)、常信(河东省)和兴安的红河主干。重新审之，也未见有什么问题。

关于第四条水，看来似乎是底江，杨氏认为它与上面一条水相汇合而出大鵶口入海，仿佛也沒有什么疑问。至于第五条水，如果相当于底江，则与第四条水相重复，且不可能在天关之西；但如果断定它为天关之西的杯江，则又不可能是源出永祥之南的红河主流。

如果考订诸水的方位发现如此之多的错误，那么，也就不可能据此而找出诸水所流经的各县的正确方位。

在我国，可能《史学备考》的作者邓春榜，是首先根据

《水经注》而考订出汉代交阯郡一些属县方位的人。据《水经注》载，“其水（第五条水）又东逕苟漏县，……又东注鬱”，邓春榜认为苟漏县拥有北宁省东部、海阳省北部和中国广西省太平府的南部地区。《水经注》称，苟漏县“县带江水，江水对安定县，……又东注鬱”，这样，安定县便当在苟漏县之东。“地近海而又有江水注鬱，似为广安上游，谅山下游与清国之太平府南部之地”①。

“《水经注》载，‘其水又东逕曲昜县，东注于浪鬱’，在安定县之东，则曲昜县当在清国之思恩府、庆远府和太平府之北部”。

旧史载安阳王都封溪，邓氏认为封溪县故城即古螺城。“《水经注》云，‘其次一水东逕封溪县南，又西南逕西于县南’”，邓氏认为该水即底江。“《水经注》又云，‘左水东北逕望海县南’”（望海废县在封溪之东），邓氏认为该水为天德江，即墩河。

“《水经注》云，‘该水{即“其次一水”}又东逕羸陵县北，又东逕北带县南，又东逕稽徐县，泾水注之。水出龙编县高山，东南流入稽徐县，注于中水’。中水乃为红河主流。喝江至富川、南商二县注入红河，即《水经注》所称注入中水。但在羸陵、北带、稽徐诸水，《水经注》未言其注鬱，盖因诸县地在我国之故也。似常信府（在河内之东）、快州（兴安）、顺安府（北宁之南）均为羸陵之地；而北带则在羸陵下游；稽徐又在北带之下游，即里仁（东部）与今之南定、海阳南部。”

至于麓泠，邓氏认为在山西镇（现属富寿省）的临洮府和端雄府以及宣光省的安平府和襄安府。

邓氏置朱鸢于底江沿岸。

邓春榜对各县方位的考订，大致将其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有水注鬱的各县，他把它们置于东北地区，中越边界，还包括了一部分中国的土地；二是无水注鬱的各县，他把它们置于红河和底江地区。

但是《水经注》记载注鬱诸水的地方，是有问题的。《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的作者陈灃①认为，《水经注》说北二水相合注于浪鬱，“此大误也”，因“越南国东南际海，其水岂得注浪鬱（即西江）乎？”② 但《水经注》并不是仅仅错在这里，可以说，该书关于四会海口以后鬱水的记载都是错误的。《水经注图》的作者已经看到了这个错误，因此根据《水经注》的记载而画的地图，当鬱水（即西江）由四会海口入海后，杨氏仍画鬱水沿广东海岸继续行进，然后到达北部和中部。按照郦道元的观点，鬱水到广东省四会海口仍未入海，而是沿着海岸继续运行。他把中国船只经常从广东经由我国北部和海南岛之间的拜子龙湾和

① 邓春榜的《史学备考》是用汉文写成的，但我们未见到原书。这里和下面引号内所引邓氏原话，系根据越南文译出。又，邓氏和本书作者常把清朝时的中国称‘清国’，下同。——译者

① 《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2880。（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的作者为陈澧，本书作者误作陈灃。——译者）

② 见《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卷三，《叶榆河条》。——译者

下龙湾到达我国的海道，误认为是大的江道，因此交阯郡所有入海诸水，他都认为是注入了鬱水。如果不看到入鬱就是入海，而又认为是流入中国广西、广东省的西江，然后据此考订出有如此流向诸水的各县方位在越中边界，那必然是错误的①。

邓春榜置于红河和底江流域各县的方位，则是比较妥当的。

1937年，法国学者马洛尔在《古代的东京》②一文中，也根据《水经注》的那段记载考订了交阯郡属各县的方位。

第一条水，马洛尔也认为它是与求江相连的褩露河。根据这条河他考订出望海县的方位在北面和龙编县的方位在南面。

第二条水，他认为是一条在现今地图上仍可看到痕迹的古代河流，即帖江。这条江流经封溪县，其县治为古螺，然后注入求江。他认为求江是曲易县的北界。

第三条水，他认为是白鹤三歧江以南接墩河的一段红河，把这条河作为羸陵县的北界。他置北带县于墩河的下游，并置稽徐县于其东北面。

马洛尔认为中水即太平江。他置安定县于太平江与

① 在1957年出版的《越南古代史》(第四集：《过渡到封建制度的阶段》)中，我们对鬱水的考订也有类似的错误，因而当时对曲易县、苟漏县和安定县方位的确定也是错误的。

② 见《集刊》，第三十七卷。

京台江之间，并且认为《水经注》所说的南水，就是下龙湾，人们也称之为鬱水。

马洛尔使用现代的地图，因而对头三条水的考订是比较正确的。但是从他对安定县方位的考订开始就发生了错误。据《水经注》载，“中水又东逕羸陵县南，……其水自县东逕安定县，北带长江”。他认为这条长江就是荆门江和京台江，因此置安定县的方位于太平江与京台江之间，然后又认为南水即下龙湾。这样，他就在交阯郡的水系中，丢掉了两条大的河流，即红河和底江。这个缺陷，使我们对他从安定县开始所作各县方位的考订发生了怀疑。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杨守敬、邓春榜一直到马洛尔，对交阯郡诸水和各县方位的考订，沒有任何一个人是推断得完全正确的。

在《越南古代史》(第四集)一书中，由于沒有看出《水经注》把从广东至越南的沿海航道误认为是鬱水的这一错误，我们也犯了错误。因此，现在对问题仍须作进一步的研究。下面我们试图分析《水经注》整个那段记载并和现代地图加以对照，以考订出各水和各县的方位。

总的来说，郦道元对于江南诸水特别是中国域外诸水的记载，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我们还看到，郦道元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他将我国北部沿海的航海海道误认为是鬱水河道，这个错误关系到交阯郡甚至还有日南郡诸水的考订。但是郦道元的材料并不是完全凭想象而记载

下来的。尽管他只根据传闻，但这些记载仍反映了一部分客观实际。如果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并订正其错谬之处，那么，《水经注》的记载是仍然可以作为依据的。

正如我们所知，根据红河的流势来看，它是在白鹤三歧江上下分为五个支流。我们还知道，麓泠城即徵侧的故乡，在今永福省安朗县夏雷乡还留有遗迹。如果红河分成几条支流，如经文所载，是在麓泠县之北，那么麓泠县地可能是跨于红河之上，从左岸到右岸，大约在今永福省和山西省的永祥县，先丰县，从善县、不拔县。让我们按照红河在麓泠县之北分为五条支流的顺序，逐个加以考察。

35 首先是北二水中的左水。"左水东北逕望海县南"，郦道元注文说，望海县建武十九年(公元 43 年)马援置。《后汉书》(卷五十四)① 说，马援因见西于县辖地过广，遂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读史方舆纪要》曾载："封溪古城之东有昔望海县(治)"。大家知道，封溪古城即螺城，为安阳王之京都(安阳王都封溪)，就是现在的古螺。从红河东南流，然后向南的那条支流，应是流自旧福安省之北中河地区的袈露河。若定望海县古城的方位在封溪城东和袈露河之北，则可置望海县地于永福省的平川、金英、多福县，置封溪县于永福省的东英县和北宁省的慈山县

① 《后汉书》卷二十四(原文误作卷五十四)，《马援列传》载："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译者

地区①。马援因见西于县辖地过广，遂分为两县，封溪在西南，望海在东北。可能西于县还包括泸江流域，因此马援才认为县界远离县治千余里{"远界去庭千余里"}。我们推测，被我们置于封溪和望海县地方，即前西于县的永福、福安、河东、山西、和平诸省的一部分，原来是属于从前雄王的麓泠部落的。当蜀泮占领文郎国后，就将麓泠部落的东部和南部地方，并入自己基本部落即西于的辖地，因此汉代的西于县包括了麓泠县的东部和南部。麓泠部落被这样分割之后，雄王后裔的基本地域——即汉代的麓泠县，只剩下永福省的西北部、山西省的西北部和富寿与安沛地区(直至陶盛地方)。

左水又东逕龙渊(编)县北，又东合南水。从现在的地图上看，袈露河与求江汇合大约在安丰县的福禄坊，然后求江又向东南流，经武江县和桂阳县的东北，而后注入六头江。我们可以推断，安丰县在古龙编县治之北，而武江县和桂阳县也是龙编县地。

但是这里的南水是哪条水呢？它是《水经注》中所说的北二水中的第二条水。南"水自麓泠县东逕封溪县北，又东逕浪泊，又东逕龙编故城南，又东左合北水"。从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一条源出安朗县奈子地方

① 《后汉书》(卷一一三)刘昭注引《交州记》，封溪县"有隄防龙门，水深百寻"。龙门即岸瀑，亦即漓坡。如此看来，汉代封溪县包括整个幣坡地区。我们推断，河东省(包括河内)的怀德县、山西省的石室县及和平省的蕲山县亦属封溪县。

的古代河流，现在几段已被淤塞，但还遗留下来几段，被36称之为帖江、习江，而最后相当长的一段大约在北宁省会之北的唐舍地方注入求江。该水{即南水}流过靠近古螺南边地区，大概这就是封溪县的北面，封溪县还向南延伸到了墩河。该水穿过慈山县境。《水经注》载，马援率军打徵侧时，"以其地(浪泊)高，自西于进屯此"。西于县治即后来的封溪县城，在古螺。马援自西于来，必沿该水而行。浪泊想必是今慈山县周围的深凹地区，在古代这儿可能更深，象湖泊一样，所以有那样的名称。在慈山县治[①]之南，有一些丘陵是该地区最高而干燥的地方，马援可能就屯军于此。该水又流经龙渊(编)县故城，龙渊县故城可能在今北宁省省会附近。此后，该水又东流，与上面一水即求江相汇合。

"其水又东迳曲易县，东流注于浪鬱"。从现在的地图上看，求江在入六头江后，就流入太平江和京台江。据郦道元的注文说：北二水汇合后又东流，即出京台江，这是交阯郡南界或东界的三条大水之一[②]。

这样，我们可以把曲易县置于荆门，东潮诸县和整个的广安地区，置第一条大水入浪鬱即入海处在白藤江口。

第三条水{即其次一水}"东迳封溪县南，又西南迳西于县南，又东迳羸陵县北"。我们知道，封溪县是由西于

① 马伯乐在《马援的远征》(《集刊》，第十八卷)一文中，也认为浪泊为仙游县即今慈山县的丘陵地带。

② 参阅前引《水经注》文。——译者

县析出而置的。在这里郦道元用了新旧两个县名。该水迳封溪县南，我们应理解为即古螺之南。我们又知道，汉代的羸陵县治在今顺城县陇溪社[①]，在墩河之南。根据该水迳封溪县南和羸陵县北的位置，则它应是现在和墩河相连的那段红河。果真如此，那么，该水东迳的北带县可能就相当于至灵县和六头江东面的安勇县。该水"又东迳稽徐县，泾水注之，注于中水"。根据这一地区红河的情况，泾水当是发源于谅山而注入六头江的商江。《水经注》说，泾水"水出龙编高山"。如此，龙编县应包括谅山、太原，可能还有整个高平地区。《交州记》说：龙编县"县西带江，有仙山数百里，有三湖，有注、沅二水"。[②]《太平寰宇记》说："仙山一名烂柯山"[③]，即仙游山。邓春榜认为，三湖是今北淓省的三海湖，而注、沅二水肯定就是求江和商江无疑。

该水"东南流入稽徐县，注于中水"。如此看来，稽徐37县可能相当于谅江县和陆岸县。

"中水又东迳羸陵县南"，应为现在的太平江。"其水自(羸陵)县东，迳安定县，北带长江"。根据安定县在中水即太平江上的这个位置，则该县应在羸陵县之南，而在安定县北的长江就是兴安地区的红河。因此，安定县可

①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二。

② 见《后汉书·郡国志》。——译者

③ 按《太平寰宇记》并无此语，但说："仙山，古老云：昔有人入此山伐木，值有仙人於鬼目树下围棊，其树根盘今犹存焉。"——译者

能是相当于处在太平江和红河之间的海阳和兴安地区。

中水和长江是上述五水中重要的两条水。中水可能是它居五水中的第三条水，故称中水，但也可能是因为它是红河的最重要的支流而得名。从红河由白鹤三歧江后的流势即可看出，向墩河方向的流势最直。如果我们还记得，黎朝初年以前从中国到我国京都的水路，是经由白藤江口或太平江口，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伴随着墩河到太平江或白藤江的那段红河，曾是红河的主流。

第四条水《水经注》称之为长江，相当于现今红河的主流，古时它也是这条河相当重要的一段，但还不是主流。在汉代，当马援进军九真之时，曾从羸陵沿墩河而转入长江。《水经注》的前一卷（卷三十六）《温水》条中，郦道元注说:"《林邑记》曰: 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盖籍铜鼓，即骆越也，有铜鼓因得其名。……至凿口，马援所凿，内通九真浦阳(应为胥浦)"。由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当马援在交阯时，已在与安定县有关连的某一地方取得了铜鼓，然后由此过凿口以入九真。这样看来，马援是沿红河转到底江，而后入九真的。

第五条水，郦道元说它与朱鸢县相对{"江水对交阯朱鸢县"。}"又东逕浦阳县(此处肯定有误，因浦阳县不可能在这一地区）北，又东逕无切（应为功)，又东逕句漏县"。据交阯郡诸水流势，该水应相当于底江。《太平寰宇记》称底江即喝江，就是朱鸢水。据此看来，朱鸢县可能是相当于山西省和河东省的一部分，以及在底江和红

河之间的河南地区。该水"东逕无切（功）县北"，无切（功）县属九真郡。这个县是由交阯入九真的第一个县，应在今宁平省西南，嘉远和儒关地区。朱鸢和无功是在底江流域两个相邻的县份。朱鸢县大概包括了在底江和沱江之间的梁山县和乐山县，这里的现代居民为芒人，他们是雒越人的后裔，而无功县则延伸到今清化省石城县边界。

"其水又东逕句漏县"。据此，苟漏县当在宁平省安[38]庆县地区和南定省丰盈县、义兴县。晋时，道家葛洪闻交阯有丹(丹沙用以炼仙丹)，求补苟漏县令。在现今安谟地区过去称为九真山的石山中有许多山洞，其中著名的如蝙蝠洞、徐试洞，葛洪确有可能想来这里找地方炼丹。这样苟漏县可能包括了现今的整个安谟县地区。

苟漏县"县带江水，江水对安定县"。这条江肯定是指红河下游一段，它与上述的长江相汇合，流经安定县西南，所以说是"江水对安定县"。

郦道元说，该江与北水汇合而注入郁水{"又东与北水合，又东注郁，乱流而逝矣。"}实际上底江是经由渭川江与红河相连，决不是与我们已看到的由白藤江口而入海的北水相汇合。

从上述各县分布的位置我们看到，现今的北方几乎全部被囊括进去了，只有两个地区除外: 一是包括沱江和马江上游的西北地区，可能这一地区是由土著的印度尼西亚部落和刚刚迁入的泰人部落占据着，汉朝的势力达

不到，而沒有能设立郡县；另一地区是西南部①，包括太平省、南定省的东南诸县，以及宁平省的南部（金山县），当时这里还是大海。

陆伯生的《广舆记》②载，今广西省之泗城、庆远、思恩、镇安、太平、田州、思明诸府，昔时均为{汉}交阯郡地。泗城府治在凌云县西南，右江之上；庆远府治在柳江（广西北部）上的宜山县；思恩府现在是武宁县，过去属南宁道，在鬱江上；镇安府治在天保县；太平府治在崇善县；田州府今为左江③上的百色、恩陇、恩阳三县地方；思明府治为现今的宁明县。这七个府大致是在广西省的西南部。但把交阯郡伸展到柳江，我们觉得是画得太宽了。据《明史·地理志》载，"鬱江在[南宁]城西南，有来自交阯之二小水：左、右江汇合注入"，④而认为古代交阯之地包括广西省左、右江之间的地区，即田州、镇安、泗城、思明、太平诸府，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据此可以推断，龙编县延伸到了广西省的西南部地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汉代的交阯郡包括现今的北方，

① 原文为西南部，当为东南部之误。——译者

② 《广舆记》，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254。（参阅《广舆记》，卷二十，《广西》。——译者）

③ 原文为左江，当为右江之误。——译者

④ 作者所引与《明史·地理志》原文大有出入。《明史·地理志》载："南宁府……宣化，……城西南有大江，即鬱江，一曰夜郎豚水。其上流有二：一为南盘江，经府城南，曰右江；一为丽江，经府城西南，曰左江。合流处谓之合江镇，下流为浔州府之左江。……"——译者

但要除去处于汉朝统治范围之外的西北部地区，以及当时属九眞郡的宁平省西南角和当时还未冲积出来的从太平至宁平省金山县的沿海地带。交阯郡除包括北方之外，还要加上广西省的西南部地区。

（二）九眞郡

据《前汉书》载，九眞郡辖县七：胥浦、居风、都庞、余发、咸驩、无切（《后汉书》作无功）、无编。《后汉书》则载辖县五：胥浦、居风、咸懽、无功、无编。根据各县如此顺序，人们一致认为九眞郡治为胥浦，《水经注》也是明确地这么说的。《水经注》引《地理志》说："九眞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治胥浦县，王莽更之曰驩城也。"《前汉书》则说，都尉治在无切（或功）。

可资考订九眞郡各县方位的最古和最宝贵的载籍，仍然是《水经注》一书。杨守敬在其《水经注图》中，根据《水经注》所载的行程，特别是马援进军九眞的行程，用以考订出各县的方位。杨氏置无功于天关之南和宁平的西北，置余发县于河中县西和倚碧海门即灵长海口之北，置胥浦县于朱江之上寿春下游，置居风县于那山。此外，杨氏还将咸驩县置于横山南端，广平的北部，置马援凿九眞山以通九眞的凿口于马江之上。杨氏据旧图所作的考订不可能十分准确，我们在这里引出仅供参考。

在《史学备考》一书中，邓春榜也根据《水经注》和中国其他的一些地志来考订九眞郡所属各县的方位。他引

«太平寰宇记»载，爱州即九真，“南与日南接界，西连牂牁界，北与巴蜀接，东北与鬱林州接”；① 又引«九真记»，该郡有湖，去合浦四十里。他说如此看来，九真包括合浦、牂牁、鬱林诸郡，并作出结论说，广西省的一部分、云南省的一部分，兴化的北部直到清(化)乂(安)地区，都是九真之地。邓氏又根据马援进军的行程而置无功县于九真郡界内第一个县，然后至余发，至胥浦，至无编，至居风。根据«交州记»载："居风有山出金(牛)，……山有风门"，②他又逐渐推论出：兴化省所属的山萝、枚山、木州、枚州、镇蛮府，清化省寿春府西部以及乂安省的葵州府都是居风之地。胥浦在居风之北，大约是在清化省的绍化、寿春、静嘉诸府和乂安省的演州府北部。余发在胥浦之北，为清化省的广化、河中地区。无编则在胥浦和余发的上游。邓氏认为，宁平省的儒关、安庆地区为无功之地。他置都庞于广西和云南。还有咸驩，他认为大约是乂安省的英山府和襄阳府地方。

把邓春榜和杨守敬的考订加以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关于无功县和余发县方位的考订是相近似的。正如以后我们将要证明的那样，如此确定这两个县的方位是比较稳妥的。至于其他诸县方位和地域，甚至整个九真郡的地域，邓春榜不加批判地以许多载籍为依据并随意

① 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一。——译者

② «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交州记»曰："(居风)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见，光曜十里。山有风门，常有风。"著者所引与此有出入。——译者

加以推断，因此他的考订对我们解决问题无所裨益。

马伯乐在«马援的远征»①一文中，也考订了九真郡一些属县的方位。他说，根据有关马援的历史资料，马援进军九真的最终点为居风县。该县至晋代改为移风县，至南北朝时变成郡治，后来到了隋朝，移风县的一部分，无疑是郡治所在的那一部分，曾被析出而置九真县，以作为新的郡治。新置的九真县有羊山和峣山，他认为这两座山是在马江上的东山、安定和弘化的交界地区。移风剩下的部分仍沿用旧名，是在朱江的上游。

40

马援进军九真，首先夺下了无功城，然后进至余发城。马伯乐认为，余发城可能是在马江和大吏江交叉口即芃三歧江处。马援沿马江至我匝头(头三歧江)，在这里便兵分两路：一路沿马江而下寿江以进入无编，他认为无编在今清化市附近；另一路溯朱江而奔居风。他没有告知九真的郡治何在，也没有讲到都庞和咸驩诸县的方位。

马伯乐根据马援进军的行程考订出了以上几个县的方位。但他的考订是武断和草率的，因而其结果也不可能是十分妥当的。在下面我们将更加仔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早、最可信的材料，是«水经注»中所保存的«林邑记»关于古时交阯通往九真

① «集刊»，第十八卷。关于马援远征的问题，参阅«越南古代史»：«过渡到封建制度的阶段»，第68—73页(中译本第255—264页。——译者)

水道的记载，以及《水经注》关于马援进军行程的记载。

《林邑记》的第一段引文是:“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盖藉度铜鼓，即骆越也，有铜鼓因得其名。……至凿口，马援所凿，内通九眞浦阳(应为胥浦)。”[①]

《林邑记》的第二段引文是:“外越纪粟，望都。纪粟出浦阳(应为胥浦)，渡便州，至典由，渡故县至咸驩。”[②]

《水经注》记载马援进军行程的一段说:“建武十九年……十月，援南入九眞，至无切(应为功)县，贼渠降。进入余发，渠帅朱伯弃郡亡入深林，巨薮犀象所聚，群牛数千头，时见象数十百为群。援又分兵入无编县王莽之九眞亭。至居风县，帅不降，并斩级数十百，九眞乃靖。”[③]

根据第一段引文，我们得知马援进军九眞曾经过一个江口，然后到达叫做铜鼓的地方。在这段引文的上面，[41] 郦道元讲到交阯郡南都官塞浦，而后才引《林邑记》曰:“(该)浦{通铜鼓}……。”我们推断，马援是从红河经由珠梂江即府里江到达底江，他经过的那个重要江口，可能就是珠梂三江口或间口三江口。马援经过凿口（古今注解者都认为是神符正大地方）以深入九眞的腹心地带而至胥浦[④]。

①② 均见《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译者

③ 《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河》条。——译者

④ 书中载为浦阳。但浦阳系晋代九德郡的一个县名。九德郡在乂靜南部地区。E. 嘉斯巴东(见《集刊》，第二十九卷，101 页）怀疑浦阳是在浦江即在河靜罗江的一个支流岸浦江上。从神符至浦阳没有任何道路可以直通。我们确信这里的胥浦被混淆成了浦阳。与其说入九眞，不如说入郡治胥浦还要确切得多。

据第二段引文，我们又知道胥浦是在咸驩的北面。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马援进军的行程。马援在底江上到达九眞界內的第一个县是无功。《水经注》说，朱鸢水即底江，东逕无功县。上面我们已经把无功县置于宁平省的嘉远、儒关地区。这里是重要的用兵之地，是从交阯进入九眞的陆路——即儒关—蒲吉路，史称天关道——的要冲，也是从底江流域进入九眞水系的水路要冲。汉朝曾在这里设都尉治以控制九眞。马援从水路进军，所以沿底江和云床江而抵神符。但为了避开神符海口的危险海道，马援“凿通九眞山”和“积石为坻以遏海波”[①]。他走凿口这条路，必入宋江。从宋江进入九眞內地有两条路可通。第一条是从宋江在清旦村前拐入报文江以抵大吏江，而在芃三歧江入马江。在这条路上，宋江两岸现在大多是低洼之地，必须到清旦、甫田(今峨山县)才能看到宋江左岸的广宽干燥土地（峨山县治所在地则远离宋江)，然后到达在大吏江左岸的今河中县县城。如果马援走这条路，我们只能从上面这两块干燥的地方去寻找他深入九眞內地之后所占领的余发城。但是在这条路上，沒有发现什么遗迹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汉代的城池——只是在山脚下零星发现少数汉墓——因而我们不敢妄加推断马援是沿这条路进军的[②]。马援很可能

① 《南越志》，引自《初学记》。

② 在《越南古代史》(1957 年)一书中，我们曾推断马援沿大吏江这条路进军，现在认为这种推断是错误的。

是走第二条路。在黎朝以前就是马江的主要入海口的灵长海口，人们曾发现许多汉墓。瑞典考古学家阳士(O·Janse)曾在属于灵长地区的安厚、归甲、庄中、南勋、拜中、陆轴发掘出二十九座汉墓，[①] 这就证明了这里曾是汉朝官吏重要的驻守地。这里是由海路进军九真的海口，汉朝肯定要在此驻军以扼守该郡的门户，正象在无功驻军以扼守从陆路进军九真的门户一样。马援可能从宋江顺着一条道路而下，这条路是后来我们的船只也常走的，即从正大到京俄十字路口，过巡俄、渡探而抵灵长海口。在赶走汉朝军队之后，起义军必然会把灵长地区作为一个重镇来派兵驻守，因此马援在进入九真腹心地带之前，必须夺取该城。我们推断，在马江(旧马江)入海口驻军的地方，就是余发城之所在。

当马援夺取余发城之后，必然会溯江而上。据«水经注»的那段记载可知，起义军的首领朱伯听到余发失守的消息后，感到难以固守，就弃郡撤退到丛林中去。我们有理由推断，九真郡治必然是在该郡最大的江即马江之上，因为汉代的郡治乃至县治通常都是设在大江沿岸，或至少设在靠近江河的地方，以便于水路交通。从1928年到现在的考古发掘，已在东山和绍阳发现了极其丰富的铜器文化遗址。这些发掘证明，在马江右岸，从栏村到咸

① 阳士：«印度支那之考古学的研究 I·汉代的九真郡»(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Indochina I, The district of Chiu-chen during the Han dynasty)，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4°2002。

龙，过去铜器时代曾有雒越人的繁盛聚落的遗址。在这些遗址中，人们发掘出一些属于西汉时代的遗物，在其周围还有东汉古墓。我们推测，到了属汉时期，这里仍然是人口稠密的繁荣地区。很有可能汉朝曾把九真郡治设在这个地区，大概是在杨舍村即今天的栏村，在黎朝时清化镇治曾设于该村。从地势看来，这里正处于马江的两个拐弯之间的地方，一个出灵长海口，另一个通芃三歧江，看来是非常适于设郡治的地方。«读史方舆纪要»说：{九真郡城}"交人建绍天(即后之绍化)府……于此"，[①] 这一点也证明栏村这个地方是清化省的一个重要地点。

马援占据九真郡治后，分出一军前去攻打无编县。«水经注»说，无编即王莽时之九真亭，为九真郡治。无编是马援在占领胥浦之后派兵攻打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无编距胥浦不会太远，很可能都在清化境内。根据马援主要从水路进军的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断定，无编是在马江或朱江之上。王莽以无编为郡治，这就证明了它是某一大江上的一座重要的城池。«读史方舆纪要»载，唐常林县在爱州之北，为无编县地，[②] 据此我们推断无编城在马江之上而不在朱江之上。若定无编于马江沿岸，则只可能是在今永禄、石城地方。这样，马援为了去无编，就让军队逆马江而奔永禄。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二。——译者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二："无编城：在府北……唐复置无编县，属爱州，后改曰常林。"——译者

郦道元说，马援到居风县，起义将领不肯投降，被成十成百地斩杀{"至居风县，帅不降，并斩级数十百，九眞乃靖。"} 这一句话使我们得知，马援是从胥浦率军来到居风的。居风可能是起义军在余发和胥浦失败后撤退到的地方。该县大概在清化的西南，但有更多的可能性是在朱江之上。起义军大约是沿着梁江而撤退到上游地带，即今之寿春、玉乐、常春地区。居风也是靠近胥浦的一个县。晋代的松源县是由汉代的居风县析出而置的，唐废，并其地入九眞县（参阅《晋书》和《新唐书》）。如此看来，居风县也离九眞郡治即唐之九眞县不远。《新唐书》说，九眞县有金，有石磬。[1] 根据东山县安获山（即虐山）有好青石，晋豫州太守范宁尝遣吏于此采石为磬[2]，邓春榜认为绍化（包括清化的东山和寿春县）属于居风县。总之，我们认为置居风县于朱江流域是稳妥的（后面我们还将加以证实）。

在马援进军的行程中没有提及都庞县和咸驩县。《方舆纪要》说，都庞废县在明"清化府北"，据此可以推断都庞是属于清化上游地区的一个县，也在马江流域。马援的军队溯马江而上抵无编，并非到达都庞，这就可使我们

① 《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地理志》："九眞……有金，有石磬。"——译者

② 参阅《安南志[原]》，《山川》；《大南一统志》，《清化》；《清化省地志》，《契山》。（据《大南一统志》载："安获山，在东山县西南安获社，……石色白而润，声响而清，可供球磬碑志诸器用，明《广舆志》云：晋豫州太守宁尝遣吏于此采石为磬即此。"——译者）

推断都庞可能是在马江的上游。

咸驩县，吴属九德郡，宋改为驩州，唐称怀驩，后又更名演州。如此看来，汉代的咸驩大概是包括了整个乂安和河静地区。它是九眞最大的县。可能因地处边远，汉朝无力控制，就笼统地置为一县以便统治。

假若咸驩一县就囊括了整个乂安、河静之地的话，那么，清化地方就应分配到除无功之外的其他各县中去。清化境内的各县是如何分布的呢？这是一个难题，我们只能举出一个大概的认识以资启发。各县的分布，如我们在研究交阯郡时所看到的那样，是与境内各水紧密相关的。但是，关于九眞郡各水，《水经注》没有留下什么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地图，参照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以力求考订出古代清化诸水。

我们知道，现今的灵长江就是过去马江的主流。旧史和地方志称之为濵江(隅江)的，就是这段河流。黎朝末年，在濵江口，即马江与灵长江合流处设有关汛，叫做濵汛，以向经由那段河由马江出海或由海入马江的船只征收捐税。当地人传说，在阮朝初年一场大洪水之后，有一个木筏在入濵江口的地方被打沉，这只木筏被淤沙覆盖，阻塞江道通航，这条江就慢慢变窄了。自从入濵江的江口被阻塞之后，马江便加宽了从前在颔龙山[1] 和火珠峰之间的小港汊。当地人还说，当马江主道从灵长出海时，出会潮海口的江面还很窄，有的地方"搭根扁担就能

① 《一统志》作龙颔山。——译者

过去”，并且萦绕弯迴于火珠峰的后面即左边，决非象现在那样萦绕于山的前面。大家认为，正是由于马江改道使火珠峰（俗称儿峰）从东山中分了出来，因此谚语说：“东山九十九峰，一孩未归兮！”①

另有传说认为，古时朱江主流也沿别的河道运行，而不是象现在那样与马江合流。从现今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古时朱江可能有一大的支流，现在仍可见其遗迹，大概是从中域、不矜，经孟渚湖和一片深洼地，经高舍、寿域、蒲荷等村，与黄江相连，后抵安江。另有一支流，在现在当地人称之为黎朝江的还有几段遗迹，约在厚贤归舍地方与朱江现在的主流相接，清化地方志称这条旧的支流为盆江或香江，流经美里村，直下今清化市。据现在保留下来的遗迹看，上述这两条旧的河道，可能是两条大的支流。关于香江，有个传说：陈朝时，一位皇太后行船至此，喝了江水，感到既香又甜，就叹道：“今天有这样的江水，后来必出圣人！”因怕日后危及陈朝皇位，遂派人堵塞江源。从此之后，这条江就干涸了，并且逐渐被填平了。在这条江上，自丁、黎、李、陈各朝以来，都有大的村落，如布里村或府里村，古奔村，这些村庄曾出过如状元黎伯适、榜眼黎文休等许多名人，还出过不少郡公。根据上述特点可以推测，在黎朝以前朱江的这条支流曾是一条大的支流，可能比现在注入马江的朱江主流还要大。在黎朝初年盆江被堵塞了，朱江才加宽了经过盘阿山的旧的

① 参阅《大南一统志》卷十六，《清化省上》。——译者

小支流，使它成为主流以与马江合流。

《天下郡国利病书》（《安南疆域备录》）载：“布卫海口隶绿觉县”。① 绿觉县即现今的广昌县。这条材料证明，明朝统治时期大约在布卫（在今清化市之南）附近还有一个海口。这个海口肯定就是盆江的入海口。可能这个海口不在今天的布卫村，而是在它的下面，在前卫或裴村。

如果古时的盆江是朱江的一大支流，那么，我们可以置胥浦县于盆江的左岸，相当于绍化、安定、弘化诸县以及东山县和广昌县的一部分地区，并且置居风县于盆江的右岸，包括自广昌、东山、农贡直至寿春一带地方。这样，虐山（安获山）即有好石可以作磬的山，正是在居风县境之內。可能胥浦县和居风县是九真郡在清化境內最大的两个县份，古时的朱江即盆江江道是这两个县的分界线。

我们可以置余发县于现今的厚祿县和峨山县地区。无编县可能相当于永祿、石城地区，甚至可能包括河中地区，而都庞县则相当于马江上游的锦水地区。

（三）日南郡

日南郡是九真郡以南的一个郡，是汉朝在征服了南越国和侵占了古时雒越人的土地交阯、九真两郡之后才增置的。整个日南郡地方后来就成了我国的顺化—广南地区。

① 参阅《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八，《交阯》。——译者

我们知道日南郡在九真郡以南，而九真郡的极界在横山，那么，必须于横山以南去寻求日南郡之所在。但是，关于日南郡的地域，古今学者说法纷纭，相去甚远。

《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有不少关于日南郡的记载，但当郦道元在开始记载日南诸水时，就犯了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过的一个重要的错误，即把北部沿海的航道误认为鬱水的江道。他在讲到鬱水(即西江)南逕四会海口以后便越过了一长段沿海航道，而说该水接日南郡盧容县西古郎究。① 此后有关水道和水上地名的记载，还有不少错误和彼此混淆之处。但是，也象有关交阯郡和九真郡的材料一样，这些记载对我们研究日南郡仍很有帮助。

首先我们要加说明的是，杨守敬的《水经注图》所绘日南郡过于简略，无所裨益，在这里沒有必要去研究它。

关于日南郡的方位，仅仅在我国阮朝的著作中就有四种不同的意见。《越史通鑑纲目·前编》置日南郡于广平和广治两省地方。②《大南一统志》说，日南郡是自横山起至大岭的一带地区。嗣德时的一位学者，在他给国史馆的苏珍和范有仪两位朋友的信中③ 认为日南郡的南

① 《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载："又南逕四会浦，水上承日南郡卢容县西古郎究。"——译者

② 《纲目》，前编，卷二注说：日南，"今广平、广治是其地也"。——译者

③ 致国史馆苏珍和范有仪的信，是讨论《舆地志》的，该信载录于阮通的《越史纲鑑考略》，我们曾于全国抗战之前，在顺化图书馆看到过此书。

界延伸至平顺。邓春榜(《史学备考》)则认为，日南郡包括属于云南省的六勐地区，兴化省的宁边州，乂安省的镇边、镇定、镇宁、镇靖诸府，直至河静、广平、广治、承天、广南、广义等省地区都是日南郡的辖地。至于西方学者，1912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elliot) 认为日南郡的南疆是在沱灢①。到 1914 年，L. 鄂卢梭根据《大南一统志》来反驳这种意见，而认为日南郡是起自横山到大岭为止。② 我们暂且把日南郡的地域问题搁置下来，而先寻求各县的方位和地域，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上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据《前汉书》，日南郡拥有如下五县：朱吾、比景、卢容、西卷和象林，该书有注云：西卷至王莽时更名为日南亭，即郡治。《后汉书》也载有这五县，但列西卷县于各县之首。《旧唐书》清楚地指出，汉代日南郡治在朱吾。根据《前汉书》所载各县的次序来看，古今许多学者都一致认为朱吾是西汉时的日南郡治。伯希和也同意这个见解③。但鄂卢梭却引《水经注》说，"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日南郡，治西卷县"，{而以为不在朱吾。}我们认为汉朝最初设日南郡治于西卷（下面我们将证明西卷县为日南郡

46

① 《通报》(T'oung Pao)，第十一卷，459 页。(沱灢即岘港。——译者)

② 评论 G. 马司帛洛《占波王国》(《Le Royaume de Champa》，冯承钧中译本题为《占婆史》)的文章，载《集刊》，第十四卷。

③ 《八世纪末中国到印度的两条路程》(《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à La fèn du VIIIe siècle}》，有冯承钧中译本，题为《交广印度两道考》，以下皆采用冯氏译名。——译者)，载《集刊》，第四卷。

最北的一个县)，但到后来汉朝的势力已在新开的地区巩固时，便将郡治迁到该郡的腹心地带朱吾县。根据《前汉书》将西汉末年交阯郡的郡治羸陵载于各县之首，我们推断，朱吾也是西汉末年日南郡的郡治。到王莽时，日南人可能听到中国有乱事的消息，便骚然欲动，因此王莽又将郡治迁回西卷。后来汉朝中兴，日南并未稳定，所以郡治仍在西卷，后经和帝、顺帝时的变乱，东汉仍将郡治保留在西卷。正因为整个东汉一代西卷都是日南郡治，所以《后汉书》便将其载于各县之首。

日南郡的各县分布如何呢？《晋书·地道记》和《林邑记》(均为《水经注》所引)关于各县距郡治的道路和里程的记载，对我们解决问题大有裨益。《地道记》说："朱吾县属日南郡，去郡二百里"，并说"卢容县去郡三百里"[①]。《林邑记》说："(西卷)城去林邑步道四百余里。"《交州外域记》也说："从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国四百余里。"《林邑记》又说："渡比景至朱吾。"[②]以上诸书都是晋代的作品。但是晋代开始在日南郡设立属国都尉治的时候，仍保留了汉代象林、卢容、朱吾、比景、西卷诸县的名称，因此可以确信上面诸书所记载的里程，能够反映晋代仍然沿用的汉代各县的方位。因而我们可以据此里程而排列出各县对于郡治西卷县的顺序如后：象林县(在汉末已

① 《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没有这一句，注文但说："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译者

② 以上所引均见《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译者

为林邑国)距西卷最远，即四百里，然后至卢容县去郡治三百里，至朱吾县去郡治二百里，比景县则在朱吾县之北。如果在汉代末年成为林邑国的象林县是日南郡极南的县(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则西卷当为日南郡极北之县。但关于后一问题，各学者之间的见解极不相同。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邓春榜的意见。据《交州记》(《后汉书》刘昭注引)："(卢容)有采金浦"，邓氏认为卢容当在广南(该省茶奴山和茶细山产金)和承天(富荣县的金山也产金)地区，并且认为卢容海口(卢容浦)即思容海口(现今的思贤海口)。据《晋书·地道记》：晋太康三年置日南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而日南郡为秦代的象郡，秦代的象郡郡治又为象林县的县治，[①]则该县治当在广治省登昌县(现今的肇丰县)。邓氏认为象林县相当于广治省和承天省北部地区。《晋书·州郡志》[②]说，太康十年分西卷县而置寿泠县，寿泠水即今之瀛江，则西卷县应在瀛江以南至广治北部，而晋代的寿泠县当在瀛江之北。

《晋书》载，永和三年，范文侵交阯求以横山为界。《水经注》说，范文度比景而至古战湾[③]。邓氏认为范文既越横山、度比景而北进，那么，比景无疑是在横山附近，

① 这一段《水经注》的原文为："晋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属国都尉，以其所统卢容县置日南郡及象林县之故治。《晋书·地道记》曰：'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译者

② 查《晋书》无《州郡志》，当为《宋书·州郡志》之误。——译者

③ 《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载："永和三年，范文侵交州于横山分界，度比景庙由门浦至古战湾"。——译者

即在今广平省的广泽和河静省的石河地区。

至于朱吾，邓氏只根据《旧唐书》所说“自朱吾南行四百余里至林邑国”，并认为林邑在广平省地区，以便将朱吾置于乂安省的乐边府和河静省的德寿府地区。

邓春榜的考订有不少不妥之处。例如他只根据“有采金浦”几个字，就将卢容县置于承天和广南，这未免太简单化了。又如，他根据从前一些学者认为汉代的日南郡即秦代象郡的看法，而把象郡和象林混同起来，据此来考订象林县的位置，那也是不妥当的。他对西卷和比景的考订较有根据，但将西卷延伸到广治北部并将比景延伸到横山以北，则又是太随便了。至于朱吾，他把它强拉到河静和乂安之西，则和《交州记》“其民依海际居，不食米，止资鱼”的记载恰恰相反。

近时，法国学者石泰安(R. A. Stein)在《林邑考》(Le Lin-yi)① 一文中，也曾论及日南郡所属各县的方位问题。他将西卷县置于瀘江地区，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他认为日南郡极南的一县象林县，相当于位于承天地区的林邑国的基本地域。在研究林邑国的基本地域时，我们已经证明 R. A. 石泰安的这种认定是错误的。② 他将比景置于瀘江与横山之间。他已经把西卷县置于瀘江地区了，试问这个地区还有什么地方可置比景县呢？在我

① 载《汉学》(Han Hiue)，1947 年第一至第三卷(应为第二辑第一至第三期。——译者)，北平汉学研究所。

②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第四册(中译本第 286—311 页。——译者)。

们看来这是过于牵强附会了。关于朱吾县，他根据《水经注》所载范文自南而北以朱吾—比景—卢容顺序进军的行程，认为朱吾当在比景之南，约距瀘江有八十至一百公里。这种考订方法沒有什么正确的标准作为依据，实在是极其含糊。因为既已承认比景为日南郡极北的一个县，所以 R. A. 石泰安才又以朱吾—比景—卢容的顺序，来置卢容于广平上游地区的西面。又见《水经注》有“自卢容……越烽火至比景”的记载，于是石泰安便把烽火译成火把山，以推断它相当于乐山，说这里有许多石洞，人们常点着火把照亮道路以使船只行驶。其实烽火山的眞正含义是，山上设有烽火台以便一旦有边警时可以通信息。石泰安加以错译以符合于自已将比景置于横山的主观需要，这实在是牵强附会，任意歪曲。

在介绍了上述一些学者的错误考订之后，关于日南郡所属各县的方位问题依然存在，并未解决。我们必须重新加以研究。

当已经知道了各县和郡治的相对方位以后，让我们再来看各县是如何分布的。首先必须有一个确凿可靠的地点作为依据。我们取以后成为林邑国的象林县作为标志。在《越南古代史》一书中，我们已经证明了林邑国的基本地域是在广南地区，以及该国的最早都城在茶荞地方①。在这里，我们姑且认定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

① 《越南古代史》，第四集:《过渡到封建制度的阶段》，河内，1957 年版，第 74—88 页(中译本第四编，第 286—311 页。——译者)。

样便可以看到象林县的县治在茶荞地方。如果我们以日南郡是一个沿海的狭长地带这样一个情况作为根据去推测该郡各县可能是沿着海岸互相接连着的——也象现在中部各省的分布状况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上述里程而排列出各县自南而北的顺序如后：象林、卢容、朱吾、比景、西卷。我们还知道日南郡的极北界是横山。又根据汉代常将郡县治设于大江沿岸以利交通的惯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各县的方位如后：西卷位于灢江，比景位于日丽江，朱吾位于石杆江，卢容在香江，还有象林我们已经知道是在广南地区，即大概应在柴市江。这样我们也可指出各县的大致地域：西卷在广平省北部，灢江流域；比景在广平省南部，日丽江流域直到边海河；朱吾在广治省地区，石杆江流域；卢容在承天地区，香江与蒲江流域；至于象林则相当于最初林邑国的地域，而在研究林邑国的基本地域时，我们已经证明它是在海云[①]至大岭地区。

如果将《水经注》和《交州记》、《林邑记》(《水经注》引)关于日南各县的记载加以仔细对照，可以发现有时某些地方与上述各县的分布状况不相符合。例如，《晋书》《卷九十七)载，永和三年(公元 347 年)，范"文率其众攻陷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横山为界"。《水经注》则载，"永和三年，范文侵交州于横山分界，度比景庙由门浦至古战湾。吴赤乌十一年(魏正始九年)，交

① 海云，一作隘云。——译者

州与林邑于湾大战，初失区粟也[①]。渡卢容县，日南郡之属县也。自卢容县至无变。越烽火至比景县。……《林邑记》曰：'渡比景至朱吾'"。乍看《水经注》的这段记载，似乎卢容当在比景之北，因为该书称交州军自卢容县至无变，然后才说越烽火至比景；另一方面该书又说，范文侵交州于横山分界，而后才说度比景至古战湾，据古代古战县(今为玉山县即清化省之静嘉县)的位置，人们认为古战湾即清化之南的玉湾，这样看来比景好象应在横山之北。R. A. 石泰安就是如此理解的。但据我们对这段文义的理解，那就和上述分布状况异常吻合。《水经注》载，永和三年范文侵交州于横山分界。在举述了这件大事之后，该书记载了范文进军的路线：过庙由门浦[②]，即比景县之日丽江口，至古战湾，遇交州军而在此大战，也象从前吴赤乌十一年在此大战一样。我们看到，古战湾是交州军于吴赤乌十一年与林邑军发生大战的地方，大战之后交州失去了区粟之地（我们曾证明区粟在灢江流域），那么，这个古战湾应该是在横山之南的寺湾而决不可能是清化南端的玉湾。如果是玉湾，则在此大战之后交州应失去乂静至横山的整个地区，但事实并非如此。《水

① 关于区粟城的位置，参阅《越南古代史》(已引)，《过渡到封建制度的阶段》，第 92—110 页。(中译本第 299—311 页。——译者)

② 关于"度比景庙由门浦"几个字，我们与石泰安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他理解为范文过比景庙，然后由一个江口(门浦)而至古战湾。但并没有什么比景庙，而只有一个江口称"庙由门"，在比景县境内，我们认为该江口即为当时属于比景县的日丽江口。至于这里的古战湾，就是寺湾，而决不可能是清化的玉湾，尽管后来清化曾有古战县。

经注》在记述了范文进军行程的最后一段后，又回过头来重新记述了这个行程开头的一段，即自林邑京都渡卢容县，该县是失象林县后日南郡南面的头一个县。如此看来，当范文出了林邑地方——当时晋已将林邑打回海云之南，并重新设置了日南郡——他所到的日南郡头一个属县，当在今承天地区。"自卢容至无变(应为无劳)"，就是从承天至广平省南部（我们将晋之无劳县置于这个地区）。至于《林邑记》"渡比景至朱吾"，则又是说另外一条行程，即从交州入林邑的行程。如此看来，在细节上仔细研究，我们上面所述日南郡各县的分布状况，与各书关于范文进军行程和由交州入林邑行程的记载，沒有什么抵牾的地方。

（四）交阯郡的郡治：麊泠、羸陵和龙编

《前汉书》载交阯郡诸县的次序如下：羸陵、安定、苟漏、麊泠、曲昜、北带、稽徐、西于、龙编、朱鸢。依照《前汉书》记载的惯例，我们可知羸陵为郡治。《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也说：羸陵"县本交阯郡治也"。但正是《水经注》在另一段又载："麊泠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开，都尉治。《交州外域记》曰：……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阯、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交阯郡及州本治于此也"①。根据这段引文看来，汉朝在初征服我国

① 见《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河》条。——译者

时曾置交阯郡治于麊泠。我们相信麊泠是汉朝交阯郡最初的郡治，而且交阯部的治所也常设在这里。为什么如此呢？我们揣测，麊泠是在安阳王占领了雒王的文郎国之后，留给降为雒将的雒王子孙们，由他们继续管领的部落基本地区。在汉朝占领了赵朝在过去瓯雒国国土上所设的两郡之后，可能他们把赵朝的交阯郡治西于城留给安阳王的子孙，让其以西于王的资格继续统治，他们又在麊泠重新设置了一个郡治，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从这里他们就可以一方面控制过去雒王子孙的麊泠之地，另一方面也控制安阳王子孙的西于之地①。麊泠是交阯郡许多水道的汇合处，正如我们所知，这里确实有很好的地势，是适于设置郡治的地方。但是到了西汉的末期，有鉴于麊泠的方位偏于该郡西北一隅，不便控制东南各县，汉朝便将郡治迁移到该郡的腹心地带。羸陵地处交阯郡的中心，而羸陵城在今墩河即过去的红河主流沿岸，正是包括红河及其各支流水道的交通枢纽。据《越史通鑑纲目》(前编，卷二)我们可知，"羸陵，县名，属交阯郡。今北宁超类(即顺城县)陇溪社，犹有故城遗址"。但是汉朝虽将郡治迁到羸陵②却仍然把都尉治留在麊泠，

① 参阅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第二集，《安阳王与瓯雒国问题》，1957年版。(见中译本第79—168页。——译者)

② 《史学备考》的作者也说，在陇溪社尚有羸陵故城。在这个地区，如三亚社现在还有许多士燮的遗迹。《安南志[原]》载，吳之士燮于羸陵城设治所，该城为士燮所建。在这一地区存留下来的有关士燮的遗迹，具体证明了：陇溪、三亚的古代遗迹，确实是属于汉代和孙吳时的交阯郡治羸陵城的。

以便镇压对汉朝来说有更多政治危险性的西北地区。

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七〇)载，周敞任交阯太守时，郡治从羸𨻻迁至龙编。《读史方舆纪要》说:“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周敞为交阯太守，迁郡治至龙编”[1]。关于龙编的位置，许多学者向来都认为它和昇龙即河内是一个地方。但是如我们所知，龙编县地在墩河之北，而河内却在今墩河西南和红河之西。况且《水经注》使我们得知，红河五个支流中的第二条水，据该书描写是{东}迳龙编故城{南}，这样，龙编故城即汉代之龙编城，便不可能在墩河的西南。现在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遗迹可供我们寻求龙编城的确凿方位，也只能凭借《水经注》关于各水道的描述而已。如果上述的第二条水迳龙编故城，在 51 此之前迳封溪县北并迳浪泊，则故龙编当在北宁市之北，或有可能就在北宁市那个地方。邓春榜认为汉代的郡治龙编大约在桂阳和武江县，这种看法也是有道理的。《水经注》载，“建武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龙蟠编于南北二津，故改龙渊以龙编为名也。”[2] 邓春榜认为，该江津是在墩河上。这一点，今天我们也无从查考。

但是，为什么人们又把龙编当成昇龙呢？东吴分交州置广州，设交州治于龙编，此时的龙编县已经不再是汉代的龙编县了。吴分汉代的旧交阯郡为交阯、新兴和武平三郡，而仅交州一郡又分作十四县，其中新置四县，其余十县仍汉代之旧。这样，不但吴时的县较汉代的县为小，而且尽管吴时的县还具有汉代的县名，但其位置已不再与汉代同名的县相一致了。因此吴时的龙编县不再是汉龙编县了。北宁省的武江和桂阳为汉代龙编县的中枢地区，吴时以此为武宁县，这样旧龙编县治已被包括进武宁县境内了，因而吴时的龙编县治已不可能仍在汉代龙编县治的老地方了。到南北朝时，宋取龙编之地置宋平郡，后又将宋平郡的三县改为宋平、国昌两县，宋平县在墩河之南，国昌县则在墩河之北。隋代把交阯郡治从龙编迁到宋平，即迁到今河内地区。因为宋平郡中包括有宋平县，该县是取旧龙编县的一部分土地设置的，因此人们容易将龙编与宋平相混淆，而认为宋平即龙编故城。公元 622 年，唐朝置交州，治所在交阯县，也是在宋平城地方，到公元 627 年，唐朝才又重新恢复了宋平县的名称。后来的史学家仍然沿袭了将昇龙城认作是故龙编城的这一错误。

① 《晋书》(卷十五)载:“顺帝永和九年(当为元年，元字误作九字)，交阯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阯刺史。”这样周敞为交阯太守当在公元 136 年之前。可能《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有误。建安时张津为刺史、士燮为太守共表立为州(时在建安八年)。

② 见《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河》条。但“建武”《水经注》原文为“建安”。——译者

（五）交阯郡的其他各县治

在交阯郡的其他各县治中，我们已知西汉时的西于县或东汉时的封溪县治。古书载安阳王都封溪，即在后来成为封溪县治的地方。因为安阳王的都城在古螺已是

妇孺皆知，因此可以说汉代的西于或封溪县治，是在北宁省东岸县(现为永福省东英县)的古螺地方。还有其余安定、苟漏、北带、稽徐、朱鸢六个县治，现在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其方位何在。

在我们上面所考订的各县地域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考古学的指引而寻求出各县的治所。可以相信，在汉代只有郡治、都尉治和县治才有汉朝官吏和士兵驻扎。我们可以依据在北部平原不同地方发掘出的汉墓作为线索，来帮助解决所研究的问题。但是目前考古学在这方面的发掘还是极其初步的，我们还不能据此作出什么结论。这个问题尚待将来加以解决。

52

（六）九真郡郡治及各县治

我们曾经推断九真郡郡治胥浦城是在马江的右岸，大约在栏村。在这里，一方面可以与位于当时马江入海口的余发城相联系，另一方面可以与位于马江上游的无编城和都庞城以及位于朱江流域的居风城相联系。这样除胥浦县而外，胥浦城所在之地还可以控制整个马江和朱江流域的其他各县，确实是宜于设置郡治的极好地方。近来的考古发掘——特别是1960年秋在绍阳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绍阳地区即栏村地区，曾经是西汉和东汉整个汉朝时期的政治军事要地，因为人们仅在那里的铜苦渚一处就发掘出近二十座西汉墓和三十多座东汉墓。

以后各朝代的九真郡治，有时曾迁到别的地方，或迁到移风(居风)县，或迁到九真县；在李、陈时期，清化地区的政治中心是在现今厚禄县的县城；陈末、胡朝和属明时期，又迁到马江中游的西都；到了黎初，政治中心是在位于朱江沿岸的蓝京；黎朝中兴，中心在安长[①]也在朱江沿岸；到黎朝末年，清化镇治又迁回栏村，该村是我们置汉代九真郡治的地方。

除胥浦城而外，我们曾置余发县治于灵长地方。至于其他各县，我们只能大致估量出整个县的笼统范围而已。为了寻求各县治的所在地，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清化地区已经发掘出的一些汉墓，也具有重要意义。上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瑞典考古学家O. 阳士，曾在清化发现不少汉墓，其中多数是东汉墓，但也有一部分是西汉墓。他在属于厚禄、东山、河中、广昌、寿春等县的二十一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厚禄县仅灵长一地就我们所知便有二十九座墓葬；在东山县，东山、东则、东魁区发掘出十六座；在河中，毕山区就发掘出十七座汉墓。[②]

我们已推断居风县在朱江沿岸。可能在寿春县的帐村和中域的墓葬与我们推断在中域不矜地方的居风县治有关，我们知道过去那里曾有朱江的一条大的支流，流向黄江而入海。在东山地区的墓葬必然是与胥浦城有关。而灵长地区的墓葬则如上所述，必然是与余发城有关。

① 按《大南一统志》作长安。——译者

② 见前引《印度支那考古学的研究》。

毕山地区的墓葬，也许与我们将其置于石城、永禄地区的无编县有较疏远的联系。

53 在我们置无编县的区域，现在还沒有发掘出汉墓。但是根据地势来推论，我们揣测，该县的县治可能在现今的胡城。

还有咸驩城，我们推断它必在乂安地区最大的河流蓝江沿岸，可能就在蓝城山或熊山① 地区，该处就是民间传说马援树铜柱的地方。蓝城位于入罗江的叉口附近，地当蓝江流域的要冲，正象马江沿岸的栏村一样，汉朝甚有可能选择此地设置郡治。

至于无功县，我们曾置该县于儒关嘉远地区，因此应在现今的嘉远县去寻求其县治的所在，但现在还缺乏考古学方面的佐证。

以上所述是西汉时九真郡所属各县的情况。但到东汉时，据《后汉书》所载各县名录中，少了馀发和都庞两县。余发县可能被省，其地并入邻近的胥浦县，而胥浦县仍是该郡最关紧要的县份；都庞县则可能已被并入无编县。

（七）日南郡郡治及各县治

我们已经知道，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的日南郡郡治为西卷城。为了寻求西卷城的位置，我们可以根据《晋

① 《大南一统志》(卷十四)说：熊山"古称铜柱山，一名宜义山，一名蓝城山。……顶上有插旗坎，相传古铜柱处。"——译者

书·州郡志》① 所载，太康十年晋分西卷县而置寿泠县，以及《水经注》所载，区粟"城故西卷县也"，城东有寿泠水。这样看来，区粟城即西卷城，应地近寿泠水。为了确定西卷城的方位，我们须首先研究区粟城的问题。而关于区粟城的方位，古今学者意见纷纭，莫衷一是。

晋时林邑国侵占日南郡北部地区之后，曾以区粟城作为其边防重镇。该城建自何时呢？《水经注》所引六世纪前的《林邑记》一书曾多次提及区粟城之名，而公元二世纪应劭的《地理风俗记》(也为《水经注》所引)却并无区粟之名。《水经注》说，公元 248 年(魏正始九年)交州"初失区粟"，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此之前已有区粟城了。但据其他书籍来看，未见林邑国于 248 年以前已占据了日南郡北部地方，因此我们应该把那句话的含义理解为：交州开始丧失了后来林邑将在此建立区粟城的土地，即西卷之地。可能是当占领了这个地区之后，林邑人立即在此建立了一个边防城垒，即区粟城。但太康十年（公元 289 年），晋朝分西卷县地置寿泠县，这样便是晋朝又重新占领了西卷之地（晋朝于公元 282 年已将林邑打回南方并设置了日南郡）。至永和三年(公元 347 年)，林邑王范文又占领了全部日南郡地，并求以横山为界。据《水经注》说，区粟开始有城池是在范文的内孙范胡达时（公元 340—413 年）。《晋书》曾十分确切地说，至太康中(公元 280—290 年）林邑王范逸始至中国贡献，"逸有奴名文者

① 当为《宋书·州郡志》之误。——译者

54随行，后常往返贸易，见上国制度，遂教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①。逸死，文篡立。可能当范文占领日南郡北部地区的时候已修建了区粟的城池，后来到范胡达时，区粟才被以更大的规模来扩建。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知，当林邑国已占领了日南郡北部之时，区粟城位于林邑国之北，由此可知区粟城大概在日南郡的北部，而不知确切在什么地方。

在《越南古代史》第四集《区粟城问题》一节中②，我们已经证明区粟城是广平省灪江右岸高牢下村的城垒。如此说来，日南郡的郡治西卷城便在灪江的右岸，在后来的区粟城地方。

我们曾置比景县于日丽江流域，可能是从同海市或从布泽县的营江到广平省南部地区。在这一地区目前没有什么遗迹可以证明曾有一个汉代城池的存在。但是根据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研究汉代属国城市时是带有普遍性的，即汉代的城市往往设置于大江的沿岸；还根据另一条认识，即在日南地方，林邑人或后来的占城

① 见《水经注》，卷三十六。(按作者所引与《水经注》、《晋书》原文均有出入。《水经注》说："有范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稚奴也。……稚尝使文远行商贾，北到上国，多所闻见。以晋愍帝建兴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缮治戎甲，经治廊略。"又《晋书》(卷九十七)说："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立。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稚奴也。……随商贾往来，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逸甚爱信之，使为将。文乃谮逸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无嗣，文遂自立为王。"——译者)

② 参见《越南古代史》中译本第299—311页。——译者

人往往把他们的城镇设置于汉朝曾经占据过的地方——西卷城和林邑的区粟城便是一例——据此，我们应在日丽江及其大的支流建江和大江沿岸去寻求比景县治之所在。在今丽水县蕴奥社，有一古城遗址，《乌州近录》①称之为宁远城，《史学备考》的作者则怀疑其为占城人建于地哩州之城。我们揣测汉代比景城有可能就在这一带。但是也有可能是在日丽江口，在今之同海市，或在广宁县城靠上一点的地方。

朱吾县，我们曾置其于石杆江流域。《水经注》有关朱吾的记载说，"朱吾浦内通无劳湖，无劳究水通寿泠浦"。朱吾水即石杆江，内与无劳湖通，我们推断无劳湖即广平之南的石盘海儿。无劳究可能是平江即站江，有许多险滩，逕安生渊而汇于石盘海儿。②但是说无劳究与寿泠浦通则是错误的。在石杆江与永定河汇合的三江口，有一个叫做古城的地点，③是陈朝的顺州城，以前可能是占城的乌州治所。我们猜测汉代的朱吾县大概就在这里。

在推断朱吾城可能位于后来顺州城地方的时候，使

① 《乌州近录》，中央科学图书馆，书号A 263。

② 《大南一统志》卷八，《广平》载："平江，……俗名站江，……源有三：一从邦门山之西屈曲东流，逕十八滩转而南，逕安生渊又折而北流，汇于石盘海儿。……"——译者

③ 《大南一统志》，卷七，《广治》载："石杆江……又一里许，逕省城西官路津，又三里逕古城三江口，夹春安社分为二：一支东南流入永定河……"；"永定河……水出石杆江之古城三江口……"——译者

我们联想到承天的古城，而我们推断这就是陈代的化州城。这个地方位于香江(汉代的卢容水)与蒲江之间，我们料想汉代的卢容县就在那里。《水经注》载有卢容浦，[55]邓春榜认为是现在的思贤海口。

还有象林城则肯定是林邑的国都，我们在《越南古代史》第四集中，已将其定于广南省潍川县的茶荞地方。

* * *

在汉代所设的交阯、九真、日南三郡之中，交阯、九真两郡是在从前瓯雒国的领土之上，其地大概从鬱水即西江之南至横山，而日南郡则相当于我们祖先的南邻占人后来建立了林邑国或占城国的地区。大部占人将与越南民族相融合，同时他们的土地也将与大越国的领土合并而成为越南国家的领土。昔时瓯雒国的土地只有位于西江流域的部分除外，这里的主要居民为西瓯人，后来将被分割而并入中国的领土。

四、三国两晋时期在外族统治下的瓯雒国

汉末，中国开始内乱(三国)，交阯人民纷纷起事，相[56]继杀汉交州刺史朱符、张津。汉封交阯太守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但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吴主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吴王加士燮左将军，后迁卫将军，封龙编侯。吴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士燮卒，孙权"以交阯悬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交阯以南为交州"。① 吴以士燮之子士徽领九真太守，士徽抗命，发兵守交阯郡。广州刺史吕岱与交州刺史陶② 良合兵击徽。士徽兄弟皆被杀。此时吴又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吕岱占领了交阯，又进讨九真。

至永安时，因交阯太守孙谞科派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人民非常怨恨。吴便遣察战邓询至交阯，询擅调孔雀与大肥猪。当他来到时，交阯军民在原吴将吕兴的领导下，起而杀孙谞与邓询。九真、日南诸郡纷纷响应。吕兴遣使向魏求援，魏遂以吕兴为交阯太守。但策命未到

① 《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译者

② 按陶良当为戴良之误。——译者

之前，吕兴已被一功曹所杀。[1] 此后（公元 264 年），吴又分广州与交州如故，交州治所在龙编。

晋篡魏之后，仍派交阯太守，但都未至郡上任。最后以杨稷为交阯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与将军毛炅自蜀出交阯破吴军，并斩吴交州刺史刘俊。吴遣陶璜为苍梧太守与威南将军大都督薛翊抗击晋军。璜败，退保合浦。后陶璜出其不意，迳至交阯击败董元，重新占领了交阯。57 吴乃以陶璜为交州刺史。陶璜又相继占领了九真。吴主孙皓拜陶璜为交州牧。陶璜因见“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险阻，夷獠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后孙皓降晋，陶璜也投降。晋仍命陶璜守旧职。[2]

据《晋书》所载，陶璜置郡如上，可见陶璜曾请吴分交阯之地而增置武平和新昌两郡，并分九真地置九德郡。这样到了吴末，交州便包括交阯、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六郡。[3]

交阯：十四县，户一万二千。

龙编、苟漏、望海、羸陵、西于、武宁、朱鸢、曲易、吴兴、北带、稽徐、安定、武安、军平。（据《晋书》、

① 《三国志·吴书·士燮传、步骘传、吕岱传、孙休传、孙皓传》；《魏书·三少帝纪》；《晋书·陶璜传》。

② 《晋书·陶璜传》。

③ 《晋书·地理志》又载：“吴黄武五年，割南海、苍梧、鬱林三郡立广州；交阯、九真、日南、合浦四郡为交州”；至永安七年，复分交州置广州如故。这里据《吴书》。

《宋书》）

晋改吴兴为交兴，军平为海平，武安为南定。

新昌：领县六，户三千。

麊泠、嘉兴（宁）、吴定、封山、临西、西道。

晋更郡名为新昌，各县仍吴之旧。

武平：领县七，户三千[1]。

武宁、武兴、进山、根宁、武定[2]、扶安、封溪。

晋时亦如此。

九真：领县七，户三千。

胥浦、移风、津梧、建初、常乐、扶乐。

晋增立松源县。

九德：领县八，户数不详。

九德、咸驩、南陵、阳成、扶苓、曲胥、都和[3]。

晋改阳成为阳遂，又分阳遂置浦阳，增立西安。据《河志》则还有越常县，吴时所立，至晋时已省。

日南：领县五，户六百。

象林、卢容、朱吾、西卷、比景。

晋析西卷置寿泠，析比景置无劳。

（据《晋书》和《宋书》）。

让我们再看看各郡和各县的位置。

① 按《晋书·地理志》为五千。——译者

② 按《晋书·地理志》作安武。——译者

③ 当为都洨之误。——译者

（一）交阯郡

58 交阯郡包括汉代交阯郡的大部分。在西北割去三大县以为武平、新昌二郡，而县数又多于汉代的交阯郡，可见吴时的县要比汉县小得多。在汉代诸县中，我们曾看到望海和龙编是两个大县。位于太平江和红河之间的羸𨻻和安定也是两个大县。我们揣测吴在交阯郡所置新县，应是从这些县中析出的。交阯郡的新县是：西于、武宁、交兴、南定，海平。西于县可能是从汉代的望海县分出的，并包括古代蜀泮在泸江上游西于部落的一部分土地。武宁县后为武宁州。《安南志[原]》说："武宁州之武宁山今为牛山"。据《大南一統志》，北宁省武江县"陈以前曰武宁县"。这样，吴、晋的武宁县可能相当于现今北宁省的武江、桂阳县。因此武宁县是由龙编县析出的。它是在求江和墩河之间的汉代龙编县治附近。这样，汉代的龙编县便还剩下了太原、高平、谅山和中国广西省的一部分土地。那么，吴、晋时的龙编县是否相当于这个地区呢？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八)说，晋时陶璜于旧地西十四里处置龙编县，则晋代的龙编县当偏于今红河方面。至刘宋时，析龙编地置宋平郡，而宋平郡则包括后来隋朝的国昌和平道县(有螺城)。这样看来，晋代的龙编县可能是在北宁省的慈山、仙遊县地区。因此，太原、高平、谅山地区不可能还在吴之龙编县境内。那个地区不知是不是交兴县？

交阯郡还有朱鸢县，它也不再是汉代的朱鸢县了。至于吴、晋时朱鸢县的方位，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南定县，《太平寰宇记》(卷一七〇)说，该县有东究山。这座山在现今的嘉平县。隋唐时和吴晋时的南定县，可能都是这样。

海平县，唐时属陆州玉山郡(现为广西钦州之地)，因此海平县便是由汉之曲易县析出的。至于其他各县，大概或多或少地仍在汉代各县的辖境之内。

（二）新昌郡

新昌郡为汉代的麊泠县地方，那必然包括除了划入武平郡以外的永福地区，山西北部，富寿和安沛地区。《太平寰宇记》说，在新昌县有文狼城。该城是古时雄王的根据地，在今雄王庙。

麊泠县，它的县治必如汉代之旧，在福安省安朗县夏雷乡。

嘉宁县，《太平寰宇记》说，该县有繖圆山①。梁时，李贲败于苏沥江，逃奔嘉宁城，后又至新昌城。《越史略》59关于雄王的记载，曾说雄王出自嘉宁县。② 据此，嘉宁可能包括山西省西北部和富寿省西南部地区。

封山县，唐代划入嘉宁县。可能封山县包括繖圆山

① 繖圆山，又作伞圆山。——译者

② 《越史略》载："至周庄王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雄)王"。——译者

地区，即从善县和不拔县地区，靠近汉代的封溪县境，所以人们称之为封山。到了唐代，封山县被划归嘉宁县，所以《太平寰宇记》说嘉宁县有繖圆山。

临西县，即唐代的临西州，黎朝的安西府，可能是从红河右岸往西的安沛地区。

西道县，必在西道江上无疑。《太平寰宇记》说，峰州西北沿西道江〔至古勇〕，大概该江就是洮江。因此西道县可能与嘉宁县相连接，在洮江左、右岸的富寿省北部地区。

吴定县不知何在，但有可能相当于红河左岸的安沛地区。这个地区属于汉代麊冷县的范围，也属于晋代新昌郡的范围，而沒有被划归任何县份。

（三）武平郡

关于吴分交州之地而新置的两个郡，《史学备考》说："吴分［汉之］麊冷之地置新兴郡（晋改为新昌），分封溪和朱鸢县地置武平郡"（据此可以看出这里交阯郡的朱鸢县已不再是汉代的朱鸢县了）。《宋书·州郡志》说："吴孙皓讨扶严夷，以其地立［武平郡］，去州水路一千四百九十里"。[1] 这样，武平郡当包括红河和底江之间的整个河东和河南地区，该郡既是包括汉代的封溪县地，那么，它应

[1] 作者的引文与《宋书·州郡志》所载有出入。《宋书》说："武平太守，吴孙皓建衡三年讨扶严夷，以其地立。领县六，户一千四百五十，去州水二百一十陆。"——译者

该包括红河左岸的永福南部和山西省的石室县，位于底江和沱江之间的和平省的硚山、梁山县，以及相当于今沱北县，扶安县的沱江右岸地带；河东省的彰美、美德、清威、应和诸县，河南省的金榜、武仙县，也包括在该郡的范围之中。

在武平郡中有封溪县。该县可能在汉代封溪县的中心地区，即北宁省的东岸县（有螺城），后为永福省的东英县。

扶安县，在扶安州还保有其名。扶安州属山萝省沱江左岸及富寿省清水、青山县之西。

还有其他武宁、武兴、进山、根宁、武定诸县，必然是在底江左右岸的河东省和河南省各县所剩下的土地以及山西省的石室县，和平省的硚山、梁山、沱北诸县地。

（四）九眞郡

胥浦县仍是汉代的胥浦县。移风县即汉代的居风县。津梧县为唐代的新梧县。因为后来唐的胥浦、移风和新梧并作日南一县，所以新梧即津梧是在胥浦和移风县附近。

60

建初县和扶乐县后来是唐代的崇平县。崇平县在爱州之东，可能包括今天的清化省东北地区，即河中、石城、永祿等县。

常乐县后为唐朝的安顺县。《太平寰宇记》说，安顺在爱州东南。《史学备考》据此而置常乐县于今之静嘉县。

松源县，晋武帝析建初县地新置。《水经注》（卷三十

六）说:“九真郡有松原县。«林邑记»曰:‘松原以西鸟兽驯良，不知畏弓。寡妇孤居，散发至老。南移之岭崪不逾仞。仓庚怀春于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虽嘤讙接响，城隔殊非，独步难游，俗姓塗分故也’。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蛮，进得横山。”根据上面的描写可以看出，松源县应在清化省的西南，今天的农贡和宜春地区。

（五）九德郡

九德郡相当于汉代的咸驩县。

九德县为郡治，必然是在汉时咸驩县的县治，大约在今天的兴元地区。

咸驩县在唐为演州，可能相当于今乂安省北部地区。«水经注»（卷三十六）说:“咸驩已南，麞麂满冈，鸣咆命畴，警啸聒野。孔雀飞翔，蔽日笼山。渡治口至九德。……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按«晋书地道记»，九德郡有南陵县，晋置也。”如此看来，越常县和南陵县都在九德之南，而且都有“究”，意即急流。«水经注»又说，交阯太守杜慧度“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蛮，进得横山”。河静省石河县有南界海口。这样，可能南陵相当于今河静省香山县南部。

阳遂县，吴时为阳成，晋代改为阳遂。晋武帝析阳遂地置浦阳。据«太平寰宇记»说，浦阳在驩州东北，也在咸驩附近。可能咸驩是英山、葵州、安城、演州、琼琉各县，而浦阳和阳遂是宜禄和宜春之地。

扶苓、曲胥、都和诸县，齐时属越常和西安(据«南齐书»)。«隋书»(«刘方传»)载，驩州行军总管刘方，遣宁长真以步骑出越常，方亲率舟师趣(趋)比景。越常和比景都在河静南部，比景是沿海地区，越常为山区。这样看来，越常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德寿地区。扶苓、曲胥、都和三县可能分布于干禄、香山、香溪诸县地区。

（六）日南郡

«水经注»(卷三十六)说，“魏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林邑进侵至寿泠县以为疆界。”这样，当时中国汉代日南郡地区已丧失殆尽。但是至晋太康时又将林邑人打回南方，因此太康三年(公元 282 年)又重新设置了日南郡，辖五县，名称一仍汉代之旧。因为广南地区，即汉代的象林县已成了林邑国，当时的日南郡充其量最大也只是起自海云而已。可能起初晋朝实际上只设置了四县，象林一县仅具空名。到太康十年，才析西卷县地增置寿泠县。我们知道，寿泠县位于灗江沿岸。该县可能在灗江之北，而西卷县剩下的部分则在灗江之南。«读史方舆纪要»说，“无劳废县{在比景废县南}，晋析比景县置”。无劳县相当于今天的广平省南部。①

① «林邑记»曰:“朱吾浦内通无劳湖。无劳究水通寿泠浦。”朱吾浦即越门。无劳湖在哪儿呢?广平和广治沿海过去象今之承天沿海一样，有一些大的海儿。无劳湖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晋代的无劳县是析比景县而置的，那么无劳湖可能在广平南部。这里现在还有属丽水县的石盘海儿，即鹤海。

永和以后，林邑王范文多次攻占日南郡地，并求以横山为界。但至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交州刺史杨平、九真太守讙邃率军讨林邑王范佛，破其国；永和九年，交州刺史阮敷讨范佛于日南，破林邑五十余垒。升平三年（公元359年），交州刺史温放之率兵讨林邑。我们知道，《水经注》对刘宋时林邑京都的描写，曾提到温公垒。这就证明温放之曾打到在广南地区的林邑京都。但至义熙时（公元405—418年），范佛[①]每岁攻打日南、九德、九真诸郡，交州遂致虚弱。范佛死，其子胡达遣使贡金盘椀及金钲等方物。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看到，自从太康以后，林邑虽然屡次侵占日南和寇犯交阯，但只是暂时的，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可能晋朝仍保有海云以北的日南郡地；也可能是海云以南的汉代的象林县已干脆成了林邑国，晋朝已不再有重新占领的希望。所以到了最后，晋朝虽在海云至横山地区设立了郡县，采取了与汉代相同的名称，但其实已不复完全是在汉县的地域之上了。

* * *

62 根据以上所述各郡县的情况，我们看到：在三国和两晋时，自从吴分交州为广州和交州之后，交州的土地后来成了我国自立时期的领土，但不再包括广西地区了。我们知道，汉末林邑国在广南地区成立，至晋永和时，该国已占据了旧日南郡的全部土地，并且扩展到了横山。这样，晋代的交州大概相当于现今我国的北方和清化、乂静地区。

---

① 范佛死于公元372年，此处当为范佛之子范胡达之误。参阅冯承钧译《占婆史》第28—29页。——译者

63

五、南北朝时期在外族统治下的瓯雒国

（宋、齐、梁）①

据《宋书·州郡志》，宋朝的交阯郡与晋代的交阯郡相较，省去了北带、稽徐二县。在武平郡下，《宋书》仅列吴定、新道、新化② 三县，可能其余诸县失载。另外新昌全郡也失载。

九真郡，除晋代旧县外，增载了高安（《吴录》：晋分常乐立）、军安、武宁、宁夷诸县。

九德郡，《宋书》增载宋泰、宋昌、希平三县，都是宋末所增置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大明（公元 457—464 年）后，阳遂省入浦阳”。

日南郡，皆如晋旧县（其中五县沿用汉名，寿泠、无劳两县新置）。

最后，《宋书》增载宋平郡并注说：“孝武世（公元 454—464 年），分日南立宋平县，后为郡。”《方舆纪要》则说：析龙编县置宋平县。后隋废宋平郡，立宋平县为交

① 参阅《……陈李朝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五期。

② 据《宋书·州郡志》新化当为晋化之误。——译者

阯郡治。① 据此，宋平郡应是交阯郡地，而绝不可能是日南郡地。大约《宋书》所载有误。

宋初，杜瑗为交阯太守。林邑军屡犯日南、九真，杜瑗发兵抗拒，将范胡达击回林邑。杜瑗遂升任交州刺史。杜瑗死后，其子杜慧度代他为交州刺史。晋广州刺史卢循在广州被击败逃，欲攻交州，但被慧度及其弟交阯太守杜慧期、九真太守章民“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烧其船舰，一时溃散，循亦中矢赴水而死。[慧度] 于是斩之，传首京师。慧度以斩循勋封龙编侯。”（《水经注》，卷三十七）②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汉代的龙编县已被划小，而吴、晋时的龙编县可能包括了今天的河内地区。宋时的龙编县仍如晋时的龙编县。因此，龙编城，即杜慧度曾在南津战败卢循的地方，已不再是汉时的龙编城了。 64

元嘉元年（公元 424 年），林邑又寇犯日南、九真郡。《水经注》载：“交州刺史阮弥之征林邑｛杨迈出婚不在｝。奋威将军阮谦之领七千人先袭区粟，已过四会，未入寿泠，三日三夜无顿止处。凝海直岸，遇风大败。杨迈｛携婚｝都部伍三百许船，来相救援。谦之遭风余数船舰，夜于寿泠浦里相遇，暗中大战。谦之手射杨迈柁工，船败纵

① 《方舆纪要》原文说：“宋平城：在（交州）府南。汉龙编县地。宋孝建初，析置宋平县。寻又置宋平郡治焉。梁、陈因之。隋平陈，郡废，县属交州。大业初，为交阯郡治……”。——译者

② 《晋书》所载也同。

横。昆仑单舸接得杨迈。谦之以风溺之余制胜理难，自此还渡寿泠至温公浦。升平三年（公元 359 年），温放之征范佛于湾分界阴阳圻，入新罗湾，至焉下，一名阿贲浦，入彭龙湾，隐避风波，即林邑之海渚”。① 元嘉七年（公元 430 年），林邑派楼船二百余只掠九真。十年（公元 433 年），杨迈遣使向宋献方物，并求领交州。此后寇盗交州不已。元嘉二十三年（公元 446 年），宋派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杨迈闻将见讨，遣使求和，并请还回所掠日南民户。檀和之军戍朱吾，派人向杨迈宣扬恩旨。杨迈执檀和之之使。于是宋将“景宪等乃进军向区粟城。杨迈遣大帅范扶龙{大}戍区粟，又遣水步军径至。景宪破其外救，尽锐攻城，五月克之，斩{范}扶龙{大}首。获金银杂物不可胜计。[宋军]乘胜追讨，即克林邑。杨迈父子并挺身奔逃，所获珍异皆未名之宝”（《宋书》卷九十七）。《水经注》载：“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区粟已，飞旍盖海，将指典冲。于彭龙湾上鬼塔，与林邑大战，还渡典冲。……”②

我们知道，区粟城在灵江的右岸。宋军进攻区粟，过四会浦后才到寿泠水。四会口原是西江在中国广东的入海口，这里的四会是指灵江口以北的某一江口，可能就是洊江口。温公浦即宋军在灵江口与敌交战后撤退回来的地方，也可能就是这一江口。温放之在这个江口驻军而与林邑军在海湾大战，则此海湾可能就是寺湾（思鸾湾）。

① 见《水经注》，卷三十六。——译者

② 见《水经注》，卷三十六。——译者

此处为阴阳分界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自横山以南为日南郡，而有一种说法认为（《水经注》卷三十六）：“自此[区粟城]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日南）郡。”在日之南谓之阳，在日之北谓之阴，此处为阴阳分界处，则必然是在日南郡开端的地方无疑。温放之又入新罗湾，至焉下浦或阿贲浦。阿贲浦和彭龙湾可能是思贤海口和球二海儿。檀和之至彭龙湾，上鬼塔。鬼塔无疑是思贤海口 65 附近翠云山上的占塔。那么，新罗湾应为嵩海口或广治的越门。至于典冲，正如我们所知，为林邑京都，在茶荞。

*　　　*　　　*

从南齐交阯郡各县名录中可以看到，它省掉了宋时的交兴、稽徐、北带三县。关于宋末所置的宋平郡，《南齐书》记其领县三：国昌、义怀、绥宁，可能也是宋时的县名。

武平郡，在宋时的全部名录中未见记有何县，但与晋代的各县名录相比较，就可看到没有武宁、进山、安武县，而又增加了武定、平道和南夷三县。

新昌郡，与晋代相较，南齐省了麊泠县，增置了范信县，并包括宋时属武平郡的吴定、新道、晋化三县（宋曾置义昌郡，而领县无考）。

九真郡，南齐省了宁夷县，并改都庞为吉庞县。

九德郡，与宋相较，南齐省了阳遂、宋泰、宋昌、希平诸县。

日南郡，领县皆如宋旧。

南齐一代于中国史书(«南齐书»)中未见有用兵交州的记载。在大约二十二年之中，齐的交州刺史五易其人：李叔献、刘楷、房法乘、伏登之、桑灵之，这就说明交州也是极其不安定的。对于林邑，南齐常封其国王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在范杨迈为檀和之所败后，林邑国须向中国朝廷称臣。但是南齐也须给予都督南方缘海诸军事的名义收买林邑王，以免其侵犯日南及北方诸郡。

* * *

南齐仅统治了二十三年即被雍州刺史萧衍推翻而建立了梁朝。当时北朝已开始衰败，萧梁不需要考虑对付北方，便专心致志地依靠士族阶级以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梁武帝旨在满足士族要求的变法之一，就是增加地方官的数目。公元 512 年，在境内有二十三个州，三百五十个郡，一千零二十二个县，这样地方官的数目已相当庞大。但是梁武帝犹感不足，还再行增置。到公元 540 年时，总数竟达到一百零七个州，分为大小五品。在那些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梁朝为了提高镇守武官的地位，也准予设郡。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员武官兼任数州数郡的。还有二十余州，梁朝设置了空名、空官，而不知处所何在。由于这种政策，梁武帝把旧交州分立为许多新州。据«太平寰宇记»所载，梁分交阯郡而置黄州宁海郡，领县三：安平、海平、玉山；以九真郡置爱州；以日南郡置德州、利州、明州。

六、隋、唐统治下的我国

公元 557 年，陈灭梁。 66

隋

公元 581 年，隋朝又灭陈而统一了中国。鉴于南北朝时有分置郡县过小的弊病，许多地方不过百里也置一县，甚至有许多郡县徒具空名，所以隋朝便着手进行改革，重新划分郡县。它废郡置州，并把许多小的州县合并成为大的州县。但后来又废州而置郡。

下面是我国在隋朝时的情形。

起初，隋朝将旧交阯郡所有各县并作交阯、龙编二县，隶属于交州。晋代交阯郡所属各县，包括河内下游红河左岸的墩河南北地区、求江、商江、太平江地区。到了隋朝，龙编县大概在墩河北面地区、求江和商江地区，而交阯县则在墩河之南，红河左岸地区和太平江地区。

交阯郡：太康时改交阯为交州。大业初，并峰州[①]入交州，复为交阯郡，领县九：宋平(大业时置交阯郡治于此)、龙编、朱鸢、隆平(前为武定，开皇时改此名)、平道

① 峰州，前为新昌郡，后改兴州，开皇时改为峰州。至大业三年，省峰州并其地入交州为交阯郡。

（前为国昌，开皇时改此名）、交阯、嘉宁、新昌、安人（前为临西，开皇时改此名）。

日南郡：前为德州，开皇时改称驩州，后来明州、智州与驩州合并为日南郡。领县八：九德（郡治）、咸驩、浦阳、越常、金宁（梁置利州，开皇时改为智州，大业时州废）、交谷（梁置明州，后废）、安远、光安（旧称西安，开皇时改此名）。

比景郡：大业元年，隋朝平定了林邑，置荡州，后改为比景郡，领县四：比景、朱吾、寿泠、西卷。

67

海阴郡：隋朝平定了林邑，置农州，后改为海阴郡。领县四：新容、真龙、多农、安乐。

象林郡：隋朝平定了林邑，置冲州，后改为象林郡。领县四：象浦、金山、交江、南极。

（一）交阯郡

宋平县：宋为宋平郡。《方舆纪要》说，宋析[晋之]龙编县置宋平郡。隋改宋平郡的三县（参阅《史学备考》）为宋平与国昌二县；开皇十三年又改国昌为平道。《水经注》（卷三十七）说，“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越王城故处”。这样平道即国昌，便是位于墩河之北的汉代封溪县地。宋平县至唐代置宋州，后析置交阯、怀德二县，这样隋朝的宋平县应在红河和墩河之南。《太平寰宇记》说，隋增南定县入宋平。如此，隋朝的宋平县可能包括了墩河之南的整个地区。《史学备考》认为怀德、常信、顺城、

快州地区是当时的宋平之地。《隋书》说，隋之交阯郡，治宋平。

龙编县：据《方舆纪要》，宋析龙编县置宋平郡。这样，宋的龙编县可能便只剩下了北宁省的慈山、仙游地区。

朱鸢县：我们知道，吴、晋时的朱鸢县已不再是汉之朱鸢县地了，即不应再在底江流域而是在红河的左岸了。我们可由李贲与陈霸先的战争而寻求出梁代朱鸢县的方位——可能自吴至隋朱鸢县不再第二次改变其方位了。陈霸先从番禺率楼船沿着马援过去行进的路线进军，必然是由下龙湾进入白藤江或由云屯而进入太平江水系的安阳海口或文澳海口。李贲一定进军拒战以保卫在墩河前头的龙编。在朱鸢交战之后，李贲撤军屯驻苏沥江。苏沥江口战败后，他可能是溯红河而上，逃至大约在越池白鹤的嘉宁城。如此看来，可以将当时的朱鸢县置于六头江的下方即太平江流域一带。《新唐书》（卷三十一）载，阿牢江①口在朱鸢州（应为朱鸢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阿牢江口属上洪州多锦县（现锦江县），即海阳省的地方。这又证明当时的朱鸢县在今海阳地区。唐会宗②时（公元767年），阇婆与马来人（昆仑）侵占安南都护府城。经略使张伯仪求援于武定州都尉高正平。武定州是唐在中游地区的羁縻州。《大南一统志》（《太原》）

---

① 阿牢江，《方舆纪要》作阿劳江，“在（谅山）府东。刘昫曰：阿劳江口南至交州城五百四十九里，下流入海”。——译者

② 会宗当为代宗之误。——译者

载，定州即定化县，“古武定部地”。据此，武定州可能是在求江上游地区。由于援兵到来，张伯仪破闍婆军于朱68鸢。可以推测，张伯仪军从求江地区向府城方向进发以进行反攻，闍婆军应向太平江方向撤退以便出海，因此张伯仪跟踪追击，大败敌军于朱鸢。史书说：赵光复朱鸢人也。李贲失败之后赵光复退保的夜泽，是在快州。有理由说，赵光复撤退守夜泽是为了依靠故乡作为根据地，因此我们断定夜泽也在朱鸢县境内。这样，当时的朱鸢县还包括了现今整个的兴安省地区。

隆平县：原为武平郡的旧武定县。隋省郡，仅置武平县，至开皇十八年改名为隆平县。这样，隆平县相当于山西、和平、河东、底江地区的河南诸省的部分地方。

平道县：大约在今永福省东英县，那里的古螺村有螺城遗迹。

交阯县：隋朝的交阯县可能也就是唐初的交阯县。唐代于旧宋平县置宋州。至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析宋州地置交阯、怀德二县，隶交州。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徙交阯于故南慈州。南慈州领慈廉、乌延、武立三县（《新唐书》）。乌延县是因乌延水即红河连接墩河的一段而得名。这样，交阯县在红河之南，今河东省怀德县附近。《新唐书》所引《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① 说：

① 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本书简称为《贾耽记》。又，作者这里所引与《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所载有出入，原文是：“安南经交阯太平百余里至峰州。”——译者

自安南都护府（宋平）“经交阯、太平二百余里至峰州”，则交阯县正是在河内之西，至山西的通道上。隋朝的交阯县肯定也在这个地区。

嘉宁县：可能与晋代的嘉宁县相同，在唐代的峰州地方。

新昌县：我们知道，梁时，李贲在嘉宁失败后，逃至新昌县的典澈湖。在永福省立石县安立社（今为万春社）还有一个潭，当地人民称之为典澈湖。因此新昌县相当于今永福省立石县地区。

安人县：旧称临西，即今天的安沛省地方。

（二）九真郡

九真县和移风县：汉代的九真郡治胥浦。后来郡治迁至移风，即汉代的居风，我们已定其地于今天的东山、农贡和寿春地区。到了隋朝郡治所在的九真县是一个新县，它是由移风析出而置的。我们曾在清化省东山县东明社长春村发现了一块由隋朝九真太守黎谷立于其郡内生圹前的碑石（这是我国最早的碑，纪年为大业十四年）。在长春村之旁有铜铺村（也有纪念黎谷的祠庙），当地居民传说此地古时是一个城镇，现在还有笔直的街道和石砌水井的遗迹，每眼石井是属于城镇的一个区的。当地居民说，黎谷的根据地是在该城，而长春是其附近之地，黎谷69常常到此游玩，发现这里有块好地方，因此就建了生圹，并设“宝案道场”以作为静修之地。根据长春的碑刻和民

间关于铜铺地方的传说，我们可以推断，铜铺这个地方是九真郡的郡治，在隋朝的九真县境内。这样便可以说隋代九真县相当于东山和农贡县地区（铜铺和长春属于东山县和农贡县接界），而移风则无疑是相当于寿春地区。

胥浦县：可能仍是相当于杨舍周围的绍化地区。我们曾推断杨舍为汉代九真郡的郡治所在地。

隆安县：原为晋代的高安县，吴时的建初县，至唐代改为崇平县。《太平寰宇记》载，崇平在爱州东三十里①。如果唐代爱州的治所仍在隋代九真的治所，那么，隆安可能是在现今的弘化、广昌地区。

军安县：唐代为军宁县。《太平寰宇记》说，军宁县在州（爱州）北二十一里②。《唐书》载，姜公辅为爱州军宁县人。今在其故乡安定县锦障村有纪念公辅的祠庙。军宁可能相当于马江和朱江之间的绍化和安定地区。

安顺县：原为晋代的常乐县。《太平寰宇记》载，安顺县城在（爱）州东南。这样，安顺县可能是在今天的静嘉地区。

日南县：《太平寰宇记》载，日南县在（爱）州东北二百三十里③。这样，日南县可能是在永禄、石城、河中地区。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原为崇平县（在爱州）南三十里。作者误作东三十里。——译者

② 《太平寰宇记》原为在爱州西北二十一里，作者误作北二十一里。——译者

③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所载日南县距爱州里程为“东北二百二十里”与作者所说“二百三十里”不合。——译者

（三）日南郡

九德县：我们已经看到晋代九德县可能是在乂安省兴元、南坛地区。梁时，李贲在九德县作官，后来起义，命范修率军击败林邑军于九德县，这次战斗可能是在蓝江上发生的。梁改九德县为德州。

咸驩、浦阳、越常诸县：大概亦如吴、晋之旧。

金宁县：《方舆纪要》说，“金宁废县，在废越裳县西南，萧梁时置”，后置明州，该县属之。这样，金宁县可能相当于香山、香溪地区。

交谷县：《方舆纪要》说：“交谷废县在越裳县南，萧梁时置县，兼置明州。”这样，交谷县相当于石河地区。

安远县，该县唐时并入九德县。这样，安远县地近蓝江上之九德县，可能是蓝江右岸的清漳地区。

光安县：旧称西安，唐代也并入九德县。该县可能相当于今天的襄阳县地区，在清漳县的西北。 70

（四）比景、海阴、象林诸郡

《读史方舆纪要》说：“隋平林邑，以象林置冲州，以比景置荡州，以卢容置农州。隋乱，冲、荡二州及西卷、寿泠二县皆没于林邑”。① 这样，隋朝于刘方平林邑国以后在

① 这里所引与《方舆纪要》原文有出入，兹录出以供参考：“隋仁寿末，遣刘方攻林邑。明年，方破林邑兵，其王梵志弃城遁。方入其都。……诏分其地为荡、农、冲三州。三年，改为比景、海阴、林邑三郡。隋乱，梵志复收其地。”——译者

其地设置了三州，但可能只设在海云以北地区。冲州无疑是承天地区，农州是广治地区，荡州是广平地区。大业三年，隋改此三州为林邑、海阴、比景三郡。各郡属县方位今不可考。

* * *

唐

隋朝重占交州约十五年，即被唐朝所推翻。但起初唐朝并未立即牢固地掌握住交广之地。隋炀帝被杀后，在广州地区宁长真以鬱林、始安之地（今广西省）附于在巴陵起兵称梁王的萧銑；冯盎以苍梧、番禺、高良{要}、珠崖（今广东省和海南岛）之地附于在虔州称帝的林士弘。萧銑遣宁长真攻交州。交阯太守邱和及司法书佐高士廉率军迎击，赶走了宁长真。但听到隋朝灭亡的消息以后，邱和臣服于萧銑。唐朝平定了萧銑（公元 622 年），邱和又臣服于唐。与此同时，九真太守黎谷也抵抗唐军，不肯臣服。黎谷的事迹不见于正史记载，我们只是通过黎谷所立至今尚存的碑刻① 和黎玉（即黎谷）祠及其妻子、儿女祠的神迹② 才得以知道的。由于这块碑是一个确凿的历史资料，我们认为黎谷确是一个历史人物。因此我们想：如果在这些神迹中摒弃其荒唐无稽的成分，就可以看到具有真实历史性质的事件。

① 这块碑正是由黎谷即黎玉立于"宝案道场"，即立在他自己选作生圹的地方，该地现在东山县东明社长春村。碑文最后落款是："大业十四年"，这一行字还很清晰。这块碑我们是在长春村发现的，已为文物保管局运回陈列于历史博物馆。这是我国最古的碑刻。按大业之世只有十三年而终。但当黎玉立此碑的时候，还不知炀帝已死，隋朝已被推翻，因此仍用大业年号。

② 碑文抄录于黎末。这些神迹我们已赠给中央科学图书馆。

黎玉祠神迹是清化省东山县属于石溪总的扶輦、铜铺、万祿、右仆四社所共同奉祀的，其中说：黎谷，字玉，祖先在中国晋朝作官被封为侯。到了梁时，封侯已历三代（沒有提到我国与中国脱离关系的陈代）。隋代，黎谷补宣威将军日南太守，大业时改任九真太守。黎谷娶乂安（当时是日南郡）人为妻，生有三男两女。隋末，豪杰纷起，割据地方，黎谷也在九真割据，并布防以守边界。在这个时间里，他修建了寿茔（生圹），在寿茔之前建弘静台，并立了上面我们所说的这块碑。碑文是由检校交阯郡赞治日南郡丞阮仁器所撰，颂扬黎谷的业绩，特别是他的道学。《神迹》说黎谷为隋朝守节，不肯臣服于唐，已附萧銑拒唐，并分遣诸子驻守各地以抗唐军。唐平萧銑以后，黎谷退保根据地九真，镇服一方。当时交阯太守邱和也从萧銑拒唐，萧銑被平以后，邱和降唐，唐仍让其任交阯太守的职务。黎谷的事迹沒有提到唐朝如何对待他。从黎谷受到人民的纪念而邱和则不见任何地方有祠纪念他来看，我们推断，可能是唐初未能占领九真，仍不得不让黎谷留在那里而不加过问。在唐置交州大总管府之后，才逐渐重占了九真。黎谷不肯降唐，因而在他死后当地人民就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都当作福神来祭祀（今在清化，整个东山和农贡县境內有百余座纪念黎谷及其妻子儿女的祠庙）。

黎谷的事迹反映了隋末交州群雄纷起割据一方的实际。我们可以由此推测，除了是中国人的太守们割据像邱和那样而外，本地豪右，或为越人的子孙象过去的赵光复，或为久居越地而已越化的中国人后裔，象过去的李贲、李佛子，也乘机起事，在自己所在的地方自立。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当冯盎以南越之地(广东地区)降服以后，唐朝设置了交州大总管府，用军队镇压交州，这就反映了交州之地是动荡不安的。在黎谷的事迹中谈到隋时他被任命为九真太守。自从刘方替隋朝重新征服交州(公元 602 年)到黎谷立碑之时 (公元 618 年) 只有十六年，然而《事迹》说他娶乂安人为妻，并且有了都已能被派去镇守地方的三个子女。这一条使我们猜想：黎谷的祖先是中国人，但可能是《事迹》沒有述及他的家族仍仕于中国朝廷的整个陈代。就是在这个时期里，他的先人和他本人已与中国朝廷脱离了关系而成为当地豪右，雄据一方，也像交州的李佛子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短时期内担任隋朝的官职之后，至隋灭唐兴，黎谷便又起兵抗战以拒唐军。由于在抗战中他的儿子有的战死疆场，因而全家都受到人民的爱戴，而把他们当作福神来崇祀。

*　　*　　*

72 隋灭之后，唐朝重新改变行政制度和划分州郡。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设置交州总管府，管交、峰、爱、仙、鸢、宋、慈、险、道、龙十州，便是我国整个的北方，从中越边境到横山。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

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改为镇南都护府。

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又改为安南都护府。

咸通七年(公元 866 年)，升安南都护为静海军节度。

关于各州郡，这里根据《新唐书》所开列的名录，我们看到这个名录的州数与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设置安南管内经略使时统属安南管内的州数相符：交、陆、峰、长、爱、演、驩、福禄、芝、武峨、武安(我们改变了它们的次序，把北部各州置于前面，然后是中部北区各州，最后是我国域外各州)。让我们依次逐州加以研究。

*　　*　　*

(一) 安南都护府，即交州。

原为隋朝的交阯郡，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称交州，治所在交阯县。宝历元年(公元 825 年)徙治宋平。领县八：宋平、南定、太平、交阯、朱鸢、龙编、平道、武平。

宋平县：从公元 825 年起为交州治所。我们已置隋之宋平县于墩河、红河南部地区。《史学备考》认为，怀德、常信、顺城、快州诸府是当时的宋平之地。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唐改宋平为宋州，置弘教、南定二县。武德五年又析置交阯、怀德二县。六年改称宋州为南宋州。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废南宋州，以弘教、怀德、交阯三县入又被恢复的宋平县，徙交阯县之名于南慈州。[①] 在这

① 按这句话作者引自《新唐书》，意思是：改南慈州为交阯县。——译者

里有当时州治宋平城的方位问题。我们知道，在隋代宋平已为交阯郡郡治。梁朝以前，交阯郡的郡治为龙编。龙编城从吴时起(三国时)已不再是汉代之龙编城了，但仍在墩河之北。当隋朝重占交州时，龙编城仍是首府。但《隋书》载，交阯郡治为宋平。是不是隋将首府从龙编县迁徙到宋平县了呢？在隋代，这两个县各不相同。如果这个迁徙属实，那么，可能是从墩河之北迁徙到红河之南。《安南纪要》说，唐穆宗时，都护李元嘉以府治门前有逆水(水倒流)，恐怕州人多出反叛，因于长庆四年(公元[73]824年)派风水先生选择地址，于苏沥江畔选得好地，便建小城以徙府治于此。[①]伯希和在其《交广印度两道考》[②]一文中说，公元824年李元嘉开始建于苏沥江的小城，即在现今的河内，后一年即唐宝历元年才正式移府治于此。他认为在徙至属于宋平县的这个地方之前，府治是不知何在的交阯县。[③]邓春榜(《史学备考》)也认为，李元嘉在长庆时建小城和在宝历时移徙府治都是在今河内地方。但是与伯希和不同，他认为隋代徙交阯郡治至宋平，而宋平则不知何在，并且认为在长庆和宝历之前，都护府治仍是在位于桂阳、武江的龙编，即张伯仪、赵昌和张舟都在此之罗城。马伯乐的见解则又不同[④]。他认为隋代

① 《纲目》，前编，卷四引《安南纪要》说："(李)元嘉以城门有逆水，恐州人多叛，因移府治苏沥江，方筑小城，有相者曰：'君力不足筑大城，五十年后当有姓高者于此定都建府。'至咸通中，高骈筑罗城，如其言。"——译者

②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集刊》，第四卷。

③ 参阅冯译《交广印度两道考》，第4—5页。——译者

④ 马伯乐：《唐代安南都护府考》，《集刊》，第十卷。

开始把交阯郡治徙至宋平之后，公元622年，唐置交州(都护府)，治交阯县。公元627年——如我们所知——移交阯县名于汉代的交阯故城(据《旧唐书》。如据《新唐书》则又徙交阯县之名于南慈州)，而在此置县。至于当时有州治的交阯县则并入重新恢复了的宋平县[①]。这样，当时交州即安南都护府的治所是在宋平，而决不是在交阯县。据《贾耽记》，从府治到峰州，必须经过交阯县，可见当时的交阯县是在府治宋平城的西北面。《通典》和《元和郡县志》都是公元625年前的撰述[②]，也著录了府治至交阯的大概道里。直到公元825年才有李元嘉(马伯乐作李元喜)移徙府城的事情。《旧唐书》(卷十七)载，公元825年李元嘉奏移都护府于江之北岸。《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则说：公元825年(宝历元年)"徙治宋平"。由《旧唐书》和《新唐书》所载看来，奏移府治于江之北岸和徙府治至江之南岸的宋平，不应是一回事。马伯乐认

① 冯译马伯乐《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译丛》四编，页66—67)说："622年唐置交州都护府，治同年所置之交阯县。627年并省全国州县，以汉交阯郡之嬴陵，隋为交阯县，取汉郡名。621年唐于其地置慈州，次年加南字。627年改南慈州为交阯县，以622年所置之交阯县地并入宋平。在此种复杂的变制之中应注意者，交阯一名在唐时继续为两县之称。两县虽相距不远，然不失为有分别之县治也。此二县治

"一为622至627年析旧宋平县所置，而以隶宋州之交阯县；

"二为627年后，以前慈州全境改设之交阯县。

"改设以后，都护府治应在何所，史无明文，其必未徙于新交阯县治可知。"——译者

② 原文为公元625年，应为825年之误。——译者

为，徙府治至宋平一事可以使我们推想：由李元嘉移于红河北岸的府治，只存在了一个短时期，然后又迁回南岸的宋平。《读史方舆纪要》引《大罗城志》已说到这一点：“宝历元年，{安南都护}李元嘉请移城于江北岸，未几复故。”

我们赞同马伯乐的见解，认为公元 825 年李元嘉移府治于江之北岸——我们推断是移至旧龙编城，该城梁时为府治，在墩河的北岸——只有一个短暂的时期，然后又徙回到江的南岸。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排除《安南纪要》关于李元嘉所以奏移府城是因见城门前流有逆水的说法，只是我们推想：当时的移城，正如《旧唐书》所载，是移到红河的北岸，而决非移至苏沥江。《安南纪要》之所以说移至苏沥江可能是因见——如《蛮书》[①] 所载——在都74护府城之西还有在苏沥江畔的旧城（“苏历旧城”）。实际上这个苏历江城早已有之。

据《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公元 767 年张伯仪弃旧城，而又于距苏沥江北二百步之新址建城。《蛮书》所载苏历江旧城就是这个城。当时的苏沥江（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还是一条大江，在今湖口地方注入那时还是红河一段的西湖。张伯仪所筑的城可能是在苏沥江和现在的西湖之间。苏沥江不是一条由其发源地下流注入红河的河流，而是一条从红河分出的河流，因此水从红

① 《蛮书》的作者（樊绰）为在南诏侵略我国时自杀（应为战死——译者）的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属员。（按《蛮书》卷四曾说：“河蛮在苏历旧城置营。”——译者）。

河向苏沥江流[①]。当时张伯仪所建的城必然是面北对着在湖口地方的苏沥江口[②]，所以才有水从城门前逆流的现象。李元嘉迷信风水，见此现象以为不祥，因移城于红河的北岸（可能移至旧龙编城地方）。大概是因为不方便，所以仅仅数月之后，唐朝便又决定把府治迁回在江的南岸的宋平。当时新城可能建于旧城之东，更靠近现今的红河——这样也就有可能避免在城前逆流的现象。这正是几十年后南诏军进攻的都护府城。

马伯乐说——根据《蛮书》——公元 863 年，当南诏军侵略我国之时，在今之河内有三城：第一城为都护府城，由唐军固守至最后；第二城为河蛮所据的苏历江旧城；第三城为南诏军所据之子城（《蛮书》卷四，《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都护府城在苏历江旧城之东[③]，因为当唐军决定突围时，据《蛮书》所记，他们突到城东水际，见水次无船，便相率入“东罗城”。后来高骈所筑的大罗城也只是在这个地方增建而已。

南定县：本隶宋州，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析宋平

① 《禅苑集英》载徐道行试法的故事说，在安决桥（即谷闸）向苏沥江掷下一根棍棒，便见棍棒逆水漂流到西阳桥（即纸桥）。这一条记载证明：苏沥江水从红河流入，因此当这根棍棒从谷闸漂回纸桥的时候，便叫做逆漂。

② 都护府城面北，朝着唐朝的京都，决不象独立国的京都昇龙城那样转而面南。

③ 按冯译《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译丛》四编，第 69—70 页）说：“至若都护治所，应在苏历江旧城之西，距离红河较近”，与作者这里所说“都护府城在苏历江旧城之东”不合。——译者

县置。五年隶交州。大历五年(公元 770 年)省。贞元五年(公元 789 年)[1],复置南定县。《太平寰宇记》说:南定有苏沥江、东究山、浮石山(《交州记》云:"海中有浮石山,峙而高数十丈")。据此,则南定县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县份,包括从红河和墩河南面直到海际的地区。但是苏沥江和河内地区已属宋平县,而海阳和兴安地区又属朱鸢县,那么,可能南定只是领有墩河之南北宁省的部分土地而已。《方舆纪要》说,"南定城在府东北"。咸通四年(公元 863 年),高骈从广东省钦州的海门进军到南定,掩击峰州南诏军。由此可见南定当在高骈从白藤江经六头江入墩河溯水而上峰州的进军路上。假如已如我们所知,墩河以南的地方属于南定,那么,高骈所经过的南定县可能是在六头江地区。(《旧唐书》又说,公元 627 年移交阯县名于汉交阯故城。并说:交阯县为汉交阯郡之羸𦻪地,如此则顺城县地,即有东究山的旧羸𦻪县地,不可能属于南定。但我们认为《旧唐书》所载有误,应据《新唐书》而认为当时的交阯县名是移给了旧南慈州了)。

太平县:本为隆平县。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以县置隆州,并置义廉、封溪二县,治义廉。六年称南隆州。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州废,省义廉,以封溪县隶峰州,隆平县来属安南都护府。先天元年(公元 712 年)更名为太平。《贾耽记》说,从安南(都护府治)至峰州,必须经过交阯和太平。我们已经定交阯于红河右岸怀德和山西市

① 《新唐书·地理志》作贞元八年,当为公元 792 年。——译者

镇之间的地带,那么,太平应在山西上方。《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四)注说,"太平当属古峰州,即今之山西是"。据我国史籍称,李贲在九德任监军,回到太平而后起义[1]。杨三哥遣吴昌岌攻太平,昌岌到慈廉县即还师袭三哥[2];又遣吴昌文攻太平唐、阮二村。这些都是指这个太平县,我们推断它在今天的国威县。

交阯县:唐初,公元 622 年析宋州置交阯、怀德二县。公元 627 年以弘教、怀德和交阯三县省入宋平县,并徙交阯县名于南慈州。我们可以定唐代新的交阯县(即旧南慈州)于河内之西北,怀德和山西市镇之间的地方。

朱鸢县:我们已知,梁和隋时的朱鸢县是在太平江和红河之间的地方。《旧唐书》说,自府治东至朱鸢县界小黄江口水路五百里。由此看来,朱鸢县是在东面,以水路与府治相联络,即当在海阳地区。

唐初,武德四年,置鸢州并置高陵、安定二县。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州废,省高陵、安定二县入朱鸢县。鸢州或朱鸢县可能与晋之朱鸢县相同。《大南一统志》(《兴安》)说,仙侣县[3],"唐为高陵县,属鸢州"。这样,唐代的鸢州或朱鸢县,可能隋之朱鸢县也是这样,包括红河左岸

① 《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四:李"贲有文武才,仕梁监九德军,不得志,归太平起兵。"——译者

② 作者在此所说杨三哥事,恐有误。《大越史记全书》说:"三哥遣(吴)昌文及杨、杜二使将兵攻太平唐、阮二村,行至慈廉……乃还袭三哥。"——译者

③ 一作仙吕。——译者

的整个仙侣地方，和梁朝的朱鸢也无甚差异。

龙编县：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于隋之龙编县置龙州，并武宁、平乐二县。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废州，省武宁、平乐二县，而置龙编县，属仙州。后废仙州，以其旧县属龙编。[①] 我们已知，吴、晋时之武宁是在北宁省的桂 76 阳和武江地区。仙州又有仙遊山或仙迹山，即烂柯山。这样，唐代的龙编也可能象晋代的龙编，包括仙遊、慈山地区，还可能囊括了北宁省的桂阳和武江即汉代的龙编县地。

平道县：我们已知，隋朝的平道是在今永福省东英县。武德四年置道州，领平道、昌国[②]、武平三县。六年改为南道州，又改为仙州。贞观十年（公元 636 年）废仙州，以昌国入平道，属交州。

武平县：即隋朝的隆平县，武德四年改为武平，属道州。《旧唐书》说，本汉封溪县地。可能相当于底江以西山西省的各县。

（二）陆州玉山郡

梁朝为黄州宁海郡。隋朝为宁越郡玉山县。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以宁越郡的安海、玉山诸县置玉州。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废州，以其各县属钦州。上元二年

① 按《旧唐书》卷四十一载：贞观"十年废仙州，以龙编属交州。"——译者

② 当为国昌之误。——译者

（公元 675 年）复置，改为陆州，以州界山为名。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为玉山郡。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为陆州。《芸台类语》说，陆州玉山郡必是现今的安广镇无疑。

乌雷县：属今广东省钦州地，在海岛中，雷州地区。

华清县：原为玉山县，有玉山门即玉角。可能相当于今海宁地区。

宁海县：原为隋朝的海安县[①]。武德四年（公元 631 年）置海平县。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废。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改为宁海，为陆州治。《一统志》说，廉州府为宁海县。

可能陆州占有钦州南部和今鸿广区沿海地带。至于鸿广区的山区，当时可能属于各羁縻州。

（三）峰州承化郡

吴分交阯郡，置新兴郡于此。晋改为新昌郡。陈改为兴州。隋炀帝废州并入交阯。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复置峰州，领嘉宁、新昌、安人、竹辂、石堤、封溪六县。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废石堤、封溪入嘉宁，竹辂入新昌。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为承化郡。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为峰州。可能峰州包括白鹤三江口附近，斋江、洮江和沱江谷地下部地区。

嘉宁县：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置新昌、安人、竹 77 辂、石堤四县。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废石堤、封溪入嘉

① 《旧唐书》作安海县。——译者

宁，后又废安人。《旧唐书》载，自府治"西北至(峰州)嘉宁县论江口水路一百五十里"。这样，嘉宁县应在现今的越池白鹤地方。可能它是县的中心。

承化县：据《太平寰宇记》和《元和郡县志》，该县在州治的西北，即今富寿省方面。

新昌县：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省竹辂入新昌。新昌在今永福地方；县内有典彻湖，在今立石县境内。

嵩山县[①]：元和以后置，所在无考。

珠绿县：元和以后置，所在亦无考。

(四) 长州文阳郡

唐置长州，失建置年月。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为文阳郡。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改为长州。《旧唐书》载，"土俗与九眞同"。前黎时，宋遣宋镐使交州，齎封黎桓制册。黎桓遣水军至钦州太平军迎接。宋镐走海路，八月半至白藤江，乘潮而行；九月至长州奈宁驿[②]，近京都(华闾)。黎桓郊迎。由此看来，长州是在宁平。长州的"土俗与九眞同"，这与宁平的情况非常吻合。宁平在汉代为九眞的无功县，黎朝为清花外镇。

(五) 爱州九眞郡

原为隋九眞郡。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置爱州，领

① 《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书都作"高山县"。——译者
② 按《全书》作奈征驿。——译者

九眞、松源、阳山、安顺四县。又于州(九眞)界分置积、顺、永、胥、前、眞、山七州[①]。{七年}改永州为都州。九年改积州为南陵州。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废都州入前州。其年废眞、胥二州入南陵州，又废安州为隆安县，废山州为建初县。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爱州为九眞郡。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为爱州。

九眞县：武德五年置(可能是析置)松源、阳山、安顺三县。贞观元年省阳山、安顺。九年废松源县。这里产黃金、磬石。我们已知隋朝的九眞县是在东山、农贡地区。产可以做磬的上等青石的虐山即安获山，就属于今天的东山县。

安顺县：隋旧县。武德五年置顺州，又分置东河、建昌、边河三县。贞观元年省三县入安顺。安顺相当于今天的静嘉地区。

崇平县：原为隆安县。武德五年置安州与教山、建道、都握三县。又置山州及冈山、眞润、古安、西安、建初[②]五县。贞观元年废安州，省教山、建道、都握入隆安，属爱州。又废山州，省冈山、眞润、古安、西安入建初，属爱州。先天元年（公元 712 年）改隆安为崇安。至德二

78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一，《爱州》条下说："唐武德五年复为爱州，领九眞、松源、阳山、安顺四县，又于州界分置积、顺安、永、胥、前、眞、山七州……"。原文大约衍一顺字。本书作者所列七州名称中有顺州而无安州，但下文又提到安州而不提顺州，可能是因为有安顺县，便把安州误作顺州了。——译者
② 建初，《旧唐书》、《太平寰宇记》都作建功。——译者

年（公元 757 年）又改为崇平。崇平县可能相当于广昌地区。

军宁县：原为军安县。武德五年于县界置永州。七年称为都州。贞观元年废州入南陵州。至德二年改为军宁。相当于今之安定县。

日南县：隋朝的旧县。相当于今天的永祿、石城、河中县。

长林县[1]：本为汉代的无编县。

（六）演州龙池郡

原为忠义郡。又称演水郡。贞观时废。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析驩州重置，即吴、晋时的咸驩县地。可能相当于今乂安省北部，演州、安城、琼琉、义坛、葵州等县地。

（七）驩州日南郡

原为隋朝的日南郡，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置南德州总管府，领德、明、智、驩、林、源、景、海八州。南德州领六县。武德八年改为德州。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改为驩州，以旧驩州为演州。二年置驩州都督府，领驩、演、明、智、林、源、景、海八州。十二年废明、源、海三州。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为日南郡，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为驩州。

① 《方舆纪要》作常林。——译者

九德县：本为吴、晋、宋各朝的九德郡。隋朝废郡为县，即为驩州首县。马伯乐在其论越南和柬埔寨边界的文章[1]中认为，当时驩州的治所在南棠（即南坛）县雁塔村，并置驩州于蓝江之上。依我们看，置驩州州治即九德县于蓝江畔是有道理的。但是九德在吴、晋、宋各朝原本是郡，又是驩州的首县，应该是在驩州的中心，即今兴元县蓝城周围地区。这个地方就在近罗江三江口，可以控制蓝江和罗江地区即当时的驩州之地。可能驩州州治在蓝城山即熊山地区，那里后来是陈、黎时代的乂安府治。

浦阳县：即晋、宋、隋各朝的浦阳县。我们已经考定浦阳县相当于宜祿、宜春县地区。

越常县：宋时所置，在现今河静地区。我们已定隋朝的越常县于德寿地区。武德五年于该县置明州，并置万安、明弘、明定三县。又以日南郡的文谷②、金宁二县置智州，领文谷、金宁、新镇(《旧唐书》作新天③)、闍员(《旧唐书》作阙员)四县。贞观元年改为南智州，省新镇、闍员。十三年废明州，省万安、明弘、明定入越常，隶智州。后废智州，省文谷、金宁入越常，以越常属驩州。

怀驩县：本为咸驩。武德五年置驩州，领安人、扶演、相景、西源四县，治安人。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更

① 马伯乐：《公元八至十四世纪安南与柬埔寨的边界》，《集刊》，第十八卷。

② 前作交谷，此处当为交谷之误。——译者

③ 当为新销之误。——译者

名演州，十三年(公元 639 年)省相景，十六年州废，省安人、扶演、西源，以咸驩来属驩州。后改咸驩曰怀驩。唐朝的怀驩也在蓝江流域之内。蓝江的下游已为九德县地，那么怀驩可能在蓝江流域现今南坛、英山县地区，即后来陈朝的驩州。

(八) 福禄州唐林郡

《旧唐书》载，“土俗同九眞郡之地，后为生獠所据。”龙朔三年(公元 663 年)，智州刺史谢法成招慰生獠昆明、北楼{千余落}，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置福禄州于旧唐林州以处之。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为福禄郡。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改为唐林郡。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为福禄州，领县三：柔远(至德二年前为安远)、唐林(唐初以唐林、安远二县置唐林州，后州县皆省改为唐林县)和福禄。

在此，《旧唐书》的作者混淆了在广西的智州和在乂静地区的智州。唐改羁縻州唐林为福禄州。作为羁縻州，此地的居民也是獠人，但不是属于云南之昆明和北楼的獠人①。

据《贾耽记》，“一路自驩州东二日行至唐林州安远

① 作者对《旧唐书》文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第一，昆明和北楼不是地名，但看下面“千余落”便知。且显然并无北楼这一地名。第二、昆明不是现在云南省的昆明。智州刺史《新唐书》作“矩州”北楼作“比楼”。矩州应在贵州也不在云南。以上问题请参阅向达：《蛮书校注》，第 155—158 页。——译者

县”。唐林州和安远县的地势既是这样，那么，则应是在横山地区。福禄州应在河静之西上游地区。《太平寰宇记》说：从驩州“东沿海至福禄州一百二里”。可能福禄州包括整个河静地区和横山之西的归合、玉麻地区。

(九) 汤州汤泉郡

领汤泉、绿水、罗韶三县。《太平寰宇记》说，“汤泉郡今理汤泉县”。《方舆纪要》说，汤泉“与邕州相近”。邕州即今(中国)广西省之南宁。

(十) 芝州忻城郡

唐置，领县七：忻城、富川、平西、乐光、乐艳、多云、思龙①。《太平寰宇记》说，芝州“今理忻城县”，“土地与交州同”，“最远恶之处”。今在(中国)广西省庆远府有忻城旧县。唐代的芝州就在这个地区。

(十一) 武峨州武峨郡

唐置，领县七：武峨、如马、武义、武夷、武缘、武劳、梁山。《太平寰宇记》说，{武峨州}“今理武峨县，土地与安南府同”。现今广西庆远府有武陆县，可能是过去的武峨县。这样，武峨州便又是在广西省庆远府地区。《读史方舆纪要》说，武峨属现在我国广南省的升华府，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① 当为恩龙之误。——译者

(十二) 武安州武曲郡

领县二：武安、临江。《太平寰宇记》说：自陆州"西至武安州三百七十里"。《史学备考》认为，武安州是在广西省之太平府(中国)。①

(十三) 诸羁縻州

除了横山以北十二州而外，唐朝还于横山以南设林州和景州。公元八世纪，林邑国乘唐朝在西域用兵的机会，又逐渐重占了几乎全部的过去日南郡地方，因此《旧唐书》说，林邑"其国延袤数千里，北与驩州接"。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置南景州，寄治驩州南界。八年改为景州。贞观九年，怀綏林邑置林州，也寄治驩州南界。景州和林州无疑是寓置于越常县地界。

① 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地理志》)认为：芝州是兴化地区，汤州是宜光地区，武峨州是太原地区，武安州是安邦即广安地区，不知他根据什么。《越史通鉴纲目》则认为福祿州为清化之地。(按《纲目》前编卷四说"吴仕史唐改交阯为安南都护府，曰安南[当作交州]、曰爱州、曰福祿州、曰驩州、曰峰州、曰陆州、曰演州、曰长州，以上诸州皆我国界。至如汤州、芝州、武峨州、武安州未必皆安南地，盖以其疆域与南交联络，故以属都护耳。今考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长州土地与九真同，则长州当近今清化地，但未详的处。《清一统志》钦州有乌雷、花清、宁海三县，废城在焉。则陆州属清钦州，所谓皆我国界者恐误。又潘辉注《宪章·地舆志》谓：兴化唐为芝州，宜光唐为汤州，太原唐为武峨州，安邦即今广安，唐为武安州，不知何所证据，姑录备考"。据此，作者所说"《纲目》认为福祿州为清化之地"。应有误。——译者)

对于那些边远的的部落，唐朝不能设置州郡直接统治，就设立羁縻州、府，让旧日的酋长继续统治他们的部落而须接受边州都督、都护的管领。属于安南都护府的有四十个羁縻州，大概是在我国北部上游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如归化州、甘棠州、林西州在安沛、老街地区和沱江上游一带；平原州在河江地区(平原州在泸江上游)，武定州、都金州在宣光地区；思陵州、祿州、谅州在谅山地区。

属于安南都护府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这些羁縻 81 州，大概是瓯人即西瓯人的后裔繁衍生息的地方。在唐代，生活在两广即昔时西瓯人和南越人居住地区的蛮夷，中国人称之为蛮獠，特别是其中有重要的两支：其一是分布于广东的南平獠，其二是广西的西原蛮。关于南平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说："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贵者饰以珠璫。俗重女轻男①，妇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货求男，贫者无以嫁则卖为婢。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其王姓朱氏，号剑荔王。贞观三年遣使内款，[唐]以其地隶渝州。有飞头獠者，……有宁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

关于西原蛮，《新唐书》说："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天宝初，黄氏彊，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割据十余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

① 此句《新唐书》原文为"俗女多男少"。——译者

之，逐于海滨。……长庆初，以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为经略使，复上表请讨黄氏。兵部侍郎韩愈建言：黄贼皆洞獠，无城郭，依山险各置生业，急则屯聚……”。

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到，南平人和西原人在种类上应相去不远，中国人有时称之为蛮，有时称之为獠。根据上述首领的姓氏可以推想，中国南方的侬人和越南北方的岱依人，是他们——特别是西原獠人的后裔。我们可以推断，属安南都护府各羁縻州的居民，是居住于现今越北自治区的岱依人、侬人同胞的祖先。

属于峰州都护府的有十八州，居民为爨蛮。关于爨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说：“自弥鹿、升麻二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乌蛮……[玄宗时](南诏王)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戶二十余万于永昌城。东爨以语言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乌蛮种复振，徙居西爨故地与峰州为邻。贞元中置[峰州]都督府，领82羁縻州十八。乌蛮与南诏世婚姻，其种分七部落……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发髻，女人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安南有生蛮林覩符部落，大历中置德化州，戶一万；又以潘归国部落置龙武州，戶千五百，诏安南节度使綏定之。”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认为，在这十八个羁縻州的爨蛮，特别是东爨，他们与南诏人通婚，无疑是南诏人的远亲，因此也属于泰人种族。自唐代以后，南诏和东爨西爨屡遭唐朝的攻伐，在汉族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迁徙，因此

这些泰种人、特别是在属峰州的十八羁縻州的泰种人，已逐渐向南迁徙，进入我国红河和沱江上游地区，特别是进入兴化十州地区或泰人十二州(西双泰州)地区，即现今我国的西北地区。居住于我国泰苗自治州的泰族同胞，是这十八羁縻州的爨人后裔。

《贾耽记》称，自安南至云南道上，从峰州至甘(丹)棠州(现在甘棠是老街省磷灰石矿地方)“皆生獠也”。但是这种獠人与西原獠同种。由此可见，在峰州属十八羁縻州中，即今从白鹤到老街地区，其居民也是属于岱依人系统，而非属泰人系统。但如果回溯到久远的时代来看，则泰人和岱依人、侬人又都是同一起源，即来自人们通常称之为泰的种族，他们从上古时代起就已占据了中国的西南部地区。①

* * *

从上述唐代安南都护府所属各州县的情形我们看到，府治在今河内的都护府疆域要比三国和南北朝时期交州的地域更为宽广。如果不算在北部和东北部属安南都护府的羁縻州和在西北部属峰州的羁縻州，只算直接

① 马伯乐在《唐代安南都护府考》(《集刊》第十卷)一文中，也研究了唐代安南都护府的历史地理问题，并且也考订了其所属各州县的方位。现在我们又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些地方得出了与马伯乐相似的结论，但是我们的意见也有和他不同的地方。为了避免累赘，我们只叙述自己的见解，而不再逐点提及马伯乐的意见。虽然在关于都护府城的方位问题上对比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的地方我们赞成马伯乐的说法，于此我们已特别予以指出。

属于都护府的各州，则汤、芝、武峨、武安州属中国今广西省辖地，而在横山以南地区的林州和景州则形同虚设，这样只有交、陆、峰、长、爱、演、驩和福禄八州是位于旧交州的地域之上。这大概便是直到唐朝被推翻以后我国早期封建朝代吴、丁、黎、李建立我们的自主国家的地域。

七、恢复自主初期的我国疆域

（曲氏、吴朝和十二使君）

从公元九世纪中叶开始，在晚唐时期，唐朝须对付农[83]民起义和藩镇割据两大变乱。在安南，高骈为唐朝赶走了南诏人重新收复了安南之后，都护政权曾在一个时期內得到了恢复和巩固。但是当高骈调任别地，曾衮任节度使的时候，人民崛起，首先是府兵起事打算攻占府城。洪州（洪州是后世的名称，相当于唐代的朱鸢县）豪右曲承裕，趁唐朝衰微和军民对唐朝官吏不满之机，于公元 905 年起事。由于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他驱逐了唐朝的官吏和军队，占据了府城，自称节度使。事后才告知唐朝。唐廷无可奈何，不得不于公元 906 年初予以承认。次年，唐亡。

黄巢的降将朱温，在消灭了趁黄巢起义之机起事的军阀集团之后，遂夺取唐朝的帝位而建立了后梁。于是开始了五代之乱，自公元 907 年至 960 年，五个朝代（梁、唐、晋、汉、周）相继统治着中国中原地区。而各个藩镇则从公元 892 年到 979 年间，在其周围地区进行割据，形成了十国的局面。公元 907 年曲承裕卒，他的儿子曲承颢继立，也自称节度使，志在趁中国离乱之机建立自强的基础，便按照一个独立国家的规模设立了各种制度。曲承

颢重新划定行政区域以取代唐代的州县，他以路代替州，以府州代替县。唐代分各县为乡，承颢改乡为甲，设管甲和副司甲的职位，掌管收税和派丁的事务。甲之下，最小的行政单位为社，每社置正、副两个令长。曲氏的行政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后来各自主朝代行政组织的基础。但是，可能由于曲氏沒有时间进行周密的改革，因此，在以后各代，唐朝的州名仍被继续沿用。

当曲氏从事经营以求在安南建立起一个自主政权的时候，广州节度使刘巖却在华南割据，并建立了南汉。曲承颢派他的儿子曲承美与南汉交好。但是曲承美袭位以后，于公元 917 年又遣使至梁以请归服，企图利用梁与南汉之间的矛盾巩固自己的自强事业。当时南汉主刘龚因为承美臣服于梁，大怒，遣骁将黎克正[1]领兵攻曲氏。克正生擒承美回到广州。刘龚以李进为交州刺史，与克正屯兵驻守，代替中国以前诸朝代而统治我国。

但是，曲氏牙将爱州人杨延艺[2]——今在清化省绍化县栏村（即杨舍村，又名杨氏村）有他的祠庙——起兵抗拒。杨延艺制定了计划，招募勇士三千人，把他们训练成为决战的军队，然后起兵进攻南汉军。李进驰告南汉以求援兵。杨延艺收复了交州城，李进逃归广州。陈宝[3]

① 当为李克正之误。——译者

② 《越史略》、《驭交记》、《安南纪要》、《全书》等都作杨廷艺；作者据《纲目》作杨延艺。——译者

③ 《驭交记》作程宝。——译者

带南汉援兵到来，企图包围州城，但被我军杀死。

杨延艺自称节度使，以继承曲氏的事业，时在公元 931 年初。七年后，延艺为其牙将矫公羡所杀而代之。为了保持自己不正当的权位，矫公羡臣服于南汉。

也是杨延艺麾下牙将的吴权，接到矫公羡反叛的消息，并看到他投降南汉的行为危害了曲氏和杨氏努力建立了基础的自主事业，于是便起兵以继续担当起这个事业。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五）载，吴权，唐林人，父旻为本州牧。《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五）[1]注："唐林，古社号，旧史注在福祿县。福祿今改福寿，属山西省。《山西省册》：'福寿甘霖社，古号唐林，冯兴、吴权皆其社人，今有祠在焉'。"对这些注释我们非常怀疑，并且想：人们很有可能是把属福祿州的唐代县名唐林（福祿州有唐林县）误认为福寿县的唐林社名了。福祿州的唐林县在河静南部地区。《安南纪略》[2]则又说："吴权，爱州人"，也不知其正确与否。

吴权深受杨延艺的宠信，延艺以女妻之，并让其管领国内的一个重要地区爱州。当时爱州的治所在什么地方

① 《纲目》，前编，卷五，唐林注，为参见条；下面的引文在前编，卷四。——译者

② 当为《安南纪要》之误。《纲目》前编，卷五："唐林，古社名，注见属唐贞元七年（即上引前编，卷四唐林注）。《安南纪要》：'吴权，爱州人'。未知孰是。"——译者

呢？我们已知，隋末九真郡的郡治可能是在东山县铜铺村。到了唐代，可能九真郡治仍未变更。《禅苑集英》说，黎良为唐代爱州牧，亲族数世在此驰名。据清化省东山县府里村香严寺碑载，黎良被丁先皇封为爱州九真郡都督驿使并得封邑。香严寺就是由黎良于后唐时（公元923—937年）所建，位于乾尼山上的布里村附近。丁朝封赐给黎良的食邑肯定是在这座寺庙的附近。在唐代，黎良的产业必然也是在此一地区，即在过去盆江的右岸，我们已知到李朝时盆江仍是一条大江。我们所推断的隋之九真郡治所在地铜铺村，也在这个地区，距布里村不远。我们揣测，唐末和杨延艺时期，爱州州治大约是在东山县的铜铺和府里。

85

吴权从爱州举兵攻讨叛逆。矫公羡恐惧，遣使求救于南汉。刘龚欲趁机重占交州，乃派他的儿子弘操为先锋率军先行，自率大军屯海门（在广西省博白县）。公元938年秋，吴权已诛矫公羡，便进行布置以迎击南汉军。他得知敌军由海路进兵，就在进入我国的通道口白藤江口严密布防。命令士兵于潮水退时，将削尖了头包上铁的木桩插到江口。弘操的兵船来到，打算乘潮涨进入江口。吴权估计潮水快退时，使人以轻舟在江口挑战，然后假装败退。弘操纵船追赶，越过插桩的江口。潮水急退，埋伏于江边两岸的我军跃起反攻。敌船被迫撤退，但因水浅撞上包铁尖的木桩，被戳破而翻船者甚多。敌军死亡过半。弘操也溺死。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巨大胜

利，它为越南民族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本书下卷的一个条目中，我们将证明当时的白藤江口是在广安市之东即现今的争江口。

*　　*　　*

在获得这个巨大胜利之后，吴权开始称王，并建立了自主国家。公元939年初，吴权定都于峰州的螺城，可能是为了表示继续古代瓯雒国的国统之意。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螺城的方位，在此毋庸赘述。吴权的领土能够包括瓯雒国的全部领土吗？我们想，当时在广西省西南部属于汤、芝、武峨、武安诸州的土地已被南汉占去。还有过去也属瓯雒国地域的安南都护府属下各羁縻州，当时的吴朝肯定也未能管辖。吴权只是在居民为雒越人后裔的各州，即北部的中游和平原地区以及清化—乂安的中游和平原地区得以行使其权力。至于过去为唐朝的羁縻州的上游地区，大概仍由各酋长统治而保持独立的局面。

那些近臣、将佐和归服的地方豪右，可能已接受了吴朝的封爵和赐地。现在我们不清楚分封的情形如何，只知在茶乡——今海阳省南策县地区——当时有一个豪右范令公是吴权的忠臣，很有可能是被吴朝分封到这个地方。黎良在唐时为爱州牧，后来接受了丁朝的分封，可能也臣服于吴朝而保持住了在清化的基业。史载丁公著（丁部领之父）在杨延艺时为驩州刺史，肯定也保持住了在驩州的基业。

吴权死后，杨三哥篡了吴权长子昌岌的帝位，昌岌逃

奔到茶乡投靠范令公。杨三哥收养昌岌之弟昌文｛为已子｝。公元950年，三哥遣昌文及杨吉利、杜景硕二将，率兵攻太平县①的唐、阮二村(《纲目》注说，是今国威地区，在喝江右岸)。到达慈廉(自河内到山西的路上，位于喝江左岸)之后，昌文与诸将相商回兵之计，偷袭三哥，降三哥为张杨公，并赐张杨(今为红河右岸常信县的张杨村)之地作为食邑，然后遣使至茶乡迎回昌岌。但是当时的局势已经混乱。在杨三哥篡位之后，地方豪右纷起割据，形成了历史上称为“十二使君”的局面。

陈览，自称陈明公，据布海口，后为武仙县奇布社，即今天的太平市。陈览死后，丁部领继承兵权，撤回到他的家乡华闾地区。

矫公罕，矫公羡的内孙，称矫三制，据峰州(在白鹤之南，今白鹤县扶林社②尙有古城遗址)。

阮宽，称阮太平，据阮家湾(今在永福省安乐县永姥社尙有古城遗址)。

吴日庆，称吴朗公③，据唐林(唐林县，属福祿州，今河静地区)。一作据胶水(今南定省春长县)。

李奎，称李朗公，据超类(今北宁省顺城县)。

阮守捷，称阮令公，据仙遊(今北宁省仙遊县八万山下，尙有旧城遗址)。

吕唐，称吕佐公，据细江(现为北宁省文江县，在奉功社有其祠)。

阮超，称阮右公，据西扶烈(今为河东省青池县西扶烈社)。

矫顺，称矫令公，据回湖(今富寿省锦溪县陈舍社①尙有古城遗址)。

范白虎，称范防遏，据藤州(在兴安省金洞县赤藤社有他的祠庙)。

公元965年，在进攻太平县唐、阮二村时，昌文被射死。② 吴朝威势更加衰微。昌岌已死于前，昌岌子昌炽收集残众逃回吴氏根据地爱州，北上至朱江右岸，据平桥(在清化省农贡县贻灵尙有古城遗址)。在这个时候，吴氏家将杜景硕率师出据杜洞(今在河东省清威县保陀乡，有使君城故址。有一种说法认为杜洞江即锐江)。

这十二个人占据了上述十二处地方，便是历史上所说的“十二使君”③。

---

① 《纲目》，前编，卷四：“太平，地名。……后割界于慈廉县之君臣洲，则是太平当属古峰州，即今之山西是。参之唐《地理志》，太平县割置封谿，有云属峰州可证。但载籍不详，未知的处。其后太平唐、阮二村，疑当在此，若谓山南之太平则非。”——译者

② 也作扶立社。——译者

③ 按《全书》、《纲目》都作吴览公。——译者

① 《越史通鉴纲目》作张舍社。(《纲目》前编卷五注云：“《山西省册》：‘锦溪张舍社有使君矫公城遗址’。”——译者)

② 此次为吴昌文第二次攻太平的唐、阮二村，讨丁部领，结果为伏弩所中，死去。事见《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吴纪》。——译者

③ 十二使君的名称及他们割据的地区，各书所载出入甚大，现将《越史略》(卷一)所载录出，以供参照。“十二使君：矫三制，名公杆，据峰州；阮太平，名宽，一名记，据阮家；陈公览，名日庆，据唐林；杜景公，名景硕，据杜洞；阮遊奕，名昌识，据王橋；阮郎公，名珪，据超类；阮令公，名守捷，据仙遊；吕左公，名犷，据细江；阮右公，名超，据扶列；矫令公，名顺，据洄湖；范防遏，名白虎，据藤州；陈明公，名览，据江布口。”——译者

八、丁、黎时期的我国疆域

87 十二使君之一的丁部领，占据着华闾地区。在削平其他使君统一宇内以后，丁部领称王，即丁先皇帝，都华闾。

史称丁先皇分全国为十道，现已不能详知其名称和方位。只知旧史仍载唐代各州的名称，如爱州、驩州、峰州，由此可见唐代各州名称在当时仍被沿用。

黎桓篡丁氏之位。黎朝改十道为路、府、州。现在也不清楚这些路、府、州的名称和方位。而旧史仍沿用唐代诸州的名称。例如公元1004年，黎桓派他的儿子（行军王）明提使宋，称摄驩州刺史。在这里，我们只拟考订在研究丁朝和黎朝的内政时所遇到的地名的方位。

丁部领本想建都于他的故乡潭村（即宁平省嘉远县恬舍社），但以地势狭隘，所以改都华闾。《越史通鉴纲目》[①]载，"花闾在宁平［嘉远县］威远、威济二社，山分此地，四面皆石山壁立，中有一处颇平衍，土人呼为'花闾峒'。考《安南纪要》：花闾峒在黎平县，黎平今嘉远。洞心宽二丈许，有一港屈曲萦绕，至花闾城南。花闾城亦在黎平县。丁氏因山筑城，周围五百丈，故址犹存，则花闾峒是丁先皇起兵处。花闾城在长安，是其所都也。"

① 《纲目》，前编，卷五。——译者

丁先皇和他的长子丁琏为杜释所弑。杜释是天本县（即今南定省务本县）大堤村人。

丁先皇的末子丁璿继位。黎桓自称副王。看到了黎桓欲篡丁氏之位，于是大臣阮匐、丁佃相率起兵抗拒。黎桓与阮匐、丁佃战于西都。丁、黎的京都为华闾。旧史称黎桓的家乡爱州为西都。阮匐、丁佃失败以后，他们的同党范盖奔溃于北江，即今天的北宁。

丁朝驸马吴日庆（十二使君之一，前附丁部领），逃到了占城国，引占城军来犯我国，经大鸦（即大安海口，为底 88 江入海口）和小康（即宁平省安谟县乾海口）二海口，想攻华闾城。但遇风暴，占城的兵船都遭覆没。

公元982年，黎桓亲征占城，因见从铜鼓山（在马江上，属清化省安定县丹泥社）南行，山路险阻，人马困惫，而海道波涛又难往来，乃使人开凿渠道到婆和江，以走江道皆得其便[①]。婆和社今为清化省静嘉县南部的同和社。这条渠道无疑是从马江流入清化省南部的渠道，以便与绰渠（静嘉县南）和铁渠（属乂安省演州县）相连而进入乂安。公元1003年，黎桓又使人浚多盖（今为乂安省兴元县香盖社）渠，[②]从清化连接蓝江。

① 《大越史记全书·黎纪》载："癸未，四年……海道新港成。帝（黎桓）征占时，历铜鼓山，至婆和江，山路险阻，人马困惫，海道波涛，又难往来，乃使人开港，至是成。舟楫所至，皆得其便。"——译者

② 以上所说黎桓开凿的渠道，《全书》和《纲目》都称为"港"。多盖渠称多盖港。又绰渠和铁渠，《大南一统志》（卷十四）作绰港和铁港。——译者

黎桓分封诸子镇守各地。

公元 989 年，黎桓封太子鍮为擎天大王，居京都；封第二子银[1]为东城王，大约给以京城东面之地；封第三子钺为南封王，大约给以京城南面之地。公元 991 年，封第四子钉为御蛮王，居峰州；封第六子钘为御北王，居扶兰寨(今为海阳省唐豪县扶卫社)。公元 992 年，封第五子铤为开明王，居藤州——即兴安省金洞县(公元 1005 年，黎龙铤改藤州为太平府)。公元 993 年，封第七子鏦为定藩王，居五县江司营城。五县江流经安朗、金英、东岸(慈山)、安丰、仙游诸县而入求江，即《水经注》所载五水中的第二条水；封第八子锵为副王，居杜洞江，即锐江；封第九子镜为中国王，居乾沱连末县[2](今为兴安省仙侣县)。公元 994 年，封第十子铓为南国王，居武泷州——属清化省，不详何地。公元 995 年，封第十一子锃(即明提)为行军王，居古览州——今为北宁省慈山县；封义儿为扶带王，居扶带乡——今为海阳省永保县扶带社[3]。

在黎朝，除了由于黎桓诸子间的争权夺利酿成内乱之外，还有地方豪强，山区酋长的纷起倡乱。

公元 989 年，管甲杨进禄受命征驩、爱二州税。进禄勾结了二州的豪强反叛黎朝。

① 按《全书》和《纲目》都作银锡。又，查《纲目》正编，卷一，黎桓诸子名前，都冠以“龙”字，如龙鍮、龙钺等。——译者

② 《全书》、《纲目》都作末连。——译者

③ 《纲目》，正编，卷一，作扶载社。——译者

公元 997 年，黎桓亲征杜洞地区，这里是前吴权家将杜景硕的根据地。

公元 999 年，黎桓亲征何洞等四十九洞，破日则洞和定边州。据《越史通鉴纲目》注释，何洞在清化省石城地区。[1]这里的洞，无疑是相当于芒人的部落。日则洞和定边州可能是清化省西面的上游地区，该地居民属泰人系统，与寮人有亲属关系，他们的后裔是今天的芒—岱依族同胞。

公元 1000 年，黎桓诏讨不肯归服的峰州豪强郑航、[89]陈丽。

公元 1001 年，黎桓亲征莒隆蛮。《纲目》注说，莒隆为今清化省锦水县蛮人的名称。[2]从前的锦水县包括整个关游或关化地区，即回春罗汉地区。莒隆蛮可能也是泰人，其后裔是居住于今关化地区的芒—岱依人。黎桓死后，莒隆蛮人还曾多次起事。

公元 1008 年，黎龙铤(卧朝)亲征都良、渭龙二州，获人口及马匹甚多。渭龙为今宣光省霑化县地区；都良可能是都金，也是宣光的一个州。又讨驩州和千柳州，获人口，作囷纳其中而焚之。千柳州可能是在驩州以南或以西地区。

① 《纲目》，正编，卷一：“何洞，即何蛮洞，今清化石城县是其地也。”——译者

② 《纲目》，正编，卷一注说：“莒隆，蛮名。丁、黎为莒隆蛮，李灭之。黎顺天置洛水县，光顺改锦水，今因之，属清化广化府。”——译者

这一年的秋天①，龙铤又亲征驩唐州和石河州。这二个州在河静地区。到了环江，遣防遏使胡守益领驩唐州军五千馀，除治道路，从州夹江至南界海口。龙舟出环海口，至海外，忽遇风涛汹涌，遂命回舟，又怕海道艰险，起陆还京师。上述各地无疑都在河静地区。南界海口即今天的漏海口。

根据上述黎桓和黎龙铤亲征地方叛乱的事实，可以看出，北部以北和以东以及清化西部和乂安西部等边境地区，黎朝还未能建立稳固的统治。

此后的李朝将继续经营边境地区。

① 据《全书》及《纲目》当为次年即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 年)。——译者

九、李朝时期我国——大越国的疆域

公元 1009 年，李朝代替了黎朝。李公蕴以华闾城湫 [90] 隘，不足为帝王居，乃迁都大罗城①，即唐宋平城。高骈驱逐了南诏军之后，曾于此地重建安南都护府治。

旧史称李公蕴分全国为二十四路，但《全书》和《纲目》只载十二路的名称：天长路、国威路、海东路、建昌路、快路、黄江路、龙兴路、北江路、长安路、洪路、清化路、演州路。

从李朝官制来看，外官有知府和判府治理一府，并有知州治理一州。我们可以推断，李朝仿效宋朝制度，将全国分为若干路，每路辖一两个乃至三个府和若干州。但上述名录虽不完备，现在也未能有依据地加以补充。关于府，《越史略》和《全书》载天德府之名，系由古法州改成，长安府由华闾城改成，应天府后改为南京，都护府即直隶府，以及清化府、乂安府。

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载有名录如后：

“交阯分为② 四府，十三州，三寨。府曰：都护、大通、

① 罗城或大罗城原指建于周围之城。高骈于都护府城周围建罗城；后来人们认为大罗城是该城的专名，这是一个错误。但年代久远已经用惯，李公蕴迁都的诏书也把大罗城看作是该城(即都护府城)的名称。

② 周去非《岭外代答·安南国》(卷二)说：“境内伪置四府，十三州，三寨。……”。“境内伪置”，本书作者改作“交阯分为”。——译者

清化、富良；州曰：永安、永泰、万春、丰道、太平、清化、乂安、遮风、茶卢、安丰、苏州、茂州、谅州。寨曰：和宁、大盘、新安。

"大抵清化、遮风、乂安、永安皆邉海，而永安与钦州为境，茶卢与占城为境，苏州、茂州皆与邕管为境。{其国东西皆大海。}东有小江，过海至钦、廉；西有陆路通白衣蛮；南抵占城；北抵邕管。"

马伯乐在其研究李陈胡时代历史地理的文章[1]中认为，周去非名录中的四府为数不足，还应增添一个北江府才能包括当时大越国的全部领土：1.都护府，相当于唐代之交州，大概是北部平原的主要部分；2.在求江上的富良府，可能包括了过去太原、宣光整个地区（即太原、北泮、宣光、河江、安沛）；3.大通府，包括红河以西的山西和兴化地区；4.清化府包括今天的清化与整个的乂安地区；5.北江府，包括从谅山经过广安到大海东面的地区。马伯乐力图以这五个府把我国当时的领土包罗无遗。但是实际上周去非的名录，尽管有马伯乐的补充，仍然缺少很多、相差甚远，必须再加以补充才能与李朝的二十四路情形相吻合。

我国正史所开列的名录，如我们所知，只记载了二十四路中的十二路。让我们将这些记载有名的各路分配于我国的领土之上，以便看出还缺少什么地方沒有记载。天长路相当于陈代的天长府，即南定省的东部地区；国威路

① 马伯乐：《安南李陈胡三朝的政治地理》，《集刊》，第十六卷。

相当于陈代的国威镇，为底江流域的山西地区；海东路相当于陈代的新兴府路，即广安地区；建昌路相当于陈代的建昌府，是太平省的一部分；快路相当于陈代的快州路，即兴安地区；黄江路相当于陈代建昌府黄江路，即南定省西部；龙兴路相当于陈代的龙兴府，为太平省的一部分；北江路相当于陈代的北江路，即北宁、北江地区；长安路相当于陈代的长安州，即宁平地区；洪路相当于陈代的上洪州与下洪州，即海阳地区；清化路也叫做清化府，相当于陈代的清化府，即清化省地区；演州路相当于陈代的演州府，为乂安省的北部地区。这样看来，还遗漏了河内、河东、太原、宣光、乂安。但是除了各路的名录之外，《越史略》和《全书》还记载有都护府、应天府、富良府、乂安府、天德府、长安府的名称。都护府为京畿；应天府，《一統志》（《河內》）说，在李朝应天为都城，又称南京，至黎朝光顺年间置畿辅府，改应天府为奉天府。这样，都护府和应天府便是相当于今天的河内地区。富良府[1]，我们已知是在求江之上，即太原省地区。乂安府由驩州改

① 现今太原省尚有富良县，在北泮省的南面，求江的右岸。宋朝的史籍载，郭逵率军至富良江，"距交阯仅一江之隔"，而据我国史籍所载则为郭逵率军至如月江。如月江就是求江——流经如月村的一段。宋朝史籍所说的富良江，是指求江，该江流经李朝的富良府。富良府大概是黎朝的太原镇地区。但是后来富良江之名又用以指靠近河内的一段红河。《元史·安南传》载，公元1278年柴椿至昇龙，太尉（指陈仁宗）率百官自富梁江（在此将良误作梁，作令更误）岸奉迎柴椿入馆，并且记载了公元1285年乌马儿在富良江上战败。在此富良江又指的是红河，而我国史籍从前称泸江，但后来也根据中国书籍的说法称之为富良江，马伯乐（《集刊》，第十六卷）和黄春瀚先生（《李常杰》II，第十章）都曾指出这一错误。

92 成①，是今天的乂安、河静省地区。天德府于公元 1010 年由古法州改成，无疑是属于北江路的地方，析出国王故乡之州而升为府。还有天长府由华闾城改成，仍是长安路的地方。

这样可以看到，在大越国的领土上还剩下宣光、兴化、谅山地区，不属于上面记载的各府、路中的任何府、路。但是，如果我们把州作为府下的行政单位，便可看到有爱、演、驩或乂安、快、洪、国威诸州是相当于记载上的各府路的。这些州或者仍旧保持着州的资格，或者被改为府，都可以被看作是路。除了这些州之外，还有一些也具有象上述各州那样重要位置的，如峰州(此名始自唐代)和真登州相当于后来陈朝时的归化江路，甚至可能包括宣化江路，谅州相当于谅山地区，这些州可能也被视为路。古法州后来改为天德府，无疑从一开始也被视为路。如果我们把名录中的十二路同上面所列十二路名录中未见的都护府、应天府、天德府或古法州、富良府、乂安府、峰州、真登州、谅州等各府、州加在一起，那么，我们已经有二十路之数了。还有四路是什么路，现在还不能推断出来。我们知道，按照宋朝的制度，一路辖一个或两三个，甚至许多个州。因为我国国土不广，我们猜想我国的一路只辖一府或一州，所以快路亦称快州，洪路也称洪

① 《全书》(卷二)载，公元 1036 年改驩州为乂安州；《越史路》(卷二)载，公元 1101 年改驩州为乂安府，这就是说公元 1101 年升乂安州为乂安府。

州，清化路也称清化府，长安路也称长安府。

公元 1069 年，李朝取得了占城的布政、地哩、麻令三州，至公元 1074 年改地哩为临平，麻令为明灵。《全书》还载，公元 1037 年李太宗征临西道。《纲目》注说，李朝的临西道是陈朝的沱江道，黎朝改为嘉兴府①。可能临西道设置于边陲地区，也被视为一个路。如果布政、地哩、麻令三州和临西道与我们已知的二十路相加，那么我们便可得到二十四路之数。我们揣测，《全书》的作者，可能是《全书》之前的《大越史记》的作者们，把李朝末年二十四路(府和州)之数记载成了李太祖改十道为二十四路，而未必在李太祖时就已足二十四路之数。

除了负责的职官为知府或判府以及知州(都护府除外，其首官为士师，相当于后来的府尹)的大的府或州以外，还有一些低一级的州，《越史略》和《全书》记载这些州的首官为首领。下面让我们简略列出见于《越史略》的这类州的名称②：渭龙州(宣光霑化州)，永安州(潮阳镇，改成今海宁省)，都金州(宣光咸安县地)，七源州(谅山七溪县)，文州(谅山文渊县)，定原州(根据黄春瀚说，可能是安沛地区)，滞原州③(可能也靠近定原州)，平原州(黎朝 93

① 《纲目》，正编，卷二注的原文是："临西，属兴化省。李为临西道，陈为沱江道，属明为嘉兴州，黎改为嘉兴府，今嘉兴府是。"——译者

② 为了指出《越史略》和《全书》所载各州现今的方位，我们大部分根据《纲目》(前编，卷二、三、四、五)的注释。

③ 《全书》、《纲目》也作彘原州。——译者

改为渭川，今属河江省），常新州（也在宣光、河江地区），广源州（后为高平广渊），傥犹州，平州，婆州（都属于高平之地），雷火州（在高平西北，今属中国广西省辖地），武宁州（北宁武江县），西源州（太原地），几郎州（可能是桄榔，即谅山省温州地区），苏茂州（据黄春瀚说，是海宁省亭立、安州地区），上原州（今北泮地区），西依或西农州（后为太原省司农县），太原州（即高平省石林州），下农州（北泮之地），石犀州（黄春瀚先生说，可能是高平省石林县），思朗州（高平省上琅县、下琅县）。除此之外，《全书》还增载平林州（《纲目》注说，为高平省广渊县地[①]），上威州（州牧为何氏，可能是在山西地区，该名也许与国威、广威之名有关），万崖州（谅山省北山县），大黄州（南定西部和宁平北部地区），通农州（今为高平省石林州通农总），弄石州（陈末属太原镇），定边州（据阮廌《舆地志》载，属高平），藤州（相当于兴安省金洞县）。《越史略》和《全书》所载的这些州，绝大多数是位于上游地区由氏族首领或酋长统治的。这是一些小的相当于平原地区的县，这种州、县隶属于府路或州路。

除州县而外，在旧史中还记载有乡，例如公元1068年改古磊乡[②]为超类乡（后来的超类县），再如清威乡（后来的清威县），即墨乡（后为美禄县即墨社）；有甲，如古弘

① 《纲目》，正编，卷二注说："平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唐置平林州，寻分隶于诸州。今高平广渊诸县是其地也"。——译者

② 《全书》卷三作"改土磊乡为超类乡"。——译者

甲（后为清化省弘化县）；有寨，如归化寨（安沛、老街地区），婆和寨（在清化南面）；有峒，如麻沙峒（后为和平省沱北州），雷火峒（在广渊州西北面）。乡和甲是近似于县的行政区域，大概是在平原地区；寨和峒是近似于州的区域，大概在山区和边境地区。

十、陈朝和胡朝时期的大越国

94 史书记载陈朝（太宗）改李朝的二十四路为十二路，① 但未详各路的名录。在史籍中见于记载的名称又多达十五路，即天长、龙兴、安康、安暹、北江、三江、广威、三带、谅江、山南、快、烘、演、长安、沱江。②

《安南志略》则载十五路如后：大罗城、北江、南册江、快、烘、如月江、归化江、宣化江、谅州{江}、大黄{江}、清化（府路）、演州（府路）、乂安（府路）、布政（州路）。③

---

① 天应政平十一年。参阅《纲目》正编，卷六、卷二十一；《历朝宪章类志》、《舆地志》。（按《纲目》正编，卷六注说："十二路：旧史失详。其见于记载者，如天长、龙兴、国威、北江、海东、长安、建昌、洪、快、清化、黄江、演州等路。又有府、州、镇，如新平、乂安、太原、谅江，盖陈制府、州、镇则统于路也。"——译者）

② 最近，历史所得到人们刚在太平省瑞英县瑞曲社发掘出的一个木牌的抄本。木牌可能是用作土地标志，其中有"天长龙兴府安抚使司"的字样，属绍龙（十二年）时。这就证明天长和龙兴从前是两个路或府，此时已合并成为一个府而只设置一个安抚使司。

③ 检《安南志略》所载各路名称与这里所列并不相符。据《安南志略》（卷一）所载名称如下：大罗城路、龙兴府、天长府、长安府、归化江路、宣化江路、陀江路、谅州江路、北江路、如月江路、南栅江路、大黄江路、烘路、快路。

又马伯乐在《李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见冯承钧《译丛》四编）一文中所考订的十五路也和这里所列不同。与马文相比较，这里少一沱江路，且仅有十四路，须加沱江一路方足十五之数。——译者

把这两个名录加以比较，便可以看到，后一名录中有九路是前一名录中所沒有的，即大罗城路、归化江路、宣化江路、谅州{江}路、大黄{江}路、南册江路、如月江路、乂安府路、布政州路。这九路与上面的十五路相加，也成二十四路之数，是不是这就是李朝的路数而陈朝初年仍加沿用呢？据《纲目》（正编，卷二十一，第 25 页）注，"陈{天应政平}初曰：天长路，又分建昌、安暹二路，复改为潢江、山南、龙兴、快州等路"。由此可见，陈朝的路数当不少于李朝。

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黎季犛为辅政太师，改变行政制度，改诸府路为镇：清化为清都镇、国威为广威镇、沱江为天兴镇、乂安为临安镇、长安为天关镇、演州为望江镇、谅山府（前为谅州）为谅山镇、新平府（前为布政州）为新平镇。①

陈朝末年，在史籍中还见有把顺化与新平并列的记载。② 顺化包括顺州和化州，③ 相当于占城割让给陈朝的乌州和哩州之地，即今天的广治和承天地区。到了胡朝时期，胡季犛又占了占城的大占和古垒两州，置升、华、95

---

① 《纲目》，正编，卷十一，第 28 页上。（按《纲目》原文是：改"新平府为西平镇"。——译者）

② 《纲目》，正编，卷十，第 46 页下（"占人诱新平顺化人寇乂安，掳掠人口……。"——译者）、第 50 页下（"冬十月，浚乂安及新平顺化诸港。"——译者）

③ 顺州城在广治省肇丰县古城地方；化州城在承天省广田县古城地方。

思、义四州，合为升华路，即今天的广南、广义地区。

当胡季犛进行行政改革的时候，他挑选亲信安置于重要的路镇，当时史籍记载东都路由黎汉苍领都护府，北江路由陈元沆领都统府，三江路由陈元杼领都统府，天长府路由王汝舟知军民事，新兴[1]府路由何德邻行太守。北江、三江、天长诸路在前已有。东都路，即以前的大罗城路；新兴或新安路不见于以上各名录。《纲目》(正编，卷二十六，第31页上[2])注，谅山镇“陈{初}为谅江路”。据此陈朝还当有谅江路。可能不一定是后来的谅山镇，而是京北镇的一部分。《纲目》(卷二十六，第28页上[3])又注，山南镇在陈为“建昌、安暹二路，复改为潢江、山南、龙兴、快州等路”，“属明为镇蛮、奉化、建昌、交州等府”。《一统志》(广安)和其他地志载，广安省陈朝为海东路。

根据上面列举的片段材料，我们可以暂时开列陈朝末年各府路的名录如后：

1.东都路；2.北江路；3.谅江路；4.谅山路；5.天长府路，即山南路；6.龙兴路；7.快州路；8.建昌府路；9.黄江路，建兴府；10.天关镇；11.新兴府路；12.海东路；13.三江路；14.广威镇；15.天兴镇；16.清都镇；17.望江镇；18.

① 《纲目》(正编，卷十一，第29页上。——译者)作新安府路，但可能是新兴，因为到明永乐五年才改新兴府为新安府。

② 作者这里所注出处有误，当在《纲目》，正编，卷二十一，第26页上。——译者

③ 作者这里所注出处有误，当在《纲目》，正编，卷二十一，第31页上。——译者

西平镇；19.顺化镇(路？)；20.升华路。胡季犛篡夺陈朝王位之后，改清化府(清都镇)为天昌府，演州府(望江镇)为灵源府，建昌府为建宁府。这个名录仍不完备，因其只有二十路府镇。

由于明朝大概根据陈朝末年的情形在我国设置了府州县，因而我们可以根据属明时期的情形而推断出胡季犛改革前陈朝末年的情形。

中国的资料使我们得知属明时期各府州县的名录，并使我们知道各府州县名称的变化。参照正史和《大南一统志》的记载，暂时可以编出如后一个陈末各府州县的名录，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个名录中我们是按照属明时期永乐六年确定的隶属关系——即县隶属于州、州隶属于府——来排列的。至于陈末各府州县间的隶属关系，现在还没有材料可以确定。

东都路：

东都府：东关县(陈朝县名不详，暂用明朝的名称)、慈廉县。

国威州：山明县、国威县、应天县、大堂县。

上福州：上福县、芙蔔县、龙潭县。

三带州：扶隆县、安朗县、扶宁县、安乐县、立石县、元郎县。

慈廉州：丹凤县、石室县。

利仁州：清廉县、平陆县、古榜县、古者县、古礼县、利仁县。

北江路：超类县、嘉林县。

嘉林州：安定县、细江县、善才县。

武宁州：仙遊县、武宁县、东岸县、慈山县、安丰县。

北江州：新福县、佛誓县、安越县。

谅江路：龙眼县、古勇县、凤山县、那岸县、陆那县。

谅江州：安世县、安宁县、古陇县、保禄县。

南策州：清林县、至灵县、平河县。

上洪州：唐濠县、唐安县、多锦县。

三江路：

洮江州：山围县、麻溪县、清波县、夏华县。

宣江州：东栏县、西栏县、虎巖县。

沱江州：陇拔县、古农县。

天长路：美禄县、胶水县、西真县、顺为县。

龙兴府路：御天县、延河县、古兰县、神溪县。

快州路：仙吕县、天施县、东结县、芙蓉县、永洞县。

建昌府：傣田县、建昌县、布县、真利县。

黄江路：

建兴府：懿安县、天本县、独立县、大湾县、望瀛县。

长安路：威远县、安谟县、安宁县、黎家县。

天关镇：赤土县、车来县、瑰县。

新兴府路，海东镇：峡山县、太平县、多翼县、阿瑰县、西关县。

东潮州：东潮县、费家县、安老县、水棠县。

下洪州：长津县、四岐县、同利县、清沔县。

安邦路：安邦县、支封县、安立县、安兴县、新安县、大渎县、万宁县、云屯县。

广威镇：麻笼县、美良县。

天兴镇：

嘉兴州：笼县、蒙县、四忙县。

归化州：安立县、文盘县、文振县、水尾县。

太原镇：富良县、司农县、武礼县、洞喜县、永通县、宣化县、弄石县、大慈县、安定县、感化县、太原县。

谅山镇：新安县、如敖县、丹巴县、丘温县、鸡陵县、渊县、董县。

七源州：水浪县、琴县、脱县、容县、披县、平县。

上文州：杯兰县、庆远县。①

下文州。

万崖州。

广源州。

上思朗州。

下思朗州。

宣光镇：旷县、当道县、文安县、平原县、底江县、收物县、大蛮县、杨县、乙县。

清都镇：古滕县、古弘县、东山县、古雷县、永宁县、安定县、梁江县。

清化州：俄乐县、细江县、安乐县、磊江县。

爱州：河中县、统兵县、宋江县、支俄县。

---

① 按《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文州应还有一库县。——译者

九眞州：古战县、结悦县、绿觉县、农贡县。

望江镇：

演州：千冬县、芙蓉县、芙蕾县、琼林县、茶龙县。

乂安府路：衙仪县、丕祿县、杜家县、支罗县、新福县、土油县、偈江县、土黄县。

日南州：河黄县、盘石县、河华县、奇罗县。

驩州：石塘县、东岸县、上路县、沙南县。

茶麟州。

玉麻州。

98

西平镇：上福县、衙仪县、知见县。

布政州：布政县、邓家县、从质县。

明灵州：丹裔县、左布县、夜度县。

顺化镇(路?)：

顺州：巴阆县、利调县、安仁县、石兰县。

化州：利蓬县、世荣县、乍令县、茶偈县、思容县、蒲苔县、蒲浪县。

升华路：

升州：黎江县、都和县、安备县。

华州：万安县、具熙县、礼悌县。

思州：持平县、白乌县。

义州：义纯县、鹅杯县、溪锦县。[1]

[1] 关于以上各州县府路的名称，参阅（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十八；（日）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Ⅰ》，第493—584页。——译者

现在让我们来考订这些府州县的方位。

（一）大罗城路或东都路

大罗城的名称见于《安南志略》所载名录。陈末，黎季犛改为东都路，因当时季犛以昇龙为东都，而称建于清化安孙山的新城为西都。后来明朝把我国设置为交阯郡，因以交州的名称代替东都而称该路为交州府。

——东都府：

东关县：东都城的附郭县。未详李、陈时作何名，这是明朝所置的名称。《大南一统志》(河内)载，河内省寿昌县和永顺县，"属明为东关县"。永顺和寿昌二县在阮初为河内城的两个附郭县。

慈廉县：《一统志》(河内)载，永顺县为河内城"附郭，在府(〇怀德府)东六里，……东至寿昌县界一里，西至慈廉县界四里"。这样，慈廉县当在河内之西，今河东省的北部。位于红河和底江之间的今河内城之西的整个地区，可能是陈朝的慈廉县地。

——国威州：

山明县：《一统志》(河内)载：山朗县"本山明，明改山定"，"黎光顺复旧名，属府(〇应和府)兼理，今改山朗"。这样，山明县应相当于今天的应和县。

清威县[1]：《一统志》(河内)载："青威之名始见于李

[1] 前面（边码96）国威州条下为"国威县"，与这里名称不一致。——译者

高宗平治龙应①三年日青威乡，后为县。”今河东省中部有清威县。

应天县:《一统志》(河内)载: 应和县“李为应天府，后改应天县”。现在河东省南部底江左岸有应和县。《全书》黎太祖丙午（公元 1426 年）八月条注:“应天今彰美{德}是。”阮朝时在应和的西北面有彰美县。据此，过去的应天县可能相当于今应和县和彰美县的各一部分。

大堂县:《一统志》(河内)载: 怀安县“属明扶葛、太堂二县，盖其地也。考今县辖有芙蕾、太堂二社”。怀安县已不存在，但据《一统志》，可知该县东接山明县，西接美良县，南接金榜县，北接山明县和彰德县。《一统志》(河内，青池)又载，怀安县治为邓舍社，前在與舍社。邓舍社现为应和县南部的邓江社。东西四至和县治方位如此，那么，怀安县可能相当于云亭县，即现今的河东省应和县。这样，太堂县即大堂县也应在这个区域之内，可能是今美德县地区。

——**上福州**:《一统志》(河内)载，常信府“陈{以前}为上福州”。

上福县: 据《一统志》，陈朝时期的上福县到属明时期为保福县，至黎又为上福县，属常信府。上福县是现今的常信县。

美蕾县:《一统志》(河内)载，富川县“盖古芙蕾之地”。今河东省东南部有富川县，在美德县或古大堂县

① 应是李高宗年号“治平龙应”之误。——译者

之东。

龙潭县:《一统志》(河内)载，青池县“古龙潭州”。今河东省有青池县，黎朝为清潭县，在红河右岸，常信县的上方。

——**三带州**:《一统志》(山西)载，永祥府“陈三带路”。今永福省有永祥县。昔时的三带州是在红河之东和泸江之西鹤三歧江的上下。

扶隆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六年九月，“革三带州之扶隆县”，即以其地入本州，由州兼理。这样，扶隆县当在靠近现今永祥县的地区。

安朗县:《一统志》(山西)载，“丁、李以后置今县名”。现在永福省西南部的红河左岸还有安朗县。

扶宁县:《一统志》(山西)载，“陈曰扶宁县，界三带路”。今富寿省泸江右岸有扶宁县。

安乐县:《一统志》(山西)载，“丁、李以后置今县名”。今永福省永安之南有安乐县。

立石县:《一统志》(山西)载，立石县“陈以前置县名”。今永福省泸江左岸有立石县。

元郎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明朝“并元郎县入扶宁县”。这样，元郎县应与扶宁县接壤，必然也在泸江流域。

根据上述各县的位置，三带州的辖地是在红河的北面，包括泸江流域永福省的西北部和富寿省的一部分。

——**慈廉州**:

丹凤县:《一统志》（山西）载，丹凤县“陈以前置今名”。现在河东省西北部的底江上有丹凤县。

石室县: 现山西省有石室县，在丹凤县之西。

这样看来，慈廉州相当于底江北段的山西省和河东省地区。

——利仁州:

清廉县:《一统志》(河内)载，“陈以前曰清廉”。永乐六年革利仁州的清廉县，即由州兼理。今河南省南部有清廉县。

平陆县:《一统志》(河内)载，平陆县“陈{以前}原县名”。今河南省东南部有平陆县。

古榜县:《一统志》（河内）载，金榜县“陈以前曰古榜”。今河南省西部有金榜县，在河东省应和县的东南。

古者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古者县入利仁县”。

古礼县: 永乐十三年八月，“并利仁州之古礼县入本州”。

利仁县: 永乐十七年九月，“并利仁州之利仁县入本州”。前面业已看到，利仁州兼理清廉县。现利仁县又并入本州。这样，古者、古礼和利仁诸县都在清廉县附近，可能在河南省北部和东北部的南商县和维先县地区；那么，利仁州应相当于今河南省的大部分。

（二）北江路

超类县: 据《一统志》(北宁)，超类县陈朝已有，黎、阮两朝因之。阮朝时期由顺城府兼理。今北宁省墩河之南有顺城县，就是古代的超类县。

嘉林县:《一统志》(北宁)载，“李为嘉林郡，后为县”。北宁省今有嘉林县，在红河之东，河内对面。

——**嘉林州**:

安定县:《一统志》(北宁)载，嘉平县“古南{安}平、南定县地，陈以前为安定县”。今有嘉平县，位于北宁省东南部，墩河南岸。

细江县:《一统志》（北宁）载，文江县“陈以前曰细江”。今北宁省西南部有文江县。

善才县:《一统志》(北宁)载，良才县“陈曰善才县”。今北宁省东南部有良才县。

——**武宁州**:

仙遊县:《一统志》(北宁)载，僊遊县“陈{以前}原县名”。今北宁省有仙遊县，在墩河的北岸。

武宁县:《一统志》(北宁)载，武江县“陈以前曰武宁县”。今北宁市附近有武江县。

东岸县:《一统志》(北宁)载，东岸县“史记(《大越史记》)旧古览州，黎大行曰古法州，李曰天德县，陈改今县名”。从黎朝起东岸县由慈山府兼理。阮朝因之。据《一统志》所载东西四至，旧东岸县为今永福省金英县和北宁

省慈山县地。

慈山县:《一统志》(北宁)载，桂阳县“本武宁州地，属明曰慈山县”。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未见明朝改名的记载，因此我们推测，这个名称在陈朝时已经有了(此后凡讲到“可能陈朝时也同此名”的地方，都是因为我们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未见有属明时期改名的记载，所以作此推断)。《一统志》载，慈山府“陈以前曰慈山县，属明以武宁州领县五”；又载，慈山府领东岸、仙遊、安丰、桂阳、武江五县。根据这个记载而推断慈山府相当于旧武宁州。《安南志略》载，慈山县濒平滩江，如月江(求江)环绕其左。《安南志[原]》说，“普赖山在慈山县”。因此，古慈山县就是现今的桂阳县。

安丰县:据《一统志》，现在仍是北宁省安丰县。

——北江州:

新福县:《一统志》(北宁)载，多福县“陈曰新福，属明以北江州领之，隶北江府。黎光顺改隶北河府，弘定(公元1600—1619年)，改天{先}福，又先{天}福，今名多福”。今永福省东部有多福县，与太平省接界。

佛誓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五年六月，改为善誓县；永乐十七年九月，并入北江州。这就说明佛誓县和北江州城是在一个地方。在此我们看到，北江州领三县:新福县，今为多福县；安越县，今为越安县；以及佛誓县。佛誓县必然与前两县成为一个区域，因而我们可以

同意山本达郎[1]推断佛誓县相当于今北江省协和县的见解。 102

安越县:《一统志》(北宁)载，越安县“古安越”。今在北江省西南部有越安县。

这样，北江州相当于今永福省东南部和北江省西南部地区，跨求江两岸。

(三) 谅江路

龙眼县:《纲目》(正编，卷七)注，龙眼“{县名，}黎改凤眼，阮{今}因之，属北宁省”。今属北江省，东接陆岸县，西接保禄县，南接安勇县，北与保禄县为邻。

古勇县:《一统志》(北宁)载，安勇县“陈以前曰古勇”。现北江省商江与求江之间有安勇县。

凤山县:《一统志》(北宁)载，凤眼县“陈曰凤山”。今天的凤眼县，可能是陈朝的龙眼与凤山两县之地。

那岸县:《一统志》(北宁)载，陆岸县“陈{以前}曰那岸”。现在北江省陆南江流域有陆岸县。

陆那县:据《一统志》，过去的那岸县到明朝分为那

① 山本达郎在《安南史研究Ⅰ》中，详细地研究了我国在属明时期各府州县的方位。他所使用的基本材料是《大南一统志》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这也是我们所用的材料。有些方位非常普通，任何人使用这些材料都能考证出来。因此他的考证和我们的考证自然有一致的地方，但也不无少数相异之处。在这里，我们只举出相同之点(我们认为这是山本达郎独到的考证)以及我们认为尚需讨论的不同之点。至于一般的问题则不列举山本达郎的意见，以免冗赘。

岸、陆那二县。

——谅江州：

安世县：《一统志》（北宁）载，安世为"陈以前县名"。今在北江省西部有安世县。

安宁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并安宁县入清远县"，而明朝的清远县即陈朝的龙眼县。这样，安宁县当与龙眼县相邻，即在今凤眼县附近，可能是靠安勇县方面。

古陇县：《一统志》（北宁）载，右陇县"陈以前曰右（应为古）陇"。今谅山省西南部有右陇县。

保禄县：《一统志》（北宁）载，保禄县"陈以前置"，"县治寿昌社"。据县治方位可知，这是属明时期的昌江城地方，即今天的府谅商。因此保禄县就是今北江省的谅江县。

103 ——**南策州**：

青林县：《一统志》（海阳）载，青林县"古旁州地"，"县治在万载社"。万载社今在南策县治之南一公里强。因此青林县可能相当于今南策县。

至灵县：《一统志》（海阳）载，至灵县"陈以前曰古旁州"。今海阳省北部有至灵县，位于陆南江与六头江之间。

平河县：《一统志》（海阳）载，青河县"陈以前曰旁河，明曰平河"。可能陈朝已有平河的名称。现在海阳市西南有青河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五年，明于平河

县之多鱼海口、堆海口、安铺江口设巡（检）司。多鱼海口即文澳海口。在文澳海口之东现在还有小旁、旁洞两个社名，而且《纲目》（正编，卷七）注说，建瑞县有大旁社①。我们推测这些名称是古代的旁河或古旁（佪旁）的遗存。这样，平河县可能相当于今属于建瑞县的文澳河左右岸的整个地带，甚至可能包括建安省先朗县。

——**上洪州**：《一统志》（海阳）载，平江府"古称鸿（洪）州，陈末分为上鸿（洪）州"。锦江县为平江府的附郭县。上洪州在今海阳省的西北部地区。

唐濠县：《一统志》（海阳）载，唐濠"陈以前原县名"。成泰三年（公元 1891 年）改为美豪县，属兴安省。

唐安县：据《一统志》，唐安县由平江府兼理，现在就是平江县。

多锦县：《一统志》（海阳）载，锦江县"陈以前曰多锦"。今海阳省西部有锦江县。

由上看来，谅江府相当于北江省的西南部、海阳省的北部、中部和西部以及兴安省东北地区的一部分。

（四）三江路

——洮江州：

山围县：《一统志》（山西）载，山围县"丁、李以后置今县名"。到了阮朝山围县由临洮府兼理，现为富寿省临洮

① 检《纲目》，正编，卷七无此文，但注说："大旁海口：在今海阳省宜阳县大旁社。"——译者

县，在红河(洮江)北岸。

麻溪县:«一统志»(山西)载，锦溪县“一名回湖”，“属明曰麻溪”。可能陈朝末年已有这个名称。现在富寿市之西红河右岸有锦溪县。

清波县:«一统志»(山西)载:“李以后曰清波县”。今富寿省西北部有清波县。

104 **夏华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并麻溪县入夏华县”。这样，夏华县当在锦溪县附近，无疑为今富寿省的夏和县。

——宣江州:

东栏县:«一统志»(山西)载，雄关县“在府端雄府东三里，陈以前曰东兰”。在黎朝和阮朝时期为东关县。据«一统志»(山西·城池)，端雄府的旧府治在雄关县玉轴社。雄关县属阮朝时的端雄府。今端雄县尚有东关社，无疑是东关县即古代东栏县的遗存。

西栏县:«一统志»(山西)载，西关县“陈曰西兰”；又说，西关县东至东关县界。这样，西关县便在东关县之西。今端雄县在进入泸江的斋江三江口下方尚有西关社。据地势推断，古代的东栏县和西栏县都在今端雄县境内，东栏县位于泸江流域东部，西栏县在自三江口至斋江流域的西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十八)载，西栏县有轩关，即今天的富轩社。这样，西栏县便包括了现今的富轩地区。

虎巖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宣江州之虎巖县入本州”。同书又载:永乐六年，“革宣江州之东栏县”，这一点说明东栏县当时由宣江州兼理。如果虎巖县被并入宣江州，那么，它应与东栏县接界，靠其上或其下，在泸江流域。在东栏县的下方已有符宁县，我们推断，虎巖县在今宣光省安山县地区。

这样，宣江州大体上是在泸江和斋江流域之间，相当于富寿省的北部和宣光省的南部。

——沱江州:

陇拔县:«一统志»(山西)载，不拔县“本三江路之地”，“陈以前曰陇拔，明因之”。但是«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正是明朝[1]改龙拔县为陇拔县。今山西省西部有不拔县，在沱江左岸。

古农县:«一统志»(兴化)载，三农县“陈以前曰古农州”。今富寿省有三农县，在红河的右岸。

沱江州大体上相当于山西省西部和富寿省东部地区，位于沱江左右两岸。

三江路之所以得到如此称呼，是因为它位于红河、泸江和沱江三江地区。

(五) 天长府[2]

美禄县:«一统志»(南定)载，美禄县黎以前“属奉化府”，而据«天下郡国利病书»，永乐五年六月，明改天长府 105

① 时在明永乐五年六月。——译者

② 前列名录(边码96)作天长路。——译者

为奉化府。现在南定省北部有美禄县。

胶水县:《一统志》(南定)载，胶水县“属明隶奉化府”。今胶水县在南定省东部，但这是新冲积之地，陈朝时不可能存在。以前的胶水县由春长府兼理，可知陈朝时的胶水县相当于后代的春长府，现为春长县。

西眞县:《一统志》(南定)载，南眞县“属明曰西眞”。可能这个名称出现于陈朝。该书又说，眞宁县“本南眞县地，明命十四年析置”。在南定市之西有南直县，前为南眞(因避讳改眞为直)，在东南有直宁县，前为眞宁县。因此，西眞县相当于今天的南直和直宁二县。

顺为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明“革奉化府为奉化州，以所隶美禄、顺为二县并入本州”。这样，顺为县当在美禄县附近。靠近美禄县的有太平省的舒池县;在舒池县城之南，红河左岸，新第渡口南面有顺为社和顺为村，可能是古县的遗存。

从上面的叙述看来，古代的天长府相当于红河下游右岸和舒池县红河左岸的一部分。据当地居民传说，古天长府的治所在古礼。

(六)龙兴府路

御天县:《一统志》(兴安)载，兴仁县“陈曰御天县”。今在太平省西北部有兴仁县。

延河县:《一统志》(兴安)载，延河县“李、陈以后设今县名”。现在太平省西北部有延河县，地当兴仁县之东。

东关县[1]:《一统志》(南定)载，东关县“属明曰古兰县”，“黎洪德改今名”。现在太平省琼瑰县和扶翼县的西南有东关县，可能当时的东关县还包括前水江南面现在的先兴县地。在这里现在还有古关社，可能是过去古兰县的遗存。

神溪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神溪县入古兰县”。这样，神溪县当与东关县相连接。阮朝的神溪县在延河县与东关县之间，由先兴府兼理，今为先兴县。

(七)快州路

仙吕县:《一统志》(兴安)载，仙吕县“唐为高陵县，属鸢州，明改仙吕，属快州”。可能仙吕的名称陈朝末年已经有了。今在兴安省南部有仙侣县。

天施县:《一统志》(兴安)载，该县“李、陈为天施县”。据同书该县东西四至的记载，可以看到，该县相当于今兴安省东部恩施县的方位。

东结县:《一统志》(兴安)载，东安县“陈曰东结县”。据同书所载东西四至看来，相当于今快州县的方位。在快州县境内，今有东结总和东结社，无疑是过去县区的遗迹。

芙蓉县:《一统志》(兴安)载，,芙蕖县“陈曰芙蓉县”。

---

[1] 《天下郡国利病书》关于改府州县名称的名录，不载改东关县为古兰县。这里据《一统志》列入。

今兴安省东南部有芙蕖县。

永洞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并东结县入永洄(当为洞)县。这样，永洞当与快州相连接。在快州的东南面是金洞县。昔时的永洞县无疑是今日的金洞县。

关于快州，《一统志》载:“李曰快州，陈曰快路，陈仁宗重兴五年（公元 1289 年）赐阮蒯为汤沐邑。后又改为快道，属隶建昌府。”

(八) 建昌府

俸田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该县被并入建昌县。《一统志》(兴安·津梁)载，“俸田津在舒池县”。此津就在舒池县城的北面，可能津名是过去县名的遗存。《一统志》说: 嘉隆七年(公元 1808 年)以前，建昌府城在舒池县。俸田县被列为首县，建昌府治必然在这里。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俸田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舒池县。

建昌县: 俸田县既被并入该县，它必然与俸田县相邻。可能俸田县和建昌县在属明时期相互合并后，到黎朝便成了舒池县。

107 **布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并布县入建昌县”。在今舒池县的旁边是武仙县，就在太平市有奇布社，过去这里是布海口。古时的布县无疑是今天的武仙县。

眞利县: 在太平省境内还有直定县，黎朝为眞定，无疑就是陈朝的眞利县。到了阮朝，直定县由建昌府兼理，今为建昌县(与陈朝的建昌县不同)。

(九) 黃江路

——**建兴府**:

懿安县: 今在南定省西部有懿安县。

天本县:《一统志》(南定)载，天本“古县名，属明曰安本县”。据同书所载该县东西四至，可以看到，它是相当于今南定省的务本县。

独立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永乐五年六月，明改独立县为平立县，至十三年八月，并平立县入安本县。因此，该县当在务本县附近。

大湾县:《一统志》(南定)载，大湾县“古大恶县”，“李明道八年[①](公元 1044 年)改今名，属明曰大湾”。可能大湾的名称陈朝末年已经有了。嗣德元年(公元 1847 年)大安县由义兴府兼理，今为南定省义兴县。

望瀛县: 《一统志》(南定)载，丰盈县“古金川县，明曰望盈县”。据《天下郡国利病书》，陈朝时已是望瀛县。今在南定省西部有丰盈县。

(十) 长安路

《一统志》(宁平)载，{安庆府}“李曰长安府，陈为路，

① 当为明道三年之误。——译者

又为镇，属明为州”。

威远县：《一统志》(宁平)载，嘉远县“陈以前黎家、威远二县盖其地也”。嘉远县现在宁平市之西北。今在宁平与儒关之间还有黎舍总，以及黎舍总北面的威远总，可能这就是古代二县的遗存。

安谟县：《一统志》(宁平)载，安谟县“古谟渡之地，明改今名”。可能安谟的名称陈朝末年已有了。现在宁平省东南部有安谟县。《一统志》又载，金山县“原安谟县辖”。

安宁县：《一统志》(宁平)载，安庆县“陈以前曰安宁”。今在宁平省东南部底江右岸有安庆县。

黎家县：参阅上述威远县条。

(十一) 天关镇

108 《皇明实录》载，永乐十三年十月，张辅进兵至磊江讨陈月湖，“追至天关镇赤土县，擒月湖”。[1]《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九年十一月，明“设{交阯}宁化州，领赤土、车来二县”。《越峤书》(卷一)又说，宁化州领赤土、车来、瑰三县。据此看来，赤土、车来和瑰三县都属陈朝的天关镇。《一统志》(宁平)载，儒关府“原天关，嗣德十五年(公元 1862 年)改今名。……古蛮地，属长安府，陈末改为天关镇”。阮朝的儒关府在宁平省西部。

赤土县：在宁平省嘉远县境内，现有赤土总和赤土社，无疑是古县的遗存。这样，赤土县当在杯江流域，约

① 转引自《安南史研究Ⅰ》(第 570 页)。

相当于今天的嘉远县和乐水县。

车来县：在和平省乐山县境内现有东来社。可能原为东来县而误载为车来，而且东来社也许是旧县的遗存。东来县大概是在丐江(即杯江上游)流域的乐山县。

瑰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永乐十七年九月，瑰县被并入宁化州，这就说明瑰县的县治和宁化州治可能是在一个地方，由此可以推断，瑰县大约是在今儒关县。

这样，天关镇包括宁平省的西北部及和平省的东南部地区。

(十二) 新兴府[1]

峡山县：《一统志》(海阳)载，荚山县“陈以前曰峡山”，又说：由“府○荆门府兼理”。现在海阳市的东北有荆门县，即古代的峡山县。

太平县：《一统志》(南定)载，太平府“李为太平乡，陈为安暹路”。可以揣测，李朝的太平乡演变成陈朝的太平县，黎朝洪德年间升为府，西山时改为太宁，阮朝又恢复了太平的名称，后改作太宁。这样，陈朝的太平县可能相当于今太平省的太宁县。

多翼县：《一统志》(南定)载，附翼县“属明曰多翼县”。可能多翼的名称陈末已经有了。今太平省北部有附翼县。

阿瑰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

① 前列名录(边码 96)作新兴府路，海东镇。——译者

"併阿瑰县入多翼县"。这样，阿瑰县当与多翼县相邻，无疑是今附翼县西的琼瑰县。

109 **西关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西关县入太平县"。因此，该县当在今太平县地方。我们推测，古代的西关县，后为清关县，阮朝由太平府兼理，也和太平县一样在今太宁县境内。

——东潮州：

东潮县：《一统志》(海阳)载，东潮县"陈以前曰东潮州"。今在海阳省西北部有东潮县。

古费县①：《一统志》(海阳)载，金城县"古茶乡、费家之地，属明曰古费县"。可能古费之名陈朝末年已经有了。今海阳省东部有金城县。

安老县：《一统志》(海阳)载，安老县"陈以前原县名"。今建安省西部有安老县。

水棠县：《一统志》(海阳)载，水棠县"古南赵江，县名始见于明"。可能这个名称从陈末已经有了。同书(海阳，城池)又说，水棠县治在虔拜社，此社现属建安省水源县。古代的水棠县相当于今天的水源县。

这样，东潮州大体上相当于海阳省的东部和东北部，以及建安省的西部和北部。

——下洪州：

《一统志》(海阳)载，宁江府"古称洪州，陈末分为下洪州"。因此下洪州为海阳省的南部地区。

① 前列名录(边码 96)为费家县。——译者

长津县：《一统志》(海阳)载，嘉祿县"古号长津县"。今在海阳市西南有嘉祿县。

四岐县：《一统志》(海阳)载，四岐县"陈以前原县名"。今在海阳省东南部有四岐县。

同利县：《一统志》(海阳)载，永赖县"陈以前曰同利"；该书另一处又说，永赖县由宁江府兼理。同书《分野》条又说，明命十九年(公元 1838 年)，割四岐县之五总与永赖县之三总，置永保县。由此可见，阮朝的永赖县即古同利县，相当于今宁江县和永保县的一部分。

清沔县：《一统志》(海阳)载，"陈以前曰青沔"。今海阳省西南部有清沔县。

(十三) 海东路①

《一统志》(广安)说，丁、黎两朝以前为潮阳镇，李朝改为永安州，陈朝为海东路，属明为靖安州之地，隶新安府，黎朝称安邦。但《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五年，明朝"改安邦州为靖安州"。据此，陈朝的安邦只是州名，到了黎朝，海东路才得以称安邦路或镇，即今广安省和海宁省地区。 110

——安邦州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五年六月，"改安邦州为靖安州"。

① 据属明时期的隶属，安邦州属新兴府。这里我们根据陈朝的情况而将安邦分出，作为一路，即陈朝的海东路。

② 前列名录(边码 97)无此州名。——译者

安邦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五年六月。}"改安邦县为同安县"，永乐六年十月，"革{靖安州之}同安县"，即以其地入安邦州兼理。这样，安邦县城和安邦州治可能是一个地方，而属明时期的安邦州治无疑是陈朝海东路的治所。《一统志》载，广安省（古海东路）的第一府为山定府，而该府首县为横蒲县。我们推断，陈朝的安邦县即今天的横蒲县。

支封县：《大南舆地全编》说，尧封县黎称支封，属海东镇，后改为华封。绍治元年（公元 1841 年）改为吉海。《一统志》（广安，城池）载，尧封县治为和熙社。今在吉海州东南端、县河的南面有和熙社。这样，古时的支封县即尧封县，也就是现在的吉海州，包括吉海的辖地和吉婆岛以及下龙湾和拜子龙湾周围的岛屿。

安立县：今广安省安兴县境内的西北面和箣江的北面有安立社，可能是古时安立县的遗存。《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安立县入安和县，而安和县为现今的安兴县。这样，安立可能是相当于安兴县西北部的一部分。

安兴县：《一统志》（广安）载，安兴县"陈以前县名"。今广安省西南部有安兴县，但吉海州今属安兴县，而从前却属支封县。

新安县：《一统志》（广安）载，先安州"陈以前为新安县"。阮朝的先安州为海宁省的西半部。

大渎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九年八月，"并大渎县入新安县"。《一统志》先安州条载，"今考先安州有大渎社"。今在先安州东南有盖宝岛也称大渎。山本达郎推断大渎县相当于盖宝岛。

万宁县：《一统志》（广安）载，万宁州"东至白龙尾夹清国钦州地界十七里①，西至先安州界七十九里，南至海十八里，北至清国上思州三里，陈以前为万宁县"。《安南志[原]》（卷一）载，"白龙尾山在万宁县"。今在芒街西南有万宁地方，可能是古时万宁县县治。万宁县相当于今海宁省东部，可能延伸到中国广东省的一部分地方。

云屯县：《纲目》（正编，卷四）载，云屯"属海东，黎改为云屯州，今广安尧封县云海总是其地也"。云屯州改为云海总，属尧封县，时在绍治三年（公元 1843 年）。今在拜子龙湾之东有云海岛，也称野猪岛，即云海总，李、陈时期的云屯海港就在这里。这个岛可能是古云屯县的中心②。

（十四）广威镇

麻笼县：《一统志》（山西）载，从善县"陈曰麻笼"。今山西省有从善县，在底江与沱江的中间地带。

美良县：《一统志》（山西）载，美良县"本广威县（当为州），陈以前原县名"。据同书所载东西四至，该县相当于河东省的美德县和和平省的梁山县。

---

① 山本达郎引《一统志》作七十里。——译者

② 山本达郎：《安南贸易港云屯》。

这样，广威镇相当于山西省西北的一部分，河东省西部和和平省东北一隅。

（十五）天兴镇

——**嘉兴州**：

笼县：《一统志》（兴化）载，青山县“本李临西地，陈因之，属明为笼县”。笼县的名称可能陈末已经有了。今富寿省西南部有青山县。

蒙县、四忙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蒙县被并入嘉兴州。《安南志[原]》{卷一，山川，嘉兴府。}载，“艾山在蒙县，面临大江”。《一统志》（兴化）载，木州“陈为陀江道，明为四忙县、蒙县之地”。据此，今山萝省木州相当于古代的蒙、四忙二县。可能蒙县的下方与笼县（今青山县）为邻，大约是今天的扶安县。

这样，嘉兴州相当于富寿省南部和山萝省东南部地区。

——**归化州**：

安立县：《一统志》（兴化）载：安立县“本李登州之地，黎以前原设今县名”。今安立县属富寿省，在红河的西岸。

文盘县：《一统志》（兴化）载：文盘州“本李登州地，陈{以前}为文盘县”。今安沛省中部和西北部有文盘县，在红河右岸。

文振县：《一统志》（兴化）载，文振县“本李登州地，黎

以前原设今县名”。今在安沛省西南部红河右岸有文振县。

水尾县：《一统志》（兴化）载，水尾州“本李登州地，陈为水尾县”。今在老街省西北部有水尾县。《安南志[原]》{卷一，山川，归仁府。}载，“清明江在水尾县，自临安府安南长官司发源，下通归化江”。临安府属云南省，旧治所在蒙自道（清代）建水县。这样，清明江即是卄溪河①或卄丝河，而归化江则是流经归化州的那段红河。水尾县的治所可能是在卄丝河与红河合流的地方，即今之老街市。

归化州相当于今安沛省与老街省。

（十六）太原镇

富良县：《一统志》（太原）载：富良县“李曰富良府，属明为县，黎仍旧名”。今在太原市之北、定化县东南有富良县。

司农县：《一统志》（太原）载，司农县“为明朝以前置，黎仍旧”。明命十六年属富平府兼理。今为富平县，在太原市的东南。

武礼县：据《一统志》与《同庆舆地志》，在武崖县东面有武礼山；又据《同庆舆地志》，武崖县有武礼总。这些山名和总名无疑是古时县名的遗存。古武礼县可能是今天的武崖县，位于太原省东部，与谅山接界。

① 今图称南溪河。——译者

洞喜县:《一统志》(太原)载,洞喜县"李属太原州,属明曰洞喜县"。今太原省东南部、武崖县西南有洞喜县。

永通县:《一统志》(太原)载,白通州"陈以前曰永通县"。据同书所载阮朝时东西四至,该州相当于今北泮省白通、佐屯、佐研等县。

宣化县:《一统志》(太原)载,定州"古武定部地,属明曰宣化县"。据同书所载定州东西四至,该州相当于今天的定化县。

弄石县:不详确址所在。

在太原省西南,定化县与大慈县之间,还有一文浪县。《一统志》未著录它古时为何县,我们也未能把它划归古太原州的某一县,这是否就是弄石县,尚待考证。

113 **大慈县**:《一统志》(太原)载,大慈县"明以前置"。今在太原省西南部有大慈县。

安定县:可能象宣化县一样,也在今定化县境内。我们推断,定化县包括古代的安定县和宣化县地。

感化县:《一统志》(太原)载,感化县"陈以前置"。据同书所载东西四至,这个县在白通州之北,即北泮省北部。

——太原州:①

《一统志》(太原)载,石临县"李为太原州,洪德末改为石临州"。现高平省有石临县。

太原镇大体上相当于今太原省、北泮省和高平省的

① 前列名录(边码 97)作太原县。——译者

西半部。

(十七)谅山镇

——禄州:①

我国及元朝的史籍都曾述及属谅山的禄州。但后来明朝认为禄州是被我国占据的中国土地,因此明朝典籍所载交阯郡属各府州县名称中不见有禄州,而只有新安县的名称。据《明史·安南传》载,洪武二十七年(公元 1394 年)②,思明州土官向明朝皇帝告发我国侵夺了思明府所属的丘温、如嶅、庆远、渊、脱等县地。另据我国史书载,永乐时,明朝应思明州土官的请求,遣使求割禄州之地。③ 由此可见:禄州至少也领有上述五县中的几个县,即越中边界上的几个县。《方亭地志》引《太平府志》载:宣德元年(公元 1426 年),明朝把禄州与西平州交还我国。黎朝并此两州为禄平州。阮朝的禄平州仍黎之旧。《一统志》说,禄平州东接广安镇先安州,西接温州与脱朗州,南接安博县,北接清国思明州。据此东西四至,禄平州相当于今天的禄平县和高禄县。在这个范围之中,可能高禄县相当于古代的西平州,而禄平县相当于古时的禄州。

如敖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

① 前列名录(边码 97)为新安县。——译者
② 据《明史》当为洪武二十九年,公元 1396 年。——译者
③ 参见《全书》,卷八。——译者

如教(当为如敖)县入丘溫县”。这样,如敖县当与丘溫县(即今天的溫州)接界。今祿平县有如敖社，位于从谅山市到祿平的途中,这无疑是旧县的遗存。我们推断,陈朝的如敖县相当于今祿平县的大部分，在母山（当为公母山,即翁母山)的东南。

丹巴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新安县入丹巴县”。《元史·安南传》载,闻乌马儿水师[114]在白藤江大败后,脱驩“遂由单已县趋盝州,{间道以出},次思明州”。单己县与单巴县是一个,“己”字易与“巴”字相混淆。这样，丹巴县是在谅山省祿平县与海宁省先安县[1]之间,即在那阳和定立地方。

丘溫县:《一统志》(谅山)载,溫州“李曰桃榔州,陈曰丘(溫)，属明曰丘溫县”。因此，古代的丘溫县相当于今天的溫州县,位于从谅山到铜模的铁路和公路沿线。

鸡陵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五年四月[2],“改鸡陵关为镇夷关”,九年“改鸡陵县为镇夷县”。鸡陵关即支棱隘，鸡陵县必然包括支棱隘[3]。鸡陵县无疑是相当

① 在明朝的各府州县名录中,已有属新安府靖安州的新安县,又有属谅山府的新安县。从方位上可以看出，这两个新安县各不相同。属谅山府的新安县于永乐十三年被并入丹巴县,应在祿州的东南;而属新安府的新安县则正是今海宁省的先安县。我们推断:陈朝可能只有一个新安县,属安邦路;明朝分置第二个新安县,属谅山府。后到永乐十三年又废县,并其地入丹巴县。

② 检《天下郡国利病书》无此文,当为《明实录》之误,时在永乐五年六月。——译者

③ 可能我们称支棱而明朝人称鸡陵,因为中国话‘鸡’与‘支’几乎同音、陈朝的县名可能也是支棱,但因无确凿佐证,我们仍据明朝的名录保留鸡陵的名称。

于今谅山省的右陇县。

渊县:《一统志》(谅山)载,文渊县{州}“古文州,属明渊县盖其地也”。可能渊县的名称陈朝末年已经有了。黎朝为文渊州。今为谅山省文渊县,县治在同登。《天下郡国利病书》{永乐七年正月}载，坡垒门(即南关)属渊县。

董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董县入镇夷县”。又载,董县有董站{永乐七年正月}。这就证明,董县位于从谅山至昇龙的驿道上,而且与鸡陵县相邻。可能董县相当于商江南岸右陇县的南部。

——七源州:

《一统志》(谅山)载，七溪县“李曰七原州”。阮朝的七溪县由长定府兼理,相当于今天的长定县。

脱县:《一统志》(谅山)载,脱朗州“明以前曰脱县,黎初置脱朗州”。现在是长定县南的脱朗县。

容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七年正月，并“容县入脱州（应为县)”。当时的容县可能在今脱朗县境内。

披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七年正月,并“披县[115]入本（七源）州”。因此当时的披县可能也在今长定县境内。

水浪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并“水浪县入本(七源)州”。

平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七年,并“平县入水浪县”。

据上记载，水浪、披、平三县先后都并入七源州。我们知道，七源州相当于今天的长定县。长定县邻近平嘉县。我们推断，平县是平嘉县的东北部，与长定县相连，而水浪县可能是与长定县相接连的脱朗县北部，也许脱朗县的名称是由水浪和脱两县的名称合成的。

琴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琴县入渊县”。可见琴县当在渊县境内，至少邻近该县。渊县即今天的文渊县。我们推测，当时的琴县在今那岑（‘岑’字与‘琴’字相近）地区。

——**上文州**:

《安南志[原]》{卷一，山川，谅山府}载:“丘温江在丘温县，……下通{本府}上文州{庚远江}”。丘温江即其穹江;[1] 上文州在该(温)州下面，大约当在恬霞县和脱朗县地区。

杯兰县:《一统志》(谅山)说: 文关县东接文渊州，西接太原镇武崖县，南接温州与右陇县，北接脱朗县，“古安烂州，属明上文州杯兰县盖其地也”。杯兰的名称可能陈朝末年已经有了。据其东西四至，该县应相当于今天的朋漠县和恬霞县。

庆远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七年正月，“并庆远县入杯兰县”。据上引思明州土官的诉状，庆远县当与渊县相邻。我们推测，当时的庆远县在今恬霞县地方，而庆远县未并入前的杯兰县只相当于朋漠县。

[1] 亦作奇穷江。——译者

库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七年正月，“并库县入本（上文）州”。从属上文州的杯兰县和庆远县的地势来看，我们推断，库县也属该州，大约在北山县东部，相当于阮朝的万宁州。

——**下文州**:

《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并下文州入上文州”。因此，该州当与上面我们已知的上文州接界。从现在‘文渊’这个名称来看，可以设想，这是由古代的‘文’和‘渊’这两个名称合成的。我们推断: 当时的下文州是位于其穹江左岸的今文渊县部分地方。

——**万崖州**:

《一统志》(太原)载，武崖县“李曰万崖州，属明武礼县”。但在属明时，有太原镇的武礼县和谅山镇的万崖州，这样，武礼县本来不同于万崖州。然而该县和该州相近，都在地形相似的一个区域之中。我们推断，后来黎朝的武崖县，是由武礼县和万崖州合并而成的。这样黎朝的武崖县较今天的武崖县为大。据《一统志》所载阮朝初年该县的东西四至，北与谅山省文关县相连，即包括今太原省武崖县和谅山省北山县的辖地。如果今太原省武崖县相当于我们已知的属明和陈朝时的武礼县，那么属明和陈朝时的万崖州相当于黎朝和阮朝初期在谅山省方面的武崖县，即县治为模崖的今北山县。我们猜想，模崖之名是过去万崖和武崖的遗迹。

——**广源州**:

黎朝时改为广渊。今为广渊县,《一统志》说,东与中国龙州相连,西接石临州和石安州,南接石安州,北接上琅县与下琅县。李、陈时期的广源州较今天的广渊县为大,包括今高平省广渊县和福和县、石安县。

——**上思朗州**:

即今天的上琅县,位于高平省东北部。

——**下思朗州**:

即今天的下琅县,位于高平省东部,上琅县的东南方。

(十八)宣光镇

旷县、当道县、文安县、平原县:《一统志》(宣光)载,咸安县"古槼祟县,属明为文安县,寻并入旷县"。今在泸江流域宣光市之北和西北有咸安县。同书又载,渭川县"属明曰平原县"。《安南志[原]》(卷一)载,"平原江在平原县,自云南归化长官司发源,东南流七十余里达宣光,滩多恶石,不可通筏子"。又载:"宣光江在旷县,上接平{原}江,经府治,下通宣江"。据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旷、文安和平原三县是相互毗邻的。如果平原县相当于今河江省中部的渭川县,那么,旷县大约也在渭川县和咸安县之间的一条江(泸江)上,相当于北光州地区。

关于当道县(阮朝为登道县),《一统志》说,明命十四年(公元 1833 年)被并入山阳县,这样,该县可能是今宣光省山阳县的东北部分,约在小底江的上游(《天南四至

路图》载当道县位于小底江上游地区)。

收物县:《一统志》(宣光)载,收州"东至咸安县并{山西省}西关县界{十八里},西至{兴化省}镇安县{三十九里},南至{山西}夏和县林分界{十四里},北至陆安州小溪{二十九里},陈为收物县"。从此四至可以看到,古收物县相当于今安沛省安平县的方位。现安平县治西北二十多公里有收物地方,无疑是古县的遗存。

大蛮县:《一统志》(宣光)载,霑化府"丁、黎曰渭龙州,属明曰大蛮县"。大蛮的名称可能陈朝末年已经有了。霑化今为宣光省东北部的一个县。

底江县:《一统志》(山西)载,山阳县"陈曰底江县"。属明时乙县被并入底江县,阮朝时登道县被并入山阳县,这样,陈朝的底江县仅为今山阳县的中区而已。

杨县:《一统志》(山西)载,三阳县"陈为国威路,属明宣化府之杨县盖其地也"。杨县可能陈朝末年已经有了。今永福省东北部有三阳县。

乙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八月,"并乙县入底江县"。这样,此县也在今山阳县境内,可能是山阳县的东南部分,与三阳县相连。

这样,宣化州相当于宣光省、河江省和永福省的东北一隅。

(十九)清都镇

古滕县:《一统志》(清化)载,弘化县"丁、黎{初}为古

弘甲，李天资嘉瑞年间（公元 1186—1202 年）改古藤甲，陈兴隆年间（公元 1293—1314 年）改古藤县”。今清化市的东北有弘化县。

古弘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古弘县入古藤县”。我们已知过去的弘化县为古弘甲。因此古弘县也在今弘化县境内。《安南志略》（卷一，清化府路条）对古藤甲和古弘甲都有记载。后来两甲成为两县，至属明时两县又合为一县。

118

东山县:《一统志》（清化）载，东山县“陈始置今县名”。今清化市西北有东山县。

古雷县:《一统志》（清化）载，雷阳县“陈以前曰古雷县”，东西四至类似今寿春县，在东山县西北。据《一统志》，常春县的一部分也是古雷阳县之地。

永宁县:《一统志》（清化）载，永祿县“陈以前曰永宁县”。今清化省北部马江左岸有永祿县。

安定县:《一统志》（清化）载，“属明改今县名”。此名可能陈朝末年已经有了。今清化省马江右岸有安定县，与永祿县相对。

梁江县:《一统志》（清化）载，瑞原县“陈以前曰梁江县，盖其地有梁江故名”。瑞原县的东西四至大体上相当于在梁江即朱江两岸的今绍化县的方位。

——清化州:

俄乐县:《一统志》（清化）载，峨山县“陈以前曰支俄或云俄乐”。《纲目》（正编，卷十三）注说：俄乐县后为峨山县。[①]这样确定俄乐县的方位是错误的。各史书都载，黎利起义的蓝山属俄乐县。所以俄乐县当属于清化省的山区，而不可能在海边的峨山县。俄乐可能相当于玉乐县和寿春县的一部分，在这个区域中有与黎利起义有关的地点蓝山和孕秀村（在玉乐县南有孕秀村，是黎利的故乡，距蓝山五公里）。

细江县:《一统志》（清化）载，马江“按《通志》云：灥江在清化州，上自老挝来，下通永宁县细江。细江即今葆江，灥江乃马江也”。关于葆江，该书又载：“在石城、广济、永祿三县，一名沛江[俗称柚子江]，源从宁平省来，经石（城）、广（济）萦廻至永祿县福祥社，流入马江”。细江县可能相当于阮朝的广济县，即今石城县西部。

安乐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五年七月[②]，“并细江县入本（清化）州”；十七年九月，又“并安乐县入本（清化）州”。这样，安乐县无疑是与细江县相连接，可能相当于阮朝的石城县，即今天的石城县东部；不应与黎朝的天关府安乐县相混淆。

灥江县:灥江即马江。灥江县是马江流域的一个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并灥江县入俄乐县”。从灥江县的地势看，它无疑是相当于今天的锦水县，在永祿县和安定县的上游。

119

① 《纲目》，正编，卷十三注的原文是：“俄乐：县名，今峨山县是，属清化省河中府。……”——译者

② 当为永乐八年七月之误。——译者

——**爱州:**

河中县:《一统志》(清化)载,河中府"陈以前曰河中县"。河中府今为县,在清化省东南部,西接石城县。

统兵县:《一统志》(清化)载,厚禄县"陈以前曰统兵县"。今厚禄县在河中县南。

宋江县:《一统志》(清化)载,宋山县"陈以前为宋江县"。宋山县在峨山县西。宋江县是因宋江而得名。宋江是清化省东北角的一条河流,与宁平通。可能古时的宋江县相当于今峨山县北部和河中县东北部。

支俄县:我们已知《一统志》曾载峨山县"陈以前曰支俄县"。今峨山县在厚禄县北和河中县东北。

这样,爱州便包括了马江下游东面和宋江、峨江流域各县。

——**九真州:**

古战县:《一统志》(清化)载,玉山县"古曰古战县"。玉山县从前由静嘉府兼理,相当于今静嘉县,在清化省东南部。

结帨县(有的书作結悦):《一统志》(清化)载,玉山县"北至广昌县界,古曰古战县,……又曰结帨县"。但古战与结帨两县又不相同。古战县可能相当于阮朝的玉山县,即今天的静嘉县南部,结帨县相当于北部;结帨县还可能延伸到广昌县南部地区。

缘觉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缘觉、结说(应为帨)二县入本(九真)州"。这样,缘觉县应当靠近结帨县,可能相当于广昌县的北部。《天下郡国利病书》又载,"布卫(海口)隶缘觉县"。我们猜测,当时的朱江在今广昌县北部布卫(布桥)地方还有一个出海口。

农贡县:《一统志》(清化)载,农贡县"陈以前已有县名"。今农贡县在清化省西南部。当时的农贡县也包括今如春县地。

(二十)望江镇

——**演州:**

芙蓉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演州之}芙蓉县入琼林县"。关于该县,《一统志》(乂安)载:琼瑠县"{属明之}琼林、芙蕾、茶清三县皆其地也"。这样,芙蓉县当位于今天的琼瑠县附近。可能是现在的演州县地。 120

芙蕾县、琼林县:据《一统志》,这两县都是琼瑠县之地,位于今乂安省东北部。

千冬县:陈朝的演州千冬县可能是今天的安城县。安城县是明命时才析东城县地(由演州府兼理)而置的。

除上述诸县外,据《一统志》,葵州也是"古演州地,明永乐十三年析置为州,隶演州府"。后来阮朝的葵州府领义坛、桂峰、翠云三县。①

① 按前列名录(边码 97)演州条,这里还应有一个"茶龙县"。——译者

（二十一）乂安府路

衙仪县:《一统志》(河静)载，宜春县"属明为衙仪县。按明永乐十五年设衙仪县丹阽海门巡检司，丹阽即今会海汎"，则衙仪县即今天的宜春县。

丕禄县:《一统志》(河静)载，干禄县"古河潢县，属明为丕禄县"。这个名称可能陈朝末年已经有了。今干禄县在河静省西北部。

杜家县:《一统志》(河静)载，香山县"李曰杜家乡，属明为古杜、土黄二县地"。今香山县在河静省西北部，位于岸浦江流域。

支罗县:《一统志》(河静)载，罗山县"属明曰支罗"。这个名称可能陈朝末年已经有了。阮朝的罗山县属德寿府兼理，即相当于今天的德寿县，在罗江流域。

新福县:《一统志》(乂安)载，宜禄县"古新福县，属明改真福"。今乂安省宜禄县在乂安省演州县和河静省宜春县之间的沿海地带。

土油县:《一统志》(乂安)载，清漳县"属明为土油县"。这个名称可能陈朝末年已经有了。今清漳县在乂安省西部蓝江上，大部分是在右岸。

偈江县:《一统志》(乂安)载，南坛县"属明之石塘、偈江、沙南皆其地也"。《安南志[原]》{卷一，山川}说，"偈江在偈江县，上接茶笼州，下通土油县"。偈江显然就是蓝江。偈江县可能是在蓝江右岸清漳县的上面，与襄阳县相邻。

土黄县:《一统志》(河静)载，香溪县"属明曰土黄县"。这个名称可能陈朝末年已经有了。今香溪县在岸深江流域，上为土黄县，下为支罗县。

《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四月，明朝"设乂安府之茶笼、玉麻二州"。

121

——日南州:

河黄县:《一统志》(河静)载，石河县"前黎为石河州，李改为县，陈为日南州，明为南靖州盘石、河潢二县，后(永乐十三年)并河潢入本州"。

盘石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四月①，"并盘石县入本(南靖)州"。

河黄和盘石二县相当于今河静省石河县。

河华县:《一统志》(河静)载，奇英县"陈河花县地"。今奇英县在河静省东南部，与横山相连。

奇罗县:《一统志》(河静)载，锦川县"古河花地，明为奇罗"。这个名称可能陈朝末年已经有了。今锦川县在奇英县的西北。让畔海口即奇罗海口。

——驩州:

石塘县:我们已经看到《一统志》曾载:南坛县"石塘、偈江、沙南[三县]皆其地也"。我们已推定偈江县在蓝江右岸;石塘县相当于靠近英山的南坛县的上部地区;至于沙南县则相当于南坛县县治(沙南社)以下的部分。

① 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当为九月之误。——译者

东岸县:《一统志》(乂安)载,东城县“陈曰土城县,属明为东岸县”。可能东岸的名称陈朝末年已经有了。东城县为今天的演州县。但我们认为,东城县既已属古演州,便不可能相当于属驩州的东岸县。以东岸这个名称推测,这个县当在蓝江的东岸上,可能相当于蓝江左岸的清漳县和英山县的部分地区。

上路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驩州之路平县(即旧上路县)入衙仪县”。我们已知衙仪县为宜春县。在乂安、河静的范围之内,在蓝江地区的周围,还有兴元县未见归入何州何县。我们推断明朝并入衙仪县(即宜春县)的路平县(即上路县)相当于兴元县。从边水至蓝城的一段蓝江为该县与宜春县的分界线。

沙南县:我们已断定沙南县相当于南坛县县治以下的部分。

由此可以看到,驩州恰好位于蓝江的左岸。

122

——密州[①]:

在乂安的西部,属明时有葵州、茶笼州和玉麻州。《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四月,明“设演州府之葵州,乂安府之茶笼、玉麻二州”。尽管这三个州到了属明时期才见设置,但是乂安西部上游地区自从陈朝以来早已在我国版图之中。孝江地区本属演州府,明朝以其地遥远,便析置葵州以便治理。《一统志》也说:葵州“古演

① 前列名录中(边码 97)为茶麟州和玉麻州。——译者

州地”。蓝江的上游地区在陈朝时为密州,上皇陈明宗征哀牢时,曾驻军于密州或黔州的拒屯源,就在此地。被哀牢占据的南戎,当时也是密州的一个邑地。明朝所置的茶笼州即在陈朝的密州或黔州的土地之上。密州的西南为盆蛮之地,即在岸浦江和岸深江上游以西。上皇陈明宗征哀牢时,盆蛮的酋长已经臣服。明朝于此置玉麻州,是因为这里从前已附属于我国的缘故。

(二十二)西平镇

上福县:《一统志》(广平)载,丰禄县“李朝属临平州,陈为福康县,属明因之”。但《天下郡国利病书》又载,{永乐五年六月}明改前之上福县为福康县。阮朝的丰禄县由广宁府兼理,即相当于今天的广宁县。

衙仪县:《一统志》(广平)载,丽水县“陈置衙仪县”。今丽水县在广平省东南部。

知见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新安府之}知见县隶之衙仪、福康二县”。这样,可能知见县位于今广宁和丽水二县以西地区。

——布政州:

《一统志》(广平)载,广泽府“李朝改为布政州”。又载广泽府治在平政县攀龙社。今攀龙社靠近巴屯,在灉江左岸。当时的布政州治无疑也在灉江左岸。后来布政州被分为北布政和南布政,可见过去的布政州是包括了灉江南、北两岸的地区。

布政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政和县（即旧布政县）入政平州（即旧布政州）。可能当时的布政县是布政州的首县，位于灄江的北岸，相当于阮朝的平政县，今天的广泽县。因此，陈朝的布政县当不同于阮朝的蒲政县。

邓家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古邓县（即旧邓家县）入政平州（即旧布政州）。邓家县应[123]相当于今天的布泽县。

从质县：与政和县、古邓县一样，从质县于永乐十三年也被并入政平州。从《同庆地舆志》（广平）中可以看到，在广泽府平政县顺和总有从质社，无疑就是从质县的遗存。我们推断，从质县相当于位于灄江北岸的阮朝的明政县，东面和北面与布政县接界。

——**明灵州**：

《一统志》（广治）载，永灵县"占城为麻令州，李朝改明灵州"。今永灵县在广治省东北部，边海河北岸，与广平省丽水县接界。

丹裔县：《同庆地舆志》（广治）载，永灵县有明良总丹裔社。今属永灵县的丹裔社在县市集的东面，可能是过去丹裔县的遗迹。

左布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并左平县（即旧左布县）入南灵州（即旧明灵州）。

夜度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三年八月，并夜度县入南灵州（即旧明灵州）。

这样便可推断，左布县和夜度县是在从边海河至石杆江的犹灵县地区。

（二十三）顺化镇（路？）

——**顺州**：

《一统志》（广治）载，肇丰府"占城为乌州，陈置为顺州"。又载，顺昌县（今为肇丰县）和海陵县也是古顺州之地。顺州可能包括了越海口[1]以南的广治之地，即阮王时期的肇丰府。

巴阆县：《安南志[原]》载，"典更江在巴阆县，自婆鸡山发源，流入顺化江，入于海"。永乐十七年九月，明朝并巴阆县入顺州。

利调县：《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九月，该县与巴阆县都被并入顺州。

安仁县：《同庆地舆志》（广治）载，海陵县有安仁总，安仁社。可能这就是过去安仁县的遗存。永乐十七年，该县也被并入顺州。

石兰县：《越峤书》作石兰；别的书作不兰。我们认为石兰是正确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十七年，此县也被并入顺州。

我们看到，巴阆、利调、安仁、石兰四县于永乐时都被并入顺州。《乌州近录》说，顺州城在海陵县境内，城西有[124]长江。我们推断，顺州城所在的地方即今天的古城。古

(1) 也叫做越门。——译者

城位于石杆江和永定河的三江口，在海陵县境内。巴阆县被记载为顺州的首县，又有典更江流入顺化江。我们猜想，典更江为石杆江的源头，顺化江即石杆江，巴阆县是在石杆江上的海陵县和肇丰县的北部。这是顺州的重要地区。

利调县与巴阆县接界，可能是今天的甘露县。

安仁县可能是至今还有安仁社的海陵县。

还有石兰县可能是今向化县地区，在海陵县之西，与承天省辖地接界。

——化州:

利蓬县: «一统志»(承天)载: 富荣县“占城为里州。{安南}陈朝为利蓬、思容、世荣三县{隶化州}。属明改世荣为士荣县，以利蓬、思容二县并入之”。这样，利蓬、士荣、思容三县是彼此相连的。世荣县为今天的富荣县，在承天省东部、沿钟潭和杉潭地区。思容县必然是在有思容海口（今天的思贤海口）的地区，相当于今之富禄县。这样，利蓬县可能相当于今天的香水县。

世荣县: 我们已推断该县相当于今富荣县。

乍令县: «一统志»(承天)载，香茶县“占城为里州，{安南}陈朝为化州，设乍令、蒲苔、蒲浪三县隶之，属明三县并入化州。”今香茶县东、北、西三面靠近顺化市。因此，这三县大概是分布于承天省内顺化市的东面、北面和西面。

蒲苔县: «安南志[原]»{卷一，山川}载，“蒲苔江在

蒲苔县，自老挝发源，经县东，分流入浅海，又入化州三岐江，深可通舟”。此江显然就是蒲江。因此蒲苔县便相当于承天省西北在蒲江上的丰田县。化州三岐江即今天的生三岐江，为蒲江与香江合流处。

蒲浪县: «安南志[原]»{卷一，山川}载，“海葛山在蒲浪县”，“左江、右江并在蒲阆县，通化州三岐江”。海葛山是在顺化市上方、香江左岸的丸盏山。左江和右江是香江的左泽和右泽两源。蒲浪县必然是在承天省西部香江上游地区。

这样看来，乍令县当为今香茶县。

茶偈县: «一统志»(承天)载，广田县“占城为里州，{安南}陈朝为茶偈县，属化州”。在香茶县，蒲江右岸，顺化市的北面，现有清良村，从前为清偈村，再前为茶偈村，可能这就是古代茶偈县的遗存。

思容县: 我们已推断它大约在今天的富禄县。

（二十四）升华路

——升州:

黎江县、都和县、安备县: «一统志»(广南)载，醴阳县“为[占城]占洞之地，陈属化州{隶升华府}，黎为黎江县，国初(阮王时期)改今名，属府(升平府)兼理”。实际上黎江的名称在属明时期已经有了，而且根据属明时期改变名称的各县名录可以知道，这个名称陈朝时已有了。

一般来说，辖升州和华州的升华路相当于广南之

地。这两州是胡朝在占领了占城的占洞以后设置的，因此醴阳县当在广南境内。但是在什么方位呢？抽象地推论，升州当在广南的北部，即柴市江以北；醴阳县必然也在这个地区。但据《一统志》所载东西四至，醴阳县（由升平府兼理）正相当于今升平县的方位，便是在柴市江以南。实际上升华府应在这个区域，因为黎初柴市江以北地区是奠磐县，属肇丰府，到阮潢时才升奠磐县为府，摘隶广南营。因此，黎初柴市江以北地区原是属顺化承宣[三司]，而相当于升华路的广南承宣则在柴市江以南。

思、义两州也是胡朝在升、华二州以南、占城古垒地区设置的，相当于今广义省。这样，升州和华州当在从柴市江至边万江地区。大概升州是升平县和潍川县地区，华州是三歧地区。升州的黎江、都和、安备三县，大体上相当于今醴阳县（即升平县）、潍川县和桂山县。

——**华州**:

华州相当于阮朝的三岐府。

万安县、具熙县、礼悌县: 这三县大体上相当于河东县，即今天的三岐县，旃檀源和右邦源地区。

——**思州**:

持平县、白乌县: 《一统志》（广义）平山县条载，“闰胡置持平、白乌二县，属思州”。同书注说:“今青衢蛮境即古之白乌县”。茶曲江上游为青衢源，青衢蛮境就在这里。这样，可以推断这两县是在茶曲江流域的平山和山静二县境内，地当广义省北部，持平县在下，白乌县在

上方。

——**义州**:

义纯县、鹅杯县: 《一统志》（广义）彰义县条说，“闰胡置义纯、鹅盃二县，属义州”。同书注说:“今明隆、紫泉蛮境，即古之鹅盃县也”。阮朝由思义府兼理的彰义县，就是今天的思义县。可能这两县在阮朝的思义府境内，地当卫江流域。

溪锦县: 《一统志》（广义）慕德县条载，“闰胡为溪锦（‘锦’字与‘绵’字相近，不知哪个字正确）县，属义州”。今慕德县在广义省东南部。

十一、属明时期行政区划的变更

127 在灭掉胡朝、占据我国之后，明朝改置我国为交阯郡。在行政区划方面，明朝大体上仍保持旧的组织而只稍加损益。《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明置各州县隶属于交阯郡的十五府和五大州（直隶交阯布政司），并且开列了如下的名录：交州府、北江府、谅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奉化府、清化府、镇蛮府、谅山府、新平府、演州府、乂安府、顺化府、太原州、宣化州、嘉兴州、归化州、广威州。它们大体上是依据陈、胡时期路镇府州的名称，只作了如下的变更：改龙兴府为镇蛮府、建兴府为建平府、天长府为奉化府、新兴府为新安府、国威州为宣蛮州、宣光州为宣化州。隶属于上述各府州的各州县，也仍保持旧有的名称，只作了如下的变更：改上福州为福安州、安邦州为靖安州、日南州为南靖州、布政州为镇平州、明灵州为南灵州；改龙眼县为清远县、安世县为清安县、应天县为应平县、山明县为山定县、上福县为保福县、龙潭县为清潭县、丹凤县为丹山县、龙拔县为陇拔县、天施县为施化县、古战县为古平县、统兵县为统宁县、佛誓县为善誓县、天本县为安本县、独立县为平立县、黎家县为黎平县、御天县为新化县、费家县为古费县、安邦县为同安县、安兴县为安和县、茶龙县为茶清县、杜家县为古杜县、上路县为路平县、上福县为福康县、布政县为政和县、邓家县为古邓县、左布县为左平县、世荣县为士荣县。

永乐六年六月[1]，又升太原州为太原府、宣化州为宣化府。

在南方，占城人乘当时我国的危机又重占了升华路。128 至永乐十二年，明朝置升、华、思、义四州隶升华府，但这是徒具虚名，事实上，明朝从未占有升华之地。《皇明实录》载，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又侵夺升华府所隶四州十一县之地，驱掠人民”。[2] 明朝于前一年{即永乐十二年}设置升华府，但未及占领就被占城夺走了。

永乐十三年八月，明朝革演州府而保留演州。

《越峤书》（卷一）和《大明一统志》（卷九〇）都载明朝的府州数目为十七府五州。十七府之数是相当于永乐十三年的情形，但为了补足五个大州之数，各书除载广威、嘉兴、归化诸州外，还载有演州（当革演州府时，演州就成了一个大州）和当时已升为府而不复存在的宣化州。《安

---

① 按《天下郡国利病书》当为九月之误。——译者

② 《安南志[原]》（卷二）关于永乐十五年贡赋额，采取了保存体面的说法：“今除升华一府，人民未曾复业”。

《皇明实录》，转引自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 Ⅰ》。（第579页。——译者）

南志[原]»也象上述两书一样，载十七府之数，但载大、小州总数为四十七。明朝曾多次合并州县。因为这种分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在陈朝、胡朝和黎朝初年行政区划的情形，因此在这里我们根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对这种变更加以略述：

永乐七年，并上文州的库县入本州，庆远县入杯兰县，七溪州[1]的披县入本州，容县入脱县，平县入水浪县。

永乐九年四月，改谅山府的鸡陵县为镇夷县；八月，并靖安州的大渎县入新安县；十一月，设宁化州，领赤土、车来二县，直隶布政司。

永乐十二年三月，设升、华、思、义四州，都隶升华府（我们知道，此四州系虚设）。

永乐十三年四月，设演州府的葵州，乂安府的茶笼、玉麻二州；八月，徙新安府治于镇夷卫城内，改南策州并至灵县隶之（新安府）；以多翼、太平二县隶镇蛮府（初南策、至灵隶谅江，多翼、太平隶新安，至是交阯布政使言：南策、至灵近新安，多翼、太平近镇蛮，改隶为便；镇夷卫正在南策至灵之地，宜移新安府治于镇夷城内为便）；并清化府的古宏县入古藤县；爱州的河中、统宁二县，九真州的缘觉、结悦（应为帨）二县各入本州；谅山府的新安县入丹巴县，如敖县入丘温县，董县入镇夷县；七源州的水浪县入本州，琴县入渊县；上文州的杯兰县入本州；新平府的知见县隶之衙仪、福康二县；政平州的古邓、从质、政

① 按«天下郡国利病书»为七源州。——译者

和三县，南灵州的丹裔县各入本州；{夜度县入左平县，利仁州的古礼县入本州} 古榜县入平陆县，古者县入利仁县，三带州的元郎县入扶宁县；威蛮州的大堂县入本州；镇蛮府的新化县入延河县，神溪县入古兰县；靖安州的安立县入安和县，西关县入太平县，阿瑰县入多翼县；武宁州的安丰、武宁二县，北江州的安越县，南靖州的河黄县，驩州的沙南县，各入本州；{路平县入衙仪县}建平府的平立县入安本县；长安州的安谟县入安宁县；建昌府的俸田县入建昌县；快州的施化县，宣江州的虎巖县，各入本州；谅江府的古勇县入清远县；革演州府，以千冬县入演州，并演州的芙蓉县入琼林县。

永乐十五年正月，改前演州府的葵州隶清化府；六月，改建昌府的永洞县[1]隶本府，永洞县原隶快州。

永乐十七年九月，并化州的利蓬、思容二县入士荣县，乍令、蒲浪、蒲苦三县入化州；顺州的调利[2]、安仁、石兰、巴阆四县入本州；新平府的福康县入衙仪县；南灵州的左平县入本州；乂安府的支罗、土油二县入衙仪县，土黄县入古杜县；真福县入驩州，偈江县入石塘县；南靖州的盘石县入本州，奇罗县入河华县；驩州的东岸县入本州；清化府的安定县入永宁县，梁江县入古雷县，东山县入古藤县；清化州的安乐县入本州；磊江县入俄乐县；爱州的宋江县，九真州的农贡县各入本州；谅山府的下文州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作永涸县。——译者

② 当为利调之误。——译者

入上文州，下思朗州入上思朗州；七源州的脱县入渊县；宣化府的文安县入矌县，乙县入底江县；太原府的司农县入安定县，洞喜县入富良县，大慈县入宣化县；谅江府的凤山县、谅江州的安宁县入清远县，那岸县入陆岸县①，谅江州的保祿、古陇二县入本州；上洪州的多锦、唐安二县入本州；建平府的望瀛、大湾二县入懿安县；长安州的黎平县入本州；建昌府的布县入建昌县；快州的芙蓉县入本州；东结县入永洞县②；新安府的至灵县入南策县；东潮州的水棠县、下洪州的四岐县各入本州；清沔县入同利县；靖安州的支封县入安和县，云屯县入靖安州；三江府 130 洮江州的清波县入本州，麻溪县入夏华县；沱江州的古农县、宣江州的西栏县各入本州；交州府福安州的清潭县入东关县，芙蓉县入福安州；三带州的安朗县入安乐县，永宁县入立石县；威蛮州的清威县、利仁州的利仁县各入本州；北江府的超类县、武宁州的东岸县并入嘉林县；慈山县入武宁州；嘉林州的细江、善才二县，北江州的善誓县，广威州的美良县，归化州的安立县，嘉兴州的蒙、笼二县，宁化州的赤土、瑰二县，演州的茶清县各入本州；革镇蛮府为镇蛮州，以所隶古兰、延河二县并入本州，多翼县入太平县；奉化府为奉化州，以所隶美祿、顺为二县并入本州，西眞县入胶水县。

《皇明实录》载，永乐六年六月十二日“吏部尙书蹇义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作陆那县。——译者

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作永涸。——译者

等同六部尙书奏：‘新城侯张辅等平定交阯，建设军民衙门总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市舶提举司一，巡检司百，税课司局等衙门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①

我们已经知道了自永乐六年至十七年各府州县及其重要变更的情形。

其他衙门，后来明朝也增设了许多。单是卫所，《安南志[原]》就记载有如下的名录②：

交州左卫，交州右卫，交州中卫以上三卫并见交州府，交州前卫见北江府，交州后卫见建平府，昌江卫见谅江府，镇蛮卫见镇蛮府，新安卫见新安府，三江卫见三江府，清华卫见清华府，乂安卫见乂安府，顺化卫见顺化府，市桥守御千戶所见武宁州，新平守御千戶所见靖安州（新平府），南靖守御千戶所见南靖州，演州守御千戶所见演州。总计有十五③个卫所。

大概各卫所设立于地势险要的各府州县，并以这些府州县为名。仅首府交州一地就设有左、中、右三卫。前卫见北江府，可能是在嘉林刁鸽城；后卫见建平府，可能在古弄城；昌江卫设于商江上，在今之府谅商。

① 转引自《安南史研究 I》（第586页。——译者）

② 《安南志[原]》（卷二，军卫条），转引自《安南史研究 I》，第587页。——译者

③ 这里所列为十六个卫所，与前引《安南志[原]》相较，多一南靖守御千戶所。——译者

各所则设置于次一等的险要之地，有时候也以各府州县的名称为名，如演州所、新平所。还有市桥所，在今市桥地方，这里是求江上的冲要之地。

十二、黎朝和阮朝行政区划的沿革

我们知道，在陈朝末期，黎季犛曾进行了旨在增强各 131 行政区域组织的改革，分全国为路和镇，以路或镇辖府，府辖州，州辖县，县辖社。胡朝曾把我国的领土扩展到广义地区，并增设了升华路。为了加强统一，胡朝又设置了从昇龙北至谅山、南至升华的驿站。

当黎利驱逐明军、恢复了民族独立之后，在从谅山到升华的统一领土上，分全国为五道：南道、北道、东道、西道和海西道，以各路、镇、府、州、县分属各道。至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为了加强行政的统一，黎圣宗分全国为十二承宣道，改路为府，改镇为州；光顺十年，重定全国版图，以各府、县隶属各承宣道。下面是京都及各承宣道与所属府、州、县数的名录：①

中都：奉天府，二县；

山南：十一府，四十二县；

京北：四府，二十县｛按《全书》、《纲目》都为十九县｝；

山西：四府｛按《全书》、《纲目》都为六府｝，二十四县；

① 这里所列各承宣道所属府、州、县数目与《全书》、《纲目》都有差异，我们特于大括弧内注出以供参考。——译者

海阳：三府{按«全书»、«纲目»都为四府}，十七县{按«全书»、«纲目»都为十八县}；

安邦：一府，三县，四州{按«全书»为三州}；

谅山：一府，六州{按«全书»、«纲目»都为七州}；

宁朔(改太原为宁朔)：三府，八县，六州{按«全书»为一府，七县；«纲目»为三府，八县，七州}；

宣光：一府，二县，五州；

兴化：三府，十七州{按«全书»、«纲目»都为三府，四县，十七州}；

清华：四府，十六县，四州；

乂安：四府{按«全书»为九府；«纲目»为八府}，二十七县{«纲目»为十八县}，三州{按«全书»、«纲目»都为二州}；

顺化：二府，七县，三州{按«全书»、«纲目»都为四州}；

公元1472年增设广南道。

如果于每个时代都重新研究各个行政区划单位的方位(象我们关于陈朝末期已作过的那样)，那么，难免有许多地方重复，因为不少单位的名称和方位经过若干朝代并没有什么变更。我们刚刚仔细研究了陈朝末年的行政区域地理状况，关于黎朝初年，只需开列出各镇名录就够了。但到黎朝末年和阮朝初年，情况比陈朝已有了很多变化，因此，我们又需加以仔细研究。

从黎朝初年到现今，我国的领土曾经发生过两次分

裂：一次是由于黎、莫战争，另一次是由于阮、郑战争。在分裂以后的时期中，阮氏将其领土扩展到全部占城国以及它的南面。西山朝奠定了统一的基础，我国的领土于阮朝初年又得以恢复统一。在这里，研究经过各朝直到阮初各镇和各府、县、州的沿革，我们只叙述在一个统一国家版图的基础上的总的名录，至于领土的分合和向南扩展的情形，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仔细阐述。

为了避免与已经叙述过的陈朝末年行政区域情形的条目相重复，对于从陈朝末年至阮朝的名称和方位都没有变化的府、县、州，我们仅列举其名称，并指出其现今仍存在于某个地方。我们只对那些多少有变化的行政区划单位才举述其沿革。

(一) 中都，奉天府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载："李顺天于此建都，曰昇龙城，又曰南京。陈绍宝为中京，后改为东都。属明为交州府，治曰东关城。黎复都曰昇龙，光顺七年置中都府，领广德、永昌二县。至是[十年]改为奉天府。西山朝[1]曰北城。本朝[2]嘉隆元年置北城总镇，奉天隶焉。四年改昇龙曰昇隆，奉天府为怀德府。明命十二年摘山西国威府之慈廉县改隶怀德府，属河内省。"

广德县：为附郭县，嘉隆四年(公元1805年)改为永

① «纲目»原文为"伪西"，作者改为西山朝，下同。——译者

② «纲目»修于阮朝，所说本朝即指阮朝，下同。——译者

顺县,由怀德府兼理;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始置知县;嗣德四年(公元 1850 年)省知县,由寿昌县兼摄。

永昌县: 后改寿昌,嘉隆初由怀德府兼理;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始置知县,治所在看春社。

(二) 山南镇

《纲目》(正编, 卷二十一)注: "陈天应政平初(公元 1232 年)曰天长路,又分建昌、安暹二路,复改为潢江、山南、龙兴、快州等路。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改诸路为镇。属明为镇蛮、奉化、建昌、交州等府。黎顺天隶南道。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置天长承宣。至是[十年]为山南承宣。洪德二十一年(公元 1490 年)改为处。洪顺中称为镇。伪莫以太平、建昌、龙兴、快州等路隶于海阳。黎景兴二年(公元 1741 年)分为山南上下二路,以长安、天关二府为清花外镇。西山朝改为山南上、下二镇。本朝嘉隆元年以上、下二镇隶北城。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改上镇为山南镇,下镇为南定镇。十三年(公元 1832 年)析南定先兴府之兴仁、延河、神溪三县,山南快州府之东安、金洞、天施、仙侣、芙蓉五县置为兴安省。山南之应和、里仁、常信三府,山西国威府之慈廉县改隶怀德府,设为河内省。以山南[1]之天长、义兴、建昌、太平四府,山南天兴府[2]之青关县改隶建昌府,设为南定省。"

133

① 《纲目》原文为南定。——译者

② 《纲目》原文为先兴。——译者

——**常信府**:

青池县: 现为河东省青池县。

上福县: 阮朝由府兼理,今为河东省常信县。

富川县: 光顺时为浮云县, 光绍年间(公元 1516—1526 年)改为富源县, 莫氏改称富川。今为河东省富川县。

——**应天府**:

嘉隆十三年(公元 1814 年)改为应和府。

清威县: 今为河东省清威县。

彰德县: 《一统志》(河内)载,东至清威县,西至山西省美良县,南至宁平省怀安县和嘉远县,北至山西省安山县。据此东西四至,彰德县即为今河东省的彰美县。

山明县: 《一统志》(河内)载, 东至上福、富川二县界,西至怀安、彰德二县界,黎朝末年及阮朝均由府兼理。今为河东省应和县。

怀安县: 《一统志》(河内)载,东至山明县,西至山西省美良县,南至里仁府金榜县,北至彰德、山明二县,县治在邓舍社。邓舍社今为应和县南部的邓江社。因此怀安县相当于今应和县南部地区, 可能还包括美德县的一部分。

——**里仁府**:

《一统志》(河内)载,东至南定省上源县界,西至彰德县,南至端尾渡, 北至常信府富川县。这样, 里仁府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

南商县:《一统志》漏载南商县。但维先县的方位是东至南商县界;平陆县的方位是北至珠梂江,对岸为南商、维先两县地;由此可以看到:南商县应为今天的河南省里仁县。

金榜县:今仍为河南省金榜县。

维先县:今仍为河南省维先县。

清廉县:今仍为河南省清廉县。

平陆县:今仍为河南省平陆县。

134

——快州府:

后来析出该府的东安、金洞、天施、仙侣、芙蓉五县置兴安省。

东安县:嘉隆九年(公元 1810 年)由府兼理。今为兴安省快州县。

金洞县:今仍为兴安省金洞县。

仙侣县:黎朝初年为仙侣;莫氏改为仙花县;黎朝中兴后复为仙侣。今仍为兴安省仙侣县。

天施县:今为兴安省恩施县。

芙蓉县:黎朝初年称芙蓉;莫氏时因避莫登庸之讳改为芙花;黎朝中兴后复称芙蓉;阮朝绍治二年(公元1842 年)改为芙蕖县。今为兴安省芙蕖县。

——天长府:

史载绍隆三年(公元 1260 年)改即墨乡为天长府(今在南定市之北有即墨社)。属明改称奉化府;黎朝恢复旧名。

南眞县:《历朝宪章类志》说,黎初之西眞县,至黎中兴后因避西王之讳改为南眞。《一统志》(南定)载,眞宁县"本南眞县地,明命十四年(公元 1833 年)析置"。后因讳同庆之名改"眞"为"直"。这个县相当于今天的南定省南直、直宁二县。

胶水县:《一统志》(南定)说,胶水县东至武仙县,西至南眞、眞宁二县,南至巴喇海口,北至上源、美禄二县。这样,此县便相当于现今南定省春长、胶水二县。

美禄县:今仍为南定省美禄县。

上元县:《一统志》(南定)载,上元县东至美禄县界,西至天本县,南至南眞县,北至珥河。因此,上元县当为今美禄县南部的地方。

——义兴府:

本为陈朝的建兴府,属明改为建平府,黎朝洪德年间又改为义兴府。

大安县:嘉隆二年(公元 1803 年)改隶清化镇,五年复如旧;嗣德元年(公元 1847 年)由府兼理。今为南定省义兴县。

望瀛县:嘉隆二年(公元 1803 年)改隶清化外镇,五年复如旧;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改为丰盈。《一统志》(南定)载,丰盈县东至大安县界,西至嘉远县,南至安庆县,北至懿安县。这样,此县相当于今南定省懿安县的南部。

天本县:《一统志》(南定)载,天本县"东至{天长府} 135

美禄县界{二十里}，西至懿安县界{十二里}，南至大安县界{十里}，北至{天长府}上元县界{二十七里}”。今为南定省务本县。

懿安县：相当于今南定省懿安县北部。

——太平府：

陈朝为安暹路；黎朝改为太平府；西山时改为太宁；阮朝复改为太平。从当时太平府所属各县的方位上可以看到，该府相当于今太平省的东北部。

瑞英县：今仍为太平省瑞英县。

附翼县：今仍为太平省附翼县。

琼瑰县：今仍为太平省琼瑰县。

东关县：今仍为太平省东关县。

——新兴府：

陈朝称龙兴府，属明改镇蛮府；黎朝又改为新兴，中兴后因避黎敬宗{名维新}之讳，改为先兴。相当于今太平省西北的一部分。

御天县：嘉隆七年(公元1808年)改为兴仁县；今仍为太平省兴仁县。

延河县：今仍为太平省延河县。

神溪县：这个县名陈朝以前已经有了；阮朝由先兴府兼理。今为太平省先兴县。

清兰县：嘉隆时改称清关县；明命十三年(公元1832年)改隶建昌府；嗣德四年(公元1850年)改隶太平府。《一统志》(南定)载，清关县东至东关县界，西至武仙

县，南至眞定县，北至神溪县，因此应相当于今天的泰宁县。

——建昌府：

这个名称陈朝已经有了，胡朝改称建宁，黎朝复改建昌。明命九年(公元1828年)增置钱海县。该府相当于今太平省南部，在茶里江(即保江)以南。

舒池县：现仍为太平省舒池县。

武仙县：现仍为太平省武仙县。

眞定县：《一统志》(南定)载，眞定县东至钱海县界，西至武仙县，南至胶水县，北至清关县；县治在洞中社；明命十三年(公元1832年)为建昌分府的治所；后因讳同庆之名改“眞”为“直”，成直定县，由建昌府兼理。今为太平省建昌县。

——长安府：

原为李朝的长安府、陈朝的长安府的一部分；阮朝也称长安府，明命二年(公元1821年)改安庆府；明命十年(公元1829年)又增加新设的金山县。该府相当于今宁平省东部的一部分。

嘉远县：据《一统志》(宁平)为陈朝的黎家、威远二县地；该县东至台江，对岸为南定省懿安县和丰盈县，西至安化、奉化二县，南至安庆县，北至河内省清廉县。因此，当时的嘉远县为今宁平省嘉远、嘉庆二县地方。

安谟县：今仍为宁平省安谟县。

安康县：黎朝初年称安宁县；中兴后因避黎莊宗{名

黎宁}之讳改为安康。嘉隆年间改为安庆。今为宁平省安庆县。

——**天关府**:

原为李朝的长安府、陈朝的天关镇的一部分;黎朝为与长安府分立的一府,兼理三县;阮朝因之。嗣德十五年(公元 1861 年)改为儒关。该府相当于今宁平省西部。

奉化县: 明命十九年(公元 1838 年)由府兼理。今为宁平省儒关县。

安化县: 黎朝初年称宁化。中兴后因避黎莊宗{名宁}之讳改为安化。据沙贝尔(Chabert)地图[1],安化为今嘉远县西面山地,即在陈朝赤土县境内的赤土地区。安化县治为杯江上的建丰社。

乐土县: 明命十七年(公元 1836 年)改为乐安县,后改安乐县。«一统志»(宁平)载,安乐县东至奉化县界,西至兴化省沱北州,北至兴化省清水县,因此相当于今和平省乐山县。

(三)京北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载:“丁改为北江道。黎改

① 按沙贝尔为法国殖民政府的地理工作官员。他所绘制的地图就译者所知,有和加罗亚(L. Gallois)共同署名的《法属印度支那概图》(Atlas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正名为《沙贝尔-加罗亚地图》(Atlas de Chabert-L. Gallois),以 1909 年出版于河内。作者所称的沙贝尔地图,不知是否即此一种。——译者

为路。李因之。陈曰北江路,又曰京北路。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改为镇。属明为北江、谅山二府。黎顺天元年(公元 1428 年)隶北道。绍平年间(公元 1434—1440 年)曰北江上、下二路。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置北江承宣。至是[十年]改为京北承宣。洪德二十一年(公元 1490 年)改为处。洪顺中(公元 1509—1516 年)称为镇。伪莫以顺安府改隶海阳镇。黎光兴十六年(公元 1593 年)复从旧镇。本朝嘉隆元年仍为京北镇,隶北城。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改为北宁镇,十二年改为北宁省。”

——**慈山府**

府名始自黎朝初年,阮朝因之。

东岸县: 黎朝由慈山府兼理,阮朝因之。«一统志»(北宁)载,东岸县东至仙遊县界,西至安朗县,南至仙遊县,北至安丰县。这样,古时的东岸县当为今北宁省慈山县和永福省金英县地。

安丰县: 黎朝初年称安丰,洪顺时(公元 1509—1516 年)改安富,后复旧名。阮朝因之。今仍为北宁省安丰县。

仙遊县: 今仍为北宁省仙遊县。

武江县: 原为武宁,黎朝中兴后因避黎莊宗{名宁}之讳改为武江。今仍为北宁省武江县

桂阳县: 今仍为北宁省桂阳县。

——**顺安府**:

嗣德十五年(公元 1861 年)改为顺城府。

嘉林县：今仍为北宁省嘉林县。

超类县：黎朝由府兼理，阮朝因之。今为北宁省顺城县。

文江县：今仍为兴安省文江县。

嘉定县：阮朝明命元年（公元 1820 年）改为嘉平。今为北宁省嘉良县的北部。

良才县：本为善才，黎朝中兴后改为良才，阮朝因之。今为北宁省嘉良县的南部。

——北河府：

阮朝明命二年(公元 1821 年)改为天福府。

新福县：原为新福，弘定年间(公元 1600——1619 年)，因避黎敬宗{名维新}之讳改为先福，后又改为天福。阮朝嗣德十五年(公元 1861 年)改为多福。今为北江省多福县。

金华县：阮朝绍治元年（公元 1841 年）改为金英。今为永福省金英县。

协和县：今仍为北江省协和县。

安越县：明命元年(公元 1820 年)改为越安。今为北江省越安县。

——谅江府：

从黎朝初年到阮朝都称谅江府。

凤眼县：从黎朝初年到阮朝都称凤眼县。《一统志》(北宁)载，凤眼县东至陆岸县界，西至保禄县，南至安勇县，北至保禄县，因此相当于安勇县与北江省陆岸县相接

连的部分。

右陇县：今仍为谅山省右陇县。

安勇县：今仍为北江省安勇县。

保禄县：阮朝嗣德五年(公元 1851 年)省知县，由谅江府兼摄，县治在寿昌社。今为北江省谅江县。

安世县：今为北江省安世县和新置的新安县。

陆岸县：今仍为北江省陆岸县。

（四）山西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注："丁、黎、李为沱江道。陈分置为三江、三带、广威、国威等路。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改诸路为镇。黎初为国威上、中、下等路，属西道。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改为国威承宣道。至是[十年]置为山西承宣道。洪德二十一年(公元 1490 年)改为处。洪顺中为镇。本朝嘉隆元年隶北城。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改为山西省，摘慈廉县隶河内省，三农县隶兴化省。"

——国威府：

黎朝初年，国威府领五县：慈廉、丹凤、福禄、安山、石室。景兴年间(公元 1740--1787 年)以福禄县隶国威府，析广威府美良县来属；阮朝因之，兼理丹凤县。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改兼理安山县，又析慈廉县隶河内省。

慈廉县：《一统志》(河内)载，慈廉县东至永顺县界，

西至丹凤县，南至青池县，北至珥河，对岸为北宁省东岸县和山西省安朗县。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改隶[河內]省，由[怀德]府兼理。今为河东省怀德县。

安山县：黎朝初年称宁山县，中兴后改为安山；阮朝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改由府兼理。今为山西省国威县。

石室县：今仍为山西省石室县。

丹凤县：今仍为河东省丹凤县。

美良县：原属广威府，景兴三年(公元 1742 年)改隶国威府。«一统志»(山西)载，美良县东至彰德县界，西至不拔县，南至宁平省安化县，北至安山县。因此当时的美良县应相当于今河东省美德县和和平省梁山县。

福禄县：«一统志»（山西）载，景兴时改隶国威府。西山时改为富禄。嘉隆初复为福禄。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改为福寿。今为山西省福寿县。

——三带府：

景兴时以该府的先丰县改隶广威府；明命二年(公元 139 1821 年）改为三多府；三年改为永祥府。十一年析扶宁县改隶端雄府，以端雄府三阳县来属。

安朗县：今仍为永福省安朗县。

安乐县：今仍为永福省安乐县。

白鹤县：黎朝由府兼理，阮朝因之。今为永福省永祥县。

立石县：今仍为永福省立石县。

扶康县：原为扶宁县，黎朝中兴后因避黎莊宗{名宁}之讳改扶康。阮朝初复改扶宁。今为富寿省扶宁县。

——临洮府：

黎朝初年称洮江府，后改临洮；永盛时（公元 1705—1720 年）以三农县来属。嘉隆因之。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析三农县改隶兴化省。嗣德五年(公元 1851年)以端雄府扶宁县来属。

山围县：黎朝时由临洮府兼理。阮朝因之。今为富寿省临洮县。

清波县：今仍为富寿省清波县。

华溪县：阮朝绍治元年（公元 1841 年）改为锦溪。今为富寿省锦溪县。

夏华县：阮朝绍治元年(公元 1841 年)改为夏和县。今为富寿省夏和县。

三农县：今仍为富寿省三农县。

——端雄府：

明命十一年(公元 1830 年)析三阳县改隶永祥府，以永祥府扶宁县来属。十三年省登道县(即旧当道县)，并其地入三阳县。嗣德五年（公元 1851 年）析扶宁县改隶临洮府。

东关县：黎朝初年称东栏。景统年间（1498—1504 年）改为东关；阮朝明命二年（公元 1821 年）改为雄关。«一统志»(山西)载，雄关县东至永祥府三阳县界，西至

宣光省咸安县，南至永祥府立石县，北至太原省定州。据沙贝尔地图，雄关县为泸江和斋江三江口周围地区。

西关县：黎朝初年称西栏。景统时改为西关。《一统志》（山西）载，西关县东至雄关县界，西至夏和县，南至扶宁县，北至雄关县和咸安县，可能相当于沙贝尔地图上的玉关县，该县在雄关与扶宁之间的泸江右岸。

山阳县：今仍为宣光省山阳县。

当道县：阮朝初年由山阳县兼理。明命元年（公元1820年）改当道为登道。十四年废登道县，并其地入山阳县。现在可能是宣光省山阳县的东北部。

三阳县：今仍为永福省三阳县。

——广威府：

黎朝光顺时仅剩美良、明义二县。永盛时（公元1705—1720年）省沱阳府，以不拔县来属；景兴三年（公元1742年）以美良县改隶国威府，又析三带府先丰县和国威府福禄县来属；嘉隆初因之，兼理先丰县。

明义县：原称麻义县。《一统志》（山西）载，光绍时（公元1516—1526年）改为明义。嗣德七年（公元1853年）改为从善县。今为山西省从善县。

先丰县：黎朝初年称新丰。弘定时（公元1600年），因避黎敬宗{名维新}之讳改为先丰。景兴时（公元1740—1787年）改隶广威府；阮朝因之，由府兼理。今为山西省广威县。

不拔县：原为陈朝的陇拔县，黎朝光顺年间改为不拔，属沱阳府。永盛年间（公元1705—1720年）改隶广威府。今仍为山西省不拔县。

（五）海阳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注："陈改为洪州上、下，南策上、下等路。光泰十年（公元1397年）改为海东镇。属明改隶谅江、新安二府。黎顺天属东道。延宁年间（公元1454—1459年）分为南策上、下二路。光顺七年（公元1466年）置南策承宣。至是[十年]为海阳承宣。……伪莫以宜阳为阳京，摘京北之顺安，山南之快州、新兴、建昌、太平等府隶之。黎光兴年间（公元1578—1600年）复改从原镇。景兴二年（公元1741年）分为上洪、下洪、东潮、安老四道。西山朝以荆门府改隶安广。本朝嘉隆元年复以荆门隶原镇，属北城。明命三年（公元1822年）改上洪为平江，下洪为宁江二府，东潮、安老为二县。十二年分辖改为海阳省"。

——上洪府：

明命三年（公元1832年〔原文如此〕）改为平江府。

唐濠县：成泰时（公元1881年）改为美豪县，即今兴安省美豪县。

唐安县：《一统志》（海阳）载，唐安县东至嘉禄县界，西至唐濠县，南至清沔县，北至锦江县。据沙贝尔地图，此县当为能安县，即今海阳省平江县。

锦江县：今仍为海阳省锦江县。

清河县：今仍为海阳省清河县。

四岐县：今仍为海阳省四岐县。

永赖县：黎朝初年称同赖，到光顺时改为永赖。嘉隆十年(公元 1811 年)由宁江府兼理。明命十九年(公元 1838 年）析永赖县上庵、东庵、艾庵三总和四岐县安布、园家、东谢、北谢、汗池五总置永保县。这样，永赖县应相当于今海阳省宁江县和永保县西南部(三庵总)。

——南策府：

从陈朝至阮朝一直沿用南策的名称。

青林县：《一统志》(海阳)载，青林县东接至灵县界，西至良才县，南至锦江县，北接至灵县，因此相当于今南策县。

至灵县：今仍为海阳省至灵县。

青河县：黎朝光顺年间称平河县，后改为青河。今仍为海阳省青河县。

先明县：黎朝光顺时称新明县。弘定时因避黎敬宗{名维新}之讳改为先明。《一统志》(海阳）载，先明县东至文澳海口，西至四岐县界，南至锦江县，北至金城县和建瑞府，因此相当于今建安省先朗县。

荆门府：

阮朝明命十八年(公元 1837 年)析宜阳、安阳、金城、安老四县增置建瑞府。

峡山县：阮朝峡山县[1] 由荆门府兼理。今为海阳省荆门县。

[1] 近来人们称协山。

东潮县：今仍为广安省东潮县。

安老县：今仍为建安省安老县。

宜阳县：阮朝明命九年（公元 1828 年）属建瑞府兼理。今为建安省建瑞县。

金城县：今仍为海阳省金城县。

水棠县：《一统志》(海阳)载，“古南赵江，县名始见于明”。阮朝时的各种地志都载为水棠。从维新时(公元 1908 年)的《南国舆地志》可以看到已改为水源。今为建安省水源县。

安阳县：今仍为建安省安阳县。

（六）安邦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注：“丁、黎以前曰潮阳镇。李太祖顺天十四年改潮阳镇为永安州。……陈太宗天应政平十一年(公元 1242 年)为海东路。……属明隶新安府靖安州。黎顺天初(公元 1428 年)曰安邦，属东道。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置安邦承宣。洪德二十一年（公元 1490 年)改曰处。洪顺中（公元 1509—1516 年)称为镇。伪莫以永安州之{石昔、粘浪二州，古森、澌廩、金勒、了葛四峝}六峝[1] 献于明。黎中兴后，避英宗{名维邦}讳改为安广。……本朝嘉隆元年复以荆门隶海阳，仍以海东一府为安广镇，隶北城。明命三年（公元 1832 年〔原文如

142

[1] 大括弧内为《纲目》原文，并无“永安州六峝”之语。——译者

此〕)改为广安镇。十二年分辖曰广安省。”

——**海东府**:

阮朝明命十七年(公元 1836 年)改称海宁府。就海宁府的属县来看,该府相当于今海宁和广安二省。

横蒲县: 今仍为广安省横蒲县。

安兴县: 今仍为广安省安兴县。

华封县: 古称支封县。«一统志»(广安)载,黎朝为海东府支封县,后改为华封。明命十七年(公元 1836 年)置云屯州云海总隶华封。绍治元年(1841 年)改称尧封。据沙贝尔地图,该县改称吉海县,包括南赵海口和县河之间的吉海滩以及吉婆岛和周围的小岛。

新安州: 黎朝弘定时,因避黎敬宗之讳改为先安。今为海宁省先安县。

万宁州: 从阮朝嗣德三年(公元 1849 年)起属海宁府兼理。«一统志»(广安)载,“万宁州东至白龙尾{夹清国钦州分界七十里},西至先安州{七十九里},南至海{十八里},北至清国思明州{上思州三里}”。因此,相当于今海宁省芒街县。

永安州: «大越地舆全编»(卷二)载,李太祖改潮阳镇为永安州。黎朝洪德年间永安州有玉山镇。我们知道史籍记载莫登庸曾献安邦镇永安州六峒予明朝。洪德时的永安州可能还包括芒街县东部(市镇所在地)和北部的土地(相当于莫登庸割给明朝的六峒)。至黎朝中兴后的永安州,因莫氏割地,业已缩小,只剩下芒街县东部——从

中国东兴县至玉角以及西南各岛的地方。

云屯州: 李朝称云屯庄。陈朝为镇。黎朝为州。明命十七年(公元 1836 年)省云屯州,置云海总隶尧封县。今为拜子龙湾东面的野猪海渚(后来在法属时期以云海总及其周围岛屿置云屯县)。

(七)谅山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注:“陈初为谅江路。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改为镇。闰胡割禄平州九十五[1]村隶于明之思明州。属明为谅山府。黎初属北道。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置为谅山承宣。洪德二十一年(公元 1490 年)改为处。洪顺中(公元 1509—1516 年)改为镇。本朝嘉隆元年仍为镇,隶北城。明命十二年(1831 年)改为谅山省。”

143

——**长庆府**:

«一统志»(谅山)载:明命十七年(公元 1836 年)析文渊、文关、七溪、脱朗四县,置长定府。这样,黎朝的长庆府领有阮朝长庆、长定二府之地,即近于今谅山省的全部。

七泉州: 原为七源,莫氏时因避莫福源之讳改为七泉。绍治元年(公元 1841 年)改为七溪,由长定府兼理。今为谅山省长定县。

文渊州: 今为谅山省文渊县。

[1] 按«纲目»作五十九。—译者

文兰州:《一统志》(谅山)载,"属明上文州杯拦县盖其地也",黎朝初年改为文兰州。嘉隆初改为文关。明命十五年(公元 1834 年)改为县(阮廌《舆地志》作安关州,可能'文'字被混淆成'安'字)。即今天的朋漠、恬霞县地。

温州:今为谅山省温州县。

禄平州:西山时改为禄凭。阮朝复名禄平。绍治四年(公元 1844 年)由长庆府兼理。今为谅山省禄平和高禄县地。

安博州:明命十五年(公元 1834 年)改为县。《一统志》(谅山)载,安博县东至广安省先安州界,西至温州,南至广安省横蒲县和北宁省陆岸县,北至禄平州。这样,应相当于今北江省山洞县。

(八)太原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注:"黎、李为太原州。陈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改为太原镇。属明为府。黎初属北道。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置太原承宣,至是[十年]改为宁朔承宣。……永治二年(公元 1677 年)莫平,高平四州悉定,别为高平镇,惟富平、通化二府隶太原镇。本朝嘉隆初年仍为镇,隶北城。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改太原镇曰太原省,高平镇曰高平省。"

——**富平府**:

阮朝明命十六年(公元 1835 年)析文朗、大慈、富良

三县和定州(前为定化州)置从化府。

普安县:今仍为太原省普安县。

大慈县:今仍为太原省大慈县(今之大慈县还包括旧文朗县)。

司农县:明命十六年(公元 1835 年),由富平府兼理。今仍为太原省富平县。

平泉县:原为平原县,莫氏时因避莫福源之讳改为平泉。阮朝绍治二年(公元 1842 年)改为平川。今为永福省平川县。

洞喜县:今仍为太原省洞喜县。

文朗县:明命十六年(公元 1835 年)改隶新置的从化府。现在该县已被并入太原省大慈县。

定化州:《一统志》(太原)载,黎朝称宣化州,后改为定化。明命四年(公元 1823 年)改为定州。十六年改隶从化府。今为太原省定化县。

武崖县:今仍为太原省武崖县。阮廌《舆地志》载,黎朝为武崖县,但《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所列光顺时名录则又载为州。可能光顺时仍为州,到中兴后才改为县。

——**通化府**:

今为北浒省地。

感化县:《一统志》(太原)载,感化县东至武崖县和谅山省七溪县界,西至宣光省永奠县,南至白通州,北至高平省石临县。这样,应相当于今北浒省的银山、那依两县。

白通州：《一统志》(太原)载，白通州东至武崖县界，西至宣光省霑化县，南至定州和富良县，北至感化县和永奠县。这样，应相当于今北泮省的白通、佐屯、佐砑诸县。

——**高平府**：

《一统志》(高平)载，黎朝光顺年间称北平府，洪德时始改高平(即高凭)。莫氏被灭后，改为高平镇，仍领高平一府。嘉隆初置镇守。七年(公元 1808 年)改府名为重庆。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为高平省。

石临州：黎朝光顺时还称太原州，洪德末改为石临。阮朝明命十五年(公元 1834 年)改州为县，十六年析石临县为石临、石安二县，置和安府，石临县由和安府兼理。嗣德四年(公元 1850 年)省和安府，以石临县属重庆府兼理。《一统志》(高平)载，石临县东至石安县界，西至太原省感化县，南至谅山省七溪县，北至广渊县。石安县东至广渊县界，西至石临县，南至谅山省七溪县和清国归顺州，北至广渊州。这样，黎朝末年和阮朝初年的石临州应相当于今高平省和安、原平和石安诸县。

145 **广渊州**：李朝称广源。黎朝光顺时为弄源。洪德时改为广渊。明命十五年(公元 1834 年)改县。《一统志》(高平)载，广渊县东接清国龙州，西接石临县和石安县，北接上琅县、下琅县和清国归顺州。这样，便相当于今高平省广渊县和富和县。

上琅州：明命十五年改为县。《一统志》(高平)载，上琅县东至下琅县界，西至广渊县，南至下琅县，北至清国安平州。这样，应相当于今高平省的重庆县和镇边县。

下琅州：明命十五年改为县。《一统志》(高平)载，下琅县东至清国下雷州界，西至广渊县，南至清国安平州，北至上琅州。这样，即相当于今高平省的下琅县。

(九) 宣光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注："陈属国威路，曰宣光州。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改为镇。属明为宣光府。黎初属西道。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置为宣光承宣，洪德二十一年(公元 1490 年)改为处。洪顺中(公元 1509—1516 年)改为明顺镇。本朝嘉隆初年复曰宣光镇，隶北城。明命十二年改为宣光府[1]。"

——**安平府**：

黎朝光顺时置，阮朝因之。明命十六年析置安明府；绍治三年改为襄安府。

福安县：《一统志》(宣光)载，黎朝洪德时称崇安县，后改为福安。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改为咸安，东至宣化州，西至……，南至雄关县，北至渭川县。这样，即相当于今宣光省的咸安县和安山县。

渭川州：《一统志》(宣光)载，黎朝洪德时称平原州，后改渭川。明命十六年(公元 1835 年)析泸江右岸之地为永绥县属安平府，泸江左岸之地属渭川县为襄安府。永绥县东至渭川县界，西至陆安州和清国开化府赌咒河，

① 《纲目》原文为宣光省。——译者

南至咸安县。这样，黎朝的渭川州相当于今河江省渭川县、北光县和黄树肨县。

收物州：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改为收州，由府兼理。《一统志》（宣光）载，收州"东至咸安县并山西省西关县界{十八里}，西至兴化省镇安县界{三十九里}，南至山西省夏和县{林分界十四里}，北至陆安州小溪{二十九里}。"这样，应相当于今安沛省安平县。

146

陆安州：今为安沛省陆安县。

大蛮州：明命十六年（公元 1835 年）改为霑化州，隶襄安府。今为宣光省霑化县。

保乐州：黎朝初年称保乐县。阮朝为保乐州。侬文云起义后，明命十六年（公元 1835 年）析保乐州为永奠、底定二县。今为高平省保乐县。《一统志》（宣光）载，永奠县东至宣化州界，西至渭川县，南至渭川县和霑化州，北至底定县；底定县东至清国百堪总界，西至渭川县，南至永奠县，北至清国镇安县，县治在粘山社。

（十）兴化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注："黎、李为临西、登州二州。陈属沱江道，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改为天兴镇。属明置嘉兴、归化二州。黎顺天置嘉兴、归化二路，属西道。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改为兴化承宣，洪德二十一年（公元 1490 年）改为处。洪顺中（公元1509—1516年）改为镇。景兴中（公元 1740—1787 年）嵩陵、醴泉、黄巖、

合肥、绥阜、谦州没于云南省。本朝嘉隆元年仍为镇，隶北城。明命十二年，以山西之三农县隶之，改为兴化省。"

——**嘉兴府**：

黎朝顺天时为嘉兴路，光顺年间改为府，阮朝因之。

清川县：《一统志》（兴化）载，黎朝洪德时称清源；莫氏因避讳改为清川；黎朝中兴后改"清"为"青"；明命十四年（公元 1833 年）析青川县为青山、清水二县。因此，清川县应相当于今富寿省青山、清水二县。

符花县：明命十九年（公元 1838 年）改为扶安。今为扶安县，属泰苗自治区，在枚山县东北。

枚州：据沙贝尔地图，在和平省沱北州之南有枚州县。这无疑是兴化镇的枚州。这样，枚州应为今和平省枚沱县（包括枚州和沱北）的南部。

木州：《一统志》（兴化）载，木州东至枚州，西至安州，南至清化省关化州，北至扶安州。景兴三十六年（公元 1775 年）析沱江以北部分为沱北州，马江以南部分为马南州。黎朝末年木州土酋把马南州给予呈固蛮人。这样，当时的木州即相当于木州县和今和平省枚沱县的一半。

越州：《一统志》（兴化）引《全书》说：陈明宗亲征牛吼国（蛮），至忙越驻跸，赐名太平府。忙越即越州。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改越州为安州。今为泰苗自治区的安州县。

147

顺州：《一统志》（兴化）载，黎朝以顺州地域广阔，始

析枚山、山萝、巡教三峒的地方置为三州。顺州东至山萝州，西至巡教州，南至枚山州，北至琼崖州。这样，即相当于今泰苗自治区的顺州县。

——归化府:

黎朝顺天时称归化路，光顺时为府，阮朝因之。

文振县: 今仍为泰苗自治区文振县。

安立县: 今仍为富寿省安立县。

镇安县: 今仍为安沛省镇安县。

文盘州: 今仍为安沛省文盘县。

水尾州: «一统志»(兴化)载，水尾州东至宣光省永绥县，西至昭晋州，南至文盘州，北至清国开化府文山州。这样，即相当于今日的老街省。老街省有水尾县，今县只是过去水尾州的西部。

——安西府:

黎朝初年称复礼州，光顺时改为安西府。景兴年间六州没于清国云南省开化府，仅剩昭晋、琼崖、莱、伦四州。

昭晋州: «一统志»(兴化)载，昭晋州东至文盘州界，西至清国广陵州，南至琼崖州，北至水尾州。同书又引«兴化风土录»说: 清国边界官吏向昭晋州的丰收（风土）、平闾二峒及莱州的怀来峒强征白银，每岁每峒二百二十两。这样，今老街省的风土和平闾之地也属于昭晋州，那么，昭晋州应相当于莱州省东北部和老街省平闾、风土地区。

琼崖州: 今为琼崖县，在莱州东南面的沱江左岸，位于伦州和安沛省文振州之间。

莱州: «一统志»(兴化)载，莱州东至伦州界，西至南掌国，南至宁边州，北至清国广陵州。因此，应相当于莱州县和泰苗自治区的孟碟。

伦州: 今仍为伦州，位于莱州南部，属泰苗自治区，在琼崖和巡教之间。

（十一）清化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注:“丁、黎为爱州。李改为寨。天成二年（公元 1029 年）改为清化府。陈元丰六年（公元 1256 年)复为寨。绍丰年间(公元 1341—1358 年)复改为路，分置清化、九真、爱州三府。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置清都镇，以三府隶之。闰胡改清化府为天昌府，并九真、爱州为三辅，号曰西都。属明复合为清化府。黎顺天元年(公元 1428 年)改隶海西道。绍平二年(公元 1435 年)属府: 绍天、河中、静嘉、清都、长安、天关凡六。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置为清化承宣。至是[十年]摘长安、天关二府改隶山南(«一统志»载，十年改为清化承宣)。洪德二十一年(公元 1490 年)改为处。洪顺中(公元 1509—1516 年)称为镇。中兴后为清花内镇，以山南之长安、天关二府隶之，曰清花外镇。西山朝以清花外镇隶北城。本朝嘉隆初年仍曰镇，以清花外镇隶之。五年改外镇为清平道。明命二年改为宁平道。十年别为宁平

148

镇。十二年分辖，以内镇为清花省，外镇为宁平省。绍治三年(公元 1843 年)改内镇为清化省。”

——绍天府:

嘉隆十四年(公元 1815 年)改为绍化府，兼理瑞原、锦水、石城、广济四县，统辖东山、安定、雷阳、永禄四县。

瑞原县: 黎朝顺天时称应瑞。光顺时改为梁江。端庆时(公元 1505—1509 年)改为瑞原。阮朝时瑞原县由绍化府兼理。成泰十二年(公元 1900 年)摘玉勒一总与安场、广施二总土民(芒)诸社设玉勒州，又摘东山县的运规、大贝二总来属。因此，瑞原县相当于今清化省的绍化县和玉勒县地。

锦水县: 该县西接关化州。成泰十四年(公元 1902 年)摘古陇总隶关化州，铁甕总隶良政州。十六年又摘沙笼、田炉二总并隶关化州。因此，当时的锦水县大概相当于今清化省的锦水县和霸烁县。

石城县: 《一统志》(清化)载，石城县“西至广地县界”，后改广济县。成泰元年(公元 1889 年)由石城县兼摄广济县。因此，当时的石城县只包括今石城县的东南部，而今石城县则包括旧石城县地和旧广济县地。

广地县: 黎朝光顺年间称平江县。中兴后改为广平，西山时改为广凭。阮朝初年复称广平。明命二年(公元 1821 年)改为广地，寻改广济。十六年改隶广化府。《一统志》(清化)载，广济县“东至石城县界，西至锦水县界，南至锦水县界，北至宁平省安乐县界”。因此，当时的广地县即今石城县的西北部，在沛江流域上方。

149

东山县: 今仍为清化省东山县。

安定县: 今仍为清化省安定县。

雷阳县: 明命七年(公元 1826 年)改隶寿春府兼理。今清化省有寿春县。《一统志》(清化)载，雷阳县西接乂安省葵州[①]。明命十八年(公元 1837 年)以雷阳县论谭[②]总与良政州地、农贡县地设常春州。这样，当时的雷阳县相当于今清化省寿春县以及常春县的一部分。

永禄县: 黎朝初年称永宁，中兴后避黎莊宗讳改称永禄[③]。今仍为清化省永禄县。

——河中府:

黎朝的河中府兼理厚禄县，并统辖宋山、峨山、弘化三县。阮朝的河中府兼理宋山、峨山二县。

淳禄县: 黎朝初年称淳佑，中兴后避黎眞宗讳改称淳禄。阮朝初年改丰禄。明命二年(公元 1821 年)改厚禄。今为清化省厚禄县。

峨山县: 黎初光顺年间称峨江，中兴后改峨山。明命十九年(公元 1838 年)析神符总隶宁平省安谟县。今仍为清化省峨山县。

宋山县: 黎朝光顺年间称宋江，中兴后改宋山。阮

---

① 按《一统志》(清化)所载，雷阳县东西四至与(寿春)府同。而寿春府西至良政州四十五里，似不能接乂安葵州。作者所引不知何据。——译者

② 按《一统志》作论溪。——译者

③ 按《一统志》(清化)载，黎“中兴后避莊尊讳改曰永福”，西山时才改为永禄。——译者

琼瑠县:《一统志》(乂安)载,明命二十一年(公元1840年)析琼瑠县的七总、安城县的一总置义棠县。同庆元年(公元1886年)因避国讳改义坛。这样,当时的琼瑠县为今乂安省琼瑠县和义坛县的大部分。

——**英都府**:

151 明命三年(公元1822年)改为英山府。七年析德寿(前曰德光)府的清漳、真{宜}禄二县来属。二十一年增置梁山县。

兴元县:今仍为乂安省兴元县。

南棠县: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由英山府兼理。二十一年析南棠县的四总和清漳县的一总置梁山县,徙府治于梁山,梁山县由府兼理。同庆元年(公元1886年)改南棠为南坛。因此,当时的南棠县为今英山、南坛二县地。

——**德光府**:

明命三年(公元1822年)改为德寿。七年以清漳、真禄二县隶英山府。二十一年以镇定府的甘门、甘吉二县来属。

天禄县:《一统志》(乂安)载,黎朝光顺年间改丕禄为天禄,至阮朝嗣德时仍为天禄。但维新时的《一统志》载为干禄,不知何时天禄改为干禄。今为河静省干禄县。

罗山县:黎朝初年称罗江。中兴后改为罗山。阮朝属府兼理。今为河静省德寿县。

真福县:西山时改为真禄。明命七年(公元1826年)

改隶英山府。成泰元年(公元1889年)改为宜禄。今为乂安省宜禄县。

清漳县:黎朝初年称清江县,中兴后改为清漳。明命九年[1](公元1828年)改隶英山府。今仍为乂安省清漳县。

香山县:明命二十年(公元1839年)改镇定府的归合汛为归合总隶香山县。嗣德二十一年(公元1867年)析归合、周礼、芳田、福禄、香溪等总置香溪县。因此,当时的香山县为今河静省香山、香溪两县地。

宜春县:今仍为河静省宜春县。

——**河花府**:

绍治元年(公元1841年)改为河清府。嗣德六年(公元1852年)置河静道,河清府由道兼理。二十九年复置河清府知府。

石河县:嗣德六年(公元1852年)由河静道兼理。二十九年复置知县。

奇花县:明命十七年(公元1836年)析乐宣{川}、土坻、云伞、美裔四总增置花川县。绍治元年(公元1841年)改奇花为奇英,花川为锦川。当时的奇花县为今河静省奇英、锦川二县地。

——**葵州府**:

黎朝时领翠云、中山二县。明命十五年[2](公元1834

---

① 《一统志》作七年。——译者

② 《一统志》作十七年。——译者

[152]年)改中山为桂峯。二十六年① 增置义棠县。嗣德三年，桂峯县、义棠县(后改为义坛)都属府兼理，翠云县由府兼摄。今为乂安省葵州县。据沙贝尔地图，义棠县(即义坛县)在琼瑠县之西的孝江流域；翠云县和桂峰县在义棠县之西，翠云县在南，桂峰县在北。

——茶{郑}麟府:

原领襄阳、祈山、永康、会元四县，俗号四麟。阮朝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襄阳县属府兼理。嗣德三年（公元 1849 年)祈山、永和(从嘉隆初永康改为永和)、会元等县都由府兼摄。茶麟府为乂安省的蓝江上游地区。据沙贝尔地图，当时的襄阳县在蓝江右岸地区，从清漳县界到布溪上方。永和县也在蓝江右岸襄阳县上方至篱门。会元县在蓝江左岸，从清漳县界到篱门。祈山县跨蓝江左、右岸，从篱门到孟仙，与越老边界相连。

——玉麻府:

玉麻府仅郑泉一州，领十二峝，嘉隆时属万象国。明命八年(公元 1827 年)万象为暹{罗}所破，甘吉、甘门、甘灵三蛮酋长求内属我国，于是把三蛮地方置为三县。九年置镇定府，领甘吉、甘门、甘灵三县。二十一年此三县为蛮牢侵掠，土目投寓于香山县。

——临安府:

临安府领归合一州凡十二峝、十一册。嘉隆十八年(公元 1819 年)以属归合州的清朗册改隶广平。明命七

① 《一统志》作二十一年。——译者

年(公元 1826 年)又以归合州的三桶蛮地隶广平。九年因深源、燕山、梦山三峝酋长请求内附，废临安府置镇靖府，改三峝为三县。十年又设归合汛，废归合州。归合汛今为河静省香溪县归合总。

——镇边府:

《一统志》(乂安)载，镇边府东至葵州府，西至兴化省宁边州，南至镇宁府，北至清化省良政州，本哀牢芒虎七蛮。明命八年（公元 1827 年）万象为暹{罗}所破，七蛮土目请求内附我国，乃以其地置七县，曰岑祚、车虎、芒栏、芒{蛮}撰、呈固、岑挪，蛮秋（岑挪县即旧岑州)。

——镇宁府:

《一统志》(乂安)载，东至祈山县界，西至南掌国界，南至万象国界，北至镇边府界，古盆蛮地。黎朝初年黎圣宗以盆蛮地置镇宁府，领县七曰光荣、明广、景淳、金山、[153]清渭、珠琅、忠顺。阮朝初年属万象国。明命八年(公元 1827 年)万象为暹{罗}所破，镇宁酋长请求内附我国，乃以其地为镇宁府，领七县，曰钦、莲、广、康、吉、秋、木。十三年增设廉县。镇宁府为今老挝川圹地区。

——乐边府:

本为陆{乐}丸蛮，嘉隆年间求内附我国。明命九年(公元 1828 年)置为乐边府。后为蛮牢侵占。乐边府为今老挝沙湾拿吉地区。

（十三）顺化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一)注："李太宗亲征占城，占主献地哩、麻令、布征三州。仁宗改地哩为临平州，麻令为明灵州，布征为布政州。陈英宗兴隆十五年（公元1308年)取乌、里二州置为顺州、化州。睿宗隆庆三年(公元1375年)临平改新平。明辰[①]分置为新平、顺化二府。黎初改为新平、顺化二路，属海西道。光顺七年(公元1466年)定为顺化承宣。洪德二十一年(公元1490年)改为处，领新平、肇丰二府。洪顺中(公元1509—1516年)称为镇。本朝太祖嘉裕皇帝{抚有南服}，建都顺州。熙宗孝文皇帝取南布政之地置布政营，以灢江为界，北布政隶乂安。景兴四十七年(公元1786年)郑人来侵，置为顺化处。嘉隆元年分置为直隶广平、广治、广德三营。明命二年[②](公元1821年）改广德营为承天府。八年改广治营为广治镇，广平营为广平镇，均省直隶二字。十二年改广治镇为广治省，广平镇为广平省。嗣德六年（公元1852年)改广治省为道，并合于承天府。二十九年复旧置广治省。"

——**先平府**:

原为新平，弘定时(公元1600年)避黎敬宗讳改为先平。公元1604年阮潢改为广平府。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改为广宁。

康禄县:《一统志》(广平)载，黎朝初年称建禄，后改康禄。嘉隆五年(公元1806年)改为丰禄，隶广平府。明命七年属广平(后改为广宁)府兼理。今为广平省广宁县地(明命十九年析丰禄县地置丰富县，后省知县，由府兼摄)。

丽水县:今仍为广平省丽水县。

明灵县:阮朝初年改隶广治。明命十七年(公元1836年)析县辖三总隶新设地灵县(后改为由灵县)。成泰元年(公元1889年)改为永灵。明灵县相当于今广治省的永灵和由灵两县地。

——**布政州**:

黎朝中兴后北布政州属乂安，南布政州属广平。西山时并二州改为顺政州。嘉隆时复分为布政内、外二州，后改为布泽、平政二县，皆隶广宁府。明命十九年(公元1838年)析二县地增设明政县，隶广泽府。嗣德四年(公元1850年)省。二十八年(公元1874年)又增设宣化县，隶广泽府。布政州相当于今广平省广泽、布泽、宣化等县地。

——**肇丰府**:

黎朝初年肇丰府领有今广南省奠磐县。阮潢摘奠磐县升为府，隶广南。嘉隆摘香茶、富荣、广田等县隶广德营——后改为承天府。

---

① 越南古代汉文记载中常有"辰"字，即"时"。明辰就是明朝时。——译者

② 按《纲目》注为明命三年。——译者

登昌县：黎朝初年为武昌县，阮朝改为登昌。明命十七年（公元 1836 年）由肇丰府兼理。今为广治省肇丰县。

海陵县：今仍为广治省海陵县。

广田县：黎朝初年称丹田县，阮朝改为广田，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改隶承天府。十六年析广田县和香茶县地置丰田县。当时的广田县相当于今承天省广田县以及丰田县的一部分。

香茶县：黎朝初年为金茶。阮王改为香茶。当时的香茶县相当于今承天省香茶县以及丰田县的一部分。

富荣县：黎朝初年为思荣，阮王改为富荣。明命三年改隶承天府。十六年析县辖六总地置香水、富禄二县。

——甘露府：

陈朝有甘露源，辖沙岔、顺平二州。黎朝改顺平为静安。嘉隆初置甘露州[①]。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析地置向化州，隶甘露道。八年各蛮酋长内附，以其地置九州：屹嵘、那贲、上蓟、佐邦、昌盛、寻溢、巴柆、屹俸、廊辰，属甘露道。十二年改甘露府，兼理向化州。

（十四）广南镇

《纲目》（正编，卷二十二）注："闰胡并取占人大占、古垒之地，置为升、花、思、义四州。属明合置为升花府。黎初为羁縻之地，名曰南界阪籍，徒载空名，而其地则为占人所据。迨洪德三年（公元 1472 年）圣宗亲征占城，取其

① 按《一统志》（广治）嘉隆初设甘露道。——译者

地置为广南承宣，领府三、县九。本朝太祖嘉裕皇帝四十五年（公元 1602 年）改置为广南营。又析｛顺化｝肇丰府之奠磐县改置为府，改熙江为潍川县，又增设和荣、延福二县隶之。改黎江为醴阳县，与河东县仍并隶升花。又改思义为广义府，怀仁府为归仁府。又取虬蒙岭以南之地，增设同春、绥和二县，置为富安府，并隶广南。嘉隆二年（公元 1803 年）摘升花、奠磐二府置为广南营，广义府置为广义营，归仁府置为平定营，富安府置为富安营。七年（公元 1808 年）又改广南、广义、平定、富安四营为镇。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改镇为省。"

155

——奠磐府：

黎朝初年为奠磐县。阮潢升为府，领新福、安农、和荣、延庆、富川五县。这五个县属于柴市江以北之地。到明命十一年（公元1830年）始置奠磐知府，领延福、和荣二县。

延福县：原为阮王时的延庆州｛县｝。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改为延福，属府兼理。今为广南省奠磐县。

和荣县：今仍为广南省和荣县。

——升华府：

原为升华府。阮朝绍治元年（公元 1841 年）改为升平府。当时的升华府相当于柴市江以南之地。

醴阳县：黎朝初年为黎江县；阮王改为醴阳。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属府兼理。今为广南省升平县。

河东县：此县名始于黎朝初年。成泰十八年（公元 1906 年）升为河东府。后改为三岐府，兼理河东县。今

为广南省三岐县。

濰川县：原为熙江县；阮王改为濰川县。今为广南省濰川县。

——广义府：

原为思义府，阮王改为广义府。嘉隆初年为广义营，七年(公元 1808 年)改为镇。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改镇为省，辖思义一府。十五年又名南直省。

平山县：相当于今广义省平山县以及山静县的一部分。

彰义县：原为义江县，后改为彰义。明命十一年(公元 1830 年)属府兼理。相当于今广义省思义县以及义行县的一部分。

慕花县：阮朝绍治元年(公元 1841 年)改为慕德县。成泰十一年(公元 1899 年)“刊归德、慼德二总東入德普县”。相当于今广义省慕德县以及德普县的一部分。

——归仁府：

156 原是黎朝初年的怀仁府。阮王改为归仁府，后改为归宁，再后又恢复归仁的名称。阮(福)映攻拔西山的归仁城之后，更名为平定。在完全战胜西山以后，置平定营。嘉隆七年(公元 1808 年)改营为镇。明命七年(公元 1826 年)设归仁府。十二年复改为怀仁府。十三年改镇为省。

蓬山县：成泰十一年(公元 1899 年)摘蓬山县地增设怀安{恩}县。相当于今平定省蓬山县及怀安县的一部分。

符离县：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分该县为符美、符吉二县，相当于今平定省符美、符吉二县。

绥远县：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析绥远县地置绥福县，隶安仁府，绥远县始别置为(安仁)府。嗣德五年(公元 1851 年)改隶怀仁府。十八年复隶安仁府。成泰十八年(公元 1906 年)升为府。相当于今平定省安仁、绥福县地。

*　　*　　*

附　　录

顺广处的上游地区，居住在各关、源的各少数民族部落都隶属于各府、县，并每年納贡。

北布政州有金龄、箕沙二源。

康祿县有锦里源、安臬源、安代源。

登昌县有洒源。

海陵县有潯灵源和元乔源。

广田县有山蒲源。

香茶县有左泽源和右泽源。

富荣县有兴瓶源。

升华府有俱低源、秋溢源和旃檀源。

广义府有妃地源、波澌源(即安波源)、沱蓬源(青蓬源)。

归仁府有河浇源(即河清源)、茶亭源、茶云源、乌鎌源、芹朋源、石盘源。

*　　　*　　　*

新开拓的地区

阮氏在南方新开拓的地区,包括以下营、镇、府、县:

——**富安府**:

公元 1671 年始置(富安府),隶广南营。1732 年立镇边营,后改为富安营。嘉隆七年 (公元 1808 年) 改为镇。明命七年 (公元 1826 年) 复为富安府。十二年改为绥安府,属平定镇。十三年(升)为富安省。

157 **同春县**: 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属绥安府兼理。嗣德十二年(公元1858年)摘同春县辖内的春峰总入在上游地区新设的山和县。相当于今富安省同春县、绥安县以及山和县的一部分。

绥和县: 明命七年 (公元 1826 年) 属绥安府兼理。嗣德六年(公元 1852 年)由富安道兼理。成泰十一年(公元 1899 年)升为府。相当于今绥和县以及山和县的一部分。

富安府有河濉源、南盘源和沱泊源。

——**平康营**:

公元1653年,阮王以潘郎江以东的占城之地置太康、延宁二府。1695 年改太康府为平康府。1742 年改延宁府为延庆府,又置平康营,以二府隶之。嘉隆二年(公元

1803 年) 改平康营为平和营,平康府为平和府。七年又改平和营为平和镇。明命十二年 (公元 1831 年) 改平和府为宁和府。十三年置庆和省。

广福县: 嘉隆年间隶于平和营管道。明命十一 年[1] (公元 1820 年) 属新定县兼摄。七年始属宁和府兼理。相当于今庆和省宁和县。

新定县: 明命元年(公元 1820 年)始置知县,兼理福田县[2]。七年属宁和府兼理。十三年别设知县。今仍为庆和省新定县。

福田县: 福田县与花洲县原为二县,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以花洲县并入福田县,属延庆府兼理。

永昌县: 原由福田县兼摄,明命十三年始别置知县。今仍为庆和省永昌县。

平康府后为宁和府,有同香源和同账源。

延庆府有芽莊源。

——**平顺营**:

公元 1692 年阮王以占城之地置顺城镇。1697 年置平顺府,领安福、禾多二县。又以潘郎、潘切、麻离、庯诸诸道置平顺营。嘉隆时仍设平顺营,以顺城镇隶之。嘉隆七年(公元 1808 年)改营为镇。明命四年(公元 1823 年)改为平顺府。六年移府治于潘切道。十三年省顺城镇号,改平顺府为平定省,辖咸顺、宁顺二府,并增设绥丰、

① 据«一统志»(庆和)所载当为明命元年。——译者

② 按«一统志»(庆和)所载当为广福县。——译者

绥定二县。咸顺府治原在禾多县的春安村，明命十九年（公元 1838 年）移至绥定县（明命十三年以潘切、麻离二道地新设）的富财村。嘉隆时的平顺省城在禾多县的清修处，曾多次移徙，到成泰十年（公元 1898 年）移至咸顺府城富财村。成泰十年改宁顺府为宁顺道，今为潘郎省。

——**咸顺府**：

绥定县：明命十三年置，西至边和省界。嗣德七年（公元 1853 年）改为绥理。

禾多县：明命六年（公元 1825 年）属平顺府兼理。十三年改属咸顺府兼理。十九年复设知县。同庆元年（公元 1886 年）析禾多县地置禾多土县。

——**宁顺府**：

安福县：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析县西之地置绥丰县，隶宁顺府。

绥丰县：明命十三年以安福县地置。

——**镇边营**：

公元 1698 年，阮王以眞腊国同狔[①]置福隆县，属嘉定府，并置镇边营。阮（福）映收复嘉定后，仍设镇边营如故。嘉隆七年（公元 1808 年）改为边和镇，升福隆县为府，升福平、平安、隆城、福隆四总为县。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改{边和}镇为边和省。十八年设义安县和隆庆县。十九年设福平县。

福政县：«一统志»（边和）载，福政县东至福平县界，

① 今译同耐。下同。——译者

西至平安县，南至义安县（明命十八年新置），北至福平县界，县治在沙市。

平安县：«一统志»（边和）载，平安县东至义安县界，西至嘉定省平江县，南至嘉定省平江县，北至福平县（明命十八年新置）林分界。

隆城县：«一统志»（边和）载，隆城县东至隆庆县（明命十八年新置）界，西至义安县界，南至福安县林分界，北至福政县界。

福安县：«一统志»（边和）载，福安县东至海际，接平顺省绥定县，西至隆城县，南至海，接嘉定省福禄县，北至隆庆县（新设）。

——**藩镇营**：

公元 1698 年，阮王以柴棍[①]地区为新平县，隶嘉定府，置藩镇营。嘉定这个地方曾由西山政权占据了一个时期。阮（福）映重新收复柴棍后，划分藩镇营地界，于次年筑八卦城，号称嘉定京城（城在平阳县新开村的高地上）。嘉隆初改嘉定府为嘉定镇。七年又改为嘉定城，统辖藩安、边和、定祥、永清、河仙五镇，并领平顺镇。藩镇营改为藩安镇，升新平县为府，平阳、新隆、顺安、福禄四总为县。十三年改嘉定城为藩安省。十七年改为嘉定省。

平阳县：«一统志»（嘉定）载，平阳县东至边和省义安、平安二县界，西至新隆县界，南至福禄县界，北至平隆

① 即西贡。——译者

县(绍治元年新设)界。

新隆县:《一统志》(嘉定)载,新隆县东接平阳县界,西至新安府(明命十三年新设)九安县界,南至福禄县界,北至平隆县(新设)界。

顺安县: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以顺安、福禄二县置新安府。十八年改顺安为九安。《一统志》(嘉定)载,九安县东至福禄县界,西至定祥省建兴县界,南至定祥省建和县界,北至光化县(明命十七年以过去的光化道新设)界。

福禄县:《一统志》(嘉定)载,福禄县东至海际,接边和省福安县,西至九安县界,南至海,北至平阳、新隆二县界。

——**长屯道**:

公元 1679 年,明朝亡臣杨彦迪等为阮王所納,迫使真腊王许他们在美萩开垦荒地,修建街衢社村邑坊。后来阮王在此设立九个别纳场(归安、归化、景阳、天姥 简草、黄蜡、三洛、把更、新盛),允许民众立业垦食,按所操生业缴纳赋税。公元 1772 年在美萩设长屯道。阮{福}映收复嘉定后,取消这九个别纳场,置建康县和长屯营,后改镇定营。嘉隆五年(公元 1806 年)改建康县为建安县。七年改镇定营为定祥营,隶嘉定城,升建安县为府,建兴、建和、建登三总为县。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改为定祥省。

建兴县:《一统志》(定祥)载,建兴县东至建和县界,

西至建登县界,南至永隆省保祐县界,北至嘉定省九安县界。

建和县:《一统志》(定祥)载,建和县东至海,西至建兴县界,南至永隆省保祐县界,北至嘉定省新和、新盛二县(绍治元年新设)界。

建登县:《一统志》(定祥)载,建登县东至建兴县界,西至建丰县(明命十九年新设)界,南至永隆省保祐县界,北至沼地。

——**龙湖营**:

公元1732年,阮王析藩镇营西南之地置定远州,立龙湖营,属嘉定府。1756 年高棉王奉献寻盗、射腊[①]二府,160 阮王令属定远州管辖。公元 1757 年,高棉王又献寻枫龙之地,于是徙龙湖营到寻胞处,并置东口、新洲、朱笃三道,隶龙湖营。公元 1778 年改为弘镇营,治所在今称为婆罗滩的地方。公元 1779 年又改为永清营,治所徙还龙湖村。嘉隆七年(公元 1808 年)改为永清镇,兼管龙川、建江两道,升定远州为府,永平、永安、新安三总为县。九年令龙川、建江复属河仙镇。十二年在前江上龙湖村的平安、长春二邑地修建城池,以作为嘉定城的藩篱,并控制前江和后江通高棉的水道。永清镇东至定祥镇建和县,以巴莱河为界,西北至高棉国南荣、灵堌、真葱三府

① 当高棉王把射腊河和射腊口之地割让给阮王后,在此居住的真腊人撤回到后来的定祥省北部的越－柬边界地区,但仍保留着他们故乡的名称射腊。

界，西南至河仙镇龙川、建江两道界，东南至巴莱、敖州、永昆、巴色、清美等海滩，北至定祥镇建登县，以前江为界。明命四年(公元 1823 年)析新安县地置新明、保安二县，并设弘安府。十三年改为永隆镇，又改为省，以属嘉定城乐化府的遵义、茶荣二县隶之。

——**朱笃道**：

嘉隆初，增募民众至定远州北面称为"朱笃新疆"的地方，置管道，隶永隆镇。明命十三年，以朱笃道与永隆省的永安县合并，置绥边、新城二府，归朱笃省辖。

——**河仙镇**：

河仙原为莫玖、莫天赐[1]在真腊所开拓之地，并献予阮王。当阮{福}映收复该地(公元 1787 年)后，因河仙之地已遭暹罗破坏，便于公元 1788 年将建江和龙川二道隶永清营，后置建江、龙川二县属道管辖。嘉隆九年(公元 1810 年)复置河仙镇，以此二县来属。明命六年(公元 1825 年)增设河仙县，并以该三县为安边府。十三年改河仙镇为省，安边府为关边府，河仙县为河洲县。

① 按莫玖、莫天赐有时也写为鄚玖、鄚天赐。又有写'鄚'为'郑'，写'赐'为'锡'的，应是误字。——译者

十三、 阮朝越南国的各省

在战胜西山朝之后，阮朝占据了全部北河地区，建国号曰越南，以富春为京都，置北城统摄北方各镇，又置嘉定城统摄南方各镇。

161

在中部地区，京都的周围置广德、广治、广平、广南四个直隶营。广南以南是广义、平定、富安、平和、平顺各镇。广平以北是乂安镇和清化镇。明命十五年(公元1834年)以平定以南至平顺的各省为左直圻，乂安、河静、清化等省为右直圻。北城辖十一镇：山南上镇(明命三年即公元 1822 年改为山南镇)、山南下镇(明命三年改为南定镇)、海阳镇、京北镇、山西镇(以上为五内镇)；宣光镇、太原镇、谅山镇、高平镇、广安镇、兴化镇(以上为六外镇)。嘉定城辖五镇：藩安镇、边和镇、定祥镇、永清镇、河仙镇。

我们在上面研究黎末阮初各镇和各府、州、县的沿革时，已经述及各省的建立，并且就当时的各府、州、县的情形与现今的情形作了对照。在此只拟综合叙述各省从成立到法属初期的演变情形。

(一) 承天府

明命三年(公元 1822 年)已改广德营为承天府，隶京

师。当开始置广德营时，还领有肇丰府；改为承天府以后，肇丰府专属广治。十五年（公元 1834 年）增设丰田、香水、富禄三县。嗣德四年（公元 1850 年）裁省富荣、富禄、丰田三县，归香茶、香水、广田等县兼摄。六年，改广治省为道，属承天。二十九年复置广治省，承天仍领六县如前。

（二）广治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广治省（初置平治总督，后改平治巡抚[①]，统辖广平省），改甘露道为甘露府。十五年改向化州为向化县，十七年摘明灵、登昌二县地增设地灵县。嗣德三年（公元 1849 年）改向化县为成化县。六年废省设道，省肇丰、甘露二府，隶承天府，废地灵县，由明灵县兼摄。二十九年又改道为省，设平治巡抚，复设肇丰、甘露二府，兼理登昌，成化二县。法属时期，同庆元年（公元 1886 年）设由灵县，即过去的地灵县；维新二年（公元 1908 年）复设向化县。广治省凡领二府六县。此外还有九个羁縻州：岾𧃃、那贲（或称吒奔）、上蓟（此三州为旧沙溢州之地）、寻溢、岾俸、巴栏、佐邦、昌盛、廊辰（此六州为原顺平州之地）。

（三）广平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设广平省，改广平府为广宁府，改布政县为布泽县。十九年析置平政、布泽二县，

① 《一统志》作治平巡抚。——译者

隶广泽府；又增设丰登县，隶广宁府。嗣德四年（公元 1850 年）广宁府兼摄丰登县，广泽府兼摄明政县。二十八年摘明政县上游{一总}及{上源}诸蛮册设为宣化县。这样，广平省共领二府，六县。

（四）乂安省、河静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以英山、演州、葵州、襄阳、镇宁、镇定、镇靖、镇边、乐边凡九府为乂安省，以德寿、河花二府为河静省，隶乂安省兼辖，置安静总督。十八年[①]镇宁府增设廉县；十八年演州府增设安城县；二十一年增设梁山县隶英山府，义棠县隶葵州府。

关于河静省，明命十八年析奇花县增设花川县，二十一年以镇定府的甘门、甘吉二县改隶德寿府（名义上）。绍治元年（公元 1841 年），改河花府为河清府，花川县为锦川县，奇花县为奇英县，又以乂安的镇定、镇靖、镇边三府，来属河静。嗣德六年（公元 1852 年）废河静省，升河清府为河静道，并以{河静}道和旧河静省的其它各府来属乂安。二十一年析香山县增设香溪县。二十九年复为省，摘德寿府来属，并复置河清府知府。

（五）清化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置清化省。十六年析绍化府的永禄、石城、锦水、广济等县增设广化府，并寿春县

① 据《一统志》当为明命十三年之误。——译者

入琅政州，合蚕州、关椰州为关化州。十八年以琅政州、雷阳县和农贡县之地增设常春州。十九年[1] 以弘化县和厚祿县之地增设美化县，又设河中分府。绍治元年（公元1841年）改称清化省。{嗣德}三年省河中分府，以弘化县兼摄美化县，广化府兼摄关化州、石城县和广济县。寿春府兼摄常春州和琅政州。法属时期，成泰元年（公元1889年）以石城县兼摄广济县。六年析农贡县地置如春州。十二年设峩山知县，又析瑞原县地置玉勒州。

163

（六）广南省

明命十三年（公元1832年）置广南省，以南义巡抚兼辖广南、广义两省。十七年增设桂山县隶升华府。绍治元年（公元1841年）改升华为升平。七年省巡抚，置总督。法属时期，成泰十一年（公元1899年）增设大祿县隶奠磐府。十八年升河东县为河东府，寻改三岐府兼理河东县。

（七）广义省

明命十三年（公元1832年）置广义省。十五年又名南直省。法属时期，成泰二年（公元1890年）设山静、义行、德普三州，属义定山防。十一年撤山防，三州改为三县。

① 按《一统志》（清化上）所载仍为十八年。——译者

（八）平定省

明命十三年（公元1832年）设平定省，置平富总督；分綏远县为綏远、綏福二县，置安仁府；分符离县为符吉、符美二县，仍隶怀仁府。嗣德五年（公元1851年）省安仁府，设綏远知县，并摄綏福县，隶怀仁府；符美县亦省知县，属怀仁府兼理。六年并富安于平定，置富安道。十七年复摘富安道，设富安省。十八年复分綏远、綏福二县为安仁府。三十年设安溪经理衙于綏远上游地。法属时期，同庆三年（公元1888年）改经理衙为平溪县，隶安仁府。成泰二年（公元1890年）设怀恩州于蓬山上游，属义定山防。十一年改为怀恩县，隶怀仁府。十八年升綏福县为府，不领县。

（九）富安省

明命十三年（公元1832年）置富安省。嗣德六年（公元1852年）改为道，二十年[1] 复为省。法属时期，成泰十一年（公元1899年）升綏和县为府，析綏安、綏和、同春三府县的上游设为山和县，隶綏和府。

（十）庆和省

明命十三年（公元1832年）设庆和省。法属时期，同庆三年（公元1888年）摘平顺省的宁顺府（安福县）并綏

① 据《大南一统志》（富安）载，当为嗣德二十九年。——译者

164 丰县的七社、禾多县的二总，来属庆和省。成泰十三年（公元 1901 年）宁顺府别置为道。庆和省只剩二府、四县：延庆府领福田县（由府兼理）和永昌县；宁和府领广福县（由府兼理）和新定县。

（十一）平顺省、宁顺道

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设平顺省，置顺庆总督①。嗣德七年（公元 1853 年）改綏定县为綏理县。法属时期，同庆三年（公元 1888 年）摘宁顺府隶入庆和府②，以属綏丰县的七社村与属禾多县的二总并归该府管治。成泰十二年（公元 1900 年）新设綏理土县。十六年撤罢，以该县农桑总插入性灵县（该县原属同狔上省，是年摘属平顺省）。十七年又摘同狔上省的夷营府入平顺省。平顺省今领二府、五县：咸顺府领綏理（旧为潘切、麻离之地，明命十三年始设为綏定县，属咸顺府兼理，嗣德七年改为綏理）、禾多（原属顺城镇）、禾多土县（同庆元年置，领六总，都是土民）、綏丰县（明命十三年置）、性灵县（成泰十三年即公元 1901 年置，隶同狔上省，十六年以綏理土县的农桑总插入县辖，寻改隶咸顺府）和夷营土府。

宁顺道原为平顺省东北部的宁顺府，兼理安福县，后增设綏丰县。法属时期，同庆元年（公元 1886 年）以安福

① 按《一统志》（平顺）当为置顺庆巡抚。——译者

② 《一统志》作庆和省。——译者

县的上游诸总设为土县（占人）及蛮县（昧人①）。三年以宁顺府隶庆和省，而綏丰县仍隶平顺省。成泰十三年（公元 1901 年）改为宁顺道，领县三：安福县、安福土县、安福蛮县。

（十二）平定、富安、庆和、平顺的上游地区

在平定、富安、庆和及平顺诸省之西为西原地区。这里是大部分属于印度尼西亚种族的各部落繁衍生息的地方，人们通称之为上人（即昧人）。这些部落视邻近和方便的情况而分别依附于越南、高棉和哀牢三大邻国。另有一些部落则独立自主地生活着，不肯臣服于任何一国。在这些大部落中有巴纳、拉迪和初麻三个大的集团。

巴纳、色当和多维等部落分布于平定、广义的西部，依靠其山林险阻，自古以来就过着自由的生活。在阮王时期，只有居住在靠近平原的各关源地区的人们才肯缴纳贡税，而居住于远方的人们则保持独立自由的生活，他们被称之为生蛮。为了对付这些生蛮部落，阮朝曾设立镇蛮屯，后设义定山防衙。首先是用兵力镇压，然后才设置官员征税，并让商人逐渐深入。与此同时，驻防兵丁在 165 屯垒周围开垦屯田，以行蚕食西部之计。另一方面，公元 1842 年以后，一些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为了逃避从明命时开始的“禁道杀道”，而逃入平定西部地区，创立了巴纳教会。正是这个教会嗾使巴纳人不要臣服阮氏朝廷。当法

① 又译摩依人。——译者

国殖民者侵占了我国南圻六省之后，一个名叫梅里纳（Mayrena）的法国冒险家诱惑了色当人部落，并被他们认作是自己的王。这个事件为山防衙的镇压增加了困难。阮朝对广义多维部落的镇压和经略从嘉隆时开始，到嗣德时才得暂时的安定。①

当阮氏刚刚在顺广地区建立基业的时候，富安和庆和西部的两个大部落火舍、水舍就已向阮王朝贡，但同时也向高棉国朝贡。后来阮朝诸王允许他们不定期朝贡，而每次朝贡阮朝都给予极厚的赏赐，希图以此掌握这些部落作为对付西边高棉国的藩篱。

初麻自古以来就是占据平顺（为占城之地）和边和（真腊之地）之间丛林地带的一个小国。当阮王完全占据了占城之地并开始占领真腊的边和、嘉定的时候，处于越南人从庆和、平顺进入边和、嘉定通道上的初麻国已不可能再独立存在了。于是这个国家便衰落下去，其部众不得不疏散到平顺省西部和高棉的东部地区。还有公元1750年阮居贞命令迁到婆丁山上下的顺城贡蛮也可能与这些初麻人多少有些关系。到阮朝初年，居住在平顺省南部和边和省东部的初麻人组成这两省的属蛮诸册。

① 参阅布罗特（B. Bourodte）:《试论安南南部山居人口的历史[至1945年止]》(Essai d'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montagnardes du Sud-Annam jusqu'en 1945)，载 BSEI（按 BSEI 应是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印度支那研究学会汇刊》的缩写。——译者），第一季度，1955；阮进:《抚蛮杂录》。

越南、高棉遭受法国殖民者的侵略而丧失了主权以后，暹罗在英国的怂恿下企图乘机侵入湄公河东部地区。因此，长山山脉与湄公河之间高原地带的情形便变得复杂化了。当法国占领我国的北圻和中圻时，暹罗派遣军队占领了从沱江直到越柬边界的长山山脉以西的各个重要山头以及整个的中寮和下寮地区。但当法国殖民者迫使越南和高棉的国王承认法国的保护以后，他们也企图侵略老挝。因此，一方面也派遣军队到高棉地区巡逻，与暹罗争夺势力范围，并以此作为他们与暹罗交涉的后盾；另一方面组织帕微（Pavie）探险队深入沱江和长山山脉以西诸山与湄公河之间的地区，诱惑那里的寮人酋长和豪目。公元1893年，暹罗被迫与法国缔结协约，许诺放弃其对湄公河左岸土地的一切要求。此后，根据印度支那总督1895年6月1日的决定，将法国殖民者占领的湄公河左岸所有土地（计有从前附于阮朝的哀牢之地和富安、庆和以西的高原）分为两个大的行政区域，即上寮和下寮。下寮区分为三省：上丁（Stung-trang）、阿速坡（Attopeu）和沙拉湾（Saravane）。平定上游地区（即桑河上游地区和昆嵩地区）则属于阿速坡省。在南方，印度支那总督于公元1899年在斯雷波克河上的班东设一行政道，隶属于上丁省，数月后该道又被升为多乐省，同时上丁省复归还高棉管辖。同年，同耐河上游的初麻高原被组织成同狔上省，省会为夷营，并在大叻设一代理公使驻所。

关于平定、富安上游地区，公元1900年法国殖民政府在弓山设一代理公使驻所，属富安省，以管辖从平定至庆和和多乐边界的整个高原地区。至1904年，代理公使驻所被迁至宁和西面的梅得拉山口，隶庆和省；同年，多乐省从下寮分出，属中圻。次年，平定上游地区与富安上游地区合并成为一个新省，即昆嵩省。至1907年该省又被撤消，分为二道：昆嵩道，隶平定省；胶瑶道，隶富安省。

在南面，同犯上省于1903年被撤消，夷营成为一府即夷营土府，隶平顺省，与此同时，大叻道则隶宁顺省。

以上是我国西南高原地区从阮末到法属初期行政区域沿革的大概情形。

（十三）河内省

明命十二年设河内省，置河宁（河内、宁平）总督。十三年增设应和、里仁分府。十五年[1]省分府。河内省领四府、十五县：怀德府领寿昌、永顺、慈廉（嗣德五年，即公元1851年以寿昌县兼摄永顺县）三县；常信府领上福（由府兼理）、青池、富川三县；应和府领山明（由府兼理）、怀安（嗣德四年即1850年省知县，由府兼摄）、彰德（后改彰美）、清威四县；里仁府领金榜、维先、清廉、平陆、南商五县。

公元1888年，法国殖民者以河内城为割让地。这件

① 明命十五年开始称北圻十三省（参阅《明都史》，卷八十五，第三十七册，《河内》条）。

事的后果是：改并寿昌、永顺二县为咸隆县；怀德府增辖山西省国威府的丹凤县；迁河内省会至德桥地区，并改河内省名为河东省，领怀德、常信、应和、美德四府；还有里仁府，则于1890年被分出作为河南省；至1909年又摘和平省之乐水州入河南省。

（十四）北宁省、北江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北宁省，置宁太（北宁、太原）总督。十三年增设慈山、谅江、天福、顺安四分府。嗣德五年（公元1851年）省慈山、天福二分府，以武江县兼摄桂阳县，嘉平县兼摄良才县，安勇县兼摄越安县，天福府兼摄协和县，谅江府兼摄保禄县。法属时期，1895年摘谅江府成立北江省，省会在佛禄县，置分府于安世县。摘谅山省的安博县置山洞州。右陇县改为右陇州。1905年摘东英、金英，多福等县入永安省。

（十五）兴安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兴安省。十三年摘快州府之芙蕖、仙侣二县置快州分府。嗣德四年（公元1850年）废芙蕖县并其地入快州，并摘仙侣县入先兴府。

（十六）南定省、太平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南定省，置定安（南定、兴安）总督。十三年置建昌、太平、天长分府。十四年析

南眞县地置眞宁县，并增设义兴分府。嗣德四年（公元1850年）省建昌、天长分府，以美祿县兼摄上元县，建昌府兼摄舒池县，眞定县兼摄钱海县，太平府兼摄瑞英县。成泰六年（公元1894年）以太平府的东关、瑞英、琼瑰、附翼四县，建昌府的武仙、舒池、钱海三县，兴安省先兴府的延河、兴仁二县置为太平省，改太平府为太宁府。

（十七）宁平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宁平省。嗣德十五年（公元1861年）改天关府为儒关府，领奉化、安化、乐安三县。

（十八）海阳省、建安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海阳省，置海安（海阳、广安）总督。十三年增设宁江、南策分府。十四年增设荆门分府和建瑞府，领宜阳、安阳、金城、安老等县，后又置建瑞分府。十九年增设平江分府。嗣德五年（公元1851年）省所有分府，以平江府兼摄青沔县，宁江府兼摄永保县，南策府兼摄青林县，青河县兼摄先明县，荆门府兼摄东潮县，建瑞府兼摄安阳县，金城县兼摄安老县。后又设先明、东潮、安阳知县，改安老属建瑞府兼摄。法属时期，成泰十年（公元1898年）摘建瑞府的安阳、安老二县，荆门府的水源县和南策府的先朗县为建安省，领建瑞一府四县。

（十九）广安省、海宁省

明命三年（公元1822年）改安广镇为广安镇。

明命十二年设广安省（别名海东省），领山定、宁海[1]二府。山定府辖横蒲、安兴、华封三县。明命十七年置云屯州为云海总，隶华封县。绍治元年（公元1841年）改华封县为尧封县，后又改为吉海县。海宁府辖万宁、先安二州。法属时期，成泰年间以海宁府设省，析万宁州为芒街、河桧[2]二州，先安州为先安、平辽二州。

（二十）谅山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谅山省，置谅平（谅山、高平）巡抚。十五年改安博、文关、七泉三州为县。十七年增设长定府。谅山省辖二府：长庆府领祿平州（属府兼理）、温州和安博县；长定府领文渊州、脱朗州、文关县、七溪县（前为七泉）属府兼理。法属时期，安博县（后为山洞县）改隶1895年新设的北江省。

（二十一）太原省、北泮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太原省。十六年摘定州和文朗、大慈、富良三县增设从化府。富平府领司农（属府兼理）、普安、洞喜、武崖、平泉五县。通化府领感化县

① 应为海宁。——译者

② 又译下居。——译者

和白通州。法属时期，于1900年摘通化府置北浒省，领五县(初为州，后改县)：白通、那依、银山、佐砑、佐屯。

(二十二) 山西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山西省，置山兴宣(山西、兴化、宣光)总督，俗称三宣总督；摘慈廉县隶河内省，三农县隶兴化省。十三年增设永祥、国威、广威分府。十四年省当道县，并其地入山阳县。嗣德五年(公元1851年)省广威、国威分府，以广威府兼摄从善县(前为明义县)，国威府兼摄美良县，清波县兼摄夏和县，临洮府兼摄扶宁县，端雄府兼摄雄关县。九年复设从善、美良二县。十六年复设夏和、扶宁二县。

法属时期，摘山西、兴化之地设富寿省，领端雄、临洮二府及扶宁、鹤池(析山围和扶宁县地置)、清波、锦溪、夏和(以上为山西省地)，三农、清水七县和青山、安立二州(以上为兴化省地)。

公元1891年以永祥府地置永安道，1899年设为永安省，领永祥一府及安乐、立石、三阳、平川(此县析自太原省)四县。1905年又析山西省的安朗县及北宁省的金英、东英、多福三县设福安省，领安朗、多福(前称先福)二府和金英、东英(此县新析金英县地增设)二县。

(二十三) 兴化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1831年)设兴化省，以山西省的三

农县来属，并在此设省会。十四年析青川县地改设青山、清水二县。绍治元年(公元1841年)置奠边府，领宁远、巡教、莱州、伦州四州。嗣德四年(公元1850年)以青山县兼摄清水县，木州兼摄安州，枚州兼摄沱北州，改琼崖州属奠边府，由巡教州兼摄。

法属时期，成泰年间析兴化之地设老街省，作为北圻上游地区的第四军区。其北接中国云南省界，东至高平，西南两方接山萝，省会在老街(老崖)，包括老街、保河、义路、安沛四个辖区和昭晋、水尾二州。保河辖区领文盘一州，义路辖区领文振、秀礼二州，安沛辖区领镇安一县。后析老街的保河、义路、安沛等辖区和宣光的陆安州设安沛省，领镇安一县及文盘、文振、陆安三州。1920年摘山萝的申渊州入安沛省。

这样，老街省仅剩下了昭晋、水尾二州。水尾州在红河左岸的辖地被析出置保胜州，所余水尾州红河右岸的地区与旧昭晋州合并，成为水尾州。除省会老街之外，还有芒姜、巴卡、巴剎，风苏等四个代理公使驻所。

同庆二年(公元1887年)以兴化省、山西省地设和平省，领沂山、乐山、乐水、梁山四个辖区和枚州、沱北二州(沂山、乐山、乐水原为兴化省沱北州之地；梁山原为山西省美良县之地)。初置省会于芳林，所以称芳林省。成泰元年(公元1889年)徙至幣坡。成泰三年(公元1892年)由爱国文绅督语占领。当法国殖民政府重占该省后，移徙省会于和平地方，并改省名为和平，领六州：沂山、乐

山、乐水、梁山、沱北和枚州。1923 年摘乐水州入新设之河南省。

法国殖民政府又以兴化之地设山萝省。初称万牧省，北接老街省和中国的云南省界，东接兴化省及和平省，南接清化省和老挝，西接老挝界。山萝省辖二府一170道：山萝府兼巡教、顺、山萝、奠边、枚山、安等州；万安府兼扶安州和木州；新莱道兼琼崖、莱、伦和风苏等州。后来迁徙省会到山萝州，改名为山萝省。维新时(公元1910年)法国殖民政府又以奠边府与琼崖、莱二州之地设莱州省，属第四军区，在奠边府设代理公使驻所，又摘莱州和老街省水尾州的一些总设申州(也叫申渊州)，属山萝省管辖；还有风苏州则还归老街省辖。

(二十四) 宣光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置宣光省。十四年保乐州土司农文云起义。平定后，撤消保乐州，分为永奠、底定二县，析渭川州置永绥、渭川二县，改定蛮州为霑化州，复增设安宁府。绍治二年(公元 1842 年)改安宁府为襄安府。宣光省北至中国广西和云南省界，东至高平和太原，南接山西和兴化，西接老街界。殖民政府分宣光为三个辖区：河江(原为河阳)、北光和宣光。河江辖区有襄安一府领永奠(属府兼理)、底定、渭川、永绥四县；北光辖区领陆安一州；宣光辖区有安平一府领咸安、山阳二县以及收州(属府兼理)和霑化二州。后永绥县改隶北光辖区。

成泰年间，河江辖区和北光辖区被析出置为河江省，作为北圻上游地区的第三军区，辖保乐、渭川、北光三州和保乐、同文、黄树皮、北光、清水、广簿六个代理公使驻所。

(二十五) 高平省

明命十二年(公元 1831 年)设高平省，属谅平巡抚兼辖。十五年，农文云起义后，改四州为县。十六年析石林县为石林、石安二县，增设和安府。嗣德四年(公元 1850 年)省和安府。高平省领重庆一府和石林、石安、广渊、上琅、下琅五县。法属时期以高平省为第二军区，辖和安一府和河广(州治朔江)、石安(州治东溪)、原平、福和(州治左陇)、广渊、上琅(州治重庆府)、下琅七州。

(二十六) 嘉定省

原为藩安省，置于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领新设的新平、新安二府。旧乐化府隶永隆省。黎文魁起义后，藩安城遭到破坏。十七年建新城，并改藩安省为嘉定省，增设西宁府。绍治元年(公元 1841 年)又增设和盛府，至嗣德五年(公元 1851 年)该府撤消。嘉定省复领三府九县：

新平府辖三县：平阳、新隆、平隆；新安府辖四县：九安、福禄、新和、新盛；西宁府辖二县：新宁(原为光丰道)，171光化(原为光化道)。

南圻东部三省即嘉定、边和、定祥，1862 年被法国殖民者侵占。西部三省即永隆、安江、河仙，1867 年也被侵占。当镇压了人民抗战起义之后，法国殖民政府于 1889 年 12 月重行划分南圻各省。嘉定省分为四个新省：嘉定、帮蠃[①]（旧新平府）、新安（旧新安府）、西宁（旧西宁府）。至1900年，嘉定省领十八总、一百九十一村。

明命十七年（公元 1836 年）修建的嘉定省城被法国殖民者破坏了。在此旧城之旁建一新的柴棍城以作为南圻殖民地的首府。

帮蠃省领十三总、七十二村。

新安省领十总、一百二十二村。

西宁省领十总、五十村。

（二十七）边和省

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设边和省，领福隆府。十八年增设福綏府。二十一年增设若干县和新定、新平、新利、新顺四府以管理归顺的上人（昧人）八十一册。边和省辖二府：福隆府领福政、平安二县，并兼摄福平、义安二县；福綏府领福安、隆城二县，并兼摄隆庆县。

公元 1889 年，法国殖民者分边和省为三个新省：边和省（旧福隆府）领越人十一总、一百一十四村，上人六总、四十四村；娑地省[②]（旧福綏府）领八总、六十四村；首油沒省[①]（旧福隆府地）领越人六总、七十二村，上人六总、四十四村。

① 即堤岸。——译者

② 现名巴地。——译者

（二十八）定祥省

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置定祥省，领二府：建安府（原为建康县）辖建兴县（原为建康县的建兴总）和建和县（原为建康县的建和总）；建祥府（原为建和、建登二县地，明命十九年即公元 1838 年析出置府）辖建丰县（原为建和、建登二县地）和建登县（原为建康县的建登总，嘉隆七年即公元 1808 年升为县）。

公元 1889 年，法国殖民者分定祥省为三个新省：美萩省（旧建兴县）领十五总、二百零二村；鹅贡省（旧建和县）领四总、三十三村；沙沥省（旧建登县）领十总、七十九村。

（二十九）永隆省

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设永隆省，置隆祥（永隆、定祥）总督，领四府：定远府（前为定远州，嘉隆七年即 1808 年改府）领永平县和政平县（前为属永平县的平阳总，明命十三年摘出置县）；弘治府（前为定远州的新安总，嘉隆七年即公元 1808 年升为县，明命四年即公元 1823 年升为府）领保安县（原为定远州的新安总）和保祐县（原为保安县地，明命十七年摘出置县）；弘安府（前为

① 现名土龙木。——译者

新安县，明命四年即公元 1823 年升为府)领新明县(原为新安县的一总)和维明县(析新明县地置)；乐化府(原为真腊国的茶荣、帐蒂二府地，阮王置为威远屯)领帐蒂县(原为帐蒂府)和茶荣县(原为茶荣府)。

公元 1889 年法国殖民者分永隆省为三个新省：永隆省(旧定远府)领十三总、一百零五村；槟椥省(旧弘治府和弘安府)领二十一总、一百八十二村，其中十一总在宝岛(弘治)，十总在明岛(弘安)；茶荣省(旧乐化府)领二十总、一百八十三村。

(三十) 安江省

明命十三年设安江省，领新设的绥边、新城二府，置安和(安江、河仙)总督。十六年增设巴川府。绍治二年(公元 1842 年)摘河仙的镇边府与河阳、河阴二县隶安江省。这样，安江省领四府：新城府(原为定远州的永安、永定二县，明命十三年设府)领永安县(原为永安总，嘉隆七年即公元 1808 年升为县)、安川县(原为永安县地，明命二十年析置)和东川县(原为属永安县的朱笃屯，明命十三年析置)；巴川府(原为巴色地，明命十六年置为府)领永定县(原为定远州的永定总，嘉隆七年升为县)、丰饶县(原为永定县地，明命二十年析置)和丰盛县(亦如上县)；绥边府(原为朱笃屯地，明命十三年析置)领西川县(原为朱笃屯地，明命十三年析置)和丰富县(亦如前县)；静边府(原为镇西城真仁府真城县地)领河阳县(原为真城、西

川二县地，明命二十年析置)和河阴县(原为真城、西川二县地，明命二十年析置)。

法国殖民者分安江省为三个新省：朱笃省(旧静边府和绥边府)领九总、四十九村；芹苴省(旧新城府)领九总、九十村；朔庄省(旧巴川府)领十总。

(三十一) 河仙省

明命十三年(公元 1832 年)设河仙省，领安边府(原为开边府)辖三县：河洲县(原为河仙，明命年间改名)、建江县(原为沥架[①]地，莫玖设建江道，明命六年改为县)、龙川县(原为金瓯，莫玖置龙川道，明命六年改为县)。

法国殖民者分河仙省为四个新省：河仙省(旧河洲县)领四总、十五村；沥架省(旧建江县)领四总；龙川省(旧龙川县)领八总、六十二村；北辽省[②](也是旧龙川县地)领五总、五十二村。

---

① 现名迪石。——译者
② 现名薄辽。——译者

十四、李、陈、胡、黎诸朝向南方的领土开拓

173

我们的自主国家与南方占城国的最初接触，是在丁部领将王位传给其幼子丁璿之后的丁朝时期。被丁部领击败的使君吴日庆曾逃到占城国，嗾使占王攻打我国，并引占城军由海道进至小康海口和大鵶海口，企图偷袭京城华闾。《纲目》(正编，卷一)注："小康海口，在宁平安谟县界，今乾海口是。"据同书，大鵶海口，又称大亚，后改大鸦，"李改大安，今大安县群辽社辽海门"，为底江的入海口。当时我国的京都还在华闾。关于华闾洞，《一统志》(宁平)说："在嘉远县西北，属威远、威济、大友社地。四面石山壁立，中有平地二亩许，有小溪自洞中流出……入黄龙江下流。"同书《古迹》有"丁黎故城"条说：在嘉远县西北上、下长安二社，有內城、外城、石闸、朝桥、梦桥、钱场、一柱寺等地名，今遗址尚存。

当时的占城军一方面企图由乾海口入乾江、贞女江和云床江，另一方面企图由辽海门也入云床江，并由翠山江到间口三歧处而进入华闾。但遇到了大风暴，舟多覆沒，占城军只得撤还。

到了黎朝，黎桓起初曾遣人使占城，但使者为占王所

执。公元982年，当战败宋军之后，黎桓为了自卫，举兵征占城。当时的占城国，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占城传》)所载，"其地东(海)西(高原地区接长山山脉以南)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分为三个区域：)南曰施备州，西曰上源州，北曰乌里州"。施备州可能是平定地区。《越史略》(卷二)载，李圣宗征占城，己酉年(公元1069年)三月丙午舟次尸唎皮柰海口。尸唎皮柰海口就是尸耐海口①，即归仁海口。因此可以推断施备州为平定地区。但是当时占城的基本地域也应包括广南地区。《元史》称平定地区为新州，广南地区为旧州。西面的上源州无疑是现在的西原地区。至于乌里州，我们已经知道是今天的广治、承天地区。但是当时的占城国还包括虬蒙以南的地区。《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环王传》)载，环王国"南抵奔陀浪州"。《元史》(卷二百一十，《占城传》)曾提到宾多龙州。研究占城的西方学者②称它为"Pāṇḍuraṅga"(宾童龙州)，相当于潘郎、潘里地区(地图上的巴达兰角以南和以北地区)，并且认为庆和地区就是古笪罗(Kanthâra)州之地。(他们根据碑文而称平定地区为佛逝[Vijaya]，广南地区为阿摩罗波胝[Amaravati])。在乌里州的北面，尚有从李圣宗时占城已割让给我国的相当于广治以北地区以及广平以南和以北地区的麻令、地哩、布政等州。

174

① 也作施耐海口。——译者

②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集刊》，第四卷。

当黎桓征占城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北部边界是在横山。据西方学者们[①]的考订，当时占城的京都为因陀罗补罗(Indrapura)，在今广南省桐杨地方。《全书》(卷一)载：黎桓"征占时，历铜鼓山至婆和江，山路险难，人马困惫，海道波涛，又难往来，乃使人开港"。《纲目》{正编，卷一}注："婆和江，在清化玉山县，今同和社江是。"从前走陆路，可能是由天关然后沿沛江道或由蒲吉隘道而至马江，在山脚下有铜鼓庙的安定县丹泥村渡过马江。从这里，无疑是沿山道经寿春和农贡而进入静嘉，至婆和江，而后才沿铁渠进入乂安，再从此沿海道而进入占城。使人开凿新渠，为的是可以自北由正大江而进入清化，并从马江沿自布卫新开的渠道(俗称黎朝江)进入婆和江。[②]

黎桓长驱直入，攻进了广南地区，夷平了占城京都，掳获财货士卒而还，迫使占城国称臣纳贡。当时有一个随黎桓从征的名叫刘继宗的管甲遁居占城，并窃据王位，[③] 但继宗终于被黎桓派人所暗杀。后来占人奉制氏(西方人的书中叫做诃梨跋摩二世［Harivarman II］)在平定地区为王，奠都佛逝城。此后占王又迁都回居桐杨，

① G. 马司帛洛：《占波王国史》。(参看冯译本《占婆史》第11页。——译者)

② 关于这件事，从前人们都这样解释：黎桓使人开凿自丹泥至婆和江的渠道。但从地势看，自安定的丹泥至静嘉南部的婆和江，山峦阻隔，不可能有渠道。想来应理解为：黎桓因见自丹泥至静嘉南面的陆路行旅困难，乃使人开凿俗称黎朝江的渠道，以便可以从底江水路而进入乂安。在以前的著述中，我们也犯有这种错误。

③ 《全书》，卷一。

仍不断派兵寇犯我国边界。公元1000年，为远避我国的压力，占王(毗荼室离 Vijàya Çri)乃迁都还居佛逝城。西方学者根据碑文认为佛逝城在今阇槃[①]地方。公元1044年，李太宗以占城不来朝贡和不时寇犯边陲为由，举兵征讨。水师出大鸦海口，会风涛帖静，故改大鸦曰大安。抵麻姑山，过河脑湾[②]，越大、小二长沙[③]而直抵乌龙海口，占王引其全部兵象列阵于五蒲江南岸，以拒我军。《一统志》(承天)载，思贤海口在"富禄县东北，李朝名乌龙海门，陈朝改思容，伪莫改思客，黎复改思容，又一名为翁海门，一名为汴海门"。关于五蒲江，《纲目》注说：所在无考。但从地势来看，占王从佛逝城出而拒战，陈军于一江的南岸，那么，此江必为广南地区的一条大江，可能就是由大占海口入海的柴市江。

我军战胜，直捣佛逝城。

当回师的时候，到了乂安行营，李太宗命威明侯日光镇守乂安州。日光遂置婆和寨及诸处堠铺，以收乂安州

① 《纲目》{正编，卷三}引《大清一统志》说，佛逝城"今在承天香水县月瓢社界"，这是错误的。我们的《一统志》(平定)说：阇槃废城"在绥远、符吉二县界，为古占王都"。

② 《纲目》{正编，卷三}注："麻姑山，一名礼悌山，在河静奇英县海外。"但《一统志》(广平)又说，礼悌山即麻姑山，在广平省布泽县北。从李太宗征占城至麻姑山，然后抵河脑湾(我们推断为寺湾)看来，麻姑山在奇英县海外是对的，可能是属奇英县的口海门(即荷花海口)南的闰角或山阳岛。《越史略》记载河脑湾为磂湾，我们推断为寺湾即思鸾湾。

③ 《抚边杂录》载："沿海岸自日丽海门{南}至明灵海门号大长沙，自越海门{南}至思容海门号小长沙"。(参阅《纲目》，正编，卷三。——译者)

岁租、贮备军粮。所俘占人被分配于边远的永庆① 州和登州，以开垦荒地。

乂安州至陈朝末年及属明时期改为乂安府。各地志都载，乂安府的首县为衙仪县。这一条可以证明：古乂安府治在衙仪县，即今天的兴元县。我们推断当时的乂安府治是在蓝城山即熊山一带，以前的驩州州治及陈朝末年、属明时期的乂安城也都在此。婆和寨必然是在婆和江上。该江在玉山县以南的同和村，我们推断其为北通玉甲江、南通铁渠的绰渠，处于从清化到乂安的通道上。《纲目》注：永庆州，"今襄阳府永定｛和｝县是"。《纲目》注：登州，"今归化府是"，我们知道它相当于今天的富寿、安沛地区。

公元1069年，李圣宗又以占城不修藩礼，兴师征讨，以李常傑为先锋。据《越史略》｛卷二｝说，帝｛李圣宗｝"庚寅（应为庚戌，即三月八日）发驾，丁巳（三月十五日）至乂安州"。可能李圣宗也走李太宗所走的水路，由大鵶海口出海。"庚申（三月十八日）次南界海口"。《一统志》（河静）载，南界海门即漏海口，"在干禄县东｛十七里｝金堆社，与石河县交界"。《越史略》又说"乙丑（三月二十三日）（帝）使大僚班黄揵等攻日丽海口"。可能在广平省的日丽海口是占城水师的第一道防线。我军大胜。

176 "己巳（三月二十七日）度大长沙"，即至嵩海口，翌日"次思容海口"。这是进入占城哩州的海口（进入乌州则由嵩海口或越海口）。"丙午（四月三日）次尸唎皮柰海口"，如我们所知即施耐海口或归仁海口。入占城地以后，我大军前进"次须毛江岸，见其将布皮陀囉等阵于江岸"。我军大胜。"其主第矩（即制矩，西方人的书中称为律陀罗跋摩三世，[Rudravarman III]）闻军败，乃携妻子夜遁"。李圣宗遂进军佛逝城，"至同罗津（黄春瀚《李常傑I》推断为石偃江），佛逝人降"。

我们已知，佛逝城是后来的闍槃城。该城"在平定城之北，坵㘵江或河间江岸……，北、西、南三面以高山为屏障，只有东面直接濒水，接咸水湾（现今的归仁湾）。湾南北二十余公里以施耐海口与海通。要到[闍槃]城只有从东面出入为便。堰㘵江注入咸水湾的极北角。但因水浅，大船驶入较为困难。因此，每当我军到达的时候都是入施耐海口而后沿咸水湾岸登陆……。据地势来推测，我们可以设想〔须毛江〕为三县江下流的极南支，即《同庆舆地志》所称的新安江。有三条江道横堵通向｛闍槃｝城的道路……，此江是第一条……。《抑斋舆地志》曾记叙过这样一个故事：李常傑率大军至潘定江……，接怀仁府界……，江多狮子[鳄鱼]……因害怕狮子，大军未能轻易渡江。据此，潘定江可能也就是须毛江"。①

在须毛江岸获胜以后，我军要开进佛逝城，尚须越过两条江。同罗津可能在石堰江上，是拦路的第三条江，在佛逝城附近②。

① 《全书》、《纲目》都作永康镇。——译者

①、② 黄春瀚：《李常傑I》。

《越史略》{卷二}载:“夏四月,元帅阮[应为李]常傑俘获第矩于眞腊界。”眞腊界即占城的极南部,属于奔沱浪州,即西方学者所称的“Pāṇḍuraṅga”(宾童龙)。

关于这次征占城之役,《全书》(卷三)又另有记载说:“帝征占城,久不下,还至居连州,闻元妃[倚兰]相內治,民心化洽,境内安堵,尊崇佛教,俗号观音女,曰彼一妇人乃能如此,我男子何庸?再攻,克之”。不知居连州何在。

当班师回国时(仍据《越史略》),“六月癸巳(六月十九日)次思明(应为思容)海口”;“戊申(七月四日)渡布政海口大小磊磊山”;辛酉(七月十七日)“次朝东津”。

布政海口为灉江的入海口。大、小磊磊山无疑是寺湾中的岛屿,今图称孤岛和罗岛。朝东津无疑是后来的东步头津,在红河之上,昇龙城的前面。

《全书》(卷三)载,“制矩请以地哩、麻令、布政三州赎罪,许之,放制矩还国”。《纲目》(正编,卷三)注:地哩州,“{宋辰为}占城地。{哩州}李改临平,陈改新平,{属明因之,}黎改先平,今广平省广宁府是其地也”;麻令州,“李改明灵,陈因之,明改南灵州,黎为县,今广治省明灵、由灵二县(明灵今为永灵)是其地也”;布政州,李朝仍曰布政,“明改新{镇}平,黎复为布政內外二州,今广平省平政、明政、布泽三县(平政和明政相当于今广泽县)是其地也”。

这就是说,李朝开始兼并了从横山至石杆江的占城之地。

到了陈朝,我国的南部边界仍不断地向占城的土地扩展。

兴隆十四年(公元1307年),占城王制旻因害怕陈朝几次战胜蒙古军队的威势,遣使前来求婚。上皇(陈)仁宗许以玄珍公主下嫁,制旻遂以乌、里二州为纳徵物。但次年罗始、作红、多蓬等村人不服,李朝[①]命段汝谐前往巡视,镇压了占人,改乌、里二州为顺州和化州。制旻死后,在整个陈朝末期,占城人仍不忘收复失地,因此,他们仍不断地寇犯边疆,使陈朝苦于对付。

公元1313年,陈英宗亲征占城。至新平(府),分军三路:一路由山道,一路由海道,一路由沿海陆路,都到了占寨(可能是占城王驻军的地方),迫使占王制至投降。当时占城的京都在阇槃城,占王无疑是在此城以北驻军。

公元1352年,占王制阿难死,其婿茶和布底篡位自立。制阿难子制某逃至我国求援。次年,陈裕宗举兵送制某归国,但步军至古垒(在广义,茶曲江口),而水军运粮未能及时到达,便即回师。占城军遂袭化州。陈朝命张汉超领神策诸军镇守化州。

公元1362年,陈裕宗遣范阿窗为临平知府,又命杜子平招募和补充临平、顺化军,并修筑化州城,以防御占城的侵袭。公元1367年,占军寇临平府,范阿窗击败之。次年,陈世兴征占城,至占洞(广南)败绩。自此之后,占城势力变强,特别是在制蓬峩时期,而我国却衰弱了。

① 当为陈朝之误。——译者

杨日礼之乱后，其母逃占城，告以我国衰弱情形，怂恿制蓬峩前来侵袭[1]。公元 1371 年四月，制蓬峩率水师入大安海口，直犯昇龙。陈朝朝廷被迫逃至东岸县。占军烧杀掳掠而去。公元 1375 年，睿宗准备报仇，改临平府为新平府，用黎季犛言，督清化、乂安(和新平)的人民修治从九真直到河华的道路。当时的九真州是清化省的南部，包括今天的广昌、农贡和静嘉等县地。当时的河华县为今天的奇英县。修治九真到河华的道路，是为了可以从陆路由清化行军到横山，为了能够与常常乾涸的水道并行。黎季犛受命督乂安到新平、顺化的漕运。同时，陈朝改清化、演州、乂安、新平、顺化等五路为重镇，派重兵镇守，以防范占城军的侵略。

178

制蓬峩看到这种情形，用计谋派人带黄金托化州镇守杜子平献陈王，以求缓兵。杜子平吞没了黄金，并向朝廷奏称：制蓬峩傲慢无礼。因此，公元 1376 年睿宗决意率大军征占城。公元 1377 年初，睿宗自引大军直到闍槃城。制蓬峩诈降，以伏兵偷袭，杀了睿宗，大败我军。公元 1378 年，制蓬峩又出兵攻破乂安，并由大安海口和大黄江(即今南定省北部的一段红河)进军，又一次攻破昇龙城。次年占军又寇犯乂安和清化。黎季犛领步军、杜子平领水军[2]在濾江（今马江的一段，即灵长江）抗战。

① 事见《全书》卷七。——译者

② 《全书》(卷八)载："上皇命黎季犛领水军，杜子平领步军以御之。至虞江植桩，与占人相持。"可见黎季犛所领为水军、杜子平所领为步军，但本书作者却云黎季犛领步军，杜子平领水军，恐有误。——译者

黎季犛战胜，制蓬峩败退。

公元 1382 年，占城军又入寇清化。黎季犛屯兵龙岱山，以属将阮多方率水师守神符海口。龙岱山，《一统志》(清化)载为龙颔山"[即颔龙山]在东山县东北东山社，一名帐山。自杨舍五花峰傍江而来，有九十九峰蜿蜒连接似龙行状，极处突起高峰，形如龙首……。右边又起一岿云龙鼻，下则山石层层，劈开为二半：在上斜而耸，下一半落于江如龙之颔……。《明志》：安南名山二十一，其一曰龙岱"。神符海口属宁平，为进入贞女江的海口，有三歧处与清化省正大江相通，今已淤塞。

占军水陆两军并进。阮多方不待季犛命令，自开插入海口的木桩出战敌方的水军，烧尽了他们的船只。敌步军散入山林，以图逃回。

次年，占城军又来进攻。当水师由大安海口而入底江和大黄江时，制蓬峩与其首将罗皑暗率步军沿山路到广威镇，屯军孔目册。上皇命黎密溫将兵抵御。密溫到三歧洲(三江洲)，正将列阵拒战的时候，敌伏兵突起。我军败北，密溫被擒。

从地势推测，孔目册可能是在美良县地区(今梁山县和美德县；《抚边杂录》载：制蓬峩出孔目册在美良县)，而三歧洲或三江洲可能是在底江上的嵳三江口，这个地区正是宁桥、宰洞、祝洞地区，是我国京都西部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地点。上皇听到战败的消息，又逃到东岸县，并命阮多方立栅于京师以拒敌军。这一次未见史书有占城军

攻破京师的记载。

179 公元1389年十一月，占城军又寇清化，进至古无(无疑是马江上的一个地方)。我军植立木桩，并把战船钩连起来，与敌相拒二十余日 {"官军植桩盘鸦以相对二十日"}。敌军在江的上游筑坝，并埋伏兵象，然后佯装归去。季犛选取精勇随后追击，拔出植于江中的木桩以使大军由水、陆两路并进。敌乃决坝，并放出战象冲打。我军精锐不能回救，舟师则被水卷到一处，步军被消灭殆尽。将帅死者和被擒者甚众。季犛逃还，留裨将范可永与阮多方在濵江与敌相持。二将也弃阵逃回。

占城军进至黄江以攻打昇龙。上皇命陈渴眞率兵抵御。我军至黄江遇敌。渴眞看到沒有可战之地，退守海潮江。《纲目》(正编，卷十一)注："海潮江在{今兴安省}兴仁、仙侣二县夹界。"《一统志》(南定)说，陆江自赤藤江(红河)分流，流经兴仁县北，仙侣县南，凡二十五里，曲折而过海潮江，称海潮口。这样，海潮江就是陆江上游的开头的那一段江。

在这个时候，僧人范师溫在国威路起事，进犯京都。陈朝二帝逃至北江。师溫居京都三日，后出屯嫩州(《纲目》{正编，卷十一}注："属国威路，今改未详")。

黄奉世正与占军相持于黄江，奉命道出蔑江进击师溫。时值冬天水涸，奉世急开水道以突然袭击。师溫大败。据《纲目》注，"蔑江：从喝江分流，经彰德、怀安诸县，通于黄江"，可见蔑江，就是珠梂江。制蓬峩被我军阻止于黄江，不能前进。次年正月，制蓬峩率领战船百余艘，来窥察我军在海潮江的形势。不料我军得知消息，制蓬峩竟被射死。

此时上皇正驻跸于平滩行在。《一统志》载："天德江自珥河于东岸县西分流，……过嘉林、仙游、超类等县，凡六十里，为乐土江，亦称东湖江。又转至桂阳县，凡二十里，至嘉平县地界为大滩江，与日德、月德二江相接，至海阳省抛江……。据《安南志》富良江自东岸县分流，下通平滩江"。这样看来，平滩江和大滩江是一条江，即是天德江或墩河的下段。这在昇龙东部水路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制蓬峩死后，罗皑为制蓬峩举行火葬仪式，然后收集余众由山路逃窜回国。这样，与制蓬峩的长期战争便结束了，我国仍旧保有新平和顺化之地。

黎季犛在篡夺陈朝王位以后，仍念念不忘从制蓬峩以来与占城结下的仇怨，因乘占王罗皑(罗皑窃取制氏的王位)新丧，想发兵征伐占城。公元1400年，季犛命杜满、陈松领水陆军十五万伐占城；但因水、陆两军不能相 180 互策应，缺少粮食，陈松被迫撤回。公元1402年，杜满又受命征占城。杜满战胜，迫使占王巴的吏投降，并献占洞、古垒二州之地。季犛分此地为升、华、思、义四州，置升华路，又以此路上游之地置新宁镇。占洞为广南地区；古垒为广义地区；新宁镇相当于旃檀源、汙耶源和秋溢源地区。

此后，当我国被明朝军队侵略的时期，占城人又重新收复了升、华、思、义四州之地。至(后)黎朝初年，黎太祖视化州为一重镇，置路总管和路知府治理以对付占城。

在黎太宗和仁宗时期，黎朝曾几次派大将征占城，但只是为了保卫化州的领土，而海云山以南的土地仍在占城之手。公元 1446 年，黎受、黎可受命征占城，我大军于占洞和古垒一带大败占军，乘胜直抵尸耐海口，占领其京都，擒占王(贲该)而还昇龙。仁宗立占城故国王{布提}之侄贵来为王；仍许占城作为臣属，治理占洞和古垒，但不能索回此两地。

至黎圣宗时，我国与占城之间的冲突又变得激烈起来。占王贵来的后裔被盘罗茶悦推翻。茶悦传王位于其子茶全。当时占城企图依靠明朝的势力而抗拒我国。公元 1470 年 9 月，占王茶全亲率水步象马一万① 侵化州。镇守范文显与战不敌，飞章向朝廷求救。黎圣宗遂决定亲征，敕选黄丁十五岁以上者以补军伍，征得精兵二十六万。以太师丁列、太保黎念为征虏将军领水军先行。公元 1471 年 3 月，圣宗率大军沿海路继进，至顺化，亲制《平占策》颁于诸营将士；后进至升华路的新压与旧坐二海口。新压海口又名合和海口或大压海口，即三歧江入海口；旧坐海口，亦称小压海口，在大压海口南七里。圣宗一方面命左游击将军黎希葛将战船五百艘渡海潜入沙奇海门(属义州，在今广义省平山县)，立垒筑屯，断占军

① 按《全书》卷十二作十万。——译者

归路；另一方面命步兵将军阮德忠率步兵潜行山脚；又亲率舟师千余艘、精兵数十万沿海路前进。占军将撤回保卫京城，但行至幕花山①(在沙奇海门之西)遇我军截击，全军溃败。圣宗率军进至采芹海口(属思州，也在今平山县)，击杀占军无数。茶全乞降。圣宗又攻破尸耐海口，接着登陆进攻阇槃城。茶全又请降，但圣宗仍然下令攻取城池，并传谕诸将士说："城中府库财物，各宜封守，不得燔烧。"兵士以云梯登城，生俘占军三万余人，斩首无数。

占王被我军生擒。占城大将逋持持率残兵至藩笼(即潘郎)地区，保有五分之二的国土，自立为王，后遣使 [181] 至我国求圣宗许其朝贡。圣宗封他在大岭以南地区为占城王。但为了分散占城的势力，圣宗取占城还剩下的西部和北部之地置南蟠、华英二国。南蟠国大概是古代的上源州，即今西原地区。《纲目》{正编，卷二十二}注：南蟠，"今水舍、火舍二国即其地也"。华英国可能是富安地区。《纲目》注："今不可考。"我们推断是从虬蒙至大岭的地区，而当时黎圣宗还未将此地纳入我国的版图。还有我军刚刚重新占领的占洞和古垒之地以及从怀仁至虬蒙山新占领的地区，圣宗置为广南道。

经过四个多世纪，李、陈、黎各朝已把我国的边界向南扩展，兼并了当我国还隶属于中国的时候占城国已占据了的从横山至海云的土地，接着又兼并了从海云至虬

① 《全书》、《纲目》(正编，卷二十二)都作幕奴山。——译者

蒙的占城国的基本地域。为了经营已占领的土地，各朝让农民从北方迁入，与从前就已来到这里谋生的老侨民一起开垦土地。公元 1488 年，黎圣宗谕广南参政范播宗说："广南承政司军民生男十五岁以上，俊秀好学，至乡试日，其本处承宪二司共同选取，具本充本府生徒"。[①]这一条证明：当时的占城人已与越人密切同化了。

按以上情形来看，在黎圣宗时，我国的统一领土已延伸到怀仁府南面的虬蒙山脉；我国的统一版图包括十三道，每道都有一个相同的行政组织。

但到了十六世纪，莫氏篡位以及黎氏先后依靠阮氏、郑氏恢复黎朝，使我国的领土在三百多年间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在与莫氏战争时期，黎朝委派阮璜镇守顺化和广南之地。阮氏乘此机会，实行割据，同时竭力向南扩张疆域以扩大自己的活动地盘，并企图建立一个自主的国家与北方的郑氏相抗衡。

除了黎朝交给他镇守的顺化和广南地区而外，阮氏还逐渐把疆域从富安延展到河仙。公元 1611 年，阮璜以占城人不时寇犯平定地区为借口，起兵征占城，占领了从虬蒙至大岭之地，即相当于黎圣宗时的华英国。阮璜以新占领之地置同春、绥和二县，合为富安府；并置镇边营以镇守新开拓的地区。

正当国家在开拓已占领的占城地方的时候，一些穷

① 《全书》，卷十二。——译者

苦的人们相率进入大岭以南还剩下的占城地区谋生。阮王仍使用各朝藉口守边、保护侨民的老政策，或以邻国劫掠为借口，或利用占城内乱，以实现其侵略阴谋。

公元 1675 年，在与北方郑氏休兵之后，阮福濒以占城人常侵扰富安为借口，又发兵征占城。占王婆粥请降。[182] 福濒许婆粥仅仅领有潘郎江以南之地，而把以北之地置泰宁府，并置太康营镇守。

公元 1693 年，阮福凋以占城王婆争不修藩臣礼，再事征讨，擒占王及皇亲、大臣多人，掳回富春。阮王又改占城之地为顺府，以投降的占城官吏充任狱吏、提督、提领、管府以及其他职务，并强令他们穿越人的服装。次年，阮王改顺府为顺城镇。公元 1697 年复设平顺府，以潘郎、潘里之地改为安福、禾多二县；后置平顺营镇守。这样，占城国的极南部分土地也就跟着丧失了。

当占城国灭亡之后，为数不少的占人不愿投降，逃向西方，在真腊国东部边界的丛林地区寻找安身立命之地。旧史称他们为贡蛮。生活条件的艰难困苦使他们返回到落后的生活状态。居住在从前黎圣宗曾分出作为南蟠国的西原地区的占人，当他们的根据地即在潘郎、平顺地区的占城国灭亡之后，也逐渐受到了这个地区原始部落的落后生活方式的影响。

现在在潘郎和平顺的西部地区，还遗留下一些占城人，俗称占人或占婆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特有的风俗习惯。他们是一个曾经创造过灿烂文化的民族的最后代

表，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被吸收进一个更富有进取能力的邻近民族中去了。①

阮王占领了全部占城以后，顺广地区的地界便与眞腊国相连了。这个国家原是扶南帝国的属国，其中心在今柬埔寨之北的八色地区。公元540—550年间，眞腊王拔婆跋摩(Bhavavarman)开始自强，战败扶南国，迫使其将国都由北部迁至南部。扶南国衰弱了，以后完全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眞腊逐渐强大起来，取代了扶南国，成为印度支那西南地区的霸主。至公元八世纪初，眞腊分为两国：陆眞腊包括北部山区和高地，水眞腊包括南部的湖泊和沿海地区以及低洼地带。但九世纪初，眞腊又获得了统一，奠都吳哥。从此就开始了眞腊在九至十二四个世纪中的兴盛时代。但至十五世纪后期，眞腊国受暹罗的威胁，不得不放弃吳哥而向东南迁都，到了翁禛一世时（公元1505—1555年），则奠都于乌栋。②

当阮王将占城的土地占领殆尽的时候，越南人已经从海路来到了眞腊的国土上，而且有一些农民已在此创立基业了，特别是在每穗地区和同狔地区（都属今边和省）。公元1658年，眞腊王匿翁禛③乘我国内战之机，率

① 参阅G.马司帛洛：《占波王国史》。

② G.马司帛洛：《吉蔑帝国》(L'Empire Khmer)，金边，1904。

A·勒克来尔(A·Leclèrê)：《柬埔寨史》(Histoire du Cambodge)，巴黎，1914。

③ 据《吉蔑帝国》，马司帛洛认为：因为眞腊诸王子爭立，都向阮王求援，阮王乘此机会举兵征眞腊。这是阮王首次利用眞腊王室的內爭。

兵侵犯顺广边界。阮福濒命镇边营(富安)副掌阮福宴领兵三千讨匿翁禛于每穗(《纲目》注：今为边和省福政县)。福宴生擒匿翁禛，将其解回广平，献给正行军至广平的阮王。福濒赦匿翁禛，派兵护送他回国；同时令他称臣纳贡，并帮助越人在每穗和同狔地区谋生。①

从那以后眞腊国经常发生內乱，皇亲爭立，分成派系：一派求援于暹罗王；另一派求援于阮王。阮王乘此机会逐渐蚕食眞腊的国土。

公元1673年，匿翁禛死。匿翁嫩继位。皇族匿翁苔求援于暹罗国，来攻翁嫩以夺取王位。翁嫩奔泰康营求救。阮王命芽庄道阮扬林率军分两路击翁苔于高棉，破鹅碧城，进围南荣城。翁苔败逃，后死。其弟(匿)翁秋投降。阮王视(匿)翁秋为嫡系，封为正国王，都于乌栋[龙澳城]，而翁嫩被封为副国王，都于柴棍。二人每年都须朝贡。②

公元1679年，龙门(广西省)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以及高、雷、廉诸州总兵陈上川等一些明朝的官吏，不甘降清为臣，率兵三千逃至我国。到顺化后，请求阮王给予容身之地。阮福濒许其进入东浦，迫使眞腊副王把土地分给他们。陈上川等居于同狔，杨彦迪等居于美萩。他们建屋垦荒，设立铺坊街市。依靠这些中国侨民的经营

① 《大南实录》，前编，卷四。

② 据越南材料：《大南实录》，前编，卷五。

G·马司帛洛的《吉蔑帝国》所载眞腊诸王世系与此略有不同。

开发，东浦变成了繁荣的地方。

公元 1688 年，黄进在美萩倡乱，杀杨彦迪，与匿翁嫩勾结威胁高棉国即眞腊正国王的领地。匿翁秋埋怨阮王纵容黄进，肆行悖逆，因设法加以抗拒。阮福溙命镇边营副将枚万龙统兵进入东浦。万龙用计杀了黄进，然后让陈上川一并管领龙门军，充当征高棉的先锋。匿翁秋降。

公元 1698 年，当夺取了占城的全部土地之后，阮福凋以阮有镜为统帅率军经略已有许多越侨居住的东浦地区。有镜以被废副王之地置嘉定府，领福隆(今边和省)、新平(今嘉定省)等县，并设镇边(边和)、藩镇(嘉定)二营以驻军镇守。这次经略开拓边界广千余里，增添四万余戶。福凋又从广平招募流民到南部，开垦土地，设立村社邑坊。又命所有寓居镇边的中国人合成清河社，寓居藩镇的合成明乡社，戶籍和越人相同。这样，阮王便占领了眞腊国东南部的一个很大的区域。①

在西部的柴末地方，有中国雷州(广东省)人莫玖，也是明朝的亡臣，自公元 1708 年率其族人移居于此。这个地方外国人来往贸易的很多。莫玖开设赌场，抽取大量赌税，又招募穷人开垦富国、芹渤、沥架、坙基、永香、金瓯等处荒地，设立七社村，称此地区为河仙。

① 参看《抚边杂录》卷一；《大南实录》，前编，卷七；《大南列传正编初集》，卷三十一；《嘉定通志》。

布德 (P. Boudet)：《阮朝对交阯支那的征服和中国移民的作用》(La conquête de la Cochinchine par les Nguyễn et{le rôle}des émigrés chinois)《集刊》，第四十二卷。

柴末是什么地方呢？《一统志》(河仙)载，柴末山在河洲县北一百四十里。河洲县原为河仙府，领有从今河仙省城沿柬埔寨海岸的全部土地。自河洲县治（即河仙府治)至柴末山远达一百四十里。因此，柴末是在柬埔寨版图上的沙密地区(在磅逊湾的西北)。这个柴末地区是莫玖最早移居的地方。芹渤也是高棉的土地，今为嗊吥省，嗊吥省治像沙密和河仙一样濒临海岸，在今河仙省城的西北。沥架[架溪]为今天的迪石省。关于坙基，《一统志》载，坙基河在河洲县之西，为莫玖初到时开拓之地。如果在河洲县之西，那么有可能是今河仙省之地。永香[香澳]是后来高棉王曾与柴末、芹渤等府同时赐予莫天赐的，我们推断是在今河仙和嗊吥之间的地区，即磅咋叻地区。金瓯即今天的龙川、北辽和金瓯地区。富国，今仍沿袭旧名。

公元 1714 年，莫玖因见阮王势力较高棉王(自从丧失东南部国土以后，眞腊国称高棉国)强大，遂将全部河仙之地献予阮王。其时莫玖已在芳城设立街衢。阮福凋封莫玖为河仙总镇。莫玖筑城垒、建营署，扩展街衢市面，各地的人们来此居住与日俱增。不久，芳城(河仙城镇)就变成了一个繁荣的都会。

当时高棉仍时常发生王位之争，国势愈弱。公元 1702 年，匿翁秋死去，传位于儿子翁深。翁深弟匿翁淹得阮王之助，攻占碧堆城，逐翁深到暹罗。公元 1715 年，暹

罗王出面干涉，一面派步兵进攻乌栋城，另一面派水师进攻河仙，但水陆两军均遭失败。1735 年莫玖死，子莫天赐代他为总镇。1733 年阮福澍兴兵夺取嘉定西部之地185(美萩、沙沥地区，即后来的定祥省)，置定远州、龙湖营。1736 年高棉王翁淹死去，又发生了王位之争。翁淹子翁礎被其叔翁深(旧王)驱逐，其叔又取得了王位，奠都南荣城。1739 年翁深企图重新占领河仙，但失败了。公元1747 年，翁深死，阮福阔乘机帮助很久以来就逃居嘉定的翁礎返回，夺取了王位。但时过不数月，又被翁深之子翁原驱逐。1750 年，阮福阔借口高棉王经常派兵侵蚀贡蛮地区(即占城人在平顺西部还占据着的土地)，命善政为总兵、阮居贞为参谋，统率南部五营兵，并以贡蛮人为内应，进征高棉，企图扩展疆域。阮王军直捣南荣城。匿翁原逃到河仙求救于莫天赐，请献寻屯和射腊二府之地，以得莫天赐之助而回国。寻屯和射腊二府是高棉王在阮王已占美萩和沙沥以后和增献茶荣、巴色(朔庄)、寻枫龙(新洲)以前——所有这些地方，相当于前、后江地区——所献之地，而我们已知射腊是在嘉定省的北部，我们推测寻屯府是在后来的定祥省的北部。其时是在公元 1757 年。次年，翁原死，其叔翁润权理国事，又献茶荣和巴色之地。此后翁润之子翁尊避难于河仙，因有莫天赐的收容和阮王军队的帮助，得以回国为王，遂又献寻枫龙之地(即后来的安江省)。于是阮福阔将龙湖营从盖伯(即建登县安平东村，今为沙沥省地)迁至寻泡(即龙湖村，后来

的永隆省省会)，并增设三道：东口道在沙沥，新洲道在前江，朱笃道在后江。翁尊又以永香、芹渤、眞森、柴末、灵垌等地谢莫天赐之恩，天赐又献于福阔。这些地方都隶属于河仙镇。我们知道永香、芹渤和柴末是从河仙省会至沙密之地，即柬埔寨的西南滨海地区。至于眞森，《一统志》(安江)载，眞森山在河阴县南十里，南十里至永济河岸。河阴县是永济河北岸之县(河的阴面)因得此名，与其相对的河阳县在河之南岸(河的阳面)[1]。可能眞森是唝吥省的朔苏之地。关于灵垌，《一统志》载，灵垌山属河洲县，相距一百二十里，在江城江之北，该江有二源：一出灵垌山。灵垌即柬埔寨唝吥省的灵垌地方。(据此看来，永香、芹渤、眞森、柴末、灵垌五府在阮氏时还是河仙省河洲县和安江省河阴县之地，到阮朝嗣德年间才归还高棉国。)

*　　*　　*

在阮氏和郑氏相争的时期里，我国的领土被分为两部分，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在南方，阮王控制的顺广地区，曾爆发过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远近结果导致民族领土的恢复统一。

实际上，阮氏在南方割据的将近二百年间，南北两方186的人民彼此并沒有视为异国人。尽管有不同政权的阻碍，两方人民仍彼此往来贸易，特别是通过海路。人们用

① 中国古代以水北山南曰阳。穀梁传僖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越南似也沿用这种传统，但此处却相反，不知何故？——译者

“內路”{南越}或“外路”{北越}来彼此称呼，以示区别。就连阮氏本身，虽然割据，也仍用(后)黎朝年号，对人民也只以反对郑氏奸臣贼子、恢复黎氏一统天下为号召；而郑氏每当举兵征伐阮氏时，也是只以征讨叛臣恢复统一的名义为标榜。不但在人民的意识中，而且在统治者的意识中，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只是暂时受到损害。无论如何，这个统一迟早也应得到恢复。西山农民起义相继推翻了阮氏和郑氏两个敌对的政权，奠定了恢复统一的基础，而这个统一为阮朝所承继。

十五、我国历代的边界

在这里，我们无须回过头来考察古瓯雒国与秦、汉时期中国的边界，因为这个问题在研究瓯雒国疆域的时候大致已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我们只拟在这里记述十世纪以后经过各自主朝代的我国边界。

(一) 越中边界的东北段

为了稳定国家的领土，在边界问题上促使我国各封建朝代斗争最紧张的是中越边界，特别是东北段和北段。在吴朝和丁朝时期，国內建设刚刚开始，而中国方面宋朝也沒有实行重新侵略我国的阴谋，因此边界问题尚未出现。但当黎桓夺取了丁朝王位的时候(公元980年)，宋朝企图乘此机会，重新占领我国，便致书谈到以“马援铜柱”为界的荒唐传说，向我国提出了领土要求。这是我国整个封建时期关于越中边界争议的开端。黎桓以战败宋军胜利地赢得了这一场争论。

史籍(«全书·本纪全书»，卷一)记载：黎大行时，我国潮阳州有人为乱，逃亡到钦州的如昔镇。[1]这件事证

[1] «全书»关于这件事的原文是：“我潮阳民文勇等为乱杀人，出亡宋钦州如昔镇，……。”——译者

明：我国东部边陲，一边是潮阳州，另一边是如昔镇。中国古代的各地志记载，分茅岭是中国和我国的分界线。《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四}说："分茅岭在广东省钦州防城县西……，相传汉马援平交阯，立铜柱其下，以表汉界。"据《大清一统志》载，在古森峒有马援铜柱。尽管关于铜柱的传说显系荒唐无稽，但是以分茅岭和古森峒作为两国界标的说法却是属实的。如昔镇在防城县之北。潮阳州于李朝时改为永安州。洪德年间永安州有玉山镇。由此可见，永安州为今海宁省地区。经过李朝和陈朝，这段边界已经明确，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到了黎朝，则见史书记载：[1] 莫登庸篡夺黎朝帝位后，曾向明朝 188 奉表乞降，并将安邦镇永安州所属的澌浮、金勒、古森、了葛、安良、罗浮等六峒献納于明朝。[2]

因为有这次割地，所以现在古森峒和分茅岭都距我

① 《全书·本纪续编》，卷一载：黎莊宗元和八年"冬十一月，莫登庸与其侄文明……等过镇南关，各持尺组繫颈，诣明幕府，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尽籍国中土地、军民官职，悉听处分。纳安广、永安州澌浮、金勒、古森、了葛、安良、罗浮诸峒，愿內属，归隶钦州。……"——译者

② 中国的《钦州志》载："莫氏请还其所侵內地之地。遂遣都指挥使王相划定疆界，立石定誓：金勒峒以潭鳞河为界，了葛峒以芒溪江为界，澌凜（我国史书载为澌浮）峒以三歧河为界，古森峒以古森河为界"。（按《道光钦州志》，卷一说："至嘉靖时（莫）登庸纳款，愿如知州林希元请还侵叛之地。时遣都指挥王相、指挥刘滋、知州文章、经历姚明相为画定疆界，而夷情叵测，谲诈横生。于是不得已为立石定誓：金勒以潭鳞河为界，了葛以茫溪江为界，澌凜以三歧河为界，古森以古森河为界。"作者所引与此有出入。——译者）

国和钦州之间的分界线很远。

黎真宗福泰三年（公元 1645 年）六月，明朝被清朝所灭，清{都}王郑柑企图收复莫氏时沒入中国的我国领土，遣郑览、吴士荣率船舰三百余艘打算渡海攻取，但当郑览等越过西洞三村到廉州时，发现清朝已派马都督到此任总镇。马都督和郑览相约："外十州[1]至分茅岭铜柱（古森）久为贵国耕牧之地，应视为安南国土地。"郑览回国报告。郑王复信说："本国旧界系自分茅岭铜柱至梧州、南宁、太平、镇安、思明、思恩各府州县，并已派兵镇守，烦请发给凭证以资证明。"[2] 但是马氏未予回答，我军遂撤回。

关于越中边界的东北段，问题更加复杂得多。

李朝时期，我国的李朝和中国的宋朝都刚刚建国。在我国西北部的沱江、红河和泸江的上游地区，李朝还沒有经营；在那里，泰人和岱依人各部落仍然过着半自主的生活。中国方面，当时的云南还是大理国，尚未入宋朝的版籍。那时宋朝的广西地区有"横山寨，领今高平边境和右江之间的地区……；太平寨……领安平州、冻州（上冻州和下冻州）、龙州地区，这些州都在属于我国的七源州、门州（东溪）、思朗州（上思朗州和下思朗州）和广源州之东……；永平寨领思明州、凭祥州，思陵州的一部分和乌悲河（奇穷江，属谅山）北岸的一部分地方。近乌悲河的地

① 十州即古时南汉封侬民富为首领的广源十州地。

② 上面两段引文，作者未注明出处，只得按原文译出。——译者

方有西平州（同登地区和谅山市）和禄州（今禄平地区）。永平寨与我国下述各州接界：苏茂州（那阳、定立、安州地区），桄榔州（今温州地区）和文州（文渊州南部和文关州即平嘉市镇）……古万寨，领思陵之地并与我国苏茂州接界……天龙寨与钦州接界……钦州之地与永安州（旧名潮阳，公元1023年改名）即今海宁、芒街地区接界”[1]。在中国方面则有如洪、如昔、底潮等寨。在从高平至芒街的越中边界两侧地方，虽已划入两国版图，但那里的居民都是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是岱侬人和侬人（以前为僮 189 人）。他们一方面受中国的政治羁縻和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受越南的政治羁縻和文化影响。在抗宋战争中，我国李朝正因为得到了这些山区各兄弟民族的支持，所以刚一发动进攻，在边境地区有少数民族参加的各路军队便很快占领了中国的各寨。但是李朝为了取得此一成果，也花费了很大气力以事经营。

公元1013年，宣光地区渭龙州[2]牧叛，李太祖平之。

① 黄春瀚：《李常傑 I》。

② 渭龙州，《全书》{本纪全书，卷二}载：前年（公元1012年）“蛮人过铜柱，至金华步及渭龙州贸易。帝使人擒获蛮人及马（六）万余匹”。{冬十月}“渭龙州牧叛附于蛮，帝亲征之”。

《全书》又载：公元1014年，“蛮将杨长惠、段敬至率蛮人二十万入寇，屯金华步，布置军营，名五花寨。平林州牧黄恩荣以状闻。帝命翊圣王率师讨之”。据《纲目》{正编，卷二}注，平林州“今高平广渊是其地也”，即金华步也在这一地区。同书又注，渭龙州“属明改大蛮，{后黎因之，}今宣光霑化州是其地也”。

至佛玛（李太宗）时，定源、文渊、都金、常新、平原等州[1]叛，李朝悉平定之。在今高平地区，李太宗当政的时候，已不得不对付这个地区最大酋长侬氏家族的猛烈叛乱。侬氏自古以来世为广源[2]及其周围地区之主。这个地区盛产黄金、白银。从公元十世纪起，侬民富已被南汉封为广源地区十州首领。此后，石安州匠勤峒酋长侬存福受李太祖封为傥犹州首领。他弟弟和内弟也受封为万涯州和武勒州首领。但是，当地民众在侬氏的领导下过惯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不愿接受李朝（越南方面）和宋朝（中国方面）的羁縻，于李太宗时起而倡乱。侬存福号召诸峒百姓，自称皇帝，建国号曰长生，筑城于那吕[3]。公元1038年，存福被李太宗擒斩。其子侬智高走脱，后复据傥犹，改国名曰大历国。李太宗生擒智高，但为安抚计，释放了他，并加赐给雷火诸峒及思琅州，授州牧封太保衔。公元1048年，智高复叛，攻占保乐以北的安德州，建国号曰南天[4]，请臣附于宋以抗李朝。宋朝恐失李朝之心，不予接 190

① 定源州，《全书》（本纪全书卷二）载：“{定源州叛，二月}帝亲征。……八日发京师，次{真}登州，陶大姨进其女，纳为妃。十七日拔定源州，{班师还。}”{真}登州今为富寿地区，因此黄春瀚先生（《李常傑 I》）推断定{源}州在安沛地区。

文渊州：今为谅山省文渊县。

都金州：今为宣光省咸安县。

常新州：可能也属宣光、河江，确址不可考。

平原州：黎朝改为渭川州，今为河江省渭川县。

② 广源：黎朝改为广渊，相当于今高平省广渊、福和、石安等县。

③ 那吕，《一统志》（高平）载，在石临县西，山中那吕坊还有底部是用石块垒成的土城。侬存福无疑是守住此城。那吕在高平市之西。

④ 按《全书·本纪全书》，卷二、《纲目》，正编，卷三都作“大南”。——译者

納。智高怒，起兵攻宋。沿右江进军，破横山寨，然后沿鬱江而下，陷邕州城，改国号曰大南。又沿西江进兵，企图攻取广州城。但未攻下而还，再入邕州。公元 1053 年春，宋将狄青从新州进兵攻打邕州城，智高为狄青所败，逃往属广南府的特磨道，其寨主为侬夏卿。宋兵追至，智高奔大理国①，后死于大理。

侬智高失败后，广渊州西北雷火峒酋长侬宗旦仍被李朝视为继承侬智高的藩臣。宗旦继续抗宋，但为知桂州萧固招他內属，宗旦补上了宋朝的溫润（闷）州知州②。公元 1062 年，宗旦父子请以所领雷火、计城诸峒献納宋朝。宋以宗旦知顺安州。顺安州包括已献纳的各峒，我国史籍称之为勿恶峒。接着又请宋朝将顺安州完全并入中国版图。这时，侬存福的后裔侬智会也以勿阳峒献纳宋朝，宋改名为归化州③。由此看来，在侬智高起义后，

① 大理：唐代南诏人建国于云南，称大蒙，京都为书阳城，即今大理县；后改大礼国。至五代时为段思平所据，改称大理国。

② 《宋史》（卷四九五）载：“侬氏又有宗旦者，知雷火峒，稍桀黠。嘉祐二年，尝入寇。知桂州萧固招之內属，以为忠武将军；又补其子知溫闷峒，日新为三班奉职”。因此，当溫闷州知州的不是宗旦本人。——译者

③ 归化州，顺安州：《中国地名大辞典》说，宋代归化州治所在今广西省宜山县{东南}。宋朝以侬智会所献勿阳峒地置此州，而以侬宗旦所献勿恶峒及雷火、计城、溫润等峒地置顺安州。据邕州知州刘初称：当刘纪献广源之地给宋朝的时候（公元 1076—1077 年），宋以通侬州赐智会。通侬为从广源析出之地，必靠近智会管领的归化州。今在高平之西尚有通侬村、总。《越史略》载，侬智高起义据安德州勿阳峒。今在中国归顺州之西还有安德地方。雷火（或火峒，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已不复有其名，但在靜安南面有火峒为归顺州治所，可能这就是宋时的火峒。而且据桂州知州熊本奏言：“归化等州，系江右控扼咽喉之地，制御交阯、大理{九路白衣诸蛮}之要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九}。这样，此二州必然是在今广西省归顺州地区。可能归顺之名是由归化、顺安两个名称结合而成的。总括黄春瀚先生上述论证，我们赞成他的意见，认为勿阳、勿恶之地是石临县边陲北面的一带地方，即今高平省西北部。

中国边境地区的官吏曾诱降了李朝的几个藩臣，使我国一些土地丧失于宋朝。这块地方我国史书称之为勿阳、勿恶峒，即高平的西北部地区。但是广源州之地却仍掌握于李朝之手，而且此地正是后来侬宗旦兴兵——可能宗旦已叛宋而附李朝——攻打邕州的根据地。

公元 1076 年李{朝}宋{朝}战爭后，尽管我国取得了胜利，但是宋朝还侵占了我国的广源之地。至公元 1079 年，当李朝归还了李常傑在进攻宋朝內地时所掠邕、钦州民二百一十一口①以后，宋朝才将此州归还我国。李朝尙須为要求宋朝归还勿恶、勿阳两地而斗爭。

公元 1083 年，李朝遣陶宗元至永平寨与宋朝所派官员爭议关于此两峒（勿恶、勿阳）的问题。公元 1084 年，李朝又遣黎文盛、阮陪至永平寨继续和宋朝官员商议边疆事宜。但到最后，宋朝拒绝了我国的要求。元丰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戊子），宋神宗在给李仁宗的“敕书”中有一段说：“勿恶、勿阳二峒已降指挥，以庚俭、邱矩、叫岳、通旷、庚巖、顿利、多仁、勾难八隘为界。其界外保乐、练、绵、丁、放、近六县，宿、桑二峒，并赐卿主领。”②李朝只好忍受失此二峒之地。

191

到了陈朝，我军曾三次战败元朝的军队，国势强盛，因此边界平安无事。

① 《纲目》，正编，卷三作二百二十一人。——译者

② 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九，元丰七年十月戊子。作者所引有误字，如将“苗”误作“绵”。——译者

陈裕宗绍丰五年(公元1345年),元朝遣使王士衡来我国,问铜柱旧界,意欲制造边境纠纷。我国朝廷遣范师孟前往辩论,元朝不得不予以接受。

至胡氏时,明朝企图乘季犛篡位之机而威胁我国,提出边界土地要求。《明史·安南传》载,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思明土官黄义成[①]言:{自元设思明总管府,所辖左江州县,东上思州,南铜柱为界。}元征交阯,去铜柱百里,立永平寨{万户府},遣兵戍守,{令交人给其军。}元季丧乱,交人攻破永平,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所属}邱温、如嶅、庆远、渊、脱等五县地。近又{告任尚书}置驿思明洞登地。{臣尝具奏,蒙遣杨尚书勘实,}乞敕安南以五县地还{臣,仍画铜柱为界}"。我国史籍{《全书·本纪全书》卷八}记载,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闻土官黄广成诉状,遣使求割禄州之地。季犛命黄晦卿为割地使。晦卿以古楼等村凡九十五[②]还之。季犛责辱晦卿,以所还数多,凡彼(明朝)所置土官,{密}令土人以毒鸩之。

《明太平府志》[③]载:"昔禄平州没于交阯,至永乐三年复置[胡季犛归还]。但至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又以西平、禄平等州还之安南"。方亭所著《大越舆地全编》说,是年黎太祖复国,明人议和撤军,因将此二州还于我

① 当为黄广成之误。——译者

② 按《全书》(卷八)作五十九。——译者

③ 方亭:《大越地舆全编》转引。

国。至黎朝中兴,正和十年(公元1689年),"段俊和、范志遵受命与明朝[①]委员会商,以划定禄平州地界。思陵州土官韦荣耀以那窝村还于我国,我国遂立石为界标。其后,继任思陵州土官韦世华见那窝村地广人众,用白银贿赂禄平州土官韦福秉,重新夺回该村,并破土立碑,作为标志。今在禄平州安快社尚有石碑三块"。[②]但如果现在石碑在边界以内,那么,说明了最后那窝村又还回了我国。

到了正和二十二年(公元1701年),韦荣耀又率土兵侵占禄平州的民田。朝廷命守隘官韦福永督率百姓在州辖地界内耕种,至收获季节须严加防守,勿使彼等越界抢

① 公元1689年为清康熙二十八年,明已灭亡。和越南政府商讨划界的应为清朝。原书作明朝,当有误。——译者

② 作者所引《大越舆地全编》因未见原书,兹据越文译出。《纲目》,正编,卷三十四关于正和十年中越会勘谅山禄平州界,有如下记载:"谅山禄平州之那窝村,土地饶衍,与清思陵州接壤。土酋韦德胜世居其地。比因北边有事,地多闲旷,德胜遂侵思陵七村,招集边氓,立为村寨。思陵土酋韦荣耀诉于广督吴兴祚,且贪那窝,欲并取之。移文会勘,未决者数年。寻遣段俊科与监察御史黎志遵往清泗城。清军府麟蛙问德胜,山峒左右何名?德胜不能对,事不济,乃停俊科陪从。至是复遣俊科会清委官思明清军府陈(缺名)、尴𨰻清军府张(缺名),俊科匿德胜不之见。清人每有催问,德胜佯聋,以译者代对。荣耀指高山一带白石狮为界。清委官曰:'界在此山,如何下争那窝?尔恃天朝欲占安南土地耶?'遂断以那窝归禄平。荣耀自以那窝既不可得,并七村弃之,遂与清人立石碣而还。我所得七村,皆荒莽无人烟,独那窝地广民蕃,大得其利。{郑}根嘉之,复俊科陪从。后思陵土司争讼不止,复遣陪从阮廷完同谅山督镇丁辅益会勘。寻因思陵土司韦世花以银四千两来质那窝之地,韦福秉私许之,掘壕立石碑三在安快社。自此那窝复没于清。"除人名有异同外,记叙较详,特录出以供参考。——译者

192 收。自此之后，越中边界东北段的状况未见再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出现，并以南关隘（现为睦南关）为谅山和广西之间两国边界的标志。①

（二）北部、西北部和西部边界

和东北部的边界相比，北部、西北部和西部边界稳定得较为晚些。

在李朝时期，我们只大概知道，我国的沱江路包括沱江流域，而这个地区自李朝、陈朝以来为临西州和登州，到陈朝末年（光顺年间）为天兴镇，属明改为嘉兴州和归化州。李朝时，这两个州的西北部（即沱江的西北地区）是牛吼国②，它原来是一个独立的部落。李太宗时，龙章天嗣二年（公元 1067 年），牛吼酋长和哀牢人曾遣使献金、银、沉香、犀角等物。这是牛吼人第一次来我国朝贡。李英宗大定十二年（公元 1151 年），牛吼、哀牢寇犯临西州界。③ 二十年命苏宪诚讨伐，获人、牛、马、象以归。

公元 1290 年，陈仁宗战败元军之后，计划征哀牢国，因为它经常和牛吼入犯沱江方面的我国边界。公元1294 年，上皇陈仁宗亲征哀牢，生擒人畜甚众。公元 1297 和

① 公元 1885 年天津条约订立以后，中、法勘定中国和越南边界，两国在这一段的边界状况沒有任何变化。

② 《纲目》，正编，卷三注："牛吼，蛮名。黄仲政《兴化风土记》：牛吼言语文字与哀牢同。今入版图，兴化安州是其地也"。——译者

③ 此条不见于《越史略》、《全书》和《纲目》记载，不知作者何据。——译者

1302 年，范五老受命击哀牢。到公元 1330 年，上皇明宗又事亲征。其时占昭寨人诣阙上书，约定以举寨降。上皇明宗则刻符为信，然后进兵——无疑是沿沱江道而进，后来郑氏也是由此路进入忙青①——并命昭义侯負螟领军，由清化道前往以接应官军。上皇至忙越②（今安州）驻跸，赐名太平府。此时，負螟间道径至占昭，独以自己所部军队贸然出击，遂致失败。宣威将军武斯宏战死。上皇闻讯，即进兵营救。哀牢的几路援兵都闻风奔溃。

上皇因见牛吼常依靠哀牢而不肯臣服，认为要平定牛吼，必须先给哀牢以沉重的打击。因此，于开祐六年（公元 1334 年），上皇打算由乂安道进兵，直攻哀牢国（其时，哀牢有两个国家：万象即永珍和老挝即琅勃拉邦）。大军驻屯黔州（相当于后来的襄阳府）。上皇命军队追击哀牢人，但哀牢仍不肯降服。上皇命阮忠彦磨崖刻碑{记功而还}（此碑现尚存于蓝江右岸冠桃县南城的谷村前③）。碑文说："乙亥季秋，帝亲率六师巡于西鄙，占城国世子、眞 193 腊国、暹国及蛮酋道臣葵、禽、车、勒，新附杯盆蛮酋道声、车蛮诸部，各奉方物，爭先迎见。独逆俸执迷畏罪，未即来朝。季冬，帝驻跸于密州巨屯之原，乃命诸将及蛮夷之

① 也作芒青，即青州。《纲目》，正编，卷四十三注："青州，古号芒青，今兴化宁边州是其地也。"——译者

② 《全书·本纪全书》，卷六作忙越，《纲目》，正编，卷九作恾越。——译者

③ 据《纲目》，正编，卷九说："磨崖纪功处，在今乂安省襄阳县沈香村之山。"——译者

兵入于其国，逆俸望风奔窜，遂降诏班师。”[1]（开祐七年{乙亥}冬闰十二月{日[2]}）。

次年[3]，哀牢侵占乂安之西的南戎地方（«纲目»{正编，卷九}注：“南戎，邑名。属{乂安省}襄阳县”）。上皇又事亲征。是役我军于屑逻江（蓝江上游）败绩。这样，我国在乂安之西的边界仍未稳定。但二年后[4]，兴孝王受命讨牛吼于沱江地区，入郑旗寨，斩其酋车焚。自此之后，牛吼之地（即沱江西北地区）便被纳入我国版图，成为忙礼州。

陈末，光泰十年（公元 1397 年），改沱江路为天兴镇。公元 1404 年，忙礼酋长刁吉罕伙同中国云南省开化府官吏向明朝皇帝控诉说：猛慢七寨（靠近云南边界），本臣祖宗故地，近被安南攻夺。[5] 明朝皇帝曾以此事讯问胡朝，

① 见«纲目»，正编，卷九。——译者

② 据«全书·本纪全书»（卷七），在开祐六年（1334 年）。——译者

③ 据«全书·本纪全书»（卷七），在开祐七年。——译者

④ 据«全书·本纪全书»（卷七），在开祐九年。——译者

⑤ «明实录»永乐三年二月壬申条说：“云南宁远州土官同知力（刁）吉罕奏云：‘臣所辖猛慢等七寨，本臣祖宗故地，近被安南侵夺；又掳掠臣婿及女，并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使百端。臣世奉中国职贡，今横被虐害，实所不堪。惟朝廷矜悯。’上命礼部遣使，赍勅谕安南胡奃曰：前遣御史李琦等，问尔弑王篡位僭号改元之事；今宁远州复奏：尔夺其猛慢七寨，掳其婿女，掠其人畜，征纳差发，驱役百端。事果如何，具以实对。”

又：毛奇龄：«蛮司合志»说：“永乐初，宁远州土知州刁吉罕奏称其本州所辖猛慢七寨为安南所夺，且卤其婿及女去，而征差发银于诸寨。上命礼部遣使谕安南王胡奃，令还所夺，并不许私征差发。……至宣德中，宁远州复为安南所侵掠，刁吉罕告急……”也指此事。——译者

后来以不了了之。当黎利赶走明军以后，刁吉罕又表示，不愿臣服。顺天二年（公元 1429 年），黎太祖置嘉兴、归化二路，后（顺天五年）亲率大军征忙礼州。今在莱州沱江岸山上还刻有黎太祖五言诗«顺天四年（公元 1431 年）剿吉罕兵»和序文。序文说：“夷狄为边陲之忧，古已有之。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我越国之忙礼诸蛮亦然。前因陈、胡二朝政事衰微，藩臣跋扈，吉罕因循旧习，依其地处险阻，不肯受命。今朕率军征讨，水陆并进，予以荡平。故制此诗，诫尔后世不宾之蛮酋。”[1]冬末一日题。在沱北州所属的漓坡也有一块碑碣刻有黎太祖的一首七言诗和序文，序文中说：“朕讨吉罕回军至此，制此诗。……”顺天五年三月上会日题。吉罕败逃哀牢。黎太祖以忙礼之地置复礼州。

黎太宗时，公元 1434 年（绍平元年）二月，刁吉罕死，其妻及子来降。光顺七年（公元 1466 年），黎圣宗设十三承宣道，其中有兴化镇领嘉兴、安西、归化三府（嘉兴路于顺天时已析为嘉兴、安西二府）。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说：在陈朝末年和黎朝初年的时候，我国的西北部边界已经得到稳定，我国的版图已经包括沱江的西北地区和马江上游地区。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由属于泰人系统的各部落居住着。为了巩固边疆，黎朝让那些归服的酋长担任知州、知府等官职，有时封予很高的爵位，并置为宣慰使。

① 作者未注出处，今据越文译出。——译者

关于嘉兴府，在打败黄公质之后，景兴三十六年(公元 1775 年)，郑王以忙青之地置宁边州(后来的奠边府)，后又析木州为沱北和马南二州。但至景兴末年，马南州又没入呈固贡蛮。

194 然而，在安西府方面，黎朝中兴后就出问题了。安西府十州即嵩陵、醴泉、黄巖、绥阜、合淝、昭晋、琼崖、莱州、谦州、伦州。黎朝景兴年间，黄公质据此十州达三十余年。公质死后，他的儿子公缵逃奔云南。当时，郑氏以其地处悬远，不及管辖，让云南省临安、开化二府的清朝官吏侵占嵩陵、黄巖、合淝、醴泉、绥阜、谦州六州之地。清朝改此六州为六勐：勐梭、勐喇、勐赖、勐丁、勐蚌、勐弄。

景兴四十二年，我国致书云南总督，要求交还六勐之地。云南总督答以不允。

到了西山时期，光中曾和清廷争辩，要求归还上述之地。但光中突然死去，此事只好作罢。

阮朝初年，«黎{朝}野史续编»①载："莱州、文盘州牧长刁正玉、刁国威请兴化镇发给凭证抚谕莱州的猛慢峒民及六勐民众，使其返回我国。属莱州的忙齐、忙扶、猛慢、忙衣诸峒，属黄巖州的忙安峒以及属绥阜州的平芦峒相继回到了我国。云南总督致书我国表示抗议……北城总镇阮文成将边疆事宜始末详情呈报，请朝廷复信辩正昭晋、莱等州的边界，并索还六州失地。"但嘉隆帝置之

① 方亭转引。(作者这里和下面所引«黎野史续编»，因未见原书，只得据越文译出。——译者)

不理。虽然如此，由于地方酋长的努力，在前所失去的六州当中，我们已收回了上述的六峒。

关于宣光方面的北部边界，«黎{朝}野史续编»载："正和九年(公元 1688 年)……云南省开化府土官乘莫氏余孽还在高平之时，侵占属于渭川、保乐、水尾三州的诸峒，置巡司，索商税。我朝以海阳镇守邓德润任宣光镇守，陈璹任都督，命德润移书云南总督申辩，又晓谕诸峒民众返回。但未竟其事，德润被迫调回①。至十一年，清朝捕得逆党莫敬宽交付我国，余党尽散。牛羊峒民舍快威等遂相约而回。蝴蝶峒峒长侬得爵亦奉表归顺，遂命宣光镇予以招抚。如此，与开化土司相争数十年仍未获解决。保泰六年(公元 1725 年)……黎朝致书云南总督孔毓雕，请其将此事奏达[于清朝皇帝]。清朝遣行人潘允敏前往察勘。黎朝亦遣胡丕绩、武公宰会勘。允敏偏袒开化府土司，回奏[清朝皇帝]称：正是宣光土目侵占，遂立界于铅厂山下参土溪……还越过地界四十里。②宣

① «纲目»，正编，卷三十四载："宣光之渭川、保乐，兴化之水尾与清开化府地界毗连，辰武公俊奔于云南欲倚为助。开化土司遂因霸占三州沿边诸峒，置巡司，索商税。海阳镇守黎憕往镇宣、兴，与督同郑德润、陈璹移书申辩，又晓诸峒民回复。土司竟不肯交还。自此三州边地多没于清，终黎之世卒不能复。"——译者

② «纲目»，正编，卷三十六说："先是渭川、水尾二州边地，为清开化府土司侵占凡一百二十里。雍正三年，清云督高其倬复奏安南疆界有侵内地旧境者，请行清理。朝廷致书申辩，广督孔毓珣为之奏达。清帝允之。朝命胡丕绩、武公宰等会清委员官潘允敏踏勘，相持不决。至是清帝谕到，乃命(武)廷恩会同立界于铅厂山下，得还地者八十里，存四十里之有铜厂者，犹没于开化"。据此，云南总督孔毓雕可能是广督孔毓珣之误。——译者

光镇守黄义朴不服，奏请致书争辩。因此，此事仍未了结。雍正六年，云南总督鄂尔泰怕黎朝因此事制造边境冲突，奏请［清朝皇帝］予以清查。[①] 清帝命云南、广西两省派 195 兵扼守边界，并致书［我国］关汛之前，限我旬日之內遣使到达。起初不知何故，人心惶惶。郑元帅推断：定是他们前来归还我失地，并无他意。……后来果然是他们派副都御史杭奕禄和內阁学士王兰枝奉敕至昇龙，归还我牛羊、蝴蝶、普园三峒之地四十里。兵部侍郎阮辉润、祭酒阮公寀前往与云南省所派官员会商以立界碑。开化土司错指赌咒河，企图割取铜山［铜厂山］诸册。阮公寀冒险越过铜矿山、锌矿山，认出眞正的赌咒河，和清朝委员反复争辩，遂于河的南北两岸各立石碑为界。此三峒之地又还归我国。自此之后，聚龙铜矿永远成为我国的利

① 关于雍正六年勘界始末，《纲目》，正编，卷三十七说："先是立界于铅厂，其聚龙山犹没于清。清土司设关征税，边地失者四十里。累行文书奏辩，清帝敕谕地方别议立界，仍{乃}命云贵总督鄂尔泰覆勘。尔泰更徇听委官潘允敏之言，奏称本国侵占开化地不肯交还。清帝敕谕，要以必从。尔泰行咨驿至宣光界首，守隘土目黄文朴(一作文楼)抗辞不恳接认。延至五、六日。尔泰疑有异图，即咨广西边界防汛，又以事闻，请调三省兵马备边。清帝不许，即遣左都御史杭奕禄、內阁学士任兰枝等前往宣旨晓谕，且观动静。行未至，本国前发国书适至燕，历言事大畏天之实。清帝览之，大嘉悦。即令改缮敕文，续交奕禄等齎递宣谕，以查出铜厂四十里之地并还之。辰北边戒严，中外疑惧。郑棡独断以岂有无衅而生事者，严饬边吏，不得妄动。六月奕禄至东都，果还我故地。仍立界于赌咒河。奕禄再要行三跪九叩之仪，朝廷亦勉从之。遣兵部左侍郎阮辉润、祭酒阮公寀往宣光认地立界。开化土司赝指他处为赌咒河，欲截取宝山诸册。公寀知其诈，冒涉岚险，历银铜诸厂，认出赌咒河的处，乃于夹界竖碑，疆事始定。"——译者

源"[①]。至此，我国与中国在北部的边界争端暂时告一段落。

关于清化和乂安上游方面的情形如下：清化马江上

① 我们知道：当法国侵略北圻并迫使阮朝缔结条约承认其保护权时，清国(中国)出面干涉，并发生了中法战争。其结果以公元 1885 年 6 月 9 日签订"天津和约"而告终。该条约第三款说："自此次订约画押之日起，限六个月期內，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

当两国所派官员相互会合以划定云南方面边界时，法国代表团中的一些人被当地土人所杀。因此，法国代表团不敢再去实地履勘情形，而只同中国代表团在地图上进行勘定。云南方面边界分作五段：第一段自龙缚河入于红河处所起至孟康；第二段自孟康起至高马白；第三段自高马白起至普梅河；第四段自普梅河至广西省；第五段自龙缚河口至哀牢国。第一、三和第四段的边界线划定较为容易，但关于第二段和第五段就遇到了困难。中国代表团利用法国代表团不了解实际情况，已在第二段攫取越南领土九社，并在第五段取得一块宽阔的土地。"边界线{的划定}使中国方面得到了聚义、聚美、义飞等社。但义飞社远在南面，距永绥比距北光要近。"［据波尼法西(Bonifacy)说］

因见边界线这种划定使北圻失地过多，公元 1887 年 7 月 30 日，占领军司令穆尼埃 (Mounier) 将军派兵占领在义飞社西北的安平社。

到公元 1895 年 6 月 20 日，法国与中国缔结了一个补充协定。这个协定又使中国多得奋武社（即忙嵩）的大部分土地。1896 年末，由潘尼景(Pennequin)大佐为首的委员会又进行了一次勘界。根据此次划界，法国以越南的保护国的名义，得以占领泸江盆地直至围绕此盆地北面的山地；但是又给中国以泸江左岸属于平易社的整个地方，而该地根据 1887 年协定是原已还归北圻的。

这样，由法国殖民者以侵略国的资格而进行的划界，已把我国的一大块土地，其中包括聚龙总在內，白白地送予满清，以换取清廷对法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的承认［参阅波尼法西(L. C. Bonifacy)：《聚龙总和中越边境》(La Canton de Tụ-Long et La frontière sino-tonkinoise)］。

游地区，陈朝为磊江县，黎朝初年该县之西为哀牢地。《一统志》(清化)载：镇蛮府——即清化上游——本为哀牢国呈固、侘志、山崔、岑挪四州地，① 黎朝以前情况不196 详。到阮朝初年，这些州已变成向我国朝贡的贡蛮，每岁在清化镇纳贡；但同时也向万象国纳贡。到了明命年间，万象国受暹罗侵略。当我国朝廷遣阮文春、陈利贞经略清化和乂安上游地区时，这些州的酋长请求内附。明命帝以此各州之地为镇蛮府，领呈固、蛮维、岑挪三县(呈固县本呈具、侘志二州②)。

我们已知，在乂安之西的蓝江上游地区陈朝末年为密州——也有记载称之为黔州，而在密州西南的盆蛮之地已臣服陈朝。玉麻州酋长琴贵原曾随黎利抵抗明军，寻复疑悔，不肯臣服。盆蛮酋长琴卢也已臣服于黎朝，见琴贵不恭，恐祸及己。绍平二年(公元 1435 年)遂遣使来贡以表顺服。盆蛮归顺后，黎太宗遂命黎盃督军讨玉麻州，擒琴贵，迫使玉麻州重又臣服。绍平四年(公元 1437 年)盆蛮贡象。太宗以其一部分地方置归合州，仍以琴氏为酋长。圣宗时，公元 1478 年，盆蛮酋长琴公又不来朝贡，并勾结哀牢，寇犯边陲。圣宗兴大军征盆蛮和哀牢。当时哀牢已成为国家。老挝王范甘 (Fa-ngum) 于公元

① 《一统志》(清化)镇蛮府条下无此文，但说，镇蛮府“古哀牢芒虎蛮地”。——译者

② 《一统志》(清化)说，呈固县“本呈具，巫侘二州”。据此，这里的侘志可能就是巫侘。——译者

1353 年已占领万坎国(永珍)，并把湄公河左岸的哀牢各部落统一起来，建立了澜沧国(即南掌国)。黎圣宗打算纵穿其国南北，在征哀牢诏中有一段讲到他的进军路线如下：“特命将臣分道进击：征西将军黎寿域出前锋正道，节制游击诸营，殄盆贼之孝侄，先剪彼羽翼，据镇宁之险地，再擒彼腹心。征夷将军郑公路，节制土兵诸营，从安西道入以据其上流。镇房将军黎廷彦，节制横野诸营，由玉麻道行以截其奔路。游骑副将军黎弄，从顺每州所以讨扼吭拊背。讨贼(副)将军黎仁宪① 等，由清都府所以投隙攻瑕”(《全书·本纪实录》卷之四)。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五路进军：一是正道，由蓝江上游(茶麟府)而进入镇宁；二是忙青道(《纲目》{正编，卷二十三}注：“安西，古府名，今隶奠边府，{属兴化省}即忙青)而进入上寮地区；三是玉麻州道，沿岸浦江上游而进；四是忙每道，即沱江流域的顺州(《见闻小录》：顺州俗称芒每，故亦称每州②)；五是清化马江上游道。我军大胜，入老挝城(即忙琅——琅勃拉邦)，略地直至金沙河③，夹缅甸国界。十二月再遣黎念伐盆蛮，因“攻破老挝捷书为盆贼邀截脱失故也”。琴公败逃后死去。黎圣宗以其镇宁之地置为镇宁府，领

① 当为黎仁孝之误。——译者

② 《纲目》，正编，卷十七注：“每州：黎贵惇《见闻录》：顺州土音芒蝻，《兴化省册》、《薄氏家譜》，道掌招抚芒蝻居之。芒蝻今为顺州，旧史以蝻系俗字，故或称每州，或称顺每州。”——译者

③ 《全书》作长沙河。——译者

七县，仍以琴氏世袭，封琴同为宣慰大使。镇宁府相当于今老挝的川圹省。

197 到了阮朝初年，嘉隆皇帝为了报答万象国王在征讨西山起义中支援自己的功劳，把镇宁地区归还万象国。但至明命时，如我们所知，万象国因受暹罗的侵占而衰亡。镇宁、乐凡、甘吉、甘门① 等地，皆请归附我国。同时在广治西部，我们也已知道：居住在长山和湄公河之间的各部落也要求内附。明命皇帝设九州隶属于甘露道。这样，在乂安、河静、广平和广治以西，明命年间我国的边界一直延伸到湄公河和暹罗接界。

在今中部南区，居住于各关源的各部落以及火舍、水舍两个国家与阮朝的关系，大概与阮王时代沒有什么不同。大体上说，我国自横山以南的西部边界，是以湄公河流域和长山山脉东麓之间的分水线为界。②

（三）越一柬边界

在这里，让我们单独考察一下越南与高棉（古为真腊）之间的历代边界。

与越南和古真腊边界有关的最古资料，是《贾耽记》所载自驩州至真腊的路程（参见《新唐书》）：“自驩州西{南}四① 日行，度雾温岭。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县，又经罗伦江及古朗洞之石密山。三日行至棠州文阳县，又经䕯䕯涧。四日行至文单国之算台县。又三日行至文单外城。又一日行至內城，一曰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

首先我们须知当时的驩州治所何在。马伯乐在其《安南和柬埔寨的边界》② 一文中认为，唐代驩州治所是在南棠县（即南坛县）雁塔村，那里还有城址的遗迹。他在那里发现了佛像砖，这是建于公元 636 年的一座寺庙的遗迹。在我们看来，马伯乐的意见未必可靠，因为他只是根据先入之见而约略估计的。我们已定唐代驩州治所于蓝城，它是可以视为驩演③ 地区中心的地方。自此西南行必然是越过长山而朝着湄公河方向。一条很自然的道路就是溯罗江谷地而上，然后由在今第八号公路上的娇女隘过长山山脉。马伯乐也认为：贾耽路程是在这一 198 地区越过长山的，但因为这一路程沒有讲到湄公河，所以他又是根据先入之见而定文单国于巴垦本地区。这是当

---

① 《一统志》也作甘闷。——译者

② 法国殖民者侵占我国后，曾与暹罗发生边界纠纷。暹罗企图乘我国衰亡之机而侵占哀牢于明命时臣附于我国的地区。但是，法国一方面借口这些地区本是越南国的土地，另一方面派遣帕微(Pavie)探险队诱惑哀牢酋长，迫使暹罗缔结 1893 年协约，放弃了在湄公河右岸的哀牢土地，而让法国占领。法国遂将清化之西的镇蛮府，乂安之西的乐边、镇宁、镇边、镇定、镇靖等府以及属甘露道的九州，跟他们以已占领的其它哀牢地方合并在一起，组成了下寮区域。

① 据《新唐书》当为三日行之误。——译者

② 马文原题为《公元八至十四世纪安南与柬埔寨的边界》，《集刊》第十八卷。

③ 即驩州和演州。——译者

时人们从湄公河与长山之间的丛林地带出来以后，在湄公河左岸所遇到的一个地方。马伯乐沒有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具有科学性质的论据来为自己的说法辩解。如果按照他这种方法来立论，那么，也可以定文单国于湄公河左岸偏北或更偏南的某一地方——例如在北汕地区或他曲地区、北色地区。人们可以由陆路穿过丛林到达那里，而不需要越过湄公河或溯湄公河而上或沿湄公河而下。

在马伯乐之前，已有德国学者巴司将（Adolf Bastein）根据语音而认为：这里所说的文单国就是万象国（永珍）。[①] 后来，公元 1904 年法国学者伯希和在其《交广印度两道考》一文中已反驳了上面的说法，而认为：文单国即商部补罗（Çambhupura）国——在真腊国分为南、北两部分之后，于公元八世纪建立起来的国家，它大约相当于今下寮的三波地区。马伯乐在 1908 年[②] 反驳了上述两种说法。至 1922 年，另一学者塞敦法敦（Erich Seidenfaden）根据马伯乐的说法，用考古学的论据进一步明确了古文单国是在今老挝的他曲地区。[③]

最近，一位中国学者在一篇关于文单国的专论[④] 中，

① 由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一文中引用，见《集刊》，第四卷（参见冯承钧中译本第 61 页。——译者）

② 应是 1918 年，因马文发表于《集刊》第十八卷。——译者

③ 塞敦法敦：《暹罗北部四省柬埔寨古迹详目补遗》（Complément à l'inventaire descriptif des monuments du Cambodge pour les quatre provinces du Siam oriental），《集刊》，第二十二卷，第 56 页。

④ 黄盛璋：《文单国——老挝历史地理新探》，见《历史研究》，1962 年第五期。

援引了历史地理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证据，证明古文单国正是万象国。我们赞同这个见解，但在枝节方面有些地方尚需进一步讨论。

黄盛璋先生认为驩州在乂安地区。如果能够进一步指明驩州治所在什么地方（我们推断在蓝城山地方），就可以把（贾耽）路程的去向看得更清楚些。自驩州西南行，必然是通往万象国，即今天的老挝，而后来去万象的道路仍是沿着这个方向。

必经的一个山岭为雾温岭。《纲目》引张国用的《退食记闻》说：雾温岭在河静省香山县。[①]《大南一统志》（河静）载："开帐山在[香]山、[香]溪二县{西}……旧有浦珠屯守，山之东暹江出焉。江南有一条路通乐边府。有山号雾湿山（今改雾光）……旧有归合屯……"。同书又载："禹门泉在{香溪县}开帐山第二峰……每年四月初八日云雾濛密，相传鱼化龙于此，……亦号雾湿水。按《唐书》言自驩州[西]南行，渡雾温山三日，有路通于真腊国，{以日程推之，}当是此山。又雾温当作雾湿，盖字之误。"黄盛璋先生认为，在香山县雾光山地区，只有娇女隘是越过开帐山（即长山）最方便的路口，因此贾耽路程中的雾温 199 岭或雾湿岭，只可能是娇女隘。但据上述《一统志》中所载雾温山的方位，此山应是在岸著江江源（属于今香溪县

① 《纲目》，正编，卷五注："雾湿山，《唐书·地理志》：驩州西行三日至雾湿山。《乂安志》：雾湿山一名雾温山。张国用《退食记闻》：雾温山当在乂安香山界分，禹门山之别条也。"——译者

境内)的雾光山，而不是在岸浦江江源(属于香山县境内)方面的娇女隘。而且«一统志»说，雾湿山地区旧有归合屯，即为镇压旧玉麻州所设之屯，而玉麻州是岔蛮的地方。在乂静[①]文绅抗法起义中，潘廷逢在雾光山建立的根据地就在这一地区；当地人却仍传说他在老挝建立了根据地。由此可见，在雾光山地区也有路可通老挝；«一统志»也载那里有一条路通乐边府。乐边府就是湄公河的左岸地区。在这个地区中越过开帐山最方便的地方，据现在的交通情况来看，固然是在八号公路上的娇女隘。但旧归合屯所在地也有路通老挝，而雾湿山或雾光山又在这一地区，因此可以揣测，贾耽路程中的雾温岭是在这里，而不是娇女隘。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无论从娇女隘或归合屯越过开帐山，哪一条路都是通向甘门或甘吉的。

据贾耽路程，自雾温岭又二日行至日落县。我们推断，这是今之甘门或甘吉地区。黎朝末年，黎维䄷据镇宁，经常寇犯乂安。«一统志»载其"亦从此路"。但我们料想，从镇宁入乂安的道路，也象自乂安经过镇宁至万象国的道路一样，应是沿蓝江上游经过孟仙方称便利。如果由归合道而至万象，则不必经过镇宁，而只要经过甘门、甘吉就成了。我们推断，贾耽路程经过甘门或甘吉，由此无须绕经镇宁，而顺沿南加定河的道路通向永珍即万象。

«新唐书»(真腊传)载:"陆真腊或曰文单"；贾耽路程

① 乂安省和河静省的简称。——译者

也说文单即陆真腊。但黄盛璋先生根据«册府元龟»而证明:真腊和文单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虽然如此，假如文单国不是陆真腊，那也很有可能在公元八世纪以前真腊兴盛时期文单国原是真腊在北方的属国。因此到真腊分作南、北两部分的时候，各作者才把文单国与真腊的北半部(即陆真腊)混同起来。

根据贾耽路程，我们看到:人们可以从驩州越过长山山脉到达真腊的属国文单国。后来真腊多次寇犯我国的乂安地区，也是由这条道路来的。

据我国正史，公元 1128 年，真腊二万人入寇乂安波步头[①]，太傅李公平讨平之。[②] 1132 年，真腊、占城的军队又寇犯乂安州，太尉杨英珥败之。[③] 1128 年的寇边，真腊军无疑是通过尚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万象国辖地；而 1132 年，可能真腊军同样是由西面的陆路进军，与此同时占城军则由海路而入。但不到二十年后，当范甘建立统一的澜沧国的时候(公元 1353 年)，真腊国的势力被排挤到坤险滩以南，这个国家在长山方面与我国已不再有共同的边界了。

200

直到公元 1693 年，当阮王完全占领了占城国的土地时，真腊才又成为我国的直接邻邦。自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后半叶，阮王逐渐占据了水真腊全部直到河仙之地。

① «全书»作波头步。——译者
② 事见«全书·本纪全书»卷之三。——译者
③ 同上。——译者

从嘉隆年间开始，高棉国(即古时的陆真腊)已变成了阮朝的藩属。但为时不久，高棉王的弟弟匿翁原求救于暹罗，迫使其兄分地于己。暹罗军队攻占了罗碧城。罗碧即是湄公河右岸的洛韦亚城 (Lovea)，与上游的南荣对岸，在今磅湛省境內。(国王)翁禛逃至南荣，向阮朝求救。公元 1811 年，嘉隆帝致书谴责暹罗王滋生事端。暹罗王让步，听凭越南国王处置高棉的事情。公元 1813 年，嘉隆帝遣嘉定城总镇黎文悦护送翁禛归国。黎文悦请筑南荣城，作为高棉国的京都。嘉隆帝命阮文盛率军驻扎保护。高棉人民仇视越南官吏，只等良机举行起义。公元 1820 年，一个僧人——我国史书称之为僧计——在该国东部号召高棉人民起义，攻打藩安镇边界的光化、光丰和顺城各道，后又转过头来进逼南荣城。起义被黎文悦镇压下去了。公元 1833 年，高棉贵族屋牙芻{歌祿}依靠暹罗人的帮助，在北寻奔起事，但也遭到了失败。

越南和暹罗两国都是较弱的高棉国的邻国，最终不可能不发生相互冲突。公元 1834 年初，趁黎文魁求援的时候，暹罗王派水陆两军分作三路进击高棉和越南：第一路由陆路北寻奔来，第二路由洞里萨江道来，两路都向南荣进攻；第三路由真奔海程来，进攻河仙。南荣失守。暹罗水师也占领了河仙和朱笃。在哀牢方面，暹罗军也分作三路攻入甘露道各州以及镇宁府和镇定府。张明讲和阮春负责在安江和南荣方面抗敌。越南军在一个月內，收复了河仙和朱笃，进而攻取南荣城，并护送翁禛回国。

在哀牢方面，暹罗军也在广治、河静和乂安三面被击退。

翁禛归国后，张明讲与安江巡抚黎大纲奉命留驻南荣保护高棉王。公元 1835 年初，翁禛死，因无子嗣，王权由大臣茶龙、罗坚掌管。明命帝乘此机会，改高棉京都的名称为镇西城。

高棉人民不断起义。暹罗国又乘机与越南争夺对高棉的影响。在高棉人的起义中，最重要的是爆发于 1840 年得到暹罗王援助的翁敦起义。由高棉王室的內争转变成越南和暹罗两国之间的交兵。暹罗军以罗碧城为基地，越南军据守南荣城。绍治年间越军和暹军曾打过许多仗。同时在高棉国全境爆发了多次起义，在后江地区的高棉人也乘机起来斗争。虽然越南军队常打胜仗，而且阮知方曾于 1846 年进围罗碧城，但因要应付许多方面，绍治帝不得不于 1847 年初与暹罗王议和，承认匿翁敦为高棉王，同时向越南和暹罗两国朝贡。绍治被迫撤回在镇西城的保护官和驻军。越南与高棉的边界又恢复到象嘉隆年间的状况。

201

据《一统志》，阮朝初年南圻与高棉国的边界情况如下：

嘉定省有西宁府与高棉接界，该府领有两县：新宁县，前为光丰道；光化县，前为光化道。这两道在从嘉定通高棉的陆路上都设有屯寨。

定祥省有建祥府，该府的建丰县西与高棉国巴南府接界。巴南府今为柬埔寨的波萝勉省之地，在前江的

右岸。

安江省有新城府，该府有滕川县与高棉接界。新城府治在永福村；还有绥远府的河阴县与高棉接界。这个县在永济河的北岸，因称河阴。

河仙省有河仙县（前为河洲县）与高棉接界。《一统志》(河仙·山川)载：灵垌山和柴末山在河洲县境内。

由上面这些细节可以看到，嗣德年间(《一统志》纂自嗣德时)南圻与高棉的边界线，自前江以东大概与现今的边界线没有多大区别；但自朱笃以西，安江省和河仙省在永济河和河仙省会以北占有很宽的一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明命十五年（公元 1834 年）以旧两府芹渤和永香(香澳)之地置为广边和开边二府。明命十八年又合为广边府属镇西城(《大南会典事例》,卷十四)，而河阴县则属安江省情边府，后改隶绥边府。至嗣德中期，河仙和永济河以北之地才又归还于高棉国。

十六、对我国领土总的看法

如果从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瓯雒国算起，那么，现今我国自谅山至金瓯角绵延近两千公里的领土，是在两千多年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直到李朝，在自主封建国家的初期，我们的领土仅仅回绕于横山以北和自红河、马江和蓝江中游以下的地区。李朝稳定了大越国的东北边界，同时把我国的疆界向南扩展到今广治省的石杆江。陈朝开始经营清化、乂安的西北部和西部，同时把南部疆域扩展到海云山。胡朝继续发展到广义。黎朝于其兴盛时期稳定了西部边界，并拓地到平定。阮氏继续黎朝的事业，在占领了占城国的全部以及真腊国的一半后，把领土扩展到河仙和金瓯，濒临暹罗湾；同时阮氏已开始经营西部的高原地区。但是，由于莫氏篡黎和阮、郑分争，使我国的领土在大约两个半世纪中被分为两部分。西山起义推翻了阮氏、郑氏和黎朝，我国领土才有条件在较黎初更广阔的范围内从谅山至金瓯恢复了统一。

我国领土的突出特点是，它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东部，处于一边是从华南沿湄公河右岸南下的半岛东部的脊骨山脉和另一边是北有北部湾和南有暹罗湾的东海之间。

第二个特点是，这个地理区域是在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配合的相对的地区上构成的。分布于沿海的平原地区，是由发源于脊骨山脉的大河冲积而成的。高山地区沿脊骨山脉的东麓分布，并通过一个包括丘陵和山麓高地的中游地带与平原地区相连接。两个地区的相互区别和相互配合，对于建立一个拥有不同的资源和生产部门而又可以相互补充的完整的经济区域是一个极其便利的条件，因而对于政治的统一——即统一国家的建立——也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尽管在居民条件方面由于各地区的高度不同，这就决定了各个不同种族和民族彼此为邻的现象的存在。

我国领土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沿印度支那半岛的东岸分布，并且被上述脊骨山脉的横支分割成若干不同的区域；但每个这样的区域本身同时又是一个小的完整的地理区域。它有一块平原和一座高山为一块中游地带所连接，因此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区域。这些小的区域虽然被横的山脉所分割，但有低矮的山路特别是沿海的海路，因而交通很便利。因此，分割成许多区域，不但不阻碍交通，也不妨碍经济和政治的统一，而且相反，却成为对我国领土的较早稳定和对这块领土的每一个阶段的平衡发展的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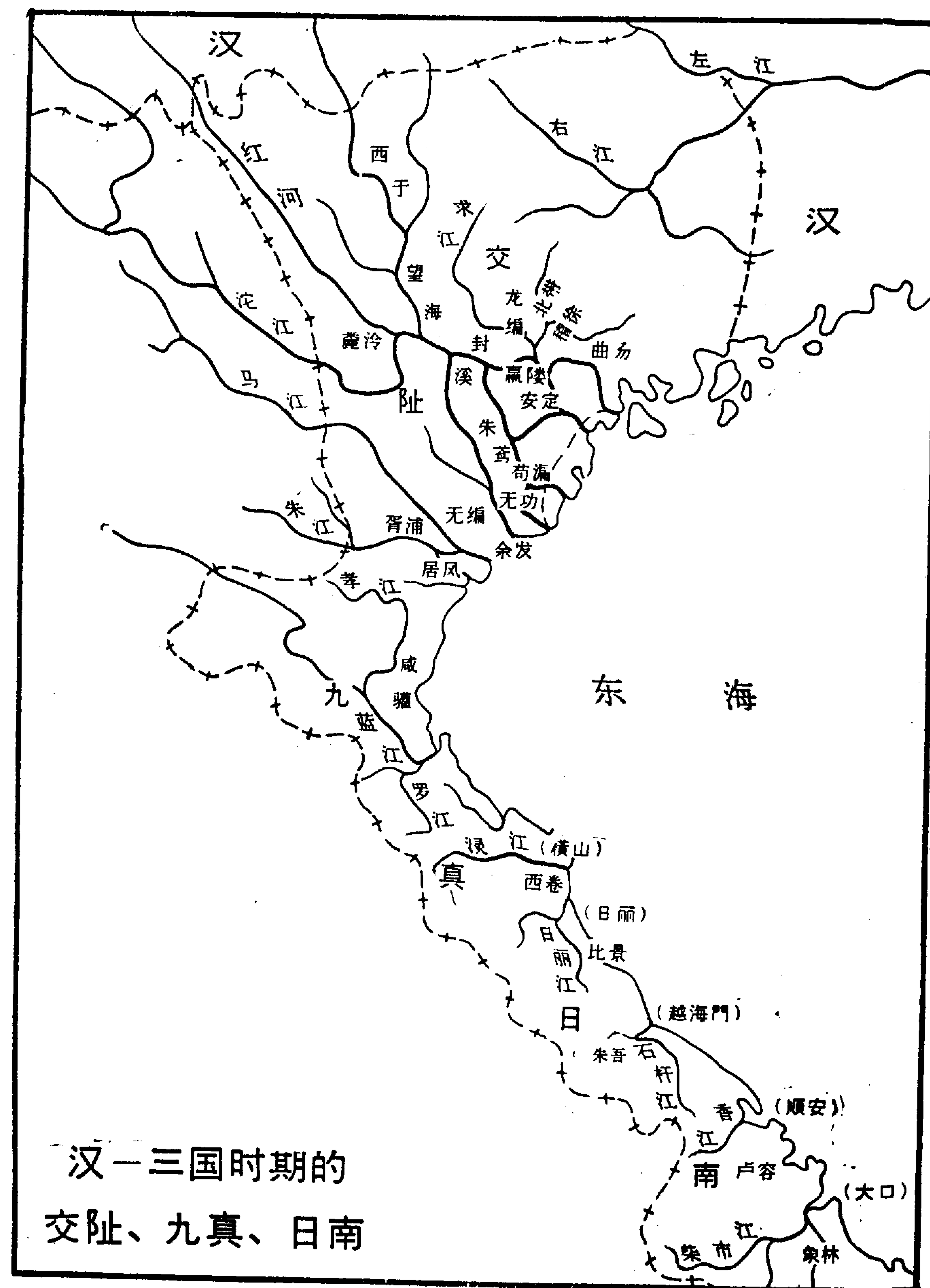
姑不谈古代的瓯雒国，让我们考察一下由吳、丁、黎、李诸朝逐渐建立成李朝大越国的我国自主封建国家的领土。它的基本地域是以昇龙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今北部地

区，处于红河水系的冲积区。三个地区：北部平原，以和平、山西、富寿到北江、海阳北部、广安的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从西北到东北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由红河及其支流作为神经系统连接各部分，并作为血管系统以维持全体居民的物质生活。平原和沿海地区以粮食和食盐交换上游和中游的茶叶、漆、竹木、铜锌，形成一个有充足条件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经济体系，即自立的经济基础。因此，我国早期的封建朝代已具备了建立一个坚强的封建集权国家的物质基础。除了李朝和陈朝已经逐渐经营到整个上游地区的广阔的北部区域外，还有以马江和朱江水系构成的小的地理区域——清化区域以及以蓝江和罗江水系构成的小的地理区域——乂静区域。这爱、驩两个区域得到黎朝（前黎）、李朝和陈朝的逐渐经营，上升到与北部地区同等的地位，成为中国和占城之间的大越国的基本领土。位于横山和海云山两个横断山脉之间的平治天地区，是由灑江、日丽江、建江、石杆江和香江水系构成的，本来属于占城国，也是另一个小的地理区域，经过李、陈诸朝的经营加入了大越国的版图。尔后的南义、平富、庆顺和南部各区域，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完整的地理区域的性质，并相继得到了经营，加入了我国的版图。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这种发展只有开扩和巩固领土的作用，决不因吸收新的因素而复杂化和影响到国家领土的稳定性和固有的统一。

上述特点可以使我们看到：为什么李、陈诸朝已具备

了建立集权制国家的完整领土的基础；但同时也使我们看到：这个基本领土沒有能充分发挥它的自然的潜力。因此，经过各个朝代，我国人民由于物质生活的需求，已逐渐向南开拓领土，直到发展的可能性在海边遇到自然的限制时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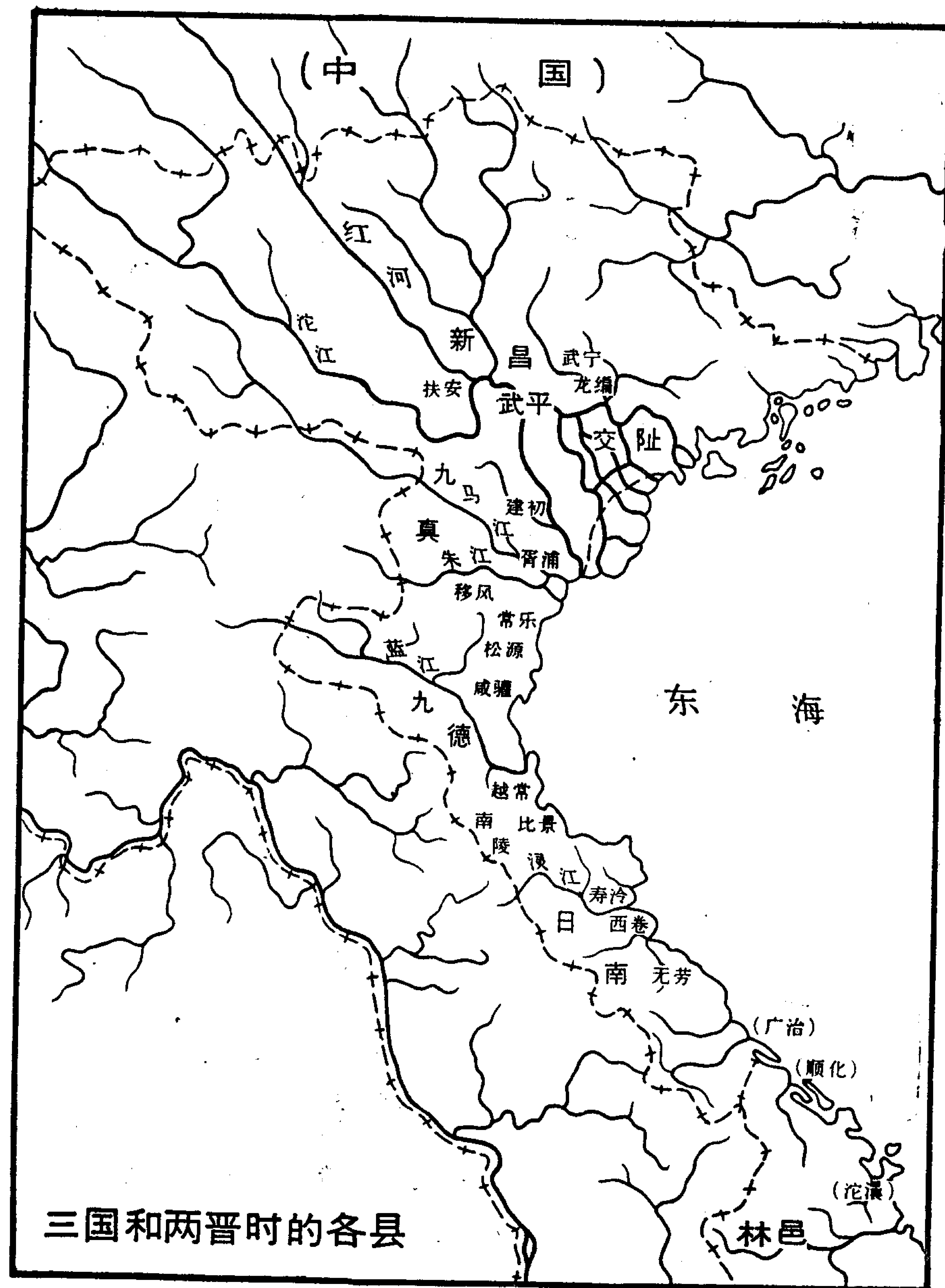
我国领土向南发展过程的因素是很复杂的，这里我们只是谈到它的地理条件而已。



汉—三国时期的交阯、九真、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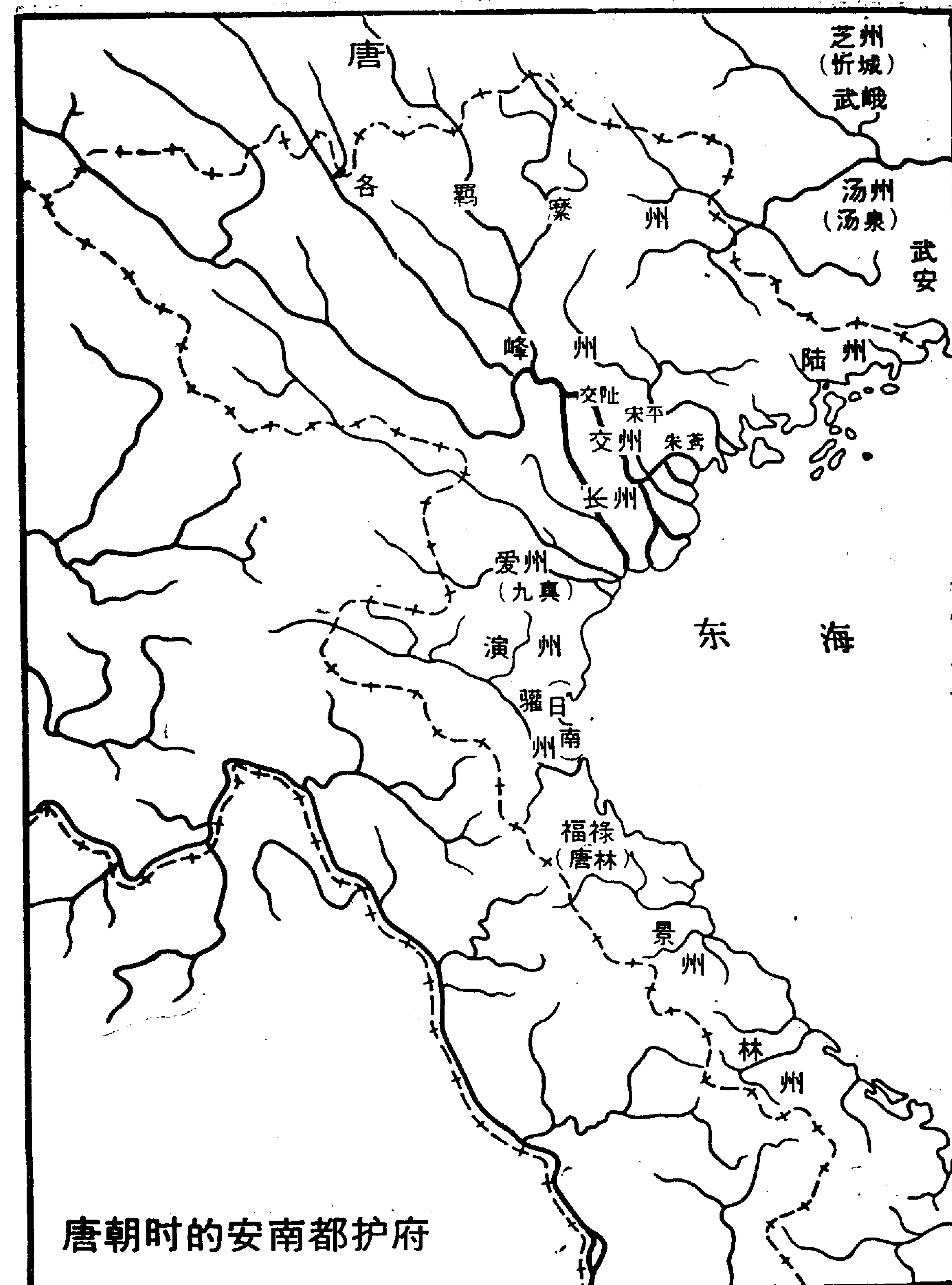
图 一

照原图译制



三国和两晋时的各县

图 二　　　照原图译制



唐朝时的安南都护府

图 三　　　照原图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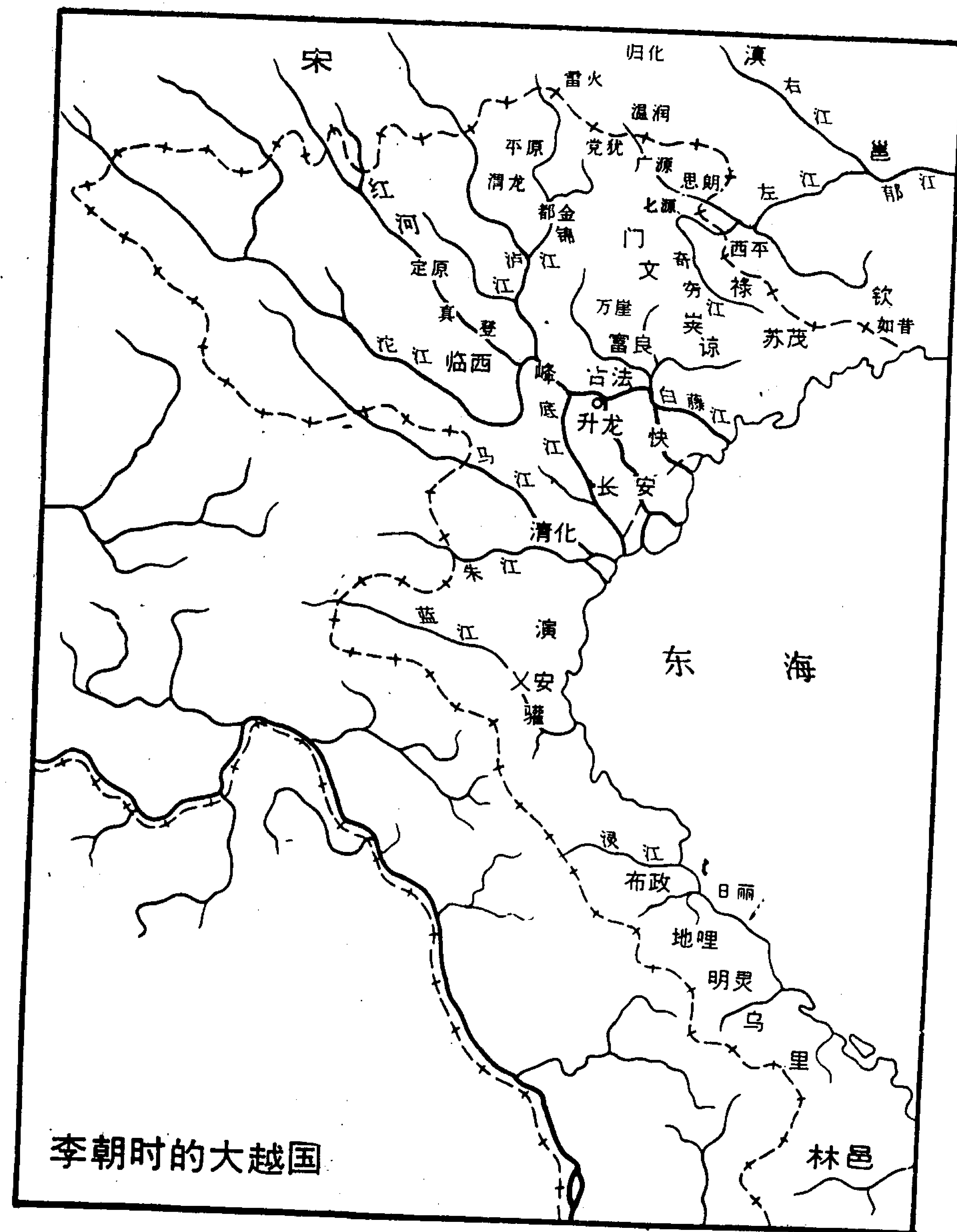


图　四　　照原图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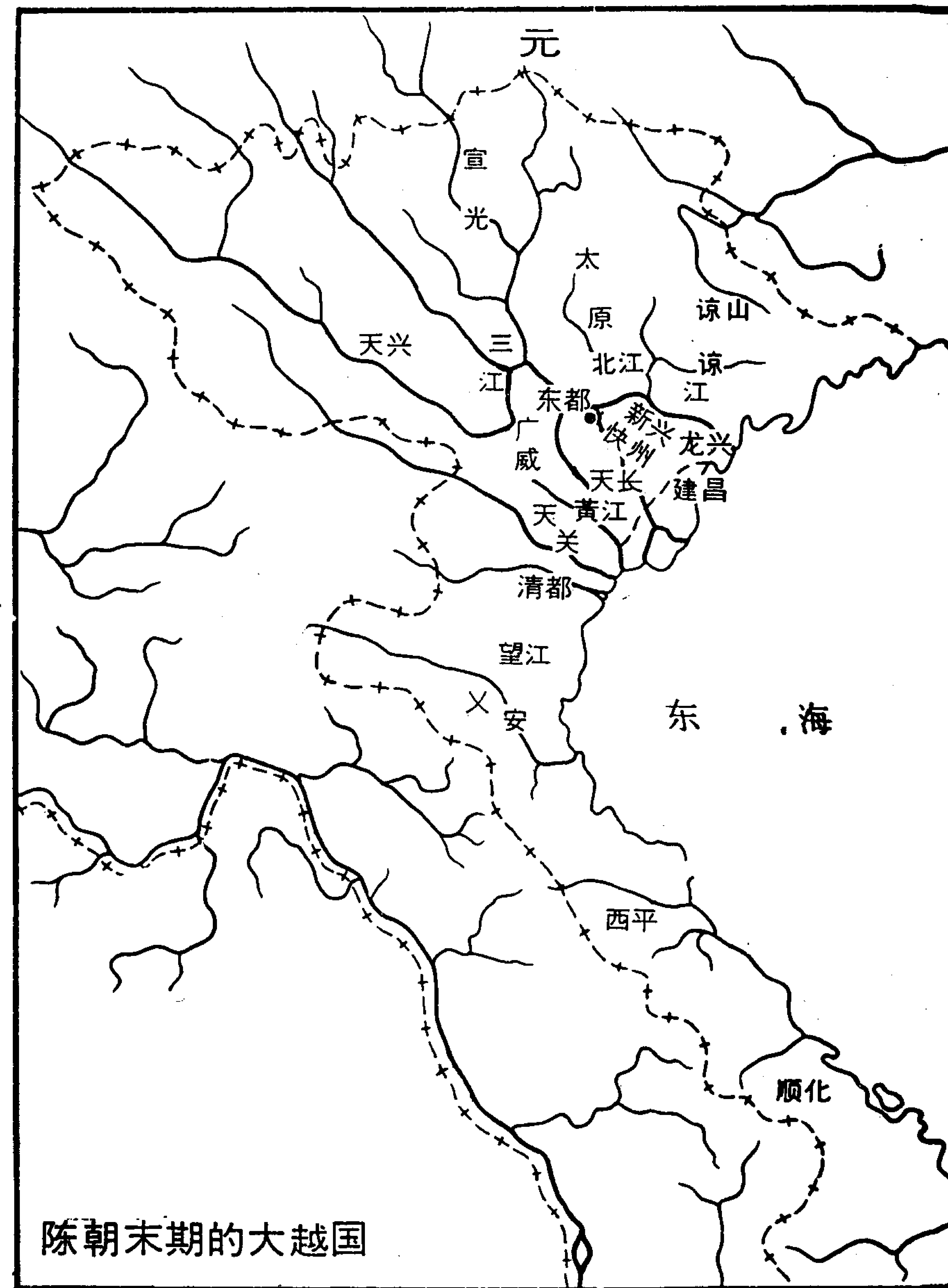


图　五　　照原图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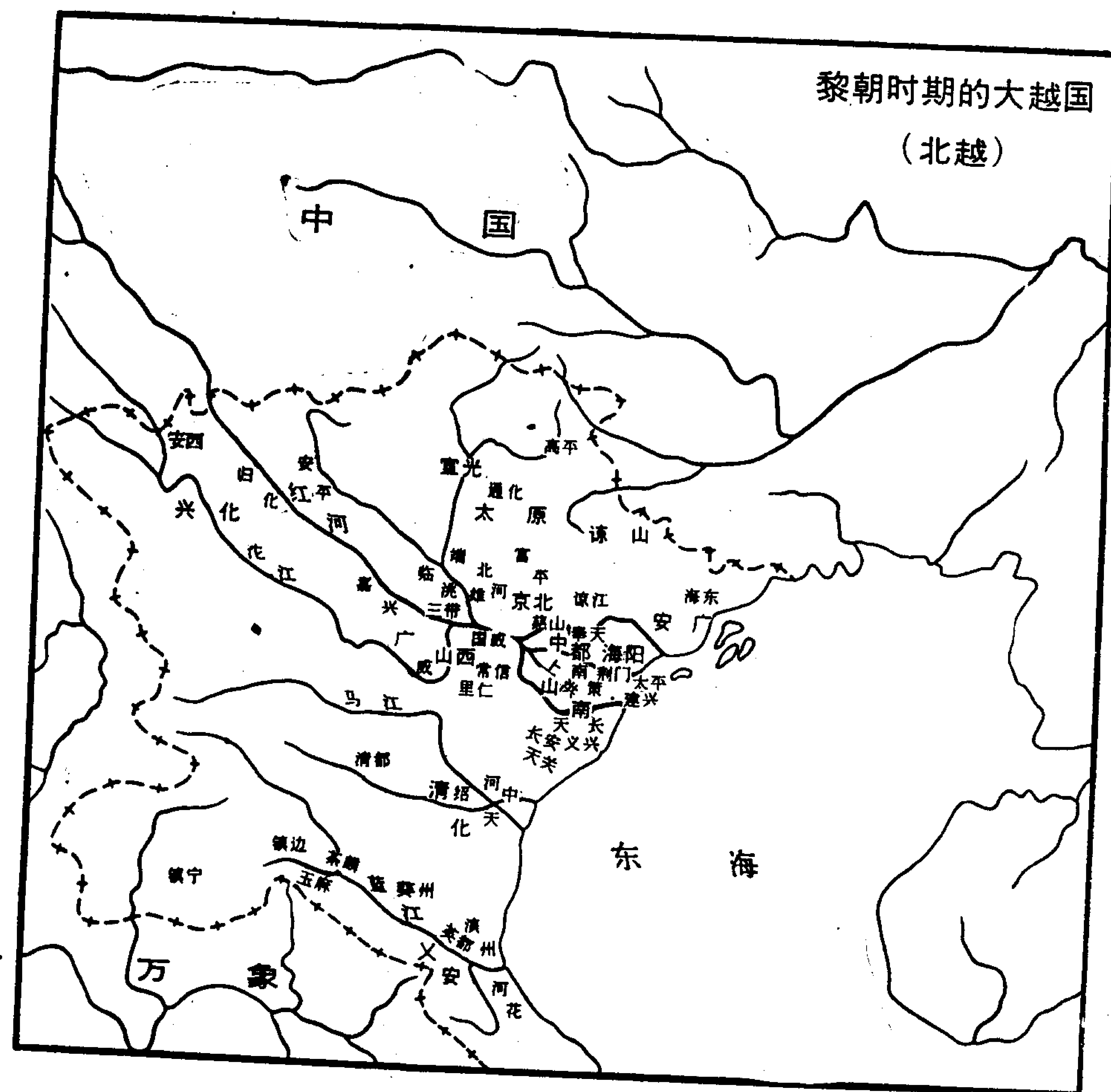


图　六　　　　照原图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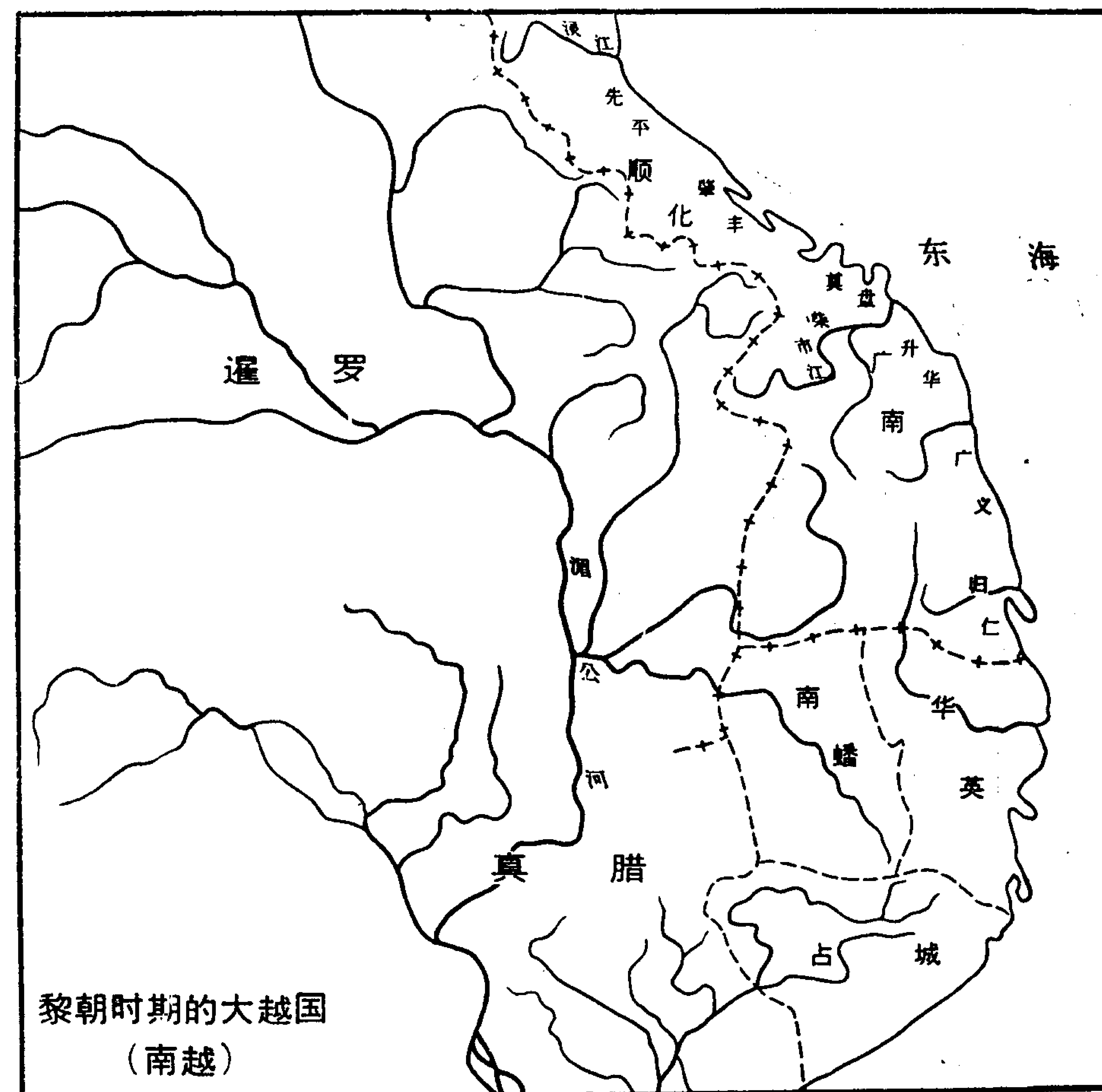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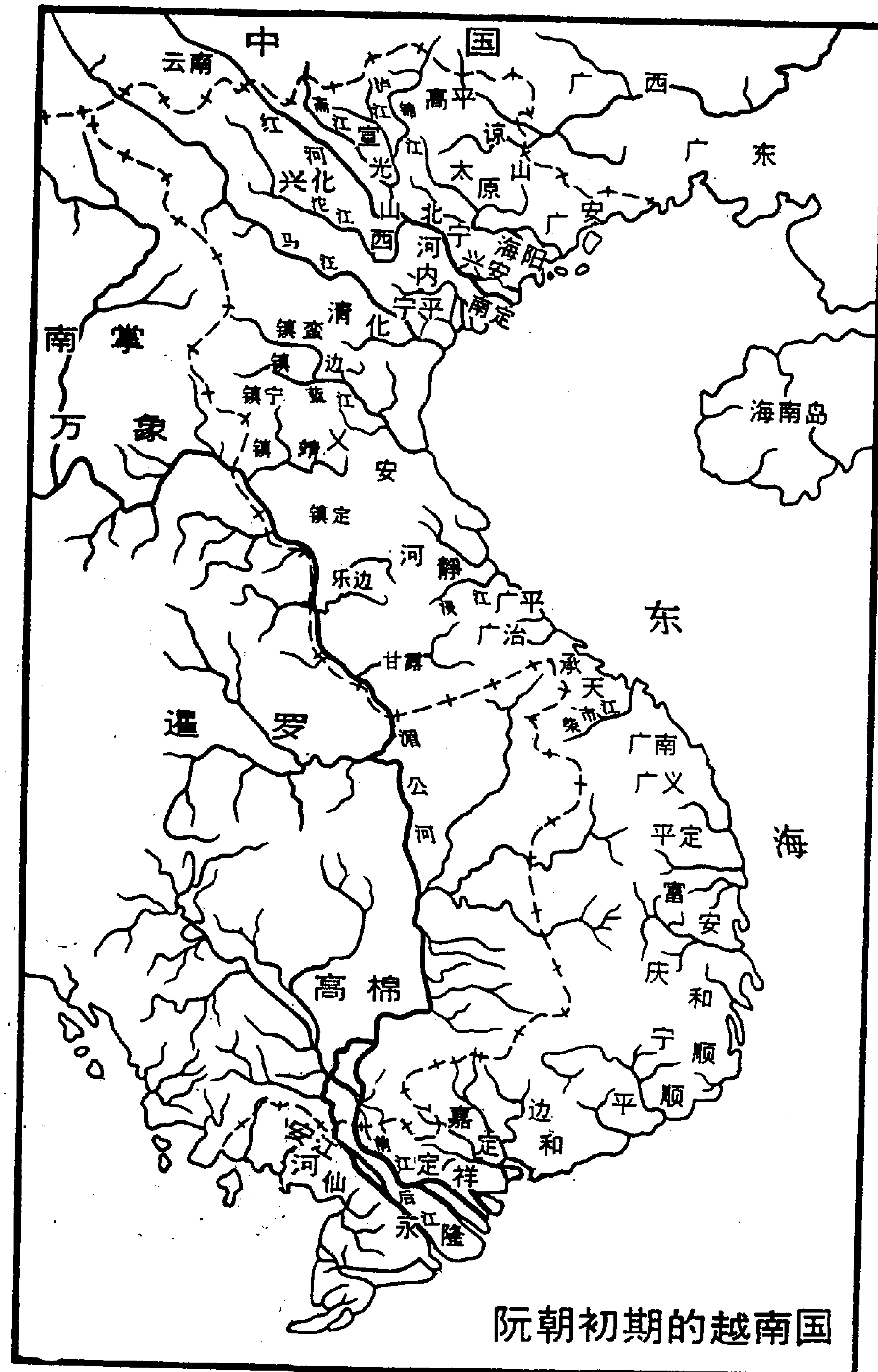


图　七　　　　照原图译制



阮朝初期的越南国

图　八　　　　照原图译制

地名索引*

A

* 地名索引所注页码为本书边码，即原书页码。——译者

B

C

Ch

D

G

H

I

K

Kh

L

M

N

NG

NH

O

P

Q

R

S

T

TH

TR

X

Y